

## 城 堡

## 第一章 到 来

K 很晚才到乡村。乡村陷入在厚厚的积雪里，看不见城堡所在的山峦，夜雾和黑暗笼罩了城堡，没有一丝光亮，也看不清城堡的面貌。在通往乡村的大路上有一座木桥，K 站在木桥上久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看似一片虚无。

后来，他走过木桥去寻找今晚过夜的地方。不远处有个大车店，那里的人还没睡，正在喝酒闲聊。车店老板对迟来的客人的到来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车店已经客满，无法给他安排一个房间，但还是答应借给 K 一个稻草床垫，让他在一个普通的房间里过夜。K 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老板的建议。几个庄稼人正在喝酒，但 K 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他自己动手从阁楼上拖出一个床垫，躺在火炉边睡觉休息。这儿非常暖和，农民们也非常安静，K 用疲倦的双眼再一次扫视了他们一下，就安然入睡了。

不久，他被人叫醒。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像演员似的面孔，细腻的眼睛，浓浓的眉毛，正跟老板一起站在他身边。农民还没有散去，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把椅子转了过来，以便更好地看清所发生的事，更好地听仔细他们说的话。年轻人很有礼貌地请 K 原谅，因为是他把 K 叫醒。他向 K 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城堡管理员的儿子。接着他又说：“这个乡村是属于城堡的，所有住在这里或是在这里过夜的人实际上就是住在城堡或是在城堡过夜，没有得到伯爵的批准是不允许任何人住在这里或是在这里过夜的。您没有得到批准，至少，您没拿出一份允许您在这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夜的证件来。”

K欠身起来，捋平了头发，对这些人从下向上地看了一眼说：“我这是到了一个乡村吗？难道这儿有城堡吗？”

“当然有，”年轻人不紧不慢地说，而周围的其他人则看了看K，对他的问话直摇头，“这里是威斯特威斯伯爵的城堡。”

“这就是说，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啰？”K重问道，好像想弄清楚，这些话是不是他在做梦时听到的。

“一定要得到许可，”年轻人回答他说，他两手一摊，这动作对K是一种明显的嘲笑，问老板和在场的人，“难道可以不要得到许可吗？”

“这样的话，我还不得不去搞一张许可证啰。”K说。他打了一个哈欠，掀开被子，好像打算要站起来。

“您想向谁要许可证？”年轻人问。

“向伯爵先生要啦，”K说，“要不如何呢？”

“现在半夜三更的，去向伯爵申请许可证？”年轻人向后退了一步，激动地叫喊着。

“难道不行吗？”K冷冷地问道，“那您又为什么这时把我叫醒呢？”

这时年轻人已失去抑制力，他大声说道：“人们习惯过漂泊生活吗？我请您要尊重伯爵的仆人。我叫醒您是为了告诉您，您该马上离开伯爵的领地。”

“够装腔作势的了，”K故意小声地说，他一边躺着，一边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您太放肆了，年轻人，明天我们再来谈您的行为。假如确实需要证明的话，老板也好，所有在场的先生们也好都能给我作证的。我只能对您说，我就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明天将带着仪器来这儿。我一路上想在雪地里散散步，但非常遗憾，我迷了好几次路，因此这么晚才到这儿。您不说，我自己也明白，现在不是去城堡报到的时候，因此，我

才安于在这种地方过夜，而您却粗鲁无礼地把我叫醒。我就说到这儿，晚安，先生们！”说完，K 就面对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不知是谁用疑问的口气说了一句，而后就寂静下来。年轻人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压低自己的声音跟老板说话，这是为了表示他对睡着的人的尊重，但为了让睡着的 K 能听到，他说的声音还是足够大的了。他对客店老板说：“我去打个电话。”这么说，这个大车店还有电话！这里环境不错，什么都有。虽然有某种东西使 K 感到惊讶，但他，总而言之，把一切都当作是应该有的。电话就装在他的头顶上面，但他睡意正浓，迷迷糊糊什么也没看见。如果年轻人要打电话，那么，不管他怎么好心，他肯定会打搅 K 的睡觉，这样，K 也许就不会让他打电话。K 不想去干涉他，当时他并没有装睡的想法，于是他转过身来仰睡着。他看见那些庄稼人正挤成一堆交头接耳，七嘴八舌。显然，土地测量员的到来，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厨房的门敞开着，肥胖的老板娘堵住了整个门洞，老板则踮着脚尖走近她，跟她解释着。这时传来了电话机里的说话声，管理员本人已睡觉了，他的助手弗里茨先生好像还没离去。自称为施瓦尔泽尔的年轻人讲述说，他发现了一个叫 K 的人，三十岁左右，穿得破破烂烂，眼下他住在客店里，睡在一张草床垫上，头下枕着一只背包，背包边上放着一根多节疤的棍子。自然，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为客店老板不尽尽职尽责，于是他，施瓦尔泽尔则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深入了解这个人，但 K，对把他叫醒、对他进行询问和要把他赶出伯爵领地的这件事态度很不友好，他可能真的生气了，因为他坚定地说，他是伯爵本人招来的土地测量员。不用说，哪怕是完全按手续办事，也必须核实这个声明，因此，施瓦尔泽尔请弗里茨先生去中心办公室查询一下，那里是否真的在等一个土地测量员，并请尽快将结果电话通知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弗里茨查询、施瓦尔泽尔等候答复时，屋子里静悄悄的。K 一动不动地躺着，连翻身都没翻一下，好像不以为意，只是盯着一个地方看着。不甚友好的又很谨慎的施瓦尔泽尔讲了一些外交知识，看得出，在城堡就连施瓦尔泽尔这样的小人物都进行过外交知识方面的培训。是啊，那里的人工作极为认真，兢兢业业，就连中心办公厅晚上也有人值班。很快，查询就有了结果：弗里茨打来了电话，答复看来很简短，施瓦尔泽尔恨恨地放下听筒。“正如我所说的，”他叫喊起来，“他不是什么土地测量员，简直是个下流的骗子，流浪汉，也许更糟糕。”

最初，K 在想，庄稼汉们、施瓦尔泽尔、店老板、老板娘和所有其他人都会合起来一起对付他。他躲到被窝里，最好是能躲开他们的第一次袭击。这时，电话铃又重新响了起来，K 觉得声音特别大。他小心地把头伸了出来，尽管电话看上去不大可能跟 K 有关，可所有的人还是安静下来，施瓦尔泽尔走近听筒接电话。他听了很久，而后细声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就是说，我们错了？真让我感到可惜，什么，是办公厅主任亲自打的电话？真怪，真怪，让我对土地测量员先生说什么好呢？”

K 警觉起来，这就是说，城堡确认了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方面，这对他很不利，因为这说明城堡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考虑到了双方的力量，他们会微笑地接受他的挑战。而另一方面，这又对他很有利：在他看来，这表明，对方低估了他的力量，因此，他将会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大大超过他的向往。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用上级对下属的高傲态度对他的身份予以承认，并以此而使他永远害怕，可以把他赶跑，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这样做只不过使他心里感到不好受，就这些。

施瓦尔泽尔小心翼翼地走近 K，K 则挥手把他轰开，不管他怎么劝说，K 还是拒绝搬到老板房间里去住，只是从店老板的手里接过一杯饮料，从老板娘那里拿了洗脸盆、肥皂和毛巾；他甚

至都没请求把大厅里的人赶出去，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挤在出口边，背对着 K，他们怕他早上醒来会认出他们。灯熄了，人们终于不再打扰他，他睡了一个好觉，虽然在他身边溜来溜去的大老鼠弄醒了他两回，但他还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吃完了早饭，老板对 K 说，他在客店的食宿费都由城堡来支付。K 打算出门到村子里去，但因为老板想起了昨晚对他的态度，他对 K 只讲了些必须要讲的事，其他时间始终无语，似乎怠慢了他，这时他用一种恳求的目光看着 K，在 K 身边转来转去。K 对老板有点怜悯起来，于是让他过来跟他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 说，“听说，他对工作干得好的付的报酬很优厚，是这样吗？当一个人，比如说我吧，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回家时总想多带点钱回去才是。”

“至于报酬，先生您不必担心，这里谁也不会埋怨报酬低。”

“是啊，我可不是胆小之辈，”K 说，“就算当着伯爵的面我也会坚持己见，当然，最好是能跟这位老爷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老板坐在 K 对面的一个窗台边上，他不敢找个更舒服的地方坐下，他那双惊恐不安的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刻也没从 K 身上移开过。尽管在这之前，他一直在 K 眼前转来转去，但现在他却急于想溜走。他是害怕 K 会向他详细询问伯爵的事，或是询问其他什么，还是害怕被他看作是“先生”的 K 不可靠？K 决定要留住他，于是，他看了看表说：“我的助手马上就来了，你能帮他们在这儿安排个住处吗？”

“当然可以，先生，难道他们不跟您一起住到城堡里去吗？”

难道他会这么轻易而又愉快地把 K 和顾客放走吗？特别是他认为 K 一定是城堡招聘来的那个人，他又怎能把他放走呢？

“这不一定，”K 说，“首先我该知道，我将做什么工作。如果让我在这儿，在下面干活，那住在下面就更方便些，何况我还怕城堡里的生活不对我胃口，我想让我自己感到我永远不受拘

束。”

“你对城堡还不了解。”老板悄悄地对 K 说。

“当然啰，” K 说，“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有关城堡里的情况我眼下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城堡里的人很会给自己挑选最好的土地测量员。也许，那里还有别的什么吸引人的东西。” K 说完就站了起来，好让咬着嘴唇一声不响的老板放松一下，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真不那么容易。

K 往外走时，注意到墙上挂着一个黑镜框，镜框里有一幅黑黝黝的肖像，他早就看见了这幅肖像，因为距离太远，看得不清楚，他想，框子里的肖像也许早被拿了下来，剩下的也就是一块木板，但现在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幅肖像，一个五十来岁男人的半身肖像。他的头垂得很低，简直看不见他的眼睛，外表能清楚地看到的是高高突出的前额，还有一只很大的鹰钩鼻子，被低垂的头压住的满腮的大胡子向下披散着，左手插在浓密的头发里，乍一看，要把头抬起来很难很难。

“他是谁？是伯爵吗？” K 问。

“不是，”老板说，“这是管理员。”

“城堡里的管理员竟这么漂亮，” K 说，“只是很可惜，他的儿子不太令人满意。”

“不，”老板说，他把 K 拉到身边，在他耳边小声说，“施瓦爾泽尔昨天说了无数没用的话，他的父亲只不过是管理员的助手，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助手。”

K 似乎觉得，此时此刻，老板倒很像是一个孩子。“真是一个恶棍！” K 笑了起来，但老板，看得出却无心取笑。

“他的父亲也是个很有威望的人！”他说。

“得了吧！” K 说，“你把一切的人都看成是有威望的人，也许，我也是，对不？”

“你？”老板有点胆怯，但又不无坚定地说，“不，我不认为

你是个有威望的人。”

“可见，你观察得并不错呀，”K说，“坦率地说，我什么威望也没有，真的，想必，我对有权力的人的尊敬并不比你差多少，只是我并不像你那样毫不掩饰，也并不总是愿意承认这一点。”K说完后轻轻地拍了拍老板的面颊，他是想好好安慰他，并以此来取得他对自己的更多信任。老板难为情地笑了笑。他真象个小孩子，脸蛋还很嫩，几乎没长胡子。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竟娶了这样一个胖乎乎的又不年轻的妻子，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她是如何赤着胳膊肘儿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然而K不想现在就问老板，怕把这好不容易才逗出来的笑容一下子赶跑了，他只是点了点头，请他把门打开，而后，他便跨进了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如今，整个城堡在洁净的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来，由于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雾，整个轮廓和线条显得更加清晰。一般说来，山上的积雪要比村子里的少些，可这里，在K好不容易才走到的乡村里，积雪一直堆到了茅屋的窗口。屋顶上，积雪重重地压在低矮的屋檐上，而在山上，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轻飘飘的，至少从下面看是这样。

从远处眺望的整个城堡跟K所预料的毫无区别，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华丽宫殿，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是由几幢两层楼的楼房和许多相互紧靠在一起的低矮楼房组成的。要是不知道这是个城堡，还会以为这个城堡只是个小城镇。K只看到一个塔楼，这塔楼是住宅呢，还是教堂，难以看清楚。一群乌鸦在塔楼四周飞来飞去。

K一边朝前走，一边一眨不眨地观看着城堡，任何其他东西他都不感兴趣。他越走近城堡，就越对城堡感到失望，城堡简直就像是个可怜的小城镇，城堡里的房子是用石头砌的，跟乡村茅屋的区别仅此而已，而且抹在石头上的灰泥也早就脱落了，而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砌体也很明显地都碎裂了。这一瞬间，K 回忆起了家乡，那个小镇一点也不比这个所谓的城堡差。如果 K 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看看城堡，那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这样，倒不如重新回到他很久没回去过的遥远的故乡看看。K 心里在默默地把家乡的塔楼与城堡里的这座塔楼进行比较。家乡的那个塔楼线条挺拔，毫无畏惧地直冲云霄，有很宽的屋顶，盖着红瓦，塔楼顶是球形的，人们还能造出别的什么样子来呢？而且它具有一种比矮小房屋更崇高的目的，比那些纷纭繁杂、毫无生气的日常生活更富有节日气氛。而城堡里的这个塔楼，他所看见的唯一一座塔楼，现在看上去显然是个住人的住宅，也许，这是城堡里一个主建筑的塔楼，从上到下都是圆形的，部分地方已被常春藤所覆盖，有几个小窗子，在太阳光下闪着光芒，还有一些凸出来的飞檐，上面的雉堞摇摆不定，参差不齐，就像是一个孩子用哆哆嗦嗦、漫不经心的手画出来似的，塔楼直插蓝天。看来，这就好像是个患有忧郁症的人，把他锁在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他突然穿透屋顶，把身子探了出来，为的是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他。

K 又重新停了下来，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对他所看见的东西作出更好的判断。但他却受到了干扰。他站立的地方有个乡村教堂，教堂后面是学校。这个教堂很小，但可以容纳本地区的全部教民。学校则是一排很长的矮房子，它就坐落在围着篱笆的花园的旁边，花园成了一片雪地。学校的房子显得土里土气，这时恰巧从那里走出来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师。他们紧紧地围着他，望着他的眼睛，孩子们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抢着跟他说话，他们说起话来像连珠炮似的，以致 K 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老师个子不高，肩膀狭窄，他站得笔直，这不是什么可笑的模样。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看见了 K，因为周围除了他的学生外，没有别的人。K 作为一个过路人，首先向老师问候，何况，小个子老师有一副很威严的外表。



“您好，老师先生！”K说。似乎接到了指示，孩子们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这种突然的寂静似乎正是老师所期盼的，他可以好好想想，如何跟K说话。

“您在看城堡吗？”他问道，语气比K所预料的要和气许多，但他说话的这种语调似乎不太赞成K的这种行为。

“是的，”K回答说，“我是昨天晚上才到这个村子的外乡人。”

“您不喜欢城堡吗？”老师迅速的问。

“什么？”K有点惊慌失措地反问道，并用和缓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我不喜欢城堡？为什么您会认为我不喜欢城堡？”

“外乡人谁都不喜欢这个城堡。”老师说。

K不想多讲废话，于是转变话题问道：“您，也许认识伯爵吧！”

“不认识。”老师回答说。然后想离开，但K没让他走，又接着问道：“怎么会呢？您会不认识伯爵？”

“我干嘛非要认识他呢？”老师细声地说，并用法语重重地加了一句，“请您注意，天真的孩子们在这里！”

K抓住他这句话，马上接着说道：“我能随时去拜访您吗，先生？我要在这儿呆一阵子，我觉得非常寂寞，我跟那些庄稼汉们没有共同的东西，跟城堡也是这样。”

“城堡和农民之间没有特别的差别。”老师说。

“是这么回事，”K赞同地说道，“可在我的角度上，这改变不了我的任何状况，我可以随时去拜访您吗？”

“我住在天鹅街一个卖肉的人的家里。”老师说。老师很干脆地把地址告诉了他，这与其说是邀请他，不如说通知，但K仍然回答道：“好，我一定去拜访您。”老师点了点头就走了，孩子们立刻又大声喊叫起来，很快他们就在那陡峭直下的胡同小巷里消失不见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K 无法集中思想，由于这些话让他心烦意乱。自他来这儿后就一直感到很疲劳，可在他那漫长的旅程中，他并没感到十分疲劳，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从从容容，慢慢走着，一点不觉得累，可现在他感到了极大的疲倦，这太不是时候了！他觉得自己有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想去结识一些新朋友，但每次结识新朋友又总是使他增加新的疲劳。尽管如此，如果要他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迫使自己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城堡入口处，他还有许多力气没用。

K 又重新向前走去，但路实在太长。原来，乡村里的这条主要马路不是通往城堡所在的山上，它只是向着城堡，后来，好像是故意跟你作对似的，路一转又转到了城堡的一侧，没有离开城堡，但还是无法靠近城堡。K 一直指望这路一定会靠近城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不断地往前走。他走得已很累了，又怕迷路，况且，村子是那么大，他都感到吃惊，整个村子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到处是一幢接一幢的小房子，蒙上霜的窗玻璃，到处是皑皑白雪，没有一个人影儿。这时，他不再朝前走，而是突然从他一直走着的大路上拐到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这里雪更深更厚，要从雪里把脚拔出来要花更大的力气。K 走得满头是汗，太累了，他猛地停了下来，无法再走了。

是啊，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他前后左右都是农民的茅屋，他抓起一把雪，把它捏成一小团，朝茅屋的一扇窗子扔去。门马上就开了——这是他一路上看见的第一扇被打开的门——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褐色无面羊皮袄的老农，他的头向一边歪着，表现得不但有礼貌，又有点胆怯。

“可以在您家里休息一会儿吗？”K 说，“我累极了。”他没听清老人是怎么回答他的，但他以感激的心情看到，那位老人在他面前的雪上放下一块板子，好让 K 从深深的积雪中摆脱出来。K 顺着板子走了几步，终于走进了屋子。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光线阴暗，从外面乍一进来，他什么也看不见。K碰到一只洗衣盆上，一只女人的手把他引开。在一个角落里孩子们在大声叫喊着，而在另一个角落里，浓浓的蒸汽滚滚上升，蒸汽使本来就很暗的房间变得更暗了。K就像站在云彩里一样。

“他喝多了。”有人说道。

“您是什么人？”又有人大声喊道，接着显然是对老人说的，“你干嘛放他进来？你是要把全部在街上闲逛的人都放进来，还是怎么啦？”

“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K说，他想对那些他还没看见的人证实自己的身份。

“啊，是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说道，然后四下寂然。

“您认识我吗？”K问。

“当然认识。”还是那个女人，她不过是说一句简单的话。但是，看得出，他们认识K这对他并不见得有利。

终于，蒸汽消散了些，于是，K渐渐地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看来，今天是洗澡日，他们是在洗澡。门边有人在洗衣服，从另一个角落正冒出滚滚蒸汽，那里放着一只巨大的木盆，这么大的盆子他还从没见过，盆子有双人床那么大，有两个男人正在热乎乎的水里洗澡。还有使他更惊讶的事。难以言明，使他惊讶的事是什么，原来是那右边的角落，茅屋后墙上有一个大窗子，这是后墙上唯一的一个窗子，从窗外射进来一道淡淡的温柔的光，这光照在一个女人身上。在这道淡淡的阳光照射下，她的衣服闪烁着一种像丝绸般的光彩。这个女人疲倦地半躺在一张很高的沙发椅上，她正在喂孩子吃奶，还有一些孩子正在她周围玩耍，显而易见，这是农夫的孩子，而这个女人好像不是这种环境出身的人。当然，即使是庄稼人，在生病或是疲倦的时候，他们的脸也会看起来很秀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坐！”一个长着满脸胡须的男人说，他总是不停地向胡须吹气，张着大嘴呼呼地直喘气。他从木盆里伸出一只湿淋淋的手，做着一种手势，向 K 指着一只大箱子，把 K 淋得满脸都是热腾腾的水珠。把 K 放进来的那个老人正坐在那只大箱子上，他郁郁寡欢，愁眉不展，正坐在那儿出神。K 很高兴，他终于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了。这以后，再也没有谁去注意他了。在洗衣盆旁边的那个女人很年轻，长得很可爱，有一头浅褐色的头发，她一边做事，一边小声地哼着歌儿。男人们则在澡盆里踢腿蹬脚，翻来滚去地洗着澡，孩子们总想挨近去，但大人们总把他们给轰开，用水凶狠地向他们猛泼，水珠溅到了 K 的身上。躺在沙发椅上的女人则像个死人似的，呆如木鸡，她死盯着天花板坐着，连抱在怀里的孩子也不瞧一眼。

也许，K 看这幅美丽的、凄苦而凝然不动的图画看得太久了，这以后，他可能进入了梦乡，因为他听到有人大声叫喊他，他猛地惊醒了，他发现自己的头正靠在坐在他旁边的那个老人的肩上。男人们已洗完了澡，穿着衣服正站在 K 旁边，而澡盆里现在则是孩子们的天下，他们在泼水嬉戏。那个有浅褐色头发的女人在照看着他们。看来，那个大声说话的大胡子，在两个男人中不是主要人物，而另外一个，个子虽然不高，胡子也不多，可看上去很文静，毫不惊慌，是个宽肩膀的人，有一副高颧骨的脸膛儿。他低着头站在那里。“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能留在这儿，原谅我们的不周。”

“我并没打算留下来，”K 说，“我只是想在这儿稍为歇口气，歇够了我就走。”

“也许，我们这儿不好客，你为此会惊讶，”他接着说，“我们这儿没有好客的习惯，这里不需要客人，客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也许是因为他睡了一会儿，K 恢复了精力，人也清醒多了个老人话说得这样坦率，倒使他高兴起来。他不再感到拘

束，他拄着自己的手杖不时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又向前，甚至还走到躺在沙发椅上的那个女人身边。他发现，人群中，他个子是最高的。

“的确，”K说，“你们干嘛要客人？不过，有时，有的人你们也可能需要，比如，拿我来说，一个土地测量员。”

“这一点我可不知道，”那个老人慢腾腾地说道，“如果有人叫您，那就是说，有人需要您，这也许是例外，但我们，我们是小人物，我们遵纪守法地生活，您不该因这件事而对我们生气。”

“不会的，不会的，”K说，“我只会感谢你们，感谢您本人和所有在场的人。”接着，K令大家出乎意料，他在原地猛的一个转身，机灵地出现在躺在沙发椅上的那个女人面前。她睁着一双慵倦的蓝眼睛望着他，一条透明洁净的丝绸头巾盖住了她的前额，吃奶的孩子在她怀里已经入睡。

“你是谁？”K问她。但她却口气轻蔑——不知是瞧不起K，还是她自己说话不清楚——回答他说：“我是从城堡来的一个侍女。”

只不过一会儿，屋里的两个男人就无声无息地走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用力把他朝门口拉，似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来说服他，只能把他推出大门了事。他们这种做法竟使那个老头乐得直拍手，在盆边洗衣服的那个女人也笑了起来，孩子们叫的像疯了一样突然狂喊。

K就这样又来到了街上，屋里的两个男人从门内朝外望着他，外面在下着雪，天好象更亮了。

“您去哪儿呀？”满脸胡子的那个人忍不住地大声喊道，“这边是通往城堡的路，那边是去乡村的路。”

然而，K谁也不问，只问第二个老人，他认为是最有礼貌、最和气的老人，尽管老人有点腼腆、孤僻。“您是什么人？是谁让我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我该谢谢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制革匠，叫雷斯曼，”他回答说，“您谁也不必谢。”

“好吧，”K说，“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

“不见得吧。”老人说道。

就在这时，满脸胡须的那个人举起一只手喊道：“你好，阿瑟，你好，杰里米亚！”

K回头一看，啊，这个乡村的所有村民都出来了！顺着通往城堡的路上走来两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他们俩都是细挑个儿，穿着制服，两个人的模样非常相似。他们的脸黑黝黝的，而下巴上刺人的胡须比黑黝黝的脸还要黑。虽然路很坏，可他们还是走得很快，快得让人吃惊，他们很有节奏地甩动着两条匀称的腿，大步向前走着。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大胡子冲他们大声问道。

“有事！”两个年轻人笑着大声回答说。

“在什么地方？”

“在客栈里！”

“我也要去那里！”K大声喊道，喊声大过任何人，他很希望这两个年轻人能带着他一起走，虽然他并不想跟他们交朋友，但他们或许会是非常好、十分忠厚的同行者。他们听到了K的喊声，可只对他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他们就在远处消失不见了。

K还在雪地里站着，他不想从雪里把脚拔出来，否则它又得陷入雪堆里。制革匠跟他的伙伴们感到很满意，由于他们最后终于摆脱了K，他们心满意足地慢慢地通过半开的房门挤进了屋子。他们不时地回头看K，而K这时被他们撇下，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深深的积雪里。“如我来这儿不过是偶然的陷入这种地步，而不是别人有意安排的话，我的心情会因此而好一些。”K想。

这时，房子的左边突然打开了一扇小窗子，在雪光反射下，窗子关上时看上去好像是深蓝色的，窗子很小，打开后也看不清屋里向外张望的那个人的整个面孔，只看见一双眼睛，一双老人

的深褐色眼睛。

“他还站在那儿。”K 听到了一个女人颤抖的说话声。

“他是土地测量员。”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接着，那个男人走近窗口，很友好地问道，“您在等谁？”他似乎有些害怕，深怕在他家门前出现什么麻烦事。

“我在等过路雪橇，好带走我。”K 说。

“雪橇是不会从这儿过的，”那个男人说，“到这儿的路堵住了。”

“可这不是通城堡的路吗？”

“反正到这里的路不通。”那个男人又重说了一遍，显得很固执。两个人接着都不再作声。但是那个男人没有关上窗子，显然他是想要做什么，一股烟从窗里飘来。

“这路真不好走，太糟了。”K 说，他不想使谈话中断。

“是啊，路是很糟。”那个老人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用雪橇送您。”

“那太好了，那就请您送我一下吧！”K 高兴地说，“您要我付给您多少钱？”

“没关系，一文不收，”那人说。这句话使 K 大吃一惊。“要知道，您是土地测量员，”男人解释说，“您跟城堡有关系，是城堡里的人。您想去什么地方？”

“去城堡。”K 回答说。

“那我不去。”那个男人立刻说道。

“我可是跟城堡有关系的，是城堡里的人。”K 重复对方的话说。

“也许是吧。”那个人吞吞吐吐地说。

“那您就送我去客店吧。”K 说。

“好吧，”那人说，“我这就去准备雪橇。”看得出，问题不在于献殷勤，表示友好，而在于他想快一点把 K 从自己家门口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他这是出于一种自私、忧虑，他这么做完全是一种拿腔作调。

大门打开了，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一辆小雪橇出现了，雪橇很简陋，也没什么座位。那汉子一瘸一拐地跟在雪橇后走着，他的背有点驼，身体很衰弱，脸膛红红瘦瘦，头被一条羊毛围巾紧紧裹着，比较之下，脸膛显得更小。显然，这个男人有病，他为了把 K 送走，这才强打精神出门。K 对他说了些歉意的话，而他只挥了挥手。K 从他嘴里只听到说，他是个马车夫，叫盖斯塔克，他之所以赶这辆小雪橇是因为这辆雪橇是现成的，一切已经妥当，一直放在那里，要是去赶另一辆雪橇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请坐上去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赶车的鞭子插到雪橇的尾部。

“我跟您坐一起。”K 说。

“我走路。”盖斯塔克说。

“为什么要走？”K 问。

“我走路。”盖斯塔克又说了一遍，突然他咳起嗽来，咳得身子直摇晃，他不得不叉开双腿站着，双手则撑在雪橇的边上，好让自己别倒下去。K 不再多说，便坐到了雪橇上。咳嗽渐渐止住，于是，他们便赶着雪橇动身上路了。

K 原本今天就想去的那个城堡，渐渐变得暗淡起来，他们离城堡渐去渐远。似乎是传递一种短暂告别下次再见的信号，从城堡那儿响起了一阵愉快的钟声，这钟声使他的心在瞬间扑扑地跳个不停，因为这钟声里有种吓唬人的味道，好像是对他所渴求的那个东西现在就要实现而表示的一种威胁。但是洪亮的钟声很快就消失了，接之而来的是一种低微而单调的丁当声，一种铃铛碰撞的丁当声。这声音也许来自城堡，也许来自村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单调的丁当声正好跟缓慢滑行的雪橇，还有那个忧郁的、冰冷无情的马车夫却是十分和谐一致的。



“你听我说，”K突然喊叫起来，他们已经离教堂不远了，离客店不远了，因此K觉得可以冒点险了，“我感到很吃惊，你会有这种责任心把我用雪橇送到这儿来，你被允许了吗？”可盖斯塔克根本不理睬他，只是继续在那匹小马旁边默默地走着。“喂！”K大喊了一声，从雪橇上抓了一把雪捏成团，朝盖斯塔克扔去，正好打中了他的耳朵，他这才停了下来，并回头朝后张望。当K挨近了去看他时，雪橇向前滑行了几步，他看见了一个弯腰驼背的身躯，一张红红的，疲倦而瘦削的脸，脸一边平，一边瘪，半张着嘴，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正站在那里听他说话。K这才发现他刚才怀着恶意问他的问题，应该用怜悯的口气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盖斯塔克用雪橇送他，会不会受到惩罚。

“你在说什么？”盖斯塔克迷惑不解地问道，没等K作出解释，他冲小马吆喝了一声，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赶路了。

他们离客店不远时，天已经开始黑了，K十分清楚那熟悉的拐弯处，那里出奇的黑，黑得连K都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跑了一整天了吗？按他的计划，总共才不过一两个小时，他一清早出去，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晴朗的天，一下子这里就变得这么黑暗。“日子过得真快，日子过得真快。”他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边想着边从雪橇上溜了下来，朝客店走去。

幸运的是，在台阶的最上一层站着老板，他正高举着灯笼给他照亮。与此同时，K想起了车夫，他便停了一会儿，但这时从黑暗处，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咳嗽声，很明显，马车夫已经走了。没关系，说不定他们很快又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他走上台阶，朝老板走去，并向他问好。此刻，他看见门的两边站着两个人，他从老板手里拿过灯笼照着他们看，这好像是他已经见过，人们叫他们为阿瑟和杰里米亚的那两个人。他们正向他行礼致敬。这使他回想起在部队服役的情景，那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代，他大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是什么人？”他打量着他俩问道。

“是您的助手。”他们回答说。

“是的，他们是您的助手。”老板细声细气的说。

“什么？”K问，“你们是我的助手？你们就是我正在盼望的按我的吩咐跟我来的那两个助手？”

“是的。”他们同时说。

“这很好，”K良久无语，说道，“你们终于来了，我很高兴。”说完，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你们来得太晚了，太懒散了。”

“路太远。”其中一个人说。

“路远？”K重复了一句，“但是，你们是从城堡里来的，我刚才看见你们从那里来的。”

“是啊。”两人一起说道，毫无解释。

“你们带的测量工具在什么地方？”K问。

“我们没有测量工具，什么器械都没有。”两人回答说。

“什么？没有？我给你们测量器械呢？”K说。

“我们什么器械都没有。”他们重复的说。

“你们真是好样的，工具都没带！”K说，“你们懂得什么是测量吗？”

“不明白。”两人说。

“你们如果是我过去的老助手，那你们就应该懂。”K说。他俩默不作声。“好吧，让我们进去吧！”K一边说着，一边把他俩推进了屋子。

## 第二章 巴纳巴斯

他们三人围坐在大厅里的一张小桌边，同桌共饮，三人谁也不作声。K 坐在中间，两个助手坐在两边。大厅里，跟昨天晚上一样，几个庄稼汉也围坐在一张桌子边。

“我对你们俩真不知该怎么办，”K 一边打量、比较两个助手的脸，一边说道，“如何把你们区分开呢？你们除了名字不一样外，其他都很相像，如同……”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就跟一模一样的两条蛇一样。”他们笑了。

“通常人们很容易区分我们。”其中一个为他们辩护说。

“这我相信，”K 说，“可我则不同，我的眼睛是自己的，我就是区别不了你们俩到底谁是谁。我将把你们俩当成一个人，我把你们俩都叫做阿图尔，你们中有一个人就叫阿图尔，是你吗？”

“不是，”那个人说，“我叫杰里米亚。”

“没关系，”K 说，“反正我把你们俩都叫做阿图尔，我派阿图尔去什么地方，你们俩都得去，我让阿图尔做什么事，你们俩都去做。当然，这样做对我很不利，我无法让你们分别去为我干事，但这样做也有好处，你们俩会共同负起责任来把我交给你们的事办好，至于你们俩如何分工，这不关我的事，只要你们不要互找借口相互埋怨就行，对我来说，你们如同一个人一样。”

两个助手想了想说：“这我们不情愿。”

“你们当然会不愿意这样，”K 说，“可我非这样做不可。”

有个庄稼汉围着他们的桌子已悄悄地转了一会儿，K 早已注意到了，这个家伙似乎像下了决心一样，一下子走到一个助手跟前，在他耳边嘟哝着说些什么。

“对不起，”K 用手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这是我的助手，我们正在开会，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对不起，真抱歉！”庄稼汉好像很害怕，他一边说着道歉的话，一边慢慢退回到他的同伴那里。

“你们得严格地遵守一条规矩，”K一边说，一边在原地坐下，“没有我的允许，你们不能跟任何人交谈。我在这儿是一个外乡人，你们既然是我的老助手，那你们在这儿也是外乡人，所以，我们三个外乡人应该互相支持，是不是？把你们的手伸出来，我们击掌作为保证。”两个人向他伸出了手，他们很愿意这么做。“把手收回去，”K说，“我说的话是算数的。现在我要去睡一会儿，你们也好好地睡一觉，今天我们耽误了一天的工作，明天一早开始，要早。你们要去找一辆雪橇，明天早上六点雪橇一定要准备好，我们要乘雪橇去城堡。”

“好的。”一个助手说道。而另一个助手这时则插话说：“你说‘好’，可你知道，这很困难。”

“你闭嘴！”K说，“看来，你们现在就开始行动不一致了。”

这时，第一个助手又接着说：“他说得对，这很难办到，因为不得到允许，别人根本不能进入城堡。”

“要得到谁的允许呢？”

“不知道，也许是要得到看守人的允许。”

“那好，我们给他打电话。好吧，你们俩现在就去给看守人打电话。”

他们俩马上跑到电话边，要求接通线路，看起来，他们很听话，工作得也很热心。他们请求道，能否让K和他们一起于明天早上进入城堡。“不行！”对方的回答声音很大，就连坐在桌子旁边的K也听得见。电话里还在继续讲话，并且态度非常坚定，电话里说：“不论是明天还是其他任何时间都不行。”

“我自己来打电话。”K站起来说道。至此，除了那个庄稼汉在他们桌子边转了转外，K也好，他的助手也好都还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但K最后说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的

人都跟 K 一样站了起来，尽管酒店老板竭力把这些人赶到一边去，但所有的人还是挤在电话机周围。许多人说，K 什么答复也得不到。K 不得不恳求他们静一静，因为他根本不想听取他们的意见。

话筒里听到的是一阵嗡嗡声，这种声音 K 在电话里还从未听到过。它好像是很多很多孩子在说话时发出的喧闹声，不过这种嗡嗡声又不像是喧闹声，倒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似乎这嗡嗡声是某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高昂而响亮的声音，这声音十分刺耳，它似乎要把你的耳膜穿破，而不是让你听到它。K 听着，一句话也不说，他胳膊撑在电话机的台架上，一直听啊，听……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站着到底站了有多久，就在他这样站着时，老板猛地拉了一下他的上衣，细声地说，有个听差来找他。

“走开！”K 忍不住地大喊了一声，也许他是对着话筒喊的，因为这时，正好有人在接电话。以下是谈话内容：

“我是渥斯华尔德，你是谁？”一个严厉而傲慢的声音在喊。K 听出，这样的说话声里有些缺陷，说话的人想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极严厉的口吻来掩盖这种缺陷。K 没有马上回答对方他是谁，在电话面前他感到自己是那么有气无力，对方可以对他大声呵斥，可以随时挂掉电话，这样他就给自己堵塞了一条非比寻常至关重要的通道。K 的犹豫不决使接他电话的人很愤怒。“你到底是谁？”他重复了一遍问话，并补充说，“要是下面能少打几个电话上来，我真是不胜感谢，不过，刚才还有人打来过电话。”

K 不管对方刚才说了些什么话，他毅然决定就这样来通报自己：“我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的助手。”

“什么助手？哪位先生？什么土地测量员？”

K 突然想起昨天电话里的谈话。“您去问问弗里茨吧。”他一字一句地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是句很有用的话，然而使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更为惊讶的还是城堡的办事机构。对方很快回答他说：“我知道了。的确有这么个土地测量员，是的，是的！还有什么？什么样的助手？”

“叫约瑟夫的助手。”K 对他说。他身后庄稼汉们的窃窃私语声很使他恼火，他们明显反对：没有如实地通报自己的情况。但他没时间跟他们啰唆，他正全神贯注地跟对方通话。“约瑟夫？”电话里重问道，“要知道，他的助手叫……”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显然，他是在向某个人询问名字的事，“他的助手叫阿瑟和杰里米亚。”

“这是新来的助手。”K 说。

“是吗？不，这是老助手。”

“不，是新助手，老助手是我，我今天才来，是紧跟着土地测量员先生之后来的。”

“不是的！”话筒里大声喊道。

“那么，我是谁呢？”K 的口气象原先一样平静。

停了一会儿，那个人用带有原先那种谈话的缺陷既深沉又充满敬意的声调说：“你是老助手。”

K 在认真地听这种说话的声音，差点错过了对方提出的问话：“你有什么要求？”这时 K 只想放下听筒，他已不想从通话中再得到任何东西。但此刻他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急忙问道：“什么时候，我的主人可以去城堡？”

“什么时候都不行！”

“好吧。”K 说完就挂掉了话筒。

那些庄稼汉们站在他身后，在他身边紧紧围着，他的助手向他瞟了几眼，忙着去赶庄稼汉们，好让他们离 K 远一点。但他们似乎并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不管怎样，庄稼汉们对谈话的结果感到很满意，因此，他们正慢慢地自动离开，向后退去。突然，有个人从后面快步向前闯入他们当中，冲 K 鞠了个躬，递给他

一封信。K 接过信，眼睛却看着信差，因为他似乎觉得这信差对他来说更重要些。这个信差跟他的两个助手有很多相同之处，他跟两个助手一样，身材匀称，穿着一身同样的紧身衣，行动像他们一样的灵巧、快捷，同时，他跟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K 要是能把他做自己的助手那该多好啊！他使 K 忽然模糊地想起在制革匠家他看见过的那个胸前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孩的女人。他全身穿的都是白色衣服，虽然衣服不是用绸子制作的，像其他人一样，他穿的也是冬天的服装，但这衣服看上去就跟绸子一样，那么柔软，那么华丽气派。他的脸明朗、坦率，他的眼睛也特别大。他的笑也很不一般，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吸引人。他用手抹了一下脸，好像要把他脸上的笑给抹掉一样，但这不容易。

“你是什么人？”K 问。

“我叫巴纳巴斯，”那人回答说，“我是信使。”

他的嘴唇不说话时，不管是张开还是闭着，总是那么温柔、刚毅、有力。

“你喜欢这样的事情吗？”K 指着庄稼汉们问他。他对那些庄稼汉们仍感兴趣，他们脸部的表情好像是故意装出来的，他们就像是被人从头顶上打扁了似的，露出一张疼变了形的脸，他们站在那儿咧着干枯的、有点浮肿的嘴唇，一会儿望着 K，一会儿又不望，有时他们又四下乱瞅，看着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然后又转回来望着 K。K 接着又指着他的两个助手让巴纳巴斯看，那两个人这时正手挽手互相搂抱着站在那里，脸挨脸，微笑着。他们是害羞腼腆，还是挖苦嘲弄，那就谁也搞不清了。K 用手指着这一切，好像是在介绍一群由于环境所迫而强加于他的随从一样，K 要的是信任，让巴纳巴斯永远把他们跟 K 本人区别开来。但巴纳巴斯太忠厚老实，显然，他根本不明白 K 想说的东西，他只是像一个很有教养的仆人领会主人的每一句话那样去领会 K 的手势，作为回答他也只是顺从地打量着周围所有的人，向他所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识的庄稼汉们招手示意，跟 K 的助手交谈几句话，这一切都如此自然、从容，好像他与其他所有人都截然不同。K 仍站在原地，他虽未得到回答，但并不感到屈辱，他想起了手里拿着的信，于是打开信来看。信上写道：“尊敬的先生！正如您所知，您已被聘到城堡为堡主效劳。您的直属上司是本村的村长，他将把您最近要做的事情和付酬条件详细面告您，您应该对他负责，向他汇报工作。并且，我本人也会尽可能地关注您的情况。递送本函的信使巴纳巴斯将不时地前往您处了解您的想法和需要，并随时将这些情况向我报告。您会看到，只要我能办到的事，我无不乐于从命。我最关心的就是让我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能高兴。”信末是难以辨认的签名，签名旁边盖了一个公章：“××办公室主任”。

“等下再说吧。”K 对鞠着躬向他告退的巴纳巴斯说，接着对客店老板叫道，要他把他带到 K 住的房间里去，他要一个人仔细研究一下这封信的内容。这时，他又想到巴纳巴斯，尽管这信使很逗人喜欢，很可爱，可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信使，于是他给他要了一杯啤酒。K 想看看信使是如何对待这杯啤酒的，巴纳巴斯显然十分高兴，他非常满意地端起啤酒，马上把它喝了个干干净净。而后，K 就跟着客店老板一起去了安排他住的那个小屋。小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阁楼上这间小屋外，就无法再给 K 提供点什么东西，即使这样，也造成了一些困难，那就必须把始终往在这里的两个女仆挪到别的地方去。说实在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好搬，只要让女仆搬出去就行了。房间很乱，没人打扫，甚至连唯一的一张床上都没铺床单，床上只放着两个枕头和一床被子，还是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那儿。墙上挂着几幅宗教画和一些士兵们的照片。小屋子甚至都没通通风，很显然，人们希望新来的房客住的时间不要过长，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做好多准备，好让他长时间住下来。K 对这一切似乎早有所准备，他一点也不



生气，他把被子往身上一裹，坐桌旁，在烛光下重新读起信来。

信的内容前后非常矛盾，有的地方把他看作是一个自由人，承认他有独立性，比如说，称呼方式以及谈他的愿望等。但有的地方，却又直接或间接地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可怜人，一个平庸而又低微的雇员，然而写信人愿尽力对他表示“关注”，他的直属上司是村长，他得向村长报告自己的工作，那他唯一的同僚就只有村警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矛盾的地方，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是故意这样写的。K 不能想象，这些矛盾是由于犹豫不决而产生的，他很快便看出这是一种坦率地提供给他的选择，让他从信的内容里给自己作一项选择：是愿意做一个乡村工人，跟城堡保持一种特殊的，但只是表面上的联系，还是愿意做一个名誉乡村工人，而实际工作却要通过巴纳巴斯的中介来决定。K 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就算他刚来这儿不久，什么也不熟悉，还没经验，可他也会很快作出决定，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当一个乡村工人，在乡村里工作，离城堡里的官员们会更远，但他也能干得跟在城堡里干的一样好，就连那些对他暂时还不很信赖的乡村居民，在他还没有成为他们的真正朋友，还仅仅是同一个乡村里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跟他进行交谈寒暄，在他一旦变成跟盖斯塔克或雷斯曼一样的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时——这种改变应该进行得快些，越快越好，因为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一点——这样，他面前的所有道路都会敞开，假如他只是依靠城堡里那些老爷先生们的恩惠，那他的所有道路不仅都会被堵死，再也没有出路，而且连看都看不到。这是有危险的，这不用说，信里虽然写了一些幸灾乐祸的使人满意的话，但这种危险也写得很明白，似乎要避开这种危险是不可能的，那会把他的身份降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信里充满了什么效劳啦，工资条件啦，充满了什么长官啦，汇报啦等等字眼，甚至在谈及一些个人私事时，也是以雇主的口吻来讲的。如果 K 想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为一个工人，那你就成为一个工人好啦，但他必须认真地干，老老实实地干，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前途。K 很清楚，这用不着害怕，因为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强制的纪律，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相反，那令人沮丧的条件下，使人步步退向失望的压力，那种使你觉察不到但又无时不在深深影响你的压力让人感到害怕，对这种危险他倒是必须时时加以提防。信中对此倒没有避而不谈，信中还说，要是万一发生了什么争执，K 要有挺身而出的胆量，这一点信中倒也讲得很详细，这仅有心里不宁静的人——是内心不安，而不是内心惭愧的人——才能感觉得到，这包含在聘用他来工作的信中所用的“如你所知”四个字里。K 报了到，也正是在报到之后，正如信中所写的，他才知道他被聘用了。

K 从墙上取下一幅画，把信挂在一只钉子上，他以后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因此应把作挂在这里。

然后，他下楼去了大厅。巴纳巴斯正跟那两个助手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啊哈，你竟在这里。”K 说，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一看到巴纳巴斯他就感到高兴，巴纳巴斯马上站了起来。其他的庄稼汉们在 K 走进来时也都不约而同地从坐着的地方站了起来，并马上围住了他，跟在他后面打转，看得出，他们习惯这样。

“你们干嘛总跟着我，想干什么？”K 大声喊道。他们一点也不生气，慢悠悠地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个正要回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庄稼汉似乎做什么解释一样，脸上露出一副谜一样的微笑，别人的脸上也是这样，顺便说了一句话：“只想随便听点什么新鲜事儿。”他边说边舔着自己的嘴唇，就好像可以把这新鲜事儿吞下去一样。K 听了这友好的话语，他克制了自己，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跟他计较，他们应该对他表示出尊敬才是，但当他刚坐到巴纳巴斯的旁边，他一下子觉得，他背后有个人冲着他的后脑勺直喘气。这个人说，他是来拿盐的。但 K 对他还是气得直

跺脚，吓得那个人连盐也没拿就跑走了。没错，要抓住 K 的弱点，让他失去自制力并不难，只要有人把这些庄稼汉们煽动起来反对他就行了。他们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似乎比别人的冷淡更让人难受，更使人厌烦，况且他们对他十分冷淡，只要他一坐到他们的桌边，他们就会马上站起来离他而去。只是因为巴纳巴斯在场，他才没有大吵大闹。他转过身去怒视着他们，他看到，他们也在转过身来望着他。他看见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相互之间也不交谈，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默契，他们只不过是约而同地盯着他看而已。他似乎觉得，他们盯着他看，老缠着他并不是出于恶意，也许，他们真的是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说不出来，也许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做法，这种幼稚的举动好像很流行，大家似乎都有，就连客店老板都像小孩子一般直挺挺地站着，手里端着一杯早就该给顾客送去的啤酒，目不转睛地望着 K，而且连从厨房窗子里探出身子来喊他的女主人的叫喊声都没听见，店老板的这种表现难道不幼稚可笑吗？

K 怀着比较平静的心情转向巴纳巴斯，他很想撵走自己的那两个助手，可找不到撵走他们的理由，恰恰相反，他们却默默地死盯着他们面前的啤酒。

“这封信，”K 说，“我已经读过了，你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

“不知道。”巴纳巴斯回答说，他的眼神好象比他说的话更富有含意。也许，K 对巴纳巴斯的善良作了错误的估计，正如他对庄稼汉们的敌意估计错了一样，但他看到巴纳巴斯还是感到很高兴。

“信里也提到了你，你将不时地来回传递长官给我的或是我给长官的信函，我想你会知道信的内容。”

“我只负责传送信件，”巴纳巴斯说，“你读完信后，假如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认为必须回信的话，我会把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回信带回去。”

“很好，”K说，“我没有什么需要写书面回信的，请转告长官先生，顺便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签名我认不出来。”

“他叫克拉姆。”巴纳巴斯说。

“那就请你向克拉姆先生转达我的谢意，谢谢他的赏识和厚爱。作为一个在这儿尚未表现出自己有多大才能的人，我特别珍视他的这份赏识和厚爱。我会随时准备忠实地去按他的指示办事，我个人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

巴纳巴斯认真地、全神贯注的听，并请求允许他把这一口信的内容复述一遍，K表示同意，于是巴纳巴斯一字一句地把K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站起来向K告辞。

K一直在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这时他最后看了他几眼。巴纳巴斯的个子不比K高多少，但他却好像是居高临下地望着K，他的眼神看上去很谦恭，假如你想这个人会去侮辱哪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事。的确，他只不过是个信使，他所传递的信件的内容他是不知道的，不过，K毫不怀疑，他的眼神，他的微笑，他的步态多少也藏着某种信息。于是K伸出手来跟他握手道别，这使他感到有点惊讶，他原本是想向他鞠躬告退的。

巴纳巴斯刚走出去，他就打开门也要出去，他把肩膀靠在门框上，用眼光扫了一下房间，对助手们说：“现在，我要去我的房间把计划书拿来，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工作计划。”他们想跟他一起去，但K却对他们说，要他们留下，他们还是想跟他一起去，于是K不得不更严厉地重申自己的命令。巴纳巴斯已经不在客厅里了，他刚走一会儿，而这时，店铺外又下起了大雪，K没看见他。他大声叫喊着：“巴纳巴斯！”没有回声。也许，他还在屋里，这也许是唯一的可能。于是他使足全身的力气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喊声在黑夜里像雷声般轰隆隆响着，一阵微弱的回答从远处传来，巴纳巴斯已走得很远很远了。K叫他回

来，并亲自走出去迎他：他们一直走到客店望不见的地方才碰上头。

“巴纳巴斯，”K不能自抑，声音有点颤抖地说，“我还有几句话想对你说。我觉得，我跟城堡的联系只靠你偶尔来几次，这种安排很不妥当，要是我现在没追上你——你走得真快，象在赛跑，我还以为你仍在客店的房间里——

那时，谁知道我要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

“你可以请求主任，让他派我在你所指定的时间来你这儿。”巴纳巴斯说。

“这样也不行，”K说，“也许我整年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呈递，也可能你走后没多久，我忽然有急事。”

“这是不是说，”巴纳巴斯说，“你要向主任报告，让他跟你建立另一种联络方法以便代替我呢？”

“不，不，”K说，“我根本没这样想，我只不过是顺便说一说而已，我这次很幸运，我终于追上了你。”

“我们回到客店去，好吗？”巴纳巴斯说，“这样你好把口信对我重新说一遍。”他开始朝客店的方向走。

“不用回去，巴纳巴斯，”K说，“我们一起走一会儿。”

“为什么你不想回客店去？”巴纳巴斯问。

“那些人快烦死我了，”K说，“这你亲眼看到，这些庄稼汉们有多么烦人，总是纠缠不休，没完没了。”

“可以去你住的房间。”巴纳巴斯说。

“那是女仆们住的房间，是间小贮藏室，”K说，“那里又脏又闷，我我就是因为讨厌那里，这才出来想陪你走一会儿，请答应我，”K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惊慌不安，他接着说，“请允许我挽住你的手臂，你走得比我稳。”K说着就挽住了他的一只手臂。天很黑，K看不清巴纳巴斯的脸，在黑暗中只看得见他不清晰的身影，K好不容易在摸索中才抓住他的一只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纳巴斯不再坚持，于是，他们俩便离开客店朝前走去。K感到，虽然在常情下，这意外的小事也会把一切都毁了，特别是，要是他们陷入即便是白天在雪地里也会迷路的那些小胡同里，若没有巴纳巴斯领着他走，他全然不能从那些胡同里走出去。K尽力不去想这种事，巴纳巴斯默默地走着，一言不发，这倒使他心里感到宽慰，既然他们俩都不说话，那就是说，巴纳巴斯同意两人结伴同行。

他们走向前去，他们是去哪儿，K不知道：他什么都辨认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走过了教堂。他只是使尽全身力气朝前赶路，已没空思考。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不时浮现出自己的故乡，脑子里不断地涌现出对故乡的回忆。在故乡，中心广场上也有一座教堂，教堂的一侧是一片四周围着很高的围墙的墓地。很少有孩子能爬到那高墙上去，K也曾爬过，却没有如意。孩子们想爬上去并不是出于好奇，因为墓地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们不止一次地从一扇小边门跑进墓地里去，他们只想征服那又高又滑的围墙。有一回，在白天，广场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广场洒满了阳光，K从来也没看到过这样的美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次，他非常运气：就在他曾滑下来多次的那个地方，他嘴里咬着一面小旗子，终于爬上了围墙顶。当小石子还在他脚下骨碌碌往下滚时，他已站在了围墙顶上。他把小旗插在围墙顶上，小旗在围墙顶上迎风飘扬，看了看墙下，又看了看四周，还回过头去看了看竖在墓地里的十字架，此时他感到他是世界上最勇敢、最伟大的人。真糟糕，这时老师正从这里走过，他那严厉的目光使K不得不爬了下来。K在跳下来时，把膝盖磕伤了，他一瘸一拐地，很费劲地走回家，可是，无论如何，他还是爬上了围墙顶。这种胜利的感觉，当时他似乎感到，这是他终生的胜利，这不是傻气，甚至就是现在，已经过了许许多多年，在雪夜里，挽着巴纳巴斯的

手臂走着时，他仍记忆犹新，信心百倍。

他紧紧地抓着巴纳巴斯的手。巴纳巴斯几乎是在拖着他走，两人仍一声不语，默默地朝前走着。K 只能凭路的长短来判断走过的路，他知道他们还没有拐进小巷。他暗自发誓，无论有多少困难，路有多难走，自己能走回家去的希望有多渺茫，他也决不会停下来。让别人拖着走，这点力气他还是有的，而且绰绰有余。路总该有个尽头！在他看来，白天去城堡似乎要容易得多，而且信使也许还会知道去城堡的近路。

突然，巴纳巴斯停住了，他们这是在什么地方？难道路到头了吗？或许巴纳巴斯是想要甩掉他吗？不，这他做不到。K 是那么紧地抓住巴纳巴斯的手，就连他自己的手都抓得有点发痛。要不就是发生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他们已来到了城堡或是就站在城堡的门口啦。但是就 K 所知，他们压根没去山上，要不就是巴纳巴斯带着他走了另一条上山的路？

“我们这是在哪儿？”K 问，他低低的声音，就像是自言自语似的。

“到家了。”巴纳巴斯也低声地说。

“到家了？”

“先生，请你小心些，要不会摔倒的。我们就从这里下去。”

“从这儿下去？”

“只有一两步路就到了。”巴纳巴斯接着又说了一句，而后就开始敲门了。

一个姑娘给他们开了门，他们来到了一间大房子的门前，屋子里很暗，只是在左边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空吊着一盏小煤油灯。

“巴纳巴斯，跟你一起来的是谁？”姑娘问。

“土地测量员。”巴纳巴斯回答说。

“是土地测量员。”姑娘转过身对着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大声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遍一遍地说。从那儿站起来两位老人，一个是老头儿，一个是老太婆，另外还有一位姑娘。他们向 K 问好，巴纳巴斯向他介绍了家里的人，他的父母亲和他的两个妹妹，奥尔茄和阿玛丽娅。K 朝她们那边看了看，还没看清她们，就被她们从身上脱下湿漉漉的大衣拿到火炉边去烘干，K 接受了。

这就是说，他们还根本没到目的地，只是巴纳巴斯回到了自己家里。他们为什么要来他家呢？K 把巴纳巴斯叫到一边问他：

“你为什么要回到家里来？你们是住在城堡里的吗？”

“住在城堡里？”巴纳巴斯重复着说，他好象根本不懂 K 在说什么。

“巴纳巴斯，”K 说，“你离开客店是要去城堡的呀。”

“不，先生，”巴纳巴斯说，“我不想在这儿，我只有在早上才去城堡，我从未在城堡里过夜。”

“原来是这样，”K 说，“你没打算去城堡，只是回家。”

巴纳巴斯的微笑的不如从前开朗，他这个人也显得更是微不足道了。

“你为什么不预先告诉我？”

“你并没有问我呀，”巴纳巴斯说，“你只是说想给我一个任务，可又不愿在旅店的客厅里，也不愿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告诉我，于是我想，在这里，在我父母亲家里，谁也不会妨碍你把你要说的东西告诉我。现在，假如我们单独谈，别的人马上可以走开，要是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过夜，难道我做得不对吗？”

K 什么话也说不出，真是天大的误会，一个普普通通的、不足为奇的误会，而 K 则完全被这个误会所蒙蔽了。巴纳巴斯所穿的那件紧身丝绸外套迷住了他，而此时，巴纳巴斯解开外套纽扣，里面露出一件又粗又脏的灰色衬衫，衬衫上补丁叠补丁，衬衫下就是一个仆人那强有力的，宽阔而又骨骼粗大的胸脯。他



周围的环境不仅证实了这一切，并且充人印象鲜明。那个患有足痛风病的衰老的父亲两条僵硬的腿蹭着地面慢慢向前挪动着，而更多的时候则是靠一双手摸索着才能较快地移动，母亲则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因为身体太胖，只能小步慢行。两位老人，父亲和母亲，当 K 刚一走进屋，他们就朝 K 迎上去，但他们还是离他很远。两个满头金发的妹妹长得挺相像，也很像巴纳巴斯，脸面粗陋，是两个高大而结实的乡村姑娘。她们这时正站在来人的旁边，等着 K 向她们问好。然而，他说不出话来，由于他感到，在这个村子里，每个人对他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确实没有想错，正是眼前这些人才使他感觉不到一点儿兴趣。要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找到回旅店的路的话，他愿意马上就回去，就算是明天早上就能跟巴纳巴斯一起去城堡也留不住他。他原想跟巴纳巴斯在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城堡去，就在他挽着巴纳巴斯的手臂走着时，他还在想，巴纳巴斯对他来说是个最亲近的人，他以为巴纳巴斯比他外表上所处的地位要高，是个跟城堡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但是，作为这样一家人的儿子，作为完完全全属于这个家的一个人——他现在正同他们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像他这样一个不准在城堡里过夜的人，要与他一块儿，在大白天进到城堡里去，那真是难以想象的事，这简直是一种荒唐可笑、毫无希望的想法。

K 坐在一个窗台边，他决心如此坐一夜，不接受这个家庭里的任何人的接待和照顾。村子里的村民赶他，怕他，这些人对他来说反倒不怎么危险，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让他自行处理自己的事，有助于他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但象这样的助手，他表面上好像是在帮你，要把你带到城堡里去，可是他却玩了一出假面戏，把你带到了自己家里，而不是带你去城堡，这样的人把你领向错误的道路，有意无意地消耗了你的力气。K 不顾他们的邀请，请他们一家人坐到桌子旁边来，只是低着头，固执地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旧坐在窗台边。

这时，奥尔茄，一个比较温柔的姑娘，她站起身，似乎多少还有点少女的羞怯，走到 K 的跟前，请他坐到桌边来，那儿已准备了面包和腊肉，她还要去买点啤酒来。

“上哪儿去买啤酒？”K 问。

“到旅店去买。”她说。K 听说后非常高兴，他请求她别去买啤酒，只要把他送到旅店就行，在那里，他要办重要的事。但是，后来才弄清楚，她要去的家旅店不很远，不是 K 住的那家旅店，是另一家离这儿很近的旅店，叫“老爷旅店”，但 K 还是请求姑娘让他跟她一起去，也许，他想他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有多糟糕，他宁愿在那里睡，也比睡在这个房子里的最舒适的床上要好。奥尔茄没有马上回答他，她向桌子那边望着。她的哥哥站了起来，赞同地点了点头说：“也好，假如这位先生想去，你就带他去吧！”这一声同意的话差一点让 K 放弃了自己的请求，因为要是巴纳巴斯同意的话，这意味着他这样做毫无益处。但大家开始议论起来，该不该让 K 去那家旅店，人们肯让他留下吗，全家人都持怀疑态度，K 也就更加坚持要去了。至于他为什么急着要走，他却连一句体面的借口都没能想出来，就让这家人爱怎么看他他就怎么看他吧，也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一家人是那么的客气。只有阿玛丽娅那严厉而逼人的、执拗的，甚至有点迟钝的眼光让他多少感到有点不安。去旅店的路不很远，在那一段不长的路途上，K 挽住奥尔茄的臂膀，要不他就无法举步向前走，奥尔茄就像她哥哥那样拖着他朝前走。他知道，这个旅店是专门给从城堡来的先生老爷们预备的，他们到村里来办事时、就在这儿用餐，偶尔也留宿。奥尔茄用一种低低的、信任的语调跟 K 说话，他感到跟她一起走很舒服，很愉快，就像跟她的哥哥一起走时那样舒服、愉快。虽然 K 不想陶醉于这种愉悦的感觉中，但是他却不能摆脱这种感觉。

## 第三章 弗丽达

这个旅店外表很像 K 所住的那个旅店，村子里的房子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细细一瞧，这儿还是有一些细小的不同：门上挂着一盏漂亮的灯笼，门前台阶上建有栏杆。他们走进旅店时，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头顶上飘拂，这是一面绣有伯爵家族族徽的旗子。在大厅里，他们很快就碰见了旅店的老板，显然，他正四处巡视。他那双细小的眼睛，就像没睡醒似的，时不时地打量着 K，说：

“土地测量员只能进酒吧间，不能去任何地方。”

“是，”奥尔茄说，她立刻站在 K 的一边，帮他说话，“他只是护送我才来的。”但 K 一点都不感谢她，反而放开了她的手臂，把老板拉到一边。奥尔茄则在大厅的角落里耐心等待他。

“我想在这里过夜。”K 说。

“对不起，这不行，”老板说，“您看来还不知道，这个旅店是专门为从城堡来的先生们准备的。”

“得啦，可能规定如此，”K 说，“随便安排个什么地方让我过一夜总是可以的吧！”

“要是行的话，我十分愿意答应，”老板说，“可是，规定订得是这么严格，只有像您这样一个外乡人才这么说，要我满足您的请求是不行的，我很难办到，再说，从城堡来的先生们很机灵，很注重细节，我相信，他们要在这儿看见一张陌生人的面孔准受不了，况且他们事先也不知道，也毫无思想准备。要是我让您在这里过夜，而您又让他们看见了，要知道，这种偶然的事情是常有的，那时，不仅把我给毁了，而且连您也给毁了。这听起来非常可笑，但这完全是真的。”

这个老板个子很高，制服扣子全都紧紧地扣着，他一只手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墙壁，另一只手放在腰旁，交叉着两腿站着，他朝 K 微微弯着身子，跟 K 说着话，让人有一种可信感，似乎他跟村里的人有所不同，尽管他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这身衣服如同乡下人过节时穿的漂亮衣服一样。

“我毫不怀疑您，”K 说，“我也没有小看这个规定，尽管我说得有点词不达意，但我希望您能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我跟城堡也有一点关系，并且会越发密切，这一点不会使您因留我在这里过夜而承担风险，这也是我能回报您的一个充分的保证。”

“我知道，”老板说，而后又重复说道，“这我都知道。”

这时 K 想更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要求，但老板这样说倒使他感到很为难，于是他只有问老板：

“今天晚上你们这儿有很多城堡来的先生在这儿过夜吗？”

“就此来说，今天晚上倒是很走运，”老板若有所思地说，“今天只有一位先生在这里。”

K 虽然感到不能勉强要人家收留自己，但他还是觉得老板会收留他在旅店过夜，因此他只询问了一下城堡来的这位先生的名字。

“克拉姆。”老板随口说道，而后转过身去对着迎面走来的他的妻子。他妻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样式古老的有很多褶皱的衣服，衣服看上去很漂亮，她正朝他走来，衣服不时发出 的声音。她是来叫她的丈夫的，所以那位城堡来的先生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离开时，老板转过身来，对着 K，好像他留不留下来过夜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 K 本人。K 对他一句话也没说，他心里很是惊恐失措，因为他得知今晚在这儿过夜的先生原来是他的上司，他也不明白，他怎么会感到克拉姆的出现比城堡里的规定还使他更加不自在。他并不怕被克拉姆看见，就像旅店老板看见了他一样，但对他来说，这种发现总不太好，似乎由于他的轻率而伤害了一个他理应感谢的人似的。同时，他又感到心情沉重，因

为他从自己的不安情绪里感到了一种使他害怕的服从感，他低身卑贱，似乎什么都要取决于雇主，这种感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更加明显，处于这种情况下，他连反抗都不可能。他咬着嘴唇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旅店老板在走出门口前又回转身来看了看 K。K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也朝他那边看了看，一直到奥尔茄过来把他拉走。

“你向旅店老板要求什么？”奥尔茄问。

“想让他安排我在这儿过夜。”K 说。

“你不是在我们那里过夜吗？”奥尔茄惊讶地说。

“是的，那当然。”K 说。他要让她自己去分析这句话的意思，她爱怎样想就怎样想。

酒吧间是中央有一块空地的大房间。这时，正有几个庄稼汉坐在墙边的几只啤酒桶上，他们看上去跟 K 住的那家旅店里的庄稼汉完全不一样。他们穿着整洁，而且都是穿着灰黄色的粗布衣服，宽大的上衣和窄小的裤子。这些人个子都不大，初看时，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一个样，都是扁扁的，很瘦，脸蛋通红。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他们用冷淡的眼光，慢悠悠地望着新进来的人。他们人很多，四周还是那么静悄悄的，这无疑也影响了 K。他重新挽起奥尔茄的手臂，似乎想用这来解释他怎么会到这儿来。一个汉子，像是奥尔茄的一个熟人，他从一个角落里站了起来，朝奥尔茄走去，但 K 却紧挽着奥尔茄的手臂，带她到另一边，除了她，谁也没看出他的这个动作，奥尔茄没有反对，她只是微笑地向他斜睨了一眼。

斟酒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她叫弗丽达，是个温柔和气，长得不很漂亮的姑娘，个子不高，一头浅黄色头发，一双满含哀愁的眼睛，凹陷的脸颊，她的目光流露出一种自以为出人头地的神气，这使 K 很是惊讶。当她的眼光停在 K 身上时，他好象感到，她的这种眼光似乎已决定了一件与他有关的什么事情，虽然他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也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存在，但她的眼光使他坚信，这样的情是存在的。K 从远处一直望着弗丽达，就是在她和奥尔茄谈话时，他始终看着她。奥尔茄和弗丽达之间显然没有什么友谊，不是什么亲密朋友，她们只不过是随便交谈几句而已。K 很想让她们多谈一会儿，再听她讲几句话，于是他便插进去随意问道：“您认识克拉姆先生吗？”

奥尔茄猛然笑笑。

“你干嘛笑？”K 气忿地问。

“我根本没笑。”她一边说着，一边大笑不止。

“奥尔茄真是个淘气的小孩子。”K 一边说，一边把身子探过柜台去，好再一次捕捉到弗丽达的目光。但她却低垂着眼睛，细声地说：

“您想见见克拉姆先生吗？”

K 问如何才能见到他。她指了指她左边的那扇门。

“那里有个小孔，您从小孔里可以看到他。”

“人们不会说闲话吗？”K 问。她不作声，似乎瞧不起人似的噘起下嘴唇，

一只手把 K 拉到那扇门前，她的手柔软极了。从小孔看过去，这个小孔显然是为了窥视屋里动静而故意留下的，他看到了整个房间。

屋子中间有一张书桌，书桌后边放着一张有圆靠背的舒适的沙发椅，克拉姆先生就坐在这张舒服的沙发椅里，他的头顶上吊着一盏明亮的电灯。克拉姆先生胖胖的，中等个儿，长相粗俗、愚笨。他的脸光溜溜的，没有丝毫皱纹，但两颊因年龄关系，多少已有点松弛了。浓黑的胡须又长又尖，一双眼睛藏在斜搁在鼻梁上的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后面。假如克拉姆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边的话，那么 K 就只能看见他的侧影，可是他猛地转动了一下正好面对着 K，于是 K 看见了克拉姆先生的整个脸。克拉姆先

生的左臂肘正撑在书桌上，夹着一支雪茄烟的右手静静地放在膝盖上，桌子上放着一杯啤酒，桌子边缘比较高，挡住了 K 的视线，他看不清桌子上是否放着什么文件，但他觉得，似乎那儿空无一物，为了弄清桌子上到底有没有文件，他让弗丽达往小孔里看了看，并要她告诉他，那里放着什么。但她肯定地告诉他，那里什么文件都没有，因为不久前她在那屋里呆过一会儿。K 问弗丽达，他是不是该走了，她说，他可以一直看下去，想看多久就看多久。现在只有 K 一个人和弗丽达在一起了，他发现奥尔茄已钻到自己的熟人那里去了，在一只桶上坐着，晃动着两条腿。

“弗丽达，”K 轻声地问，“您认识克拉姆先生吗？”

“是的，认识，”弗丽达说，“而且非常熟悉。”她朝 K 的身子偎过去，他发觉她在卖弄风情地拨弄着她那薄薄的敞开着的淡黄色衬衫，这衬衫穿在她那楚楚可怜的身上很不合身，看上去显得十分别扭。她接着说：

“您记得，奥尔茄是怎么笑来着？”

“是的，记得，她是个没受过教育的野姑娘。”K 说。

“喏，”弗丽达心平气和，但支支吾吾地说，“她笑是有道理的，您问我是否认识克拉姆，要知道，我……”她不由自主地挺起腰来，又用那洋洋得意的眼光望着 K，这眼光跟他们的谈话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他的情妇。”

“您是克拉姆的情妇？”K 说，她点了点头。“哎呀，您对我来说……”K 为了缓和气氛，他笑了笑说，“您对我来说可是个重要人物。”

“不单单是对您一个人。”弗丽达亲切地说，却没有一丝笑容。K 有了一件打败她的骄傲的武器，于是自然而然地就用起了这个武器。

“您在城堡里呆过吗？”他问。但这样的问题丝毫作用没有，因为她说：“没有，没在城堡里呆过，难道我在这里，在这个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吧间里工作还不够吗？”显而易见，她有漫无边际的虚荣心，正如他所感受到的，她想通过 K 来满足她的这种虚荣心。

“您说得很对，” K 说，“您在这酒吧间当然应该算是旅馆老板娘啦。”

“可不是，”她说，“要知道，开始我是桥边旅店的一个女饲养员。”

“凭您那双娇嫩的手？” K 不大相信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在奉承、恭维她，还是因为他被她迷住了，有种什么力量逼得他这么说。她的一双手倒真是又小又娇嫩，可以说瘦而平常。

“当时，可谁也没注意到我这双手，”她说，“就是现在……” K 用疑问的眼光望了望她，而她只是摇摇头，一言为发了。

“当然啰，” K 说，“您有自己的秘密，您不会给一个刚认识总共才半个小时的人就泄露出自己的秘密，这个人甚至没有一点机会来给您讲讲他自己的一切情况。”这话好象有点漏动，因为这句话好像把弗丽达从对 K 极为有利的某种恍惚状态中唤醒过来。她马上从挂在腰间的一个皮包里掏出一只圆塞子，堵住了小孔，对 K 说，显然她竭力想对 K 掩饰自己态度的改变：“关于您的事，我都知道，您是土地测量员。”接着又补充说，“现在我该干活去了。”她回到了她原先的位置上，回到了柜台边，这时一个一个的顾客不时端着空杯子过来请她添酒。K 想再跟她谈谈，于是他从桌上拿起一只空杯朝她走去。

“我还有个问题，弗丽达姑娘，”他说，“要知道，你从一个普通的饲养员成为一个酒吧间的服务员，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象你这样的女孩，这难道能是你最终的目的吗？其实，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别见笑，弗丽达姑娘，从你的眼睛里不仅可以看到你过去的奋斗，也可看到你将来的奋斗。但一个人在世上碰到的困难实在太多太多，目标越高，他所遇到的困难也越大，因此，你就是接受一个同样在为自



己的目标而奋斗的人的帮助，尽管不值一提，渺小而无足轻重的人的帮助，这也决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也许，我可以单独地，避开众人，跟您静静地谈一谈，要不，您瞧，所有的人都会盯着我们看的。”

“我不明白，您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她说，她的声音里透出的不是往日生活中胜利的欢乐，而是无限失望的酸甜苦辣，这完全违反了他的本意，“您是否想把我从克拉姆身边带走？噢，天哪！”她一边说着，一边轻拍双手。

“您可真把我看透了，”K说，似乎别人总是不信任他，这使他感到难受，“这正是我心里的想法，您该离开克拉姆，做我的情人。好吧，现在我可以走了，奥尔茄！”K大声喊道，“我们回家吧！”奥尔茄听话地从桶子上溜下来，可朋友们马上又把她围了起来，她无法脱身。突然弗丽达用吓唬人的眼光望了望K，轻声地说：

“我什么时候能跟您谈谈？”

“这里可以留我过夜吗？”K问。

“可以。”弗丽达说。

“这么说，我可以留下来啰？”

“您跟奥尔茄先出去一会儿，我把他们赶走，然后您再回来。”

“好。”K说，他很不耐烦地等着奥尔茄。但是那些庄稼汉们总不放她走，他们围着奥尔茄，形成一个圆圈，跳着一种民间舞，在喊叫声中，不时有人从圈子里出来搂着奥尔茄的腰，带着她在圈子里旋转，舞步越跳越快，喊叫声也如饥似渴，越叫越嘶哑，最后喊声连成一片。奥尔茄开头还笑着试图从圈子里冲出来，而现在她只能披散着头发从一个人身边转到另一个人身边。

“您瞧，派到我这儿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需要我侍候。”弗丽达说，生气地咬着薄薄的小嘴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是些什么人？”K问。

“是克拉姆的仆人，侍从，”弗丽达回答说，“他总是带着他们来这儿，真让我生气。我忘了，我刚才跟您都说了些什么，土地测量员先生，如果有得罪您的地方，那就请您原谅，这都得怪那些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人比他们更坏，更令人作呕，可我还不得不给这样一群人斟酒。我多次请克拉姆不要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虽说我还得应付其他老爷、先生们的侍从，可他总还得多少为我想吧，但说也是白说，毫无用处，他来这儿之前一小时，这群人就像牲畜进牲口棚一样拥到了这里。现在我该把他们赶回到他们自己的窝棚里去了，如果不是您，我早就把这扇门给打开了，好让克拉姆自己去把他们赶走。”

“难道他什么也没听见吗？”K问。

“他什么也没听见，”弗丽达说，“他正做梦呢。”

“什么？他睡着了？”K大声问道，“我朝房间里看时，他正坐在桌边，根本没睡。”

“他常常这样坐着，”弗丽达说，“当您看他时，他已进入梦乡了。要是他没睡着，我还能让您在这儿看吗？他常常是这样睡着睡觉，一般来说，老爷们都很会睡，搞不清这究竟怎么回事。可是假如他不是这样能睡，他还能忍受得住这些侍从的折腾吗？现在得我自己去把他们赶走。”她从一个角落里抓起一条鞭子，就这样一跳，像小羊羔似的跳进了跳舞的人群中，尽管不很稳，但跳得很高。起先，大家还以为是又多了一个舞伴，她也确实很像。弗丽达好像真的要將鞭子打下来，可是她马上又把鞭子提了起来。她大声喊道：

“克拉姆命令你们立即回到你们那又脏又乱的房间里去！没有人不明白！”

所有的人都明白，她不是在开玩笑，她是认真的，人们在K无法理解的恐慌中朝后退去，在人们的挤压、冲撞下门猛的一下

被打开了，从门外吹进一股晚风，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了，弗丽达也不见了，虽然，她把这些侍从们赶出门外，在晚风中穿过院子，把他们赶进了他们住的又脏又乱的房间。

猛然间的寂静中，K 突然听到外厅有脚步声，为了不让人看见，K 要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于是他躲到了柜台下面，这里是唯一能藏身的地方。是的，人们并没有不让他呆在酒吧间里，他已经得到了留在酒吧间里的权力，可他要打算在这里过夜，那就不能让人发现他。所以，房门打开时，他已经藏到了柜台底下，尽管那里也很危险，也会被人发现，但他仍可振振有辞地说，他是为了避开那些大肆胡闹的庄稼汉们才躲到这里的。进来的是旅店老板。

“弗丽达！”他大声喊道，并开始在水房子里来回走着，巡视着。

幸好弗丽达很快就回来了，她一字不提 K 的事，只是一味抱怨仆人和侍从，在扫视四周寻找 K 的时间，她走到了柜台边。她站在柜台边离 K 很近，他可以摸到她的脚，这时，他感到安全了，感到安全了。因为弗丽达没有提 K 的事，老板这才问起了 K。

“土地测量员在哪儿？”他问。看来，他很懂礼貌，由于他经常跟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无拘无束地交往，因而显得更是彬彬有礼，他用特别尊敬的语气跟弗丽达讲话，这一点特别惹人注目，因为他在跟她讲话时，他仍是老板的身份，而她则是个仆人，一个无规无矩的粗鲁的下人，这是格外动人声音。

“土地测量员，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弗丽达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一只小脚搁到了 K 的胸脯上，“或许他早就走了。”“可我没见他走啊，”老板说，“我一直在前厅，一会儿也没离开。”“可他也没在这儿呀！”弗丽达冷漠地说。“也许他藏起来了，”老板说道，“从他给我的印象来说，他很可能这样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只怕他还没胆量敢这样做，真可笑。”弗丽达边说，边用脚紧压在 K 的身上。她身上有种爽朗放纵的性格，这是 K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这一切更是来得突然，她向 K 弯下身去，并大声笑着说：

“要是他突然藏在这儿，藏在柜台底下呢？”说着她顺便还吻了他一下，然后又跳了起来，有点懊恼地说，“没有，他没躲在这儿。”

然而老板的话更让 K 吃惊，他说：

“让我烦恼的是不知他是不是真的走了，此事不单跟克拉姆先生有关，而且跟我们旅店的规章有关，这规章既涉及到你，弗丽达姑娘，也涉及到我。你能对酒吧间负责的话，那我就到其他房间去巡查了。晚安！祝你做个好梦！”他一出去，弗丽达就钻到柜台底下，躺在 K 的身边。“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她轻声细语地说着，但没有碰 K 的身子，她好像被爱情弄得疲惫不堪，她仰躺在那里，摊开双臂。看得出，在爱情的幸福波涛里，她觉得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在前面等待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幸福，她开始低语起来，低语的声音比唱小曲的声音还低。突然她身子猛地一抖，这时 K 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出神，她跳了起来，像孩子似的把 K 拖过来，说：

“快过来，下面太挤了，也太闷了！”

于是他们拥抱起来，她那娇小的身躯在 K 的怀抱里燃烧着，K 在昏昏沉沉、模模糊糊的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抑制自己，但仍是控制不住，他们拥抱着在地上滚了几下，毫无声息地滚到了克拉姆的房门前，他们静静地躺在地板上，躺在乱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躺在洒漏在地板上的啤酒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两个人如同一个人一样在呼吸着，两颗心如同一个人的心一样在跳动着，K 感到他就像迷了路似的或是到了一个他一个人从未到过的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异国他乡，异国的土地那么奇异，就

连空气都跟家乡的不一样，在这里，你会因这种奇异，因这种不同的空气窒息而死，但这种奇异是如此的吸引人，是如此的富有魅力，它只能使你继续往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因此，至少一开始，当有人从克拉姆的房间里用深沉、威严而又冷漠的声音喊弗丽达时，K并未觉得这是一种危险，对他是一种威胁，反倒成了他的一种安慰。“弗丽达。”K在她耳边低声说，告诉她有人在喊她。弗丽达出于机械的服从本能，她想跳起来，但她马上想到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伸了一下腰，悄悄地笑着说：

“难道说我还要去他那里？不，我再也不去他那儿了！”

K想劝她不要这样，要她去克拉姆那里，以至于已开始帮她整理好散乱的衬衫，但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也不知怎么说才好，他太幸福了，以致紧紧地把弗丽达抱在怀里，他太幸福，也太恐惧，因为他似乎感到，弗丽达会离他而去，他拥有的一切都会失去。弗丽达好像感受到了K的支持，她握紧拳头，敲了敲门，大声地喊道：

“我正跟土地测量员在一起哩！跟土地测量员在一起！”这句话回得克拉姆立即默默无语。然而K则吓得站了起来，跪在弗丽达身边，望着那黎明前的昏暗的房间，出什么事啦？他的希望在哪里？现在弗丽达把一切都泄漏了，他还能从弗丽达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他没有进一步采取对策去跟自己的对手进行周旋，而是整夜在那啤酒聚集的酒洼里翻来滚去，那里的气味真难闻，他已被酒的香气熏得昏头转向。

“你这是干什么呀？”他小声地对她说，“现在我们俩全完了。”

“不，”弗丽达说，“只是我一个人完了，这样我就可以赢得你。你别烦恼，你瞧，这我们多高兴！”

“谁？”K问道，接着便转过身去看。他看到在酒吧间的柜台上，正坐着他的那两个助手，他们好像还没睡够似的，但却非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高兴，这是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人常有的一种愉快。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冲着他们喊道，好像他们就是罪魁祸首，所有的事都因为他们。他环视四周寻找昨天晚上弗丽达拿过的那根鞭子。

“我们不得不上这儿来找你，”助手们解释说，“由于你没回到客店来，于是我们就去巴纳巴斯家找你，你又不在那儿，临了我们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你。我们不得不在这儿坐了个通宵，我们坐在这儿可不轻松哩。”

“白天我才用得上你们，而不是晚上，”K说，“滚蛋！”

“现在已经是白天啦。”他们对他说道，仍坐在原处一动不动。的确现在已是白天，所有的门都已打开，庄稼汉们，还有K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奥尔茄，他们一起拥进了酒吧。奥尔茄跟昨天晚上一样还是那样活泼，虽然她衣衫不整，头发蓬松。她站在酒吧门口用眼光四处寻找K。

“为什么你不跟我一起回到我们家去？”她问道，简直要哭了起来，“仅仅就为了这样一个人！”她接着说，这句话她反复说了好几遍。弗丽达出去了一会儿，接着提着一个小布包又回来了。奥尔茄伤心地退到一边。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弗丽达说。很清楚，她说的是那家桥边客店，那正是她要去的地方。K站了起来，跟弗丽达一起走着，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助手。就这样形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缓慢地走着。庄稼汉们用蔑视的眼光瞧着弗丽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以前，她始终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她对他们实在是太严厉，太恶了。其中有个人，甚至抓起一根棍子，装作不让她过去的样子，除非她能跳过这根棍子，但是只要她用目光瞪他一眼，就能把他吓回去。K走到积满了雪的路上，他才轻松地喘了一口气，置身于旷野中，他感到如释重负，就连积满了雪的路他也感到好走多了，如果是K独自一个人在路上

走，那他也许会感到更更舒服些。回到客店后，他马上爬到自己住的房间里，躺到床上，而弗丽达则在他床边的地板上也给自己铺好卧具。跟在他们后面挤进房间里来的还有那两个助手，K 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他们又从窗子里爬了进来。K 实在太累了，不想把他们赶走。老板娘亲自爬了上来，向弗丽达问好，弗丽达则称老板娘为“妈妈”。她们见了面真有说不出的亲昵，互相吻了又吻，久久地拥抱着。这个房间里几乎一刻也没安静过，不时有女仆跑到这儿来，她们穿着男人们常穿的靴子，格登格登地走进走出，然后又把什么拿出去，一会儿又拿出去什么。当她们要从塞得满满的床上拿什么东西时，她们就会毫不客气地从躺在床上的 K 的身下抽出来拿走。她们就像跟所认识的人一样跟弗丽达打招呼，问好。尽管大家这样走进走出，K 还是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弗丽达在照看着他。翌日清晨他终于起了床，感到自己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已经完全恢复了体力。这是他来到这个村子的第四天。

## 第四章 跟老板娘的第一次谈话

他很想单独跟弗丽达谈谈话，可总不成功，那两个助手死乞白赖地总不肯走，而弗丽达也时不时地跟他们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他们都是要求不高的人，从不吵架，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在地上铺上两件旧衬衫，把自己安顿下来。作为一种尊敬的表示，他们一再对弗丽达说，他们不会打搅土地测量员先生，而且尽量不多占地方，尽管他们不时地在悄声低语，谈个不停，还吃吃地笑个不停，但为了不多占地方，他们试着挤紧一点，他们的手脚都交叉在一起，在角落里蜷伏，为的是让自己尽量少占一点地方，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上去就像是个大包袱。根据 K 在白天得到的经验，这两个助手是一对十分认真的机灵的观察者，不管他们像孩子们玩游戏那样把两只手放到眼睛上装成望远镜也好，也不管他们是玩其他什么把戏也好，还是匆匆瞟 K 一眼，专心致志地理着自己的胡须也好——他们很为自己的胡须自豪，不停地比较谁的胡须长，谁的胡须浓，还叫弗丽达给他们作评判——他们一直都在注视着 K，他们的眼睛一刻也没从 K 的身上移开过。

K 躺在床上，抱着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看着这三个人的奇形怪状的动作，看着他们在耍闹。

现在，当他感到体力已有所恢复，可以从床上起来，并下决心起来的时候，这三个人都争着抢着来照顾他，侍候他。他的身体并没有完全复原，因而还无法拒绝他们的照顾。虽然他明白，这样一来，他就得完全依赖于他们，这会给他带来不良后果，但他又毫无办法，只得如此。喝着弗丽达拿来的可口的咖啡，在弗丽达生的火炉边烤火取暖，还有两个助手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给他端来洗脸水，拿来肥皂、梳子和镜子，甚至还给他拿来了一小杯



甜酒，因为 K 曾无意中提到他想喝一点酒，这一切真是使人舒服之极，非常愉快。

正当别人在侍候他，他又在发号施令之时，他也许是出于愉快的心情，但不是想指示，他突然说：

“现在你们俩可以出去了，暂时我没什么要你们干，我想跟弗丽达姑娘单独谈谈。”他看见他们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对的表情，于是使用安慰的口气接着说，“不久，我们三个人要去村长那里，你们在楼下等我一会儿。”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听从了他，但在他们走开时，还是转过身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呀！”K 说：“这我知道，但我不希望你们在这儿等。”

助手一走，弗丽达就坐到 K 的膝盖上说：

“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讨厌你的助手呢？我们没有什么可耻的东西要对他们保守秘密，他们是忠实的朋友。”这使 K 心里很不痛快，可又给他一种乐滋滋的感觉。

“啊，忠实的朋友！”K 说，“他们一天到晚在监视着我，这简直是无聊之极，非常不喜欢。”

“我好像明白你指的是什么。”她说道，接着就搂紧了 K 的脖子，想对他说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因为椅子就放在床边，他们俩摇晃了几下，滚到了床上。他们躺在床上，但不像前一个晚上那样进入忘我的境界。她在寻找什么，他也在寻找，他们像发了疯似的扭歪了面孔，把头钻到对方的怀里，迫切地寻找着什么东西，他们的拥抱，他们颤抖的身体并没使他们忘记身外的一切，只是再次提醒他们，他们要寻找的是什么。他们像狗在地上乱抓乱刨一样，互相抓住对方的身子，乱抓乱刨，为了得到最后的快乐，他们用舌头舔着对方的脸。最后疲倦终于使他们平静下来，也让他们都充满感激。这时女仆们走进来了。

“瞧瞧，他们睡得像个什么样子！”一个女仆说，怜惜地给他们盖上了一床被单。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久，K 从被单里钻了出来，四下张望，他的两个助手又坐在了原来的角落里，正用手指头指着他，还互相挤着提醒对方要给 K 敬礼，K 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另外，靠近床的地方，老板娘正坐在那里编结袜子，干这种细活实在跟她那硕大无比的身躯很不相称，她那硕大的身躯简直挡住了射进房间里来的光。

“我在这儿已坐了很久了。”她说，同时抬起了她那张阔阔的，布满了老年人才有的皱纹但又挺饱满，可能一度是很漂亮的脸。她的话里有一种责备，一种不恰当的责备，因为 K 没有叫她来这里。K 对她说的话只点了点头，并从床上坐了起来。弗丽达也起来了，离开了 K，紧靠在老板娘坐的椅子上。

“老板夫人，”K 不以为然地说，“能不能把我们的谈话推迟到我从村长那里回来以后，因为我要跟他讨论一些重要问题。”

“我要说的这件事更重要，请相信我，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你们谈的是工作的事，而我要谈的是一个人，是弗丽达，我亲爱的姑娘。”

“假如谈这个，”K 说，“那当然是对的，只是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俩自己来解决呢。”

“因为我爱她，我关心她。”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弗丽达的头拉到自己身边，因为弗丽达就是站着，也只齐到坐着的老板娘的肩膀那儿。

“既然弗丽达这样信任您，”K 说，“我也会信任您的，弗丽达刚刚还把我的两个助手称作忠实的朋友，这就是说，我们大伙儿都是朋友啦。因此，我要告诉您的是，老板娘，我认为，最好是我跟弗丽达结婚，而且越快越好。的确，很遗憾，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弗丽达由于我而蒙受的那些损失，那就是她在旅店的地位以及与克拉姆的交情。”

弗丽达抬起了头，满眼泪水，脸上没有一点得意的神态。“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我，而不是别人呢？”

“怎么啦？”K和老板娘同时问道。

“她心里烦躁，可怜的小姑娘，”老板娘说，“她烦躁，是因为既有这么多的喜事，又有这么多的烦恼！这些都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好像是为了证实老板娘的话，弗丽达一下子扑倒在K的身上，狂吻着他，好象房间里除她和K外，没有任何人，她紧紧地抱住K，大声哭着，还跪在他的面前。K一边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头，一边问老板娘：

“您好像并不反对我跟她结婚吧？”

“您是个很诚实的人，是个高贵的先生，”老板娘哭着说，她看上去显得很疲倦，心情很坏，她吃力地呼吸着，但她还是使出全身的力气补充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到，您对弗丽达能给予一些什么样的保证，要知道，虽然我对您充满尊敬，但您在这儿总是一个外乡人。这里没有谁能代表您说话，您的家庭状况我们也不了解。所以，就需要一点儿保证，您也该明白这一点，我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刚刚也亲自说过，您跟弗丽达的结合使她失去了很多东西。”

“当然，保证是要有的，这是毋庸置疑，”K说，“可是这些保证最好应该当着公证人的面提出来，而且，也许还要劳动伯爵的一些官员呢。此外，结婚前，我需要做完几件事，我还得跟克拉姆谈一次话。”

“这没必要，也不可能，”弗丽达抬起身子，紧紧地偎着K说，“这古怪想法也亏你想得出！”

“不，必须这么做，”K说，“要是我办不到，那就得由你去跟他谈。”

“不行，我不行，K，”弗丽达说，“克拉姆不会和你谈的，这样的事也亏你想得出来，要让克拉姆跟你谈话！”

“他跟你谈谈也会不愿意吗？”K问。

“不会，”弗丽达说，“他跟我也一样不会谈。不管我，还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你都不会谈，这根本是办不到的。”她朝老板娘转过身去两手一摊说，“你瞧，他在要求什么呀！”

“您真是个怪人，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这时她看上去很叫人害怕，她在椅子上坐得非常直，劈开两条腿，那巨大的膝盖在薄薄的裙子下面凸现出来。

“你在要求办不到的事情。”

“这为什么不能？”K问。

“我这就给您讲讲怎么办不到，”老板娘说，她说话的语气好像不是在给一个人最后的帮助，倒像是给他讲第一条戒律，“现在我很高兴地给您讲讲这一切。自然，我不是属于城堡的人，我只是个女人，只是个低级小旅店的老板娘，也许不是最低级的，可也跟最低级的差不了多少，所以，您也许会觉得我说的话一点也不重要，可我很机警，特别留神，这一生两眼睁着，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旅店的整个经营重担我一个人担着，虽然我的丈夫不善经营，但他是个好人，却不是当旅店老板的料，他搞不明白什么是责任。比如说，您，还得感谢他，就因为他粗心大意，您才能在我们这个村子里住了下来，才能坐在这柔软舒服的床上，又缓和，又惬意，而我在那一天正累得要死，顾不上。”

“什么？”K问，他从漫不经心的恍惚中苏醒过来，与其说是气愤，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心而激动起来。

“是的，您要感谢他的粗心大意！”老板娘用指头指着K又重复说着这句话。弗丽达想让她平静下来，别大声叫喊。

“你怎么啦？”老板娘朝她转过身来说，“土地测量员先生问我，我就应该回答他。要不他无法明白我们都明白的事：克拉姆先生决计不会跟他谈话，我说的，‘决计不会’！他不可能跟他谈话。您听我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克拉姆先生是城堡里来的人，且不说他的地位，从这儿看来，就表明他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贵人。而您是什么人？我们却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婚事。您

不是城堡来的人，也不是本地的人，您什么都不是。然而不幸得很，您毕竟还是个人，一个不寻常的外乡人，一个碍手碍脚谁都不需要的人，一个给大家制造麻烦的人，一个让女仆搬出下房的人，一个不知在打什么主意的人，一个毁了我们亲爱的小弗丽达——现在她必须嫁给他的人。我完全不是在责怪您，您就是您。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世面够多的了，能够面对一切。而如今，您想想，您提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竟要一个像克拉姆这样的人跟您谈话！我听说弗丽达居然让您往小洞里偷看，就痛心难受，看得出，既然她这么做了，就是说您已经把她给勾搭上了。您给我说说看，您怎么能厚着脸皮去偷看克拉姆呢？您不用说，我知道您看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要知道，您连瞻仰一下克拉姆的尊容都是不允许的，不，我没夸大其词，就拿我自己来说，要见他，没人允许。您想要克拉姆跟您谈话，可他对村子里的人也从不讲一句话，他本人从没跟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讲过一句话。对弗丽达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对此我感到骄傲，骄傲得要死。他叫着她的名字，她何时想去，随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找他，甚至还同意让她从小洞里看他，可是就连她，他也从没跟她谈过话。再说，他叫她的名字，也并不一定表示他有什么想法，只不过是叫叫她的名字‘弗丽达’而已，他为什么叫她，老天才知道。他一叫她，弗丽达就会马上朝他跑去，这是她的事情，至于她被允许到他那里去，则是克拉姆先生的大恩大德，为什么他要叫她去他那里，一般人是无论如何无法作出解释的，也死无对证。真的，现在一切曾有过的东西都永远结束了，当然，克拉姆也许还会叫‘弗丽达！’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决不会让她，一个跟您搅和在一起的小姑娘再到他那儿去了。我这个糊涂脑袋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们讲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克拉姆的情妇——我认为我讲的是有点夸大其词——她怎么会让您去碰她的身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这确是一件令人费解、让人惊诧的事，”K说着，顺手把弗丽达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她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立刻顺从了他，尽管她仍是低着头。“这一点，在我看来，只能说明您所说的并不完全是对的。一方面，您说的没错，您说我在克拉姆面前似乎什么也不是，但是你们的解释说服不了我，我仍要坚持跟克拉姆谈话，这不是说，我跟克拉姆之间没有一道门时，我便能跟他见面。当他出现在这个房间时，我或许会跑开，这也完全可能。但这些顾虑和担心，尽管理由充足，还是不能成为使我放弃尝试的理由。只要能够让我保持我的位置，那就根本不需谈话，只要让我看到，我的话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也就足够了，而要是什么印象也没有，或是他根本不听我的话，不把它当一回事儿，那么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我是赢了，那就是我自由地对一个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大人物说出了我的心意，我心满意足了。而您，老板娘，尽管是个洞悉人情世故，饱经生活风霜的人，还有弗丽达，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妇——我看不到要怀疑这句话的理由，你们俩，毫无疑问，能为我找到会见克拉姆的机会，假如实在不行，那就只有去旅店，也许，他现在正在那里。”

“不，这不可能，”老板娘说，“我知道，您是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您不妨说说，您打算跟克拉姆谈些什么？”

“当然是谈弗丽达的事。”K说。

“谈弗丽达的事？”老板娘一脸茫然的说几遍，她转过身去对弗丽达说，“你听见了吗，弗丽达？他想跟克拉姆谈你的事，要跟克拉姆本人谈！”

“啊，”K说，“您是个聪明的女人，颇值尊敬的女人，任何一件小事都会使您激动不已。是的，我想跟克拉姆谈弗丽达的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否则，这只不过是件平平常常的事，要知道，你们认为，从我一来到这儿起，弗丽达对克拉姆就微不足道了，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你们这样想就错了。要是这样想，

那你们对克拉姆就估计得太低了。我深深感到我对你是如此的不礼貌，如此的武断，可我又不得不这样。克拉姆和弗丽达的关系决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他们之间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顶多是人们不再称她是克拉姆的情人罢了，弗丽达失去的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称号，因此，他们两人之间也还算不上有什么关系，或者就算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想一想，像我这样一个人，正如您所说的在克拉姆的眼里什么也不是的一个人能改变他们的关系吗？固然，一个人出于惊慌失措，一时也可能会相信这一点，但是只要他认真地思考一下，他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纠正自己的偏见。不过，我们还是来听听弗丽达自己的意见吧！”

弗丽达沉思地望着远处，脸颊紧偎在 K 的胸前，她说：

“妈说的当然都是对的，克拉姆再不会来纠缠我，跟我们打交道了，我也赞成你的意见，亲爱的，这不是由于你的缘故，这些东西对他起不了作用，他不会为这种事生气的。我甚至觉得，我和你能在柜台下面相识，我们感谢他，我不仅不责骂他，反而要感谢他，要祝福他，还要祝福这个时刻。”

“那好，要是这样的话，”K 慢腾腾地说着，听了弗丽达的这番话，他感到甜蜜蜜的，他甚至闭起了眼睛，好让这些甜蜜蜜的话能进到他的心坎里，“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没有理由担心跟克拉姆谈话了。”

“天啦，”老板娘从上到下看了看 K 说，“有时您会让我想起我的丈夫，他也是这么固执，这么小孩子气。您在这个村子里总共才住了几天，就已经比我们，比当地人，比我，一个老妇人都懂得多，还有在旅店见多识广的弗丽达也不如您懂得多。我不否认，也许有时不顾一切规章制度，不顾一切陈规陋习也可能获得某种成功。可这样的例子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听人说，这样的例子倒是经常有，可是像您这样的做法，光凭您不停地说‘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不’，听不进善意的忠告，只知抱住自己的想法不放，就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没有见过。您想我是在关心您吗？如果您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会来关心您吗？要是那样倒好了，岂不省了很多麻烦事。我对我丈夫说起您的时候，只说了一点，那就是：‘你要离他远远的！’要是您不把弗丽达的婚姻跟您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也会离您远远的。不管您愿不愿意，我对您的关心，以及我对您的尊重，您都得感谢她。因此，您没有权利就这样摆脱我，因为面对着我，面对着像母亲一样关心小弗丽达的唯一的一个人，您要负起严格的责任。也许弗丽达是对的，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全都是克拉姆搞出来的，可是此刻我对克拉姆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跟他毫无关系，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跟他谈话的，对我来说，这根本办不到。而您却坐在这儿，抱着我的弗丽达，而您又为什么能藏起来？是我在保护您。是的，我在保护您，不信，您就试试，年轻人，如果我把您撵了出去，看您能不能在村子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哪怕是一个狗窝也行。”

“谢谢，”K说，“您很坦率，我相信您的每一句话。我的身份正如您所说的不清楚，那弗丽达的身份不也跟我一样不明不白吗？”

“不！”老板娘气冲冲地朝他喊叫道，“弗丽达的身份跟您不同，毫无共同之处，弗丽达是我家的人，谁敢说她身份不明。”

“好，好，”K说，“就算您说得对，我知道，弗丽达特别怕您，怕得都不敢插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我吧，我的身份是不清楚，您没有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千方百计要证明这一点。您说的这些话，正如您说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大部分是对的，然而并不完全真实。比如说，我就知道，只要我喜欢，我就能找到地方过夜，而且还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弗丽达和老板娘异口同声地喊



道，她们问得那么急切，似乎她们俩由于好奇有着同一个动机。

“在巴纳巴斯家！”K说。

“在那个穷光蛋家里！”老板娘嚷道，“在那个丢人现眼的穷光蛋家里！在巴纳巴斯家里！你们听见了吗？”她朝角落里转过身去，可是那两个助手早已离开了，而是互相搂抱着正站在她的后面。老板娘好像是在寻求支持似的，她抓住他们中一个人的手说，“你们听见了吗，这位先生跟谁来往？是跟巴纳巴斯家的人来往！当然，在那里，人们会给他准备一张床，希望他在那儿留宿了，而不是在旅店！那时你们在什么地方呀？”

“老板娘，”K没让助手回答她，他抢着说道，“这是我的助手，您跟他们讲话，好像他们是您的助手似的，而不是我的助手。不论什么事我都可以客客气气地跟您讨论您的意见，可是无论怎样也别扯上我的助手，这与他们毫无关系，这一点道理很清楚，用不着我多说。因此我请求您别跟我的助手讲话，如果我的要求无效，那我就只好禁止我的助手回答您的问题。”

“这就是说，我不能跟你们讲话啦！”老板娘面对着两个助手说道，他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老板娘讥讽地笑着，但又不像K所预料的那么生气，两个助手表情如平常一样，既可说意味深长，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以至于可以说是他们放弃了他们所有的责任。

“你别生气，”弗丽达说，“你要正确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烦恼。我不反对说，我们俩能结合在一起，这多亏了巴纳巴斯。当我在酒吧间第一次见到你，你当时挽着奥尔茄的臂膀一起走进来，尽管你的情况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但我对你很冷淡，也不感兴趣，我不光对你，简直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感兴趣。真的，当时我对许多东西都不满意，许多东西让我烦恼、气愤，可你并不知道我对这许多东西有多么不满意，有多么气愤啊！比如说，酒吧里要是有个顾客欺侮了我，侮辱了我，别的顾客就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是缠着我，你也亲眼目睹了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些什么人，还有比他们更坏的人，克拉姆的侍从还不算是最坏的，要是他们有人侮辱了我，那时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会觉得这些事就像是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或者完全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身上的事，或者是听别人对我讲述的事，或者是我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的事。不，我不能再描述，更不愿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儿，自从我失去了克拉姆以后，一切都大不相同了。”

弗丽达停止了自己的讲述，难过的垂下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您看看，”老板娘说道，好像她不是代表自己说话，而是替弗丽达说话。她向前挪近一些，紧挨着弗丽达坐着。“您看看，土地测量员先生，这全是您的所做所为，您的两个我不能跟他们讲话的助手，对他们来说也能得到一点好处。弗丽达非常幸福，您把她从这种状态下解救了出来，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弗丽达太孩子气，太可怜您——她不忍心看到您跟奥尔茄手挽着手，也就是说，不忍心看到您落入巴纳巴斯家。她救了您，却牺牲了自己。现在木已成舟，弗丽达为了享受这份坐在您膝盖上的福气，她把自己放弃，可您却突然打出一张绝妙的王牌，说什么您可以在巴纳巴斯家过夜！显而易见，您是想证明，您不需要依靠我，对吧？当然，要是您真的在巴纳巴斯家过夜的话，那也许您才真是不依靠我，那时我就会立即，马上把您从我家里赶出去。”

“我不知道巴纳巴斯这一家人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罪过，”K说道，同时小心地把坐着的毫无生气的弗丽达抱起来，慢慢地把她放到床上，而自己则站了起来。“也许，您没错，但当我请您让我和弗丽达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事情时，我也是对的。您刚才说什么爱护、关心，可我并没有看到您表示出多大的关心和爱护，我听到的是您的怨恨、嘲笑，甚至要把我赶出去的话。要是您想要弗丽达离开我或是让我离开弗丽达，那倒也是一着好

棋，不过我认为，这一着棋您也成功不了，就算是成功了——这次也该让我哪怕是虚张声势也来吓唬吓唬您——您也会后悔的，仍旧不快乐。说起您让我过夜住的房子，那只不过是一间又窄又暗，又脏又乱，条件极差的陋室。这如何也证明不了，您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更多的原因可能还是伯爵办公室指示您这么做的。我要向他们报告说，您拒绝我在这儿过夜，还要把我赶走，要是别人给我另找一个住的地方，可能会开心些，很轻松，可我，也许比您更轻松，更愉快。我这就去找村长谈，既谈这件事，也涉及别的。而您则请多多照看一下弗丽达，您看，您这母亲般的忠告使弗丽达变得有多糟糕。”

说着他朝两个助手转过身去。“我们走！”K边说，边从钉子上取下克拉姆的信，朝门口走去。老板娘一言不发地望着他，就在他抓住门把手时她才说：

“土地测量员先生，你离开之前，我还想给您提个建议，因为，不管您还有什么话要说，您无论如何也不要再使我，一个老婆子感到伤心，您毕竟是弗丽达的未来的丈夫，只是我得告诉您：您对本地的情况这样无知，经过您的说教，在把您的话和您的想法跟事情的真实情况作了比较之后，真把我吓得晕头转向。这种无知您是无法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也许永远也无法把它改变。如果您能稍稍相信我一点，并明白您确实是无知，确实是什么也不懂，那您一定会学到好多东西，在许多方面您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您对我也就会变得更公正一些，您多少会明白一些，我这会儿是多么担惊受怕，直到现在还未能摆脱这种担惊受怕。在我知道我亲爱的弗丽达，可以这样说，她为了草里的一条蛇，而放弃了一只鹰，而且事实上一切比这还要糟时，真把我给吓坏了，我只想尽量忘掉这件事，要不我会一句话也说不出。啊，您又在生气啦！不，您别走，您听听我这个请求：不论您去哪儿，请记住，您在这个村子里是个最无知的人，您得多加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在我们这儿，有弗丽达在，她可以保护您不受伤害，您爱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没人会怪您，比如说，在这里您可以对我们说，您想跟克拉姆谈话，可是我却要恳求您，您万万不能真做。”

她站了起来，由于激动脚步有点踉跄地走到 K 身边，抓住他的一只手，用祈求的眼光望着他。

“老板娘，” K 说，“我不懂您为什么会为这一件事这样卑躬屈膝地求我，正如您所说，如果我不能跟克拉姆谈话，那就是说，不管您是求我还是不求我，我还是办不到的，还是不能跟克拉姆谈话。但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那又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可能去试一试呢？况且这样一来，您那些反对的所有理由就都会被推翻，您也就没有理由再担惊受怕了。是的，我是无知，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悲惨的事实，但这使我有优势，无知给了我胆量，我希望我能这样无知下去，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时刻准备去忍受一切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要知道，这些后果主要是跟我有关，不会影响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懂您要恳求我的道理。毫无疑问，您会很好地照料弗丽达的，要是我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不见了，那么，在您看来对她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那您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您已经不用担惊受怕了。在一个愚昧无知的我看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K 边说，边把门撞开，“您不会为克拉姆担心吧？”他匆匆忙忙跑下楼梯，他的两个助手也紧跟着他跑了下去，老板娘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

## 第五章 拜访村长

K 没费一丝力气地就见到了村长，跟他谈话，这让他感到很奇怪。就这件事他对自己作了如下的解释：根据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证明，他跟官方当局作正式会谈，始终都不困难。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显而易见，官方早已传下话来，让大家跟他打交道时不妨宽容一点，其次是他们的所有办事机构都具有一种特别令人赞赏的独立工作的严格制度，而这种制度表面上似乎并不存在，可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K 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时时认为自己的身份倒也过得去，自己的处境也很令人欣慰；尽管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别人一连串的信任、宽容，可他还是赶忙提醒自己，自己的主要危险恰恰就在这一点上。

与当局人士打交道，进行直接交谈很容易，因为这些当权人物在严密的组织中，他们保护的是那些离他们很远的而又看不见的老爷们的遥远而不可望见的利益。而 K 本人则在为自己，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奋斗，而且斗争的一开始他得先发制人，他是进攻者，所以他得自己去冲锋陷阵。此外，不仅是他在为自己而奋斗，还有别的他所不知道的人也在奋斗，尽管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根据当权人物所采取的措施，他可以推测，一切都是真的。然而由于他们在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充分满足了他的愿望——直到现在提到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提出任何大事——他们正是用这一点夺去了他轻而易举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夺去了由于取得胜利而带来的满足感，也夺去了因胜利而必然要进一步进行更严厉的战斗的坚强信心。取而代之的是当局人士允许 K 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但只限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用这来使 K 灰心丧气，消磨他的精力，排除可能出现的冲突，他们还使他陷进一种非官方的令人沮丧的异乡陌路的处境。要是 K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不注意，即使有地方当局的殷勤好客，即使自己认真负责地完成那极其轻松而平常的任务，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他可能会被人们向他所表示的表面好感所迷惑而举止莽撞，栽一个大跟斗。而地方当局会跟从前一样还是那么温和，那么友善，到临了好像出于无奈，只是碍于某条他所不知道的公众法规，他们最后只有把他赶走了事。假如不如此，那他的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K 还从来没在什么地方见过把职务与个人生活这样纠缠在一起的，就像这里一样，纠缠得有时会让人觉得两者已经互换了位置。克拉姆在对待 K 的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权力，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跟克拉姆在卧室里所拥有的真正权力相比，那又算得上什么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直接跟当局打交道时，他只要轻率一些，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行，但在其他方面就需要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和小心谨慎，每跨出一步都得先四下打量一下，切勿草率从事。

跟村长的会见很快就证实了 K 对当局的想法是正确的。村长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身材肥胖，胡子剃得光光的，他患有痛风病，常常急性发作。他躺在床上接见了 K。“这么说，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啰。”他说着，就想从床上坐起来向他问候，但不行，便又把身子倒在了靠垫上，指着自己的一双脚向 K 表示对不起。房间里的窗户很小，光线暗淡，而且还挂着黑色的窗帘，一个悄没声息的，几乎像个影子似的女人给 K 拿来一把椅子，把它放在床边。“请坐，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说吧，您有什么要求吧！”K 向他读了克拉姆的信，然后又补充了些自己的意见。他又一次感到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的那种不同寻常的轻松感。他们真的是没什么区别，什么困难都能承担，一个人可以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而自己则自由自在，用不着去操心。K 觉得村长好像也是这一类人，有着同样的作风。村长在床上不舒服的动了动。最后他说：

“我，土地测量员先生，跟您所说的一样，也许这一切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之所以没有过问，原因之一就是我有病，其二，您久久不来，我还以为，您可能放弃这份工作了。可是如今，您却如此盛情地亲自来看望我，我该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您，可这不是一个好的事实真相。照您的话说，您干的是土地测量员的工作，可遗憾的是，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用不上土地测量员。我们这个小国的边界已经标好了，而且都已经正式记载下来。财产并不是经常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土地方面的小争论也常有，但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我们要一个土地测量员又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事情 K 事先连想也没想过，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早已对这样的答复有所准备。所以他马上接着说：

“这对我来说，太意外了，这就是说，我的所有计划不都落空了吗？我只希望这中间说不定只是发生了某种误会。”

“很抱歉，不是误会，”村长说，“事情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这事怎么可能呢？”K 大声喊道，“难道我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再把我从这儿送回去？”

“这是不是同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不过向您解释这误会是如何发生的，这我倒可以办到。在伯爵办公厅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小的差错，一个部门制定这些事，而另一部门则制定那些事，他们又从不联系，互不了解，尽管有监督检查机关进行检查，而且效果显著，可由于本身的性质，处理事情往往为时过晚，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小差错，真的，这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像您这样的事。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在重大事情上出过什么大错，当然，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也都是些不愉快的事。至于您这种情况，我愿意坦率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您，绝不保留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官方的秘密，要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什么官儿，我是一个农民，以后也还是一个农民。很久以前，在我当上村长后过了几个月，上面来了一道命令，我记不得是哪个部门发来的，口气很坚决，命令我们在短期内招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并指示我们村要为他的工作准备好必要的计划和措施。显然，这道命令提到的不一定是您，这是几年前的事了，要不是我有病，有这么多的时间躺在床上可以胡思乱想，想这些无聊透顶的事，那我早就不记得了，早已记不起来了……米西！”说着他一下子打住，然后叫着妻子的名字，他妻子正在房间里莫名其妙地蹭来蹭去，对她说，“你去那个柜子里看看，或许还能找到那个命令。”他朝 K 解释说，“我那时才刚当村长，每一份文件我都保存在这个文件柜里。”妻子打开了那个文件柜，K 和村长都在旁边看着。柜子里堆满了文件，柜子打开时，两大捆文件就滚了出来，文件用绳子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就跟人们平时捆干树枝一样。女人吓得跳到一边。“是的，那个文件在下面放着，你看看下面。”村长在床上对妻子说。妻子顺从地抱着一捆捆的文件把它们从柜子里扔到地上，好查看柜子底层是否有所需要的文件。现在这些文件堆满了半个屋子。“您看，”村长点着头说，“通过我这儿办了多少事啊！这还只是一小部分，一些重要点的文件我都把它们放到了我的库房里去了，何况，还有一部分文件早就散失了。难道所有的文件都能保存下来吗？可是在库房里还有一大堆呢！喂，找到文件了吗？”他向妻子问道，“你再找找公文夹，上面用蓝铅笔划了一条杠写着‘土地测量员’几个字。”“这里光线不足，”妻子说，“我得去拿支蜡烛来。”于是她踩着那些文件，走出了房间。“办这些麻烦的公事，我妻子是我的一个得力助手，”村长说，“工作真不容易，应付起来很吃力。是的，我还有一个助手，帮我抄抄写写，他就是那位小学老师，不过，还是忙不过来，无法把事情都处理得条条有理，您瞧，还是有很多事情一时解决不了，于是



我就把它们都放到那只箱子里。”说着他指了指第二只柜子，“现在我病了躺在床上，这些文件就把我给压住了。”他非常累，但却显得很得意地往后靠在靠垫上。当村长的妻子拿着蜡烛回来，并蹲在地上开始寻找文件时，K问：

“我能不能帮您的妻子一起寻找那份文件？”村长微笑地摇头说：

“我对您说过，我对您没有一个官方秘密，但我还是不同意让您亲自去翻寻这些文件。”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听到翻找文件的沙沙声，村长甚至在打瞌睡。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K转过身去。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个助手。看得出，他们俩已经过训练，他们没有冲进房间，只是在门缝里悄悄地说：

“我们在门外快冻僵了。”

“是谁啊？”村长问，他被惊醒了。

“是我的助手，”K说，“我不知道，谁让他们在那里等我，门外太冷，在这儿他们又很碍事的。”

“他们不会妨碍我，”村长很礼貌地说，“让他们进屋里来吧，我认识他们，都是熟人。”

“他们会碍我的事，”K直率地说，他把眼光从助手身上扫到村长身上，又来回的扫视助手，他发现他们三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同样的微笑。“好吧，反正你们已在这里了，”K好像下了决心似的说，“那就留下来吧，帮村长太太找一张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用蓝铅笔划了一道杠的公文吧。”

村长没有表示反对。这么说，不让K去干的事，却可以让这两个助手去干。于是他们马上扑到文件堆上翻寻起来，可是他们那种在文件堆里乱翻的样子，根本看不出是在找什么东西，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份文件读起来，另一个人就会马上从他手里把文件抢走。这时，村长的妻子仍跪在空柜子前，她好象已完全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弃了寻找的念头，总之，蜡烛搁在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您的两个助手，”村长洋洋自得地微笑着说，好像这一切都是照他的指示在进行，只是没人想到这一点，“这么说，他们在碍您的事喽，然而，这可是您自己的助手呀。”

“不，”K漠然地说道，“他们是自己跑到我身边来的。”

“是自己跑到您身边去的？”村长说，“您是想说，他们是被指定派到您那儿去的，是吗？”

“好吧，就算是被指定派去的吧，”K说，“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我就不必再为此心烦了。”

“我们这儿没有一件事不是考虑好了才去干的。”村长说，他忘了自己的腿有病，坐直了身子。

“没有一件事儿？”K问，“那么，把我叫到你们这儿来，这又该怎么说呢？”

“就连把您叫到这儿来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村长说，“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别的情况，才把事情搅乱了，我会用我手中的文件来向您证明的。”

“是呀，这些文件永远也找不到了！”K说。

“找不到？”村长说，“米西，快一点呀！就是找不到这些文件，没有这些文件我也照样可以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您听。那时我们以感激的心情答复了我对您说过的那道命令，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但这个答复好像并没有送到叫您来的那个部门，我们且称它为A部，而是错误地送到了B部。A部没有收到我们的答复，而B部遗憾的是收到的又没有我们的完整答复：是我们没有把那道命令的文本附去呢，还是文件在送去的路上被丢失了，没人知道，但文件决不是在我们这个部门丢失的，因此，我敢断言，B部收到的只是一个装文件的空文件夹，文件夹上写着随信附上关于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命令，但很遗憾文件夹内却没有了文件。这时候，A部正等着我们的回函，尽管他

们对这个问题有简要的记录，但即使在工作效率极高的情况下，这是难免出现的，各部门的通信员都认为我们会给他答复，他们收到答复后，要么把土地测量员找去，要么要是有必要的话，就再给我们写封信。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翻阅一下记录，于是就把这个事儿整个都给忘了。但是放有文件的公函却到了 B 部一位以办事认真而闻名的通信员手里，他叫索尔提尼，是个意大利人，就连我这样一个深知官场三昧的人也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人直到现在还在这样一个低下的职位上。从 A 部最初发给我们命令到现在不说有几年了，至少也有好几个月了。这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一份文件按规定沿着正常的途径传送，它在一天之内就可到达接收文件的部门，而且这问题一天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文件万一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部门中丢失不见了，那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它的真正去处，否则就无法找到，所以嘛，当时想必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这封公函的真正去向。因此，当我们接到索尔提尼的询问时，我们对此事也只有点模模糊糊的记忆了。当时干这工作的只有我和米西两个人，那小学教师还没有指定为我们的助手，我们只把最重要的事情抄一个副本保存起来。一句话，我们只能用含糊的话作出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命令，我们这儿也不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

“但是，”说到这儿，村长停了下来，好像他被自己所说的事情迷住了，他扯得太远了，他似乎觉得自己情不自禁地说着说着就越说越远了，“听了我讲的这件事您不觉得厌烦吗？”

“不，不厌烦，”K 说，“我感到有意思。”

村长立即反驳说，“我讲这事可不是为了逗乐的。”

“我感到有意思的原因，”K 解释说，“就是因为它使我清楚地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荒唐可笑的纰漏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还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呢，”村长说，“我还是接着给您说吧。当然，我们的这种答复，对索尔提尼这样的一个人来说是不会感到满意的。我非常敬佩他，尽管他总是找我的麻烦。问题在于，他谁都不信，比如说，他能跟一个人多次打交道，每次都信任他，认为他是世上最可靠的人，可每当有新情况发生，他就不再相信这个人了，好像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坏蛋，是一个骗子。我呢，却认为这是对的，一个当官的就应该这样办事才对。可惜的是，我自己，因为性格原因，我不能像他那样去做。您也看到，我对您，一个陌生人，是多么坦率，什么都对您说了，可要我不这么做，那可不可能。而索尔提尼却不同，他看了我们的答复，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开始了长时间的信件往来。索尔提尼问，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不需要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来的。我根据米西的记忆，她有很强的记忆，回答他说，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办公厅（当时向我们询问的是另一个部门的人，当然，到底是哪一个部门的人，我们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后索尔提尼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只是现在才提到办公厅的第一次询问呢？我回答他说，因为我只是现在才想起来。索尔提尼说：这事太奇怪了。我则说：这事一点也不奇怪，由于事情已拖太久了。索尔提尼说：这事还是很奇怪，因为我记得没有那道命令。我说：当然是没有的，因为文件丢失了。索尔提尼说：但应该有文件被送来的记录，可是这记录哪儿也没有。这时我有点惊慌起来，由于我既难以肯定，也不敢提，在索尔提尼工作的部门竟也会发生这样的差错。也许，您，土地测量员先生，会在心里责怪索尔提尼，因为他听了我说这番话，就应该去向别的部门查询这件事。可事情恰恰相反，我不希望把任何过错都加到这个人的身上去，哪怕您心里这么想也不行。首脑机关的工作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避免出现差错。这是官方当局的最高机构所一致

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且要以最快速度去完成工作。因此索尔提尼不能向其他部门进行查询，况且，他们也不会向他作出任何回答，因为这样一来他们马上就会意识到，一定是在查什么错了的事情。”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我有个问题，”K说，“好像您以前曾提到过有个什么监督部门，是吗？按您的叙述看，如果人们可以这样想象的话，就会认为这个监督部门的监督已失去了作用。”

“您真严格，”村长说，“可是您一千倍的严格，也无法跟管理局自身的严格相比，您的这种严格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只有十足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这样的问题。监督部门是不是存在？是的，这儿到处都有监督机构的部门。老实说，这些部门并不是为了专门查处通常所说的差错，何况这样的差错决不会出现，哪怕真有差错，比如类似您这种情况，谁又敢说，这是一个差错呢？”

“好啊，这可是一件新闻！”K大声说。

“对我来说，这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村长说，“我跟您一样，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差错，索尔提尼为此感到很是失望，我们得感谢下级办事官员，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造成这个差错的根源，并且承认这是一个差错。但谁又能保证中级办事官员，甚至是最高层办事官员也都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没什么不可能的，”K说，“可我最好是不去作这样的推测，再说，我也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监督机构，自然，我还无法了解他们。但是，我认为，这儿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分清楚：一是部门内部所发生的事以及他们能以官方的形式给予这样或那样的解释的事；二是我这个活生生存在的人，我不属于这个部门，却受到了被他们侵犯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对这些部门来说又是那么毫无意义，以致我无论怎样都不能相信这种威胁有多严重。原因之一，从您，村长先生告诉我的这些令人惊讶而又紊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堪的详细经过来看，似乎已经很清楚，而如今，我倒很想听听您讲讲我的情况。”

“我正要讲哪，”村长说，“可我如果不预先给您讲一点别的细节的话，您是什么也不会明白的。我这时给您谈有关监督机构的事还为时太早。我们还得回到跟索尔提尼的矛盾上来。正如我刚才对您说的，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不再反对他。但是只要索尔提尼手里抓住了谁的把柄，即使是最不值一提的过错，他也是赢定了。因为这时他的注意力、力量和警觉是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刻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无此可怕的，而对于受害者的敌人来说却是一个异常高兴的时刻。由我遇到，所以我才有权讲这件事。总的说来，我一次都没见过他，他也不会下到这里来，因为他太忙了。有人对我讲，他的办公室里你都看不见墙，房间里堆满了一堆堆、一卷卷叠在一起的文件，这些文件还只是索尔提尼处理的一部分文件，还有成捆成捆的公文正在陆续不断地送进来，再颁发出去，而且总是那么忙忙碌碌的。这些成卷堆放着的文件老是往下倒，因此人们从这些文件不断地掉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就能认出索尔提尼的办公室。是啊，索尔提尼是一个真正的工作人员，事无巨细他都认真的、仔细谨慎地加以处理。”

“村长先生，您总是说我的事情只是件小事，”K说，“要知道，我的事让许多官员费了不少时间，令他们十分头疼，如果这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但通过像索尔提尼先生这样的官员的努力和辛勤劳动，这件事也早已变为一件大事了。但可惜的是，我根本不想这样，我的功名心并不在于去看那一堆堆有关我的事情的公文，而只想静静地在绘图桌子边工作，当一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

“不，”村长说，“您的事不是一件什么大事，这对您没什么可抱怨的，您这件事只是其他小事中最不值一提的一件事。工作

量的多少并不能确定事情是不是重要。既然您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说您对我们行政机关的工作了解得还远远不够。假如说这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那您这件事也还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般的事情，我是指那些通常没有什么差错的事，也都需要进行更多更富有成效的工作。此外，您大概对由于您的事情而引起的实际工作情况还一无所知，我现在就想给您讲讲这件事。首先，索尔提尼把我撂在一边，接着来了几个办事员，他们每天在旅店对村里的一些要员进行询问，并作详细记录。这些要员大部分都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对于每个农民来说，测量土地这是件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大事情，农民很快便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秘密的阴谋和邪恶，而且还查出了一个带头的人，于是索尔提尼根据我们的说法不得不信以为真。假如我把这个问题提到乡镇委员会上去讨论，那么，还是会有人赞成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的意见，这样一件极平常的事不知为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个叫勃伦斯威克的人，可能您并不知道他，他不是是一个很坏的人，但却是个傻瓜，有些犯傻，而且又喜欢空想，是个幻想家，他是雷斯曼的女婿。”

“是那个制革老板的女婿吗？”K问，并描述他在雷斯曼家见过的那个长满胡须的人。

“是的，正是他。”村长说。

“他的妻子我也认识。”K信口说道。

“大概知道。”村长说，接着就沉默不语。

“他妻子是个很漂亮的女人，”K说，“就是脸色有些苍白，有点病态。她大概是从城堡来的。”他半信半疑的问。

村长看了看表，朝汤勺里倒了一点药水，然后匆匆把药吞了下去。

“您也许也只了解办公厅的部分机构的情况，是吗？”K直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问。

“是的，”村子回答说，脸上挂满讥笑和善良，“要知道，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再谈谈勃伦斯威克，如果我们能把他排斥在乡镇委员会会议之外，我们大家几乎都会感到高兴，就是雷斯曼也会感到高兴。可是那时，勃伦斯威克还是有点势力，他虽不是个演说家，但也算是个爱大喊大叫的人，尽管如此，他也是挺有作为的啦。后来，逼得我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到乡镇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这不过是勃伦斯威克唯一得逞的一次，因为，这正如所预料的一样，乡镇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不想再听有关一个土地测量员的事情。这尽管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可不管如何这事总在继续，一直闹得没完没了，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索尔提尼的认真，他仔细地进行调查了解，尽力弄清大部分人，甚至还有持不同意见的那些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勃伦斯威克的粗鲁和虚荣心，他在官场上有一些私人朋友，他总用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一些幻想的东西去搅得他们不得安宁。确实，索尔提尼不会让勃伦斯威克来骗自己的——勃伦斯威克又怎么能骗得了索尔提尼呢？都因为不受勃伦斯威克的欺骗，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然而索尔提尼还未结束新的调查，勃伦斯威克则又想出了一些什么新的花招，他是个花招层出不穷的人，这就跟他的愚蠢一样，令人毫不惊讶。现在我要说一下我们管理机关的一个特点，这个管理机关既具有准确性，又具备极高的敏感性。要是一个问题审查得太久，尽管还没有查出一个什么头绪，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突然一下子就作出了决定，你都想象不到这是怎么作出来的决定，以后也不会知道，尽管有时这决定不全正确，以后还得把这事彻底掩盖起来。管理机关再也忍受不住这种紧张，这种成年累月去处理同一件实际上并不很重要的事件的紧张，所以，管理机关在没有官员的参预下便自行决定把这种事情掩盖过去。毋须置疑，这儿没有发生过任何奇怪的事，只是某个办事官



员写一份掩盖事情的结论，不管怎样谁也搞不清，在我们这儿，或是在办公厅，到底是谁在这件事上作了决定，他们的根据又是什么。只有监督机构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这是怎么回事，而我们则什么也不知道，现在这事谁也不再感兴趣了。而且，我对您说过，一切这些果断的决定都是非常好的，只是有一点使人恼火：通常知道这个决定时都很晚了，可大家还是继续在热烈地讨论这早已作出了决定的事情。我不晓得，有关您的事是不是也作过类似的决定，有人说作过决定，有人说没有作过，要是真的有过这样的决定，那么招聘的通知可能早就给您寄去了，您就会走很远很远的路来到我们这儿，时间如此过去了，与此同时索尔提尼也就会继续忙这件事，直到忙得疲惫不堪，勃伦斯威克也会把人弄得人心不安，他们令我无比苦恼。我只是说出了可能发生这种事的推测，而我也许知道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当时监督机构的一个部门发现，很多年以前，A部曾发给乡镇委员会一份有关该村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询问函，直到如今他们尚未收到答复。不久前，人们又向我查询这件事，这时，所有事情才算水落石出，A部对我们村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的答复感到满意，索尔提尼也只得承认，对这件事他处理得很不得当，确实，错不在他，他干了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工作，到头来全是白费劲，而且还焦虑不安。如果不是一件一件新的工作从四面八方涌来，如果您的事情不是这么不值一提，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中的微乎其微，我们大家也许都能轻轻松松喘口气，我想就连索尔提尼本人也会这样。只有勃伦斯威克一个人在嘀嘀咕咕说着埋怨的话，可是这已经是一件令人捧腹的事。现在，土地测量员先生，您自己想象一下，当整个事情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而且又过了这么久的时间，现在你一下子来了，您想想，我有多扫兴，又多狼狈，看来好像这件事又得整个从头重新来过。您当然也明白，如果这事由我来决定的话，那我不管怎样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您说是不

是？”

“那当然！”K说，“可我更明白，现在有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令人气愤、不成体统的事滥用职权，这是一种践踏法律的行为，我知道我该如何来保护自己。”

“您怎样来保护自己呢？”村长问。

“这个我不能轻易就说。”K说。

“我不会强迫您说的，”村长说，“不过您必须再三考虑，您可以从我这儿找到……我不说是一个朋友，因为我们素昧平生……可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您的事我都会帮忙的。除去一点我基础同意，那就是把您当作一个土地测量员来看待，在其他方面您完全可以信赖我，说真的，尽管我的权力有限，但我还是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您。”

“您总是说我不该当一个土地测量员，可我实际上早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啦，您瞧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信至关重要，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看来签名是真的，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权表示自己的意见。米西！”他喊道，“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啦？”

显而易见，很长时间没人留心米西，还有两个助手，没有找到所需要的文件，他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放回柜子里去，但是要把这些堆得乱七八糟的文件整齐有序地放回到柜子里去他们确实很难办到。也许，两个助手想出了什么主意，只见他们这会儿正试图照自己的主意在装文件。他们把柜子朝天放倒在地上，把一捆捆、一包包的文件使劲朝里面塞，然后他们跟米西一起跪在柜门上，使劲抓住门扶手，想用这样的办法把柜门关上。

“这么说，文件没找到，”村长说，“真遗憾，但是，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其实，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文件了，以后，说不定会被找到的，也许，这些文件放在了小学老师那里，他那里也放着一大堆文件。米西，现在你把蜡烛拿过来，把信读

给我。”

米西走过去，坐在床边，紧偎在身强力壮的丈夫身边，她丈夫用手紧紧搂着她，此她脸色愈发苍白了，更渺小。在蜡烛光下，她那瘦削的脸显得轮廓鲜明，她的脸上显现出单纯而又严肃的表情，只是因为年龄关系才变得线条柔和。她先浏览了一下信，马上就恭敬地双手一合说：“这是克拉姆写的信。”他俩一起读完了这封信，并悄声低语地交谈了一会儿，这时助手高喊“乌拉！”看得出，他们最后终于把柜门关上了，米西看着这些人，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表示感谢。这时，村长说道：

“米西我俩意见一致，现在我可以说出我的意见了。这不是一封官方文件，而只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开头‘尊敬的先生’一句话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信里一个字也没提到说是让您当一个土地测量员，信里说的全是为伯爵效劳的一些差事，就连这一点信里也说得很不明确。要知道，您担任的工作是什么，这需要由您自己来决定。最后他们明确地指示，把您派到我这儿来，让我这个村长当您的直接上司，我应该告诉您您今后要做的事，事实上，我已经这样做了。凡是懂得如何阅读公函的人，当然他也就会更懂得如何去阅读非官方信件，这一切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像您这么一个外乡人不懂得这一点，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总之，它不过说明，要是您愿意为伯爵效劳，为他服务，克拉姆本人愿意对您表示关心罢了。”

“村长先生，您对这封信解释得太好了，”K说，“照您这么一解释，这封信除了纸上有一个签名外，就所剩无几了。难道您不知道，您这样做看上去好像是尊敬克拉姆的名字，而实际上却是侮辱克拉姆的名字吗？”

“这是一个误会，”村长说，“我根本没有贬低信的意义，我对这封信的解释也不是轻视它，与之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毫无疑问，比官方文件更为重要，只是它的重要并不像您所描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那样。”

“您认识施瓦尔泽尔吗？”K问。

“不认识，”村长回答道，“米西，大概你们相识？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有点怪了，”K说，“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城堡管理员的儿子。”

“我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城堡管理员的儿子呢？”

“很好，”K说，“所以别怀疑我，他是一个城堡管理员的儿子。我来到这儿的当天就跟这个施瓦尔泽尔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后来，他给一个名叫弗里茨的城堡管理员的助手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我是被当作土地测量员而请来的，对此，您怎么说呢，村长先生？”

“这个不难，”村长说，“看得出，您还从来没有跟我们的办公厅有过真正的接触，您的这种接触还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虚幻的东西，因为您对我们这儿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您才会把这种假象，这种虚幻的东西当成是真的。至于打电话这件事，您看，这里没电话，尽管我有很多事要跟办公厅联系，打交道，我这儿就没有一架电话机。在喝啤酒的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电话或许真有用，但顶多不过像是一个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开盒盖就唱的八音盒那种玩艺儿一样。您在这儿打过电话吗？打过？那大概是您听懂我说的话了。城堡里，正如人们对我说的那样，有电话确实不错，工作起来很方便，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这些整日不停的电话对话声像是一种低声哼唱的歌声宣宣扬扬通过这里的机器传到我们耳朵里，您大概也听说过这种声音。您得明白，唯一能相信的就是这电话机里这种低声哼唱的声音，他们是惟一的真实，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一种虚幻。我们这儿跟城堡没有电话专线，也没有电话总机把我们的电话传

到远处去，如果我们从这儿给城堡的某个人打电话，那么其他各部门的所有电话都会响起来，据我所知，如果各个地方的电话不把话筒拿起来，那全部电话都会响。有时，某个官员，工作太疲累了，想找一点什么消遣，特别是在晚上或是傍晚，他会没完没了打电话，当然，我们从电话里会听到一些回话，不言而喻，这些回话都只是些玩笑话，这十分简单明了。是啊，谁又敢半夜里，在工作十分紧张繁忙的时刻，为了自己个人的一点小事去打电话呢？谁又敢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相信，他在给索尔提尼打电话时，接电话的就一定是索尔提尼本人呢？很可能接电话的是别的部门一个什么小小的收发员。相反，有时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怪事，你给一个小小的收发员打电话，可听到的却是索尔提尼本人的声音，是他本人在接电话。此刻最好就是，当一传来对方的第一句话，你便马上把电话挂断。”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K说，“这些详细情况我也无法去搞明白，对电话里的谈话我也不特别相信，我总认为只有城堡里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村长紧接着K的话说，“电话里的谈话也很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一个城堡里的官员说的话为什么不重要呢？要知道，我在看克拉姆的信时就已经对您解释过，信中的话一句也不代表官方的意思，您要是把它们当成是官方的意思，那您就全搞错了。但是，这种私人信件中表示的是善意还是恶意，但关系极为重大，总的说来，它比正式公函所表示的关系还要重大。”

“太好了，”K说，“如果这一切果真如您说的那样，那我在城堡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喽。很多年以前，我就眼巴巴地望着，盼着有一个什么部门，他们突然出现一种想法——为什么不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呢？这对我来说可算是一种友好的举动，而结果呢，是一个接一个的行动，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最后被骗到此地，现在却又要用撵走我来威胁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的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村长说，“城堡里来的任何指示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您这个看法也是对的。但是处处小心一些还是必要的，不仅是在这件事上面，发来的指示越是重要，我们越是要更加小心地对待。可是我对您说的您是被骗到这儿来的话感到有点不好理解。要是您能认真听我给您解释，体会醒悟，招聘您的问题是极为复杂的，不可能在这样一次短短的交谈中，我和您就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那么，结论是，”K说，“除了把我赶走外，所有都蒙在鼓里，一切都无法解决。”

“谁敢冒这风险把您撵走呢，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因为搞不清您是不是被招聘来的，因此才保证您受到最优厚的待遇，看来，您过于敏感了。这里，谁也不会把您留下，却不是表明，人们要把您撵走。”

“您知道吗，村长先生，”K说，“现在您觉得一切都很简单，而我现在却要给您列举几条我要留在这儿的理由：我作出了背井离乡的牺牲，千山万水来到此地，是因为我因受聘而抱着有充分根据的美好希望，现在我已身无分文，而且再不可能在自己的家乡找到工作，我还有跟我一起在这里生活的未婚妻，这至关重要。”

“喔，弗丽达！”村长说，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知道，我知道，您不论到哪儿，弗丽达都会跟着您去的。这至关重要，有必要给予适当的考虑，我会把这些都转达给城堡的。要是有什么决定下来，或是在这之前还需要再听听您的意见，我会派人去找您。这样，您同意吗？”

“不，我反对，”K说，“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我应得到的权利。”

“米西，”村长对一直坐在那儿紧倚着他的妻子说，她正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克拉姆的信，把它折成了一只小船。K吓得从她手

里把信一把夺了过来。“米西，我的脚又在痒了，你给我换一条绷带。”

K 站起身来。“那我们再见。”他说。

“嗯。”米西一边准备膏药一边说，“上次膏药绷得太紧了。”K 转过身去。他刚说完最后那句话，两个助手就像平时那样怀着竭力想给主人效劳的热情，赶忙去把两扇房门打开。K 怕门外强烈的冷空气吹进屋里来使病人受凉，他匆匆向村长点了点头，领着两个助手，跑出了房间，很快地随手把房门砰的一声关上。

## 第六章 跟老板娘的第二次谈话

老板正在客店门口等着他，老板本人是不会主动跟他打招呼的，如果 K 不问他，因此 K 问问他要如何。“你找到了新的住所吗？”老板眼睛望着地面问道。

“你的太太要你这样问吗？”K 说，“也许，你很听她的摆布，是吗？”

“不，”老板说，“是我本人，可是由于你的缘故，她烦恼透了，伤心死了，活也不干，一直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不停地抱怨。”

“是不是让我去看看她？”K 说。

“我希望你能去看她，”老板说，“我到村长那里找到你，在门口站着听了一会儿，你们一直在说话，我不想打搅你们，可又惦记着妻子，于是又跑回家来了，而她又不愿见我，我不得不在这儿等你回来。”

“那就让我们快去她那儿，”K 说，“我会让她尽快安心的。”

“要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老板说。

他们穿过明亮的厨房，那里有三四个女仆各自在干着自己手中的活，一看见 K，她们便显得有点局促不安起来了。这时可从厨房里听到老板娘的叹气声，她躺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披屋里，里面很窄小，跟厨房只隔了一层薄薄的胶合板板壁，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只柜子。那张双人床就放在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监督厨房的人工作的地方，而从厨房里却看不见小披屋里的任何情况。里面光线不足，只有红被窝在黑暗里隐隐闪烁着白色的光。当你进到这间屋里，得让眼睛习惯了黑暗后，才勉强看清里面情形。

“您终于来了。”老板娘有气无力地说。她挺直身子仰躺在床



上，推开羽绒被子，看得出，她喘息着。她躺在床上看上去比穿着衣服更显年轻些，但她那消瘦的脸庞显得楚楚可怜，特别是戴在她头上的那顶绣着精致花边的睡帽，显得很小时，歪戴在脑袋上，更显得可怜兮兮的。

“我如何来呀？”K温和地说，“要知道，您没派人去叫我来。”

“您不该让我等您等这么久，”老板娘用病人那爱挑剔的口吻说道，“您请坐，”她指着床边对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这时恰恰那两个助手，还有女仆都钻到房间里来了。

“我也能出去了，珈尔吉娜？”老板说。

这是K第一次听到老板娘的名字。“当然，”她慢腾腾地回答说，好像在想着什么别的事，接着又心不在焉地补充说，“大家都出去，你干嘛还要留在这里？”当大家都退到厨房里，就连两个助手也听话地退了出去，而且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仆时，珈尔吉娜却很警觉，她知道，在厨房里也可以听到她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这儿没有门，只隔着一道板壁，所以她命令所有的人都要离开厨房。这一点马上就办到了。

“土地测量员先生，”珈尔吉娜说，“请您把那条毯子递给我，它就挂在柜子旁边，我要盖在身上，这羽绒被我受不了，盖着我简直喘不过气来。”K把毯子递给了她，她说：“你瞧，这条毯子很漂亮，是吗？”这好像是一条很普通的羊毛毯子，他出于礼貌才用手摸了摸毯子，但他什么话也没说。

“是啊，多漂亮的毯子呀。”珈尔吉娜一边说，一边把毯子盖到自己身上。现在她很舒服地躺着，好像一切痛苦都已过去了，而且她甚至发现，由于躺着，她的头发都搞乱了，于是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把睡帽下的头发整理了一下。她的头发又浓又松软。

K等得有点不耐烦起来，他忍不住地问：“太太，您让人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找到了新的住所没有，是吗？”

“我让人问您？没有的事，您搞错了。”

“您的丈夫刚刚还在问我这件事。”

“我相信他会问的，”老板娘说，“我们总是要闹些小冲突，意见总合不到一起，我不要您呆在这儿的时候，他就要留下您，当我喜欢您留在这儿的时候，他却要赶走您。他总是这样，玩小心眼。”

“这就是说，”K说，“您多少还是对我改变了一些看法，对吗？就是在这一两个小时里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是吗？”

“我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老板娘说，声音很细很细，“请把你的手给我，喏，就这样，我要您答应我，您对我说话要开诚布公，直接了当，那我也对您开诚布公，直言不讳。”

“好，”K说，“谁先说？”

“我！”老板娘说。看得出，她不像是敷衍K的样子，而是像急于要第一个说话的样子。

她从枕头底下抽出相片给K看。“您看看这张照片。”她请求说。为了看清这张照片，K大步走到厨房里，但在那里仍看不清照片上有什么，由于时间太久，照片已经褪色，而且也弄皱了，还有些破损，弄得很脏。

“照片保存得不太好，有点模糊了。”K说。

“是的，很可惜，”老板娘说，“一个人要是成年累月把什么东西都随身带着，到头来总会弄坏的。要是您细细地看，您会看清楚，我可以帮您一起来。告诉我，您看到了什么，一说起这张照片我就会非常高兴。喂，这上面是什么？”

“看到了一个年轻人。”K说。

“对啦，是一个年轻人。”老板娘说，“那他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他好像是躺在一块木板上，在伸懒腰，打哈欠。”

老板娘笑了起来。“一点也不对。”她说。

“可这儿真的有一块木板，有人躺在上面。”K 坚持自己的看法说。

“您要仔细地看，”老板娘激动地说，“难道他是躺着的吗？”

“不，”K 赞同地说，“他不是躺着，而是浮在空中，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一块木板，而是一根粗绳子，这个年轻人正在跳过这根绳子。”

“这就对了，”老板娘高兴地说，“他在跳，办公厅的信使们就是这样练习的。我知道，您会看出来的。他的脸您看清楚了吗？”

“脸看不清，”K 说，“只看得出，他很紧张，嘴张着，眼睛闭着，头发披散着，正在用力使劲跳。”

“很好，”老板娘赞赏地说，“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您这样看得这么清楚的。小伙子长得很漂亮，我见到他虽只是匆匆一瞥，可我怎么也忘不掉他。”

“他是谁？”K 问。

“他是，”老板娘说，“他是克拉姆第一次派来叫我去他那里的一个信使。”

K 没法再听，因为玻璃窗发出的哗啦啦的响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干扰是从哪儿来的。在厨房的窗子外面，他的两个助手在雪地里转着圈，双腿交替地蹦跳着。他们竭力表现他们看见 K 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对着 K 你指着，我指着，并在窗玻璃上用手指比画着、敲打着。K 做了一个吓唬他们的手势，他们马上就跳开了，竭力想把对方从窗口拉走，但是一个又从另一个手里挣脱出来，两个人又回到窗前，紧贴在窗玻璃上。K 很快回到板壁后面的房间里，那里，两个助手无法看见他，他原不该去看他们。但是玻璃窗上轻轻的，好像恳求似的笃笃声在他身后还是继续响了很久。

“又是我那两个助手。”K 指着窗外，好像很抱歉似的对老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娘说。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他，而是从 K 处拿过照片，凝视着照片，把照片抚平，重新把它放到枕头底下。她的动作极其缓慢，这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因为心头上压了许多对往事的回忆。她很想把一切都告诉 K，但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把 K 给忘记了。一会儿之后她头脑才清醒过来，她用手擦了擦眼睛说：

“我的这条毯子是克拉姆送给我的，还有睡帽也是他送的。照片，毯子和睡帽，这是我保存的三件纪念品。我不像弗丽达那样年轻，不像她那样不知足，不像她那样多愁善感。我们的弗丽达很重感情，很多愁善感。一句话，我会顺从生活，安于生活，但我也必须承认，没有这三件纪念品，我就不会坚持得这么久，就连一天也坚持不下来。也许，这三件东西在您看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东西，但您只要想一想：弗丽达与克拉姆交往了这么久，她什么纪念品也没得到。我问过她，她太爱幻想了，而且要讨得她的喜欢也实在太难了。而我呢，我去克拉姆那儿总共才三次，以后就再也没叫我去，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却设法带回来了这三件东西以留作纪念，或许我预感到，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会长久。确实，一个人必须抓住机会，克拉姆本人是从来不会主动给别人任何东西的，假如您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合适，您很喜欢，那就要向他要，去请求他，您就能把那东西搞到手。”

K 听了她讲的这个故事，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这一切跟他直接有关，他更感到不舒服。

“您说的这些事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叹着气问道。

“二十多年以前的事，”老板娘说，“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这么说，一个人对克拉姆的忠实，居然可以持续这么久。”K 说，“但您明白吗，老板娘，由于您对爱情的表白，特别是当我在考虑我未来的婚姻时，我会变得多么沉痛，多么惊慌？”

老板娘很不喜欢 K 用自己的事来打断她的话，于是她气愤地白了他一眼。

“不要生气，老板娘，”K说，“要知道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反对克拉姆，但迫于环境，我还是要跟他见次面，这一点哪怕是克拉姆最狂热的爱慕者、追随者都制止不了我。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提到克拉姆，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自己，这无可更灵敏度。可您知道，老板娘，”K抓住她的一只手，尽管她不太愿意，“您回忆一下，我们最近一次谈话是怎样不欢而散的，这次让我们别再争吵，心平气和地谈谈吧。”

“您是对的，”老板娘低着头说，“请原谅我吧。要知道，我也有感情，而且一点也不比别的人少。反之，一个人总有他神经过敏的地方，而我恰好就有这么一个毛病。”

“遗憾的是，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K说，“但我会尽力控制自己，不过，现在您得告诉我，尊敬的老板娘，如果，当然这是假设的，如果弗丽达也像您一样一往情深，对克拉姆怀着令人震惊的忠实，那我将怎样去面对未来的婚后生活呢？”

“令人震惊的忠实？”老板娘生气地重复这句话说。“难道这是忠实不忠实的问题吗？我只忠实于自己的丈夫，这跟克拉姆有什么关系呢？克拉姆曾一度把我当成他的情妇，难道我就这样失去这份光荣吗？您问，您以后将如何经受住弗丽达的这份忠实。啊，土地测量员先生，您是什么人，敢问起这样的问题？”

“老板娘。”K用警告的语气说。

“我知道，”老板娘顺从地说，“只是我丈夫从不问这样一些问题。我不明白到底是谁更不幸一些，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弗丽达？是自己贸然离开了克拉姆的弗丽达，还是他不再叫我去他那里的我？也许是弗丽达更不幸一些，尽管她还不知道她是多么的不幸。但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自己的不幸，我不停地在问自己，就是现在我也还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克拉姆三次招我去他那里，而第四次就不叫了！永不再叫！从没叫过第四次！那时，除了想这件事外，我还能想些什么呢？我跟我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婚不久的丈夫又能说些什么呢？白天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来谈这些事，我们接手的这个小客店还很简陋，破破烂烂的，需要发奋努力把它弄得像个样子，把它办好。而晚上，多少年来一到晚上我们就谈克拉姆的事，谈克拉姆为什么会改变主意，为什么对我的感情会发生变化。要是我丈夫在谈话时睡着了，我就把他弄醒，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

“对不起，”K说，“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很礼貌的问题。”

老板娘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不能问啰，”K说，“不能问也没关系，反正这一切我都知道。”

“是的，”老板娘说，“你知道这一切，这件事是有点与众不同。您总是把什么都弄错，就连沉默不语您也理解错了。您不这样理解都不行。好吧，我就允许您提问题。”

“如果我把一切总是弄错，”K说，“那么，也许我的问题没什么冒失的，也许我的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冒昧。我只想知道：您和您丈夫是在哪儿认识的？这个客店是怎样转到你们手上的？”

老板娘皱起了眉头，她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说起来很简单。我的父亲是个铁匠，而汉斯，我现在的丈夫，是一个大农庄主的马夫，他常常去看望我的父亲。在我跟克拉姆最后一次会面之后，我感到很伤心，当然我没有权利为此感到伤心，因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是天意，是上帝的安排，克拉姆再不允许我去见他，这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只是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无法弄清楚，我不得不去思考这究竟是何原因，但我却没有伤心的权利。然而我仍是伤心不已，无法干活，整日整日坐在房前的小花园里。汉斯看见了我，有时他到我这儿来坐一坐，我从不向他诉苦，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他常陪我一起掉眼泪。那时，客店老板的妻

子去世了，他决定歇业不干了，再说他自己年纪也大了，已经老了。有一次他走过我们的小花园，看见我们俩坐在那儿，他停了下来，并建议把他的小客店租给我们，不要我们预付一分钱，他说，他很了解我们，也相信我们，而且租金也很低。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父亲的负担，这世上的一切我都不在乎。后来我想这个客店和新的工作也许能帮我忘掉过去，于是我就嫁给了汉斯，租下了这个小客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沉默了一会儿后，K说：

“那个客店老板倒是十分慷慨，可也很冒失，他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信任你们两个人？”

“他很了解汉斯，他是汉斯的伯父。”老板娘说。

“是啰！当时汉斯家的人也许很想跟你攀亲吧！”K说。

“也可能吧，”老板娘说，“我不知道，对这种事我也从不感兴趣。”

“无论如何，事情也许就是这样，”K说，“要不这家人怎会心甘情愿地作出这样的牺牲，而且没有任何保障地就轻易地把一个客店交到了你们的手上。”

“对他们来说，这样做一点也不冒失、轻率，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老板娘说，“我开始忙起来，一心一意地干着活儿，要知道，我是铁匠的女儿，我有的是劲，我既不需要请女仆，也不需要雇工帮忙，不管什么活我都自己干，我跑来跑去，忙忙碌碌，酒吧，厨房，马厩，院子里的活我都一个人干，我做的饭菜非常可口，很香，我把别的旅馆的顾客都给吸引过来了。您对我们的食堂还不甚了解，因为您还没在我们这儿吃过饭，那时，到我们这儿来吃饭的人多得不得了，比现在还多，现在有些人已不到这儿来用餐了。我们最终不仅还清了租金，而且几年之后我们还把这个客店完全买了下来，如今我们已无任何欠债了。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我把自己的健康毁了，我患了心脏病，现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成了一个老太婆。您也许会想，我比汉斯要大得多，而实际上，他比我只年轻两三岁，他是不会变老的，因为他干的活就是抽抽烟，聊聊天，磕打磕打烟斗，偶尔给顾客送一送啤酒。一个人干这样一些活儿会变老吗？不会的。”

“当然，您干得很出色，您的勤奋应受到大家的称赞，”K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是，要知道，您谈的是您跟汉斯结婚前的事，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那时汉斯的家人忙着给你们筹办婚礼，他们要准备一大笔举办婚礼用的钱，而且还冒着一份风险，把一个客店交到你们手上，他们这样做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除了您的勤劳外，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况且，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您是不是很勤奋，而汉斯一点都不勤奋，又没什么能耐，这是他们早就知道的。”

“得了吧！”老板娘厌倦地说，“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但您却弄错了，您跟我所想的差得远哩。克拉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他为什么就应该关心我，说得更确切些，他为什么要关心我呢？他对我一无所知，既然他已不再叫我去他那里，那就是说，他不记得我了，当他不叫某一个人去他那儿时，他就把这个人完完全全忘掉了。我不想当着弗丽达的面谈这件事。可这不单单是忘记的问题，这比忘记更严重。要是忘记了一个人，还可以与他再认识，总会想起他来的，但是克拉姆不会，对他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再召唤你，那就是说，他不仅把过去的一切统统都忘了，而且还把你这个人永远地给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我想我猜得到您脑子里是什么想法。也许这想法是对的，可是在这里这样的想法完全没有道理。也许您认为克拉姆是故意把汉斯给我做我的丈夫，将来他要再召我去的时候，我就能毫不费力地上他那儿去了，您要这样想那就错了，这简直是在胡思乱想，毫无意义。请问，要是克拉姆做个手势要我去他那儿，又有哪个人能阻挡得了我呢？所以这都是胡说八道，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要是



一个人喜欢这样胡思乱想，那一定是他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

“不，”K说，“我还没有把自己弄糊涂，我还没有您想得那么远，不过，也正在朝这个方面去想呢。目前让我惊奇的是，汉斯家的亲戚对你们的婚姻也寄托着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希望也真的实现了，不过却是以牺牲您的心脏和健康为代价的。当然，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认为所有这些事都跟克拉姆有关，但这完全不是胡思乱想，或是在您现在指出这一点以前，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胡思乱想。看得出，您这样说只不过是伤害我一下，讥讽我一下，好使自己感到满足、高兴。好吧，那就让您高兴一下吧！可我的想法还是那样：首先，克拉姆显然是促使您结婚的主要原因。要不是为了克拉姆，您不会这么伤心，也不会老坐在小花园里；要不是克拉姆，汉斯就不会在花园里看见您，要是您不难受的话，胆小的汉斯决不敢跟您讲话；要不是克拉姆，汉斯也不会陪您一起掉眼泪；要不是克拉姆，善良好心的伯父，那个客店老板也就不会看到你们俩坐在小花园里；要不是克拉姆，您也就不会对世上的所有都不在意，您也就不会嫁给汉斯。您瞧，我说的都跟克拉姆有关，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您不想忘记他，您也就不会拼命干活以此来耗费自己的精力，也就不会把客店照料得如此出色，可以说，这都是因为克拉姆的缘故。而且，克拉姆还是使您致病的罪魁祸首，因为在您出嫁之前，您的心已被不幸的爱所折磨。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汉斯的亲戚对你们的这种婚姻有这么大的兴趣？您刚才亲口说过，当克拉姆的情妇这将是一个永久的荣誉。所以，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此外，我想，他们也许还有另一个希望，那就是那颗把您带到克拉姆身边去的幸运星，就如您所说那是颗幸运星，是颗福星，她会永远陪伴着您，而不会像克拉姆一样离您而去，这颗幸运星永远不会背叛您。”

“这一切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老板娘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我就是这样想的，”K一点儿也不犹豫地回答说，“只是我认为，汉斯的亲戚所抱的希望，也对，也不对。我觉得，我甚至已经弄清楚了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外表上看好像一切都如愿以偿了。汉斯的工作、生活都有了很好的安排，他有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人们都尊敬他，客店也偿清了债务。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如愿以偿，要是他跟一个普通姑娘进行初恋，有着真正的爱，那他会更幸福一些，如果他有时好像丧魂落魄似的坐在小吃部里，坐在酒吧间里，正如您常常责怪他的那样，那就是因为他真正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丢失了什么似的，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但他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愉快，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毫无疑问，像他这样一个年轻漂亮，人又不笨的年轻人，要是娶了另一个妻子，他也许会更幸福一些。我所说的更幸福一些是指他会更独立一些，更勤奋一些，更勇敢一些。而您自己，又一点也不幸福，照您的话说，没有这三件纪念品您都不想活了，而且您现在又患有心脏病。这是不是说，汉斯的亲戚所抱的希望就全落空了呢？不是，我并不这么想。幸运星就在您的头上，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摘下来。”

“他们错过了什么机会呢？”老板娘问。她此刻正仰面躺着，身子挺得直直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去问克拉姆。”K说。

“我们又回到了您的事情上。”老板娘说。

“或许是回到了您的事情上，”K说，“我们俩的事情总是紧密相关的。”

“您想从克拉姆那里得到什么呢？”老板娘问。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拍松枕头，好让自己靠在上面，眼睛直瞪瞪地望着K。“我已经把事情整个经过很坦白地全告诉您了，这对您来说会大有收益的。请您也坦白地告诉我，您想问克拉姆什么？要知道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弗丽达上楼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担心

您当着弗丽达的面不会痛痛快快地把什么都说出来。”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K说，“首先我想让您注意一些事情。克拉姆很健忘，这是您亲口说的。第一，在我看来，这值得怀疑，其次，这是无法证明的，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是克拉姆曾经宠爱过的情妇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您怎么也会相信这种庸俗的虚构的东西。”

“不，这不是无稽之谈，”老板娘说，“这是经验之谈，是用我们的一般经验所证明了的。”

“这就是说，往后的经验可以推翻这个结论，”K说，“此外，您的事跟弗丽达的事也有区别。直接了当的说，就弗丽达的情况来说，根本不是克拉姆叫不叫她去他那里的问题，正相反，是他叫她去，而她没去，也许，现在他还在等着她呢。”

老板娘一声不吭，只是仔细地用眼睛上下打量着K。然后她说：“我愿意聆听您要说的的一切，您尽管直率地说，不用可怜我，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别说出克拉姆的名字，您可以管他叫‘他’或是别的什么，只要别提他的名字。”

“乐于遵命，”K说，“我只是很难说得清，我到底需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首先，我想在近处见到他，然后想听到他的谈话，再然后是想知道，他对我跟弗丽达结婚持何态度，至于那时我要向他提出什么要求，这要取决于我们谈话的结果。在交谈中可能会引出许多事情来，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要跟他面对面地谈。要知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跟一个真正的官员直接谈过话。这一点似乎比我过去所想象的还难办。可是现在我必须跟他谈一谈，就像跟私人谈话一样，在我看来，这种谈话很容易办得到。如果我跟他就像跟一个官员谈话似的，那这种谈话就只能在他的办公室里，看来这很难办到，或者是在城堡里，或者是在旅馆里，看来这也是个疑问，不太容易办到。但作为私人关系我可以跟他在任何地方谈话，在屋子里，在街上，总之，可以在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跟他谈话。而要是我面前走着的是一个官员，我也乐意走上去跟他谈话，但对我来说，在路上谈话这不是我的本意。”

“好，”老板娘把脸藏到枕头堆里说，好像她说的是很羞人的话。“如果我通过我的熟人关系，把您希望跟克拉姆谈话的请求转告给克拉姆，您是否答应我，在这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呢？”

“我不能答应，”K说，“尽管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请求，或者说是您的任性。要知道，这事不能再等了，特别是在我跟村长谈话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之后。”

“您这个理由是没有什么意义，”老板娘说，“村长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难道您没注意到吗？要是没有他的妻子，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他妻子在给他操办。”

“您说是米西在操办？”K问。老板娘表示同意。“我跟村长谈话时，她也在场。”K说。

“她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吗？”老板娘问。

“没有，”K说，“我有个印象，她好像根本没有自己的意见。”

“您瞧瞧，”老板娘说，“您把我们这儿的的事情都看错了。不管怎样，村长为您作的安排，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亲自跟他的妻子说说。要是我现在再答应您，保证在一周之内就能得到克拉姆的答复，那您总不会再有任何理由不答应我的要求了吧？”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它影响不了我，”K说，“我既已下定决心，就要设法实现自己的决定，哪怕是在实现了这个决定后得到的是不利于我的答复。既然我早已下定决心，那我又怎么能不请求会见呢？不提出会见的请求是越出常规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不是恶意的行为。在接到不利于我的答复后，这种请求自然就会变成是一种公然违法的事，那时，老实说，情况会越来越坏。”

“更糟？”老板娘重问道，“是啊，不管怎样，您表现出来的都是违法行为，那您现在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请您把裙子递给我。”

她当着 K 的面毫不害羞地穿上裙子，急急忙忙跑进厨房去了。从大厅里早就可以听到喧哗声，有人还时不时地敲着小窗子，K 的两个助手打开了小窗，大喊着，他们饿了。别人向这里看着，你甚至还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唱歌声，声音很小很小。

的确，K 与老板娘的这场谈话耽误了做饭的时间，午饭到现在还没做好，顾客都早已聚集在餐厅里了。然而谁也不敢违背老板娘的命令，跨进厨房里去。可是当那些在小窗口外张望的人向大伙儿说老板娘出来了时，所有的女仆马上跑进厨房，当 K 走进餐室时，一大群顾客突然蜂拥而入坐到各自的餐桌旁，这群顾客有二十多人，有男有女，穿着本地的，可又不是乡村式样的服装。只有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旁，一对夫妇带着几个孩子早就坐在那里了。父亲，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他正弯着腰站在孩子们的面前，用力打着拍子，指挥孩子们在唱歌。他想尽力让孩子们唱得声音小一些，或者他是想用唱歌来让孩子们忘掉饥饿。尽管顾客谁也没有责备老板娘，但她还是向客人们淡淡地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她四处张望着，寻找老板，但是看得出，老板早已抽身溜之大吉，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于是她慢条斯理地走进厨房，不再理 K，K 也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弗丽达的房里去了。

## 第七章 跟老师的谈话

K 在楼上遇见了老师。房间变得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弗丽达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收拾干净。房间里空气流通，整齐干净，炉子烧得暖烘烘的，地板也已擦洗过，床也铺得整整齐齐。女仆的东西都不见了，就连她们所喜爱的那些相片也都清理掉了，原先的那张桌子，无论你怎么搬来搬去，落满尘土、满是污垢的桌面老是瞅着你，让人恶心，而现在桌面上已铺上了一块白色的针织台布。如今这里已是一个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了。K 的几件替换衬衫，弗丽达一清早就把它们给洗了，现在正挂在炉边的绳子上，毫不碍事。弗丽达和老师正坐在桌边，他们看见 K 走进屋来，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弗丽达迎上前去吻了他一下，以此作为她对他的问候，而老师则只欠欠身，微微地点了点头。K 因与老板娘的谈话现在仍还有点心神不宁，他请求老师原谅，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没去拜访过他。他好象认为老师是因为他一直没去拜访他而等得有点不耐烦，于是就亲自来登门拜访了。而这时恰好老师也似乎才记起来，他跟 K 什么时候谈过有关约会的事。

“您是土地测量员先生，”他慢声慢语地说，“就是两三天前跟我在教堂旁边的广场上说过话的那个陌生人！”

“是呀！”K 简短地回答说，现在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再忍受他在无家可归时不得不忍受的老师对他的漠然神态，于是他朝弗丽达转过身去跟她商量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要去拜访一位要人，需要穿上更整洁更好的衣服。弗丽达什么也没问 K，马上把那两个正在看新桌布的助手喊了过来，吩咐他们马上把 K 脱下的衣服和鞋拿到院子里去刷干净，而她自己则从绳子上取下一件衬衫，跑到楼下的厨房里熨起衬衫来。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了 K 和老师，老师不吭一声地又在桌边

坐下，K 让老师等了一会儿，他脱下衬衫，开始在水池边上擦洗身子。这时，他背对老师问他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应村长的要求才来这里的。”老师说。K 回答说他一直听着老师说的话。但是放水的哗哗声掩盖了 K 的说话声，老师听不清 K 说的话，他只好朝 K 走近一些，靠在 K 旁边的一面墙上。K 因为要急着去赴约而当着老师的面擦洗身子，为此他请老师原谅，并向他道歉。老师没有理睬他，只是说：

“您对村长很不礼貌，像他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

“我不记得，我怎么没礼貌了，”K 说，“我当时正在考虑一件更重要的事，我根本顾不上考虑对他是否失礼，因为这事关系到我的生存与否，它正受到可耻的官僚政府的威胁，我干嘛要对您说这一些，您本人也是这个办事机构的一个积极成员。难道村长埋怨我了吗？”

“他能埋怨谁呢？”老师说，“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埋怨他吗？我只不过是从他口授下记下的有关你们会谈的情况纪要中，看到村长是怎样的仁慈、善良，而您又是怎样回答的。”

在寻找小梳子时——也许弗丽达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K 说：

“什么？谈话纪要？啊，也许是事后我不在场的时候，一个根本没参加过谈话的人编造了这个纪要？不错！很好！为什么是一般的谈话纪要？难道那是一次正式的谈话吗？”

“不，那是半正式的谈话，”老师说，“因此纪要也是半正式的，写下纪要只是因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应有最严格的手续。不管怎样，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纪要也有了，你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光彩。”

K 终于找到了梳子，它就掉在床上。他用平静的语气说道：“好吧，事情已经完结了，于是您就来这儿告诉我这件事，是

吗？”

“不，”老师说，“我不是一部机器，我还应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您。村长派我来，这正说明了村长先生的仁慈善良。我要强调的是，他这次的仁慈善良对我来说是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我对村长先生的尊敬和深深的爱戴，我才执行他的指示，对他的委派接受下来。”

这时，K已梳洗完毕，他坐在桌边，等着拿衬衫和外衣来。他一点也不想知道，老师要向他转达什么，老板娘对村长的轻慢的评论对他起了作用，使他受到了影响。

“现在大概已经过了十二点了，是吗？”他问道，他正在想着他即将起程的事，可就在这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问，“您，好像是要向我转告村长的口信，是吗？”

“是的，”老师耸耸肩膀说，好像是在摆脱掉自己的全部责任似的。“村长先生担心，万一上面对您的事时间拖得过长，迟迟不作决定，怕您又会做出什么可怕而又唐突的事来。就我本人说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担心，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又不是您的保护神，也没有去您那里的责任，我们就跟到哪里，无须为您的行动操心，我们跟您毫不相干。可村长先生不是这样想的。当然，尽快作出决定固然好，但这不是他所能办到的，这是官方当局的事情。然而他愿意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为您预先提供一个真正的、慷慨而又宽宏大量的解决办法。这就要看您是不是会接受他的安排。他临时安排您担任学校看门人这一职务。”一开始，K对这一安排当作耳边风，一点也没在意，然而这一安排的本身对他来说，似乎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好象在说，照村长的看法，K为了保护自己，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很有个人主见，为此，村委会正准备开会研究对策，村委会对这事看得是多么重要啊！这个老师已等了他好半天了，而且在来之前又写了谈话纪要，他也许真是村长派他到



这儿来的。老师看到 K 在沉思后，接着说：

“我对村长的安排表示反对，并指出，直到现在我们学校并不需要看门人，教堂执事的妻子常常来帮我们打扫教室，我们的女教师琪莎小姐也在照料这件事，我和孩子们也常常为此事操心，我从来没有因学校无看门人而感到苦恼。村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学校太脏。我根据事实回答说，学校并不那么脏，而且我接着说，如果我们要这个人当看门人，难道事情就会变得更好吗？毫无疑问，决不会的。且不谈他对这种工作还一窍不通，要知道，学校里总共只有两间教室，再没有任何别的房间，这就是说，看门人一家还得住在其中的一间教室里，他们要在那儿睡，要在那儿生活，甚至还要在那里做饭，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了。但是村长却提醒我说，这个职务对您来说可是一种摆脱困难的办法，因此，您一定会尽全力好好工作。除此之外，村长还说，您的妻子和两个助手也会为我们效劳，他们会帮您，这样学校里里外外都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学校就会成为一所整齐干净的好学校。但我毫不费力地就驳倒了村长的意见。最后村长再也找不出一条理由来为您辩护，于是他大笑着说，既然您是个土地测量员，您总还能把学校的花园搞得漂漂亮亮的吧。好吧，既然是句玩笑话，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了，于是我就带着村长的这个安排来找您来了。”

“老师，您可是白担心了，”K 说，“我一点都没想要接受这个职务。”

“那太好了，”老师说，“太好了，您无条件地拒绝接受这个职务了。”他拿起帽子，转身走了。

弗丽达很快就回来了，她显得很伤心，很不愉快，她拿来的衬衣也没熨过，她也不回答 K 的问话。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K 把老师的来意和村长的安排都告诉了她。他还没来得及与她商量，她就把衬衣往床上一扔跑出去了。没一会儿她又回来了，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她一个人，还有老师。老师看来很不高兴，他皱着眉，一句话不说。弗丽达请他耐心等一会儿，很显然，在回来的路上她一定多次恳求过他，然后，她把 K 硬拉到她后面的一扇侧门，他从没想到那儿会有一扇侧门，再从侧门把他拉到隔壁一间阁楼上。她很紧张，气喘吁吁地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事。老板娘由于弗丽达降低自己的身份同 K 混在一起，而且什么话都对 K 说感到很恼火，而且更糟糕的是，为了迁就 K，弗丽达竟然帮 K 寻找机会，好让他跟克拉姆会见，而实际上除了一些冷冰冰的、虚情假意的表白外，她一无所获，因此她决定，不再收留 K 呆在自己的客店里。如果他跟城堡里有什么关系的话，让他尽快利用这些关系，因为他必须在当天离开这家客店，除非有官方的直接命令或指示，否则，她是不会重新接纳 K 的，但她相信，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她自己跟城堡也有关系，她也知道去利用这些关系。况且他能住到他们的客店里，全都由于老板的大意，他今天早上还夸口说，他不是没地方可住，他可以找到另一个地方过夜。当然，弗丽达应该留下，如果弗丽达跟 K 一起走，老板娘会感到很伤心，很难过的，她一想到这件事就大哭起来。她躺在楼下厨房里的火炉旁的椅子上大声哭着，这个女人也怪可怜的，还生着病！但这是一件涉及到克拉姆的荣誉的事，她不这么办，又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对老板娘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弗丽达，当然会跟 K 一起走，无论 K 去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她也会跟他一起去，这没什么好说的。可现在他们俩也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因此她才很乐意接受村长的安排，哪怕这个职务对 K 来说不很合适，但人家再三表明，这个职务是临时的，如果最后作出的决定对 K 不利的话，也可以赢得一些时间，好寻找别的机会。“万不得已时，”弗丽达扑到 K 的怀里哭着大声说道，“那我们就离开这里，这个村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留恋的呢？可是现在，亲爱的，就让我们接受村长的这个安排吧，好

吗？我已把老师叫了回来，你只要对他说‘同意’，我们就可以搬到学校里去住了。”

“烦死人了！”K说，这话不是K的真心话，因为他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将住在哪里，而是现在他穿着一件单衣，站在既无墙又无窗的阁楼上，在刺骨的寒风中挨冻，冷得他直打哆嗦，“你把房间收拾得这样漂亮整洁，而现在我们却要从这里搬出去，不，我不愿意，很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我在这臭教师的面前受的一次次侮辱、冷遇就够我痛苦的了，如果我接受这个职务，我就是他的下属。我们要是能在这里再呆一会儿，也许今天我的状况就会有好转。要是你一个人能留在这儿，我们就能把事情再拖一阵，我先给老师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至于我，假如事情很糟，我总能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例如到一个酒吧去过夜……”这时弗丽达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这可不行，”她害怕地说，“请别再这么说，除此以外，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要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尽管这对我来说是很痛苦、很伤心的事，我就留在这儿，你说我们要拒绝这份差事，尽管在我看来拒绝是错的，那我们就拒绝这份差事。事情很明显，如果你能找到其他他们会，比如说就在今天傍晚之前找到，那我们可以马上拒绝学校里的这个职务，谁也不会阻拦我们，谁也不会反对。至于老师对你的侮辱、冷遇，我会应付他，我将努力做到，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会亲自去找老师谈，而你只消站在一边听着，什么话也不用说，以后也这样，要是你不愿意的话，你跟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别说话，实际上，服从他的只是我一个人，况且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因为我很清楚他的所有缺点。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职务，我们什么也没失掉，如果不接受，拒绝了这个职务的话，而你今天要是在城堡里什么东西也挣不到的话，那我们则会失去很多很多，你在村子里的确会找不到一处过夜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决计找不到一处能使我这个当未婚妻的不感到羞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过夜的地方。要是你没有地方过夜，当我想到你在寒冷的夜晚到处流浪、徘徊，难道我躺在这温暖的房间里能睡得安稳吗？”K 正双手抱在胸前取暖，他说：“这么说没有别的办法啦，只好接受了，我们走吧。”

他们回到房间里，直走向火炉，对老师看都不看一眼。老师坐在桌子边，掏出怀表看了看，说：

“时候不早了。”

“我们商量好了，取得了一致意见，老师先生，”弗丽达说，“我们接受这个职务。”

“很好，”老师说，“但是职务是给土地测量员先生的，得由他自己说。”弗丽达忙给 K 打圆场说：

“真的，他说，他接受这个职务，对吗，K？”

这样，K 就只要短短地说一声“是的”，而且说“是”时不用对着老师说，而是对着弗丽达。

“那好，”老师说，“现在我就向您说说您的任务，这些事我们当面一次说清楚，您，土地测量员先生，每天得把两间教室打扫干净，把火炉生好，学校里的各种器材，还有锻炼器具您要负责修补、保管，还要清扫路上的积雪，要完成我还有女教师交给您的各种任务，在每年的温暖季节要修整学校的花园。您可以住在学校的教室里，您可以任选一间，不过那只有在两间教室不是同时有课时才行。假如您住的那间教室有课，那您就应该马上搬到另一间教室去。你们不能在学校里做饭，你们吃饭由客店负责，费用由村委会负担。我还要顺便提醒您一句，您不要损害学校的威信，不要胡说八道，特别是不能让孩子们看见你们家庭生活中的不良行为，您，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懂得这一些。鉴于此，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不得不劝告你们，您和弗丽达小姐的关系最好能尽快合法化。这些事以及其他一些事都会写在协议里，你们搬到学校住时要在上面签字。”这一切 K 似乎认为

没有一点意义，好像他跟这没有一点关系似的，这约束不了他，但老师的狂妄自大却激怒了他。他漫不经心，很不客气地说：

“是啊，这都是些普通任务。”

为了岔开 K 说的话，弗丽达问起有关工资的事。

“工资问题只有在一个月的试用期后才能作出决定。”老师说。

“没有工资，这对我们来说，这可真为难，”弗丽达说，“没有一分钱我们拿什么添置生活用具？我们怎么结婚？老师先生，难道我们就不能向村委会提出请求，请他们发给我们哪怕是很少一点工资吗？您看您能向村委会建议一下吗？”

“那不行，”老师回答说，他仍然对着 K 讲话。“你们要提出这样的请求只有我许可以后才行，但我反对。给您这个职务是出于个人的恩赐，如果您意识到您对村委会的责任，那您就不要对村委会再抱什么奢望。”这时 K 再也忍受不住了，即使是不得不这样，他也要说话了。

“谈及恩赐，老师先生，”他说，“在我看来您是搞错了，应该说恩赐是我给您的，我给您的恩赐比您给我的还多！”

“不，”老师微微笑了笑说，他最后迫使 K 开口说话了，“这个问题，我们已说得很多了，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学校看门人，就跟迫切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一样。土地测量员也好，看门人也好，都是压在我们肩上的沉重包袱，这个职务还是村长绞尽脑汁，提出一系列理由来证明它是如何重要而设立的。自然，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最诚实的办法就是把这份申请直接往桌子上一放，全然不需理由。”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您不得不违心地录用我，尽管您心里很不乐意，可还是得接受我。要是人们逼迫一个人去接受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愿意接受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是一种恩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怪，”老师说，“有什么可以逼迫我来接受您呢？只有我们村长的善良仁慈才行，只有他的善良仁慈才能让我做到这一点。是啊，依我看，土地测量员先生，您非得丢掉这些古怪的念头，丢掉这些胡思乱想，否则休想成为一个称职的看门人。像您刚才的一番议论，对于您最后能否得到工资是很不利的。我也感到很遗憾，因为您的行为举止，您的态度还会给我增加许多麻烦。就拿现在来说，我亲眼目睹的，简直不敢相信，您一直穿着衬衣、衬裤在我面前跟我说话！”

“是啊，一点不错！”K大声说道，他笑着，拍着巴掌说，“哎呀，我那两个助手，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弗丽达跑到房门口。老师看到K不愿再跟他说什么，便问弗丽达，他们何时去学校。

“今天就搬。”弗丽达回答说。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看看。”老师说着，挥了一下手表示告别，接着他便从弗丽达为他开启的门走出去。正巧这时两个女仆跑了进来，她们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又重新回到这个房间里，老师正撞上她们，他和她们谁也不给谁让路，他只好从她们中间挤出去，弗丽达也跟在他后面挤了过去。

“你们也太着急了，”K对女仆们说，这一次完全是善意的，友好的。“我们还没走，你们就来了！”

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知所措地揉搓着自己的衣包，从衣包里露出了那些又脏又破的破衣烂衫。“显然，你们从来不洗自己的东西！”K毫无恶意地说，甚至还十分有礼貌。她们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两个女仆马上张大了她们结实的嘴巴，露出她们漂亮而整齐的牙齿，悄没声儿地笑着。

“好吧，进来吧，”K说，“把你们的東西放下，这终究是你们的房间。”

她们还在踌躇不决，该不该不进去，看得出，她们觉得房间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K 抓住一个女仆的手，领着她向前走去，但是他马上又放开了手，因为两个女仆以非常吃惊的目光在看着他，她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紧紧盯着 K 看个不停。

“看够了吧，你们干嘛老盯着我看！”K 说，忍住了微微有些不快感觉，从弗丽达手里拿过衣服和皮鞋穿了起来。两个助手怯生生地跟在弗丽达后面也走进了房间。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弗丽达对他的两个助手总是那么宽容，那么有耐心，现在他又产生了这种感觉。弗丽达找两个助手找了很长时间，他们正在楼下悠闲地吃着午餐，那套他们本该在院子里刷洗干净的衣服，还是原封不动地揉成一团搁在膝头上，所以，她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把它刷洗干净。尽管这样，她对助手们都没责骂一声，要知道，在旅店时，她对男子汉们是非常厉害的，对两个助手的严重失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说而已，而且还轻轻地拍了拍一个助手的脸颊。K 本想对她讲这件事，可眼下正忙于搬家，他想过后再告诉她。

“让助手们留下来，”K 说，“好帮你搬东西。”

他们很欢迎这样的安排。他们吃饱了，心情又好，他们很乐意舒展一下自己的手脚，但需要弗丽达说话才行，只有弗丽达说“行，你们留下吧！”他们才会留下。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K 问。

“当然知道。”弗丽达说。

“你不会再有什么事把我留下来了是吧？”K 问。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弗丽达说，“难道我说的话能帮你克服困难吗？”她吻了一下 K，跟他道别。由于她中午没吃饭，她给了他随身带着的一小片面包和香肠，并提醒他，回来时就不要到这儿来了，要直接去学校，说着她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送他出门。

## 第八章 等候克拉姆

起先，K 从闷热的房间里出来感到很高兴，房间里被女仆和助手搅得乱哄哄的。屋外结冰了，雪变得坚硬了一些，走路也就比较容易了。外面夜色已经开始降临，他便加快了脚步。

城堡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耸立着，隐约可见，并在慢慢消失。K 还从来没看到过那儿的一丝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这么远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看到什么东西，但他依然希望能有所见，这种寂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K 在望着城堡时，他总会觉得，他是在看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坐在他前面凝视着他。他没有走神，也不是忘却了一切，而是觉得自己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就好像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会来注意他。实际上他也觉察到，有人正在观察他，但他仍镇静自若，视若无睹，不受任何干扰，真的，只知道这是他镇静自若的原因，还是镇静所产生的效果，观察者的眼光无论如何也不会始终只停留在城堡上，他会从它那儿悄然移开。今天，暮色早早降临，这更加强了这种感觉。K 越是凝神细看，就越不能看清他的真容，一切在夜色中隐藏得就越深，连头都不点。

K 刚刚走到还没点灯的旅馆门口，正好二楼的一个窗口被打开，一位胖胖的年轻先生从窗口探出身子，他身穿皮外套，脸修得光光的。他对 K 的问候没有丝毫反应，头都不点一下。K 在前厅和酒吧间里没见到一个人，变质的啤酒味比过去更难闻，自然，在桥边客店是见不到这种情况的。K 快速朝门口走去，上一回他就是走进门后见到了克拉姆的，他小心翼翼地推了一下门把手，门被锁上了，他摸索着试图寻找那个小孔，可那个小孔已经被木塞塞上，修整得天衣无缝，以致用手都摸不到小孔在哪儿，所以，K 划亮了一根火柴。一声叫喊使他吓了一跳，只见在门和



柜台之间的一个角落里，靠火炉边有一个小姑娘，身子蜷缩着，在微弱的火柴光下，她睡眠惺松，半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他。显而易见，这个小姑娘是来接替弗丽达的。她很快便清醒过来，扭亮了电灯，她满脸的不高兴，气冲冲的，然而她认出了是K。

“啊，是土地测量员先生！”她微微一笑，并向他伸出一只手自我介绍说，“我叫佩皮。”这是个两腮红红的身强力壮的小姑娘，一头浅棕红色的头发编成一根大辫子，有几绺头发披散在额头的周围，她身上穿着一件用发光的料子缝制的衣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合身，又长，式样又简单，下摆用一根丝带束在一起，又天真，又笨拙，使她的行动很不方便。她询问弗丽达的情况，问她是不是很快便会回来。这个问题问得很是尴尬，使人十分难堪。“弗丽达离开这儿后，”她接着说，“很快就把我叫来了，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以前我一直是个女仆，如今调了一个工作对我未必会有什么好处，这种差事真是累死人，每天傍晚和深夜有很多活要干，我真有点吃不消，我想我是坚持不下去的。弗丽达丢下这差事不干，我一点也不奇怪。”

“弗丽达在这儿时干得挺快活的，对什么都感到很满意，”为了让佩皮最终明白她和弗丽达之间的区别，K说，“她，大概没想过这一点。”

“您信不信，”佩皮说，“弗丽达很善于控制自己，这一点没人可与她相比，她不愿说什么就一定不会说，谁也没见到她承认过些什么。我和她在这里已干了好几年了，这些年来，我们俩一直睡在同一张床上，但她跟我关系并不很密切，可能，现在她已经把我完全忘了，也许她唯一的女友就只有桥边客店的那个老板娘，这里也有一段故事。”

“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K一边说，一边仍在悄悄地寻找门上的那个小孔。

“我知道，”佩皮说，“因此我才告诉您。如果不这么说，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来说没有一点意义。”

“我明白，”K说，“您是说，我理应自豪、骄傲，因为我赢得了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是吗？”

“是的，一点不错。”佩皮回答说，她高兴得笑了起来，好像她跟K对弗丽达的看法形成了某种默契。

但是妨碍K去寻找门上小孔的不是她说的话，而是她的出现，是她老占据着那个地方。她比弗丽达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她穿的衣服也很奇特，让人发笑。也许，正是因为她成了一个女招待，身份要比别人高一等，她才这样穿着的。在她看来，她是对的，因为这个对她来说根本不合适的位置是偶然才得到的，本不是她该得的，不过这也许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因为弗丽达平时总挂在腰上的那只皮钱包并没有交给她，以表示对她的信任。外表看来，她对自己这份工作很不满，那只不过是装出来的，况且，这个孩子也许跟城堡还有某种联系。谁都明白，如果她不是说谎的话，以前她在这里还当过侍女哩，她天天都在这里睡，可却不知道她所拥有的东西。虽然，要是K能把这个胖乎乎的小姑娘搂在怀里，他也得不到小姑娘的任何好处，但他跟这个世界总算有点儿接触，能激励他去进行艰苦的工作。那时，她的一切是否会与他跟弗丽达在一起时的一样呢？啊，不会的，这里一切都不同。只要想想弗丽达的目光以及她的外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就知道这不一样。K无论如何都不愿去碰一下佩皮，但他还是闭了一会儿眼睛，而后睁开眼，目不转睛地贪婪地盯着她看。

“不能开灯，”佩皮说，她转过身去把灯重新关上，“我开灯只是因为您把我吓了一跳。您来这儿有什么事？弗丽达忘了什么东西在这儿？”

“是的，”K指着门说，“她把一块她编织的小台布忘在房间里了，是白色的。”

“啊，自己编的小台布，”佩皮说，“我记得，那是一件漂亮的活儿，我还帮她编织过，可是那台布不可能在这屋子里。”

“弗丽达说她可能是把台布忘在了这间屋子里。现在是谁住在屋里？”K问。

“没住人，”佩皮回答说，“现在这间房是老爷们的餐厅，老爷们都在那里吃、喝，也许正是为了他们才专门拨出这个房间做餐厅的，不过，所有的老爷几乎都更喜欢呆在楼上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要是我早知道这屋子里没住人，那我早就进去找那块台布了，”K说，“可一个人也不可能预先什么都能知道，比如说，克拉姆就常常会在那里稍坐片刻。”

“可现在克拉姆真的不在房里，”佩皮说，“他已经走了，雪橇已在院子里等着他啦。”

K一句话也不说，马上跑出酒吧间。在走廊里，他转过身不是朝门口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就来到了院子里。这里多安静，多美啊！这是一个四方形的院子，院子的三面都是房子，另一面朝街，有一堵高高的白墙，中间是一道沉甸甸的大门，现在正敞开着。院子里的房子要比街上的高些，至少，这里的二楼都凸出在外面，显得比街上的更有气派，整个房子四面都围着用木头修建的回廊，在与人差不多高的地方有一条细缝，可以朝里看。K的斜对面，几乎是在大楼的中央，在底楼的对面，厢房同主楼连接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没有装门的入口。入口前停着一辆有篷的雪橇，雪橇上套着两匹马。在夜色中K朝前望去，院子里除了马车夫外，再也没有别的人。这与其说是K在夜色中看见的情景，不如说是他的猜测。

K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墙边，谨慎地朝四周张望，他围着院子走了一圈，然后走近雪橇。马车夫是他上一次在酒吧间里见过的一个庄稼汉，穿着一件皮袄，一点也不在意地看着K走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那副样子就像是望着一只刚出现的猫，甚至就在 K 已经停在他身边，并向他问好，两匹马也因一个人的偶然出现而变得惊慌不安时，马车夫对 K 还是无动于衷，毫不在意，这很合 K 的心意。他靠在墙上，拿出食品，他以感激的心情想着弗丽达，她如此关心他。他朝屋里望了望，一条既长又矮的过道，把屋子和楼梯连在一起，一切是那么地干净，墙壁刷得雪白，轮廓犹如直线般显得那么清晰，那么分明。

K 没想到要等这么久，他早已吃完了饭，可克拉姆还没有来。他感到身上有点冷起来，暮色更浓，终于变成了一片漆黑。“也许还得等一阵子。”突然有个嘶哑的声音在对 K 说，这声音离 K 是那么的近，竟使 K 吓了一跳。说话的是马车夫，他伸了个懒腰，大声打着哈欠，好像刚醒一样。

“还得等多久呢？”K 问，他对这种打搅倒觉得很高兴，因为这种沉默不语和紧张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得等您离开这儿以后。”马车夫说。尽管 K 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再问，因为他认为要使这种举止傲慢的人开口说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在这样的黑暗中，你不睬他，这会大大地刺激他。果不然，过了一会儿，马车夫忍不住就说起话来。“您想喝点白兰地吗？”

“好啊，”K 说，想不到这句话竟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因为他正感到身子发冷，简直快僵了。

“那您去雪橇那儿，把车门打开，”马车夫说，“在车门边放着的口袋里有几瓶酒，您拿一瓶出来喝一点，然后再递给我。我穿着皮袄上去不方便。”K 不得不照马车夫的吩咐去做，他心里尽管很不高兴，但他和马车夫既然已经连在了一起，交上了朋友，那也只得照他的话去做，即使会在雪橇上突然遇到克拉姆，也毫无办法。他打开那扇宽大的车门，很快从放在车门边的口袋里拿出一瓶酒，可这时他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既然车门打开

了，他很想跨进去坐一坐，哪怕是只坐一会儿。他一下子就钻了进去。雪橇里非常暖和，感觉不到一点冷，虽然车门敞开着，但K并不想关上车门。很难说得清，你是坐在什么上面，四周全是毯子、毛皮和枕头，无论你朝哪一边都可以躺下来，你身下都处都很柔软，又很暖和。K张开双臂，让头仰倒在枕头上，就那样躺在那里，他从雪橇里望着外面那黑乎乎的房子。为什么克拉姆这么久还没来？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现在被暖烘烘的雪橇弄得头昏脑涨的K仍在想，克拉姆一定会来。至于目前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让克拉姆看到，这种想法一闪而过，就像在舒适之余感到微微有点不安而已。马车夫的态度使他进入忘我境界，要知道，马车夫是知道他在雪橇里的，可他却让K呆在那里，甚至都不让他把白兰地酒递给他。他这样做真使人感动，尽管这样，K还是想给他效劳。他躺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把手笨拙地伸到一只口袋里，不过不是伸到放在开着的门边的口袋里，而是伸到关着的那边门的袋子里。他觉得这两只袋子没什么两样，另一只袋子里也放着一些瓶子。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瓶子，拧下瓶塞，闻了闻，不由得暗自微笑：美味可口，太吸引人了，就像你最喜爱的人在夸奖你，在用最美的话语称赞你，而你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也不想知道，只是感到很高兴，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他是在跟你说话。“难道这也是白兰地？”K问自己，出于好奇，他尝了一小口。啊，真妙，这真是白兰地，顿时他全身便火辣辣地暖和起来了。这种喝起来似乎绝对是香气扑鼻的白兰地，竟然成了马车夫也配喝的饮料，这真是一件怪事，太奇怪了！“这怎么可能呢？”K好像是在责问自己，接着又喝了一口。

K正想大口痛饮的时候，眼前突然一片光明，楼梯上的电灯照得雪亮，过道里，走廊上，大门外也都灯火通明，从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人在下楼。酒瓶从K的手里滑了下来，白兰地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了雪橇的垫毯上。K从雪橇里跳了出来，他刚把车门重重地关上，关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时，一位先生慢悠悠地从屋里走出来。K想，出来的不是克拉姆才好，要不然，这岂不是糟糕了吗？使他感到宽慰的是，出来的真不是克拉姆，而是K在二楼窗口见到的那个男人，他很年轻，长得也很漂亮，白里透红的脸，看上去显得很严肃。K也板着脸望着他，但他的这种严肃表情是发自他内心的。说真的，他还不如派他的两个助手到这儿来好，他们决不会像他一样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走来的这个人就站在K的面前，他似乎呼吸很困难，透不过气来说他要说的话。“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实在没道理！”他终于说话了，说话时他把额头上的帽子向后推了推。难道这位先生对K坐在雪橇里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对另外一件什么事感到气愤吗？或许是怪K居然敢闯到院子里来？“您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这位老爷悄悄喘了口气问道，这回他的呼吸也顺畅多了。这是什么问题呀？叫人如何回答呢？难道要K去向这位老爷承认他满怀希望到这儿来的目的真的成泡影了吗？K没有作任何回答，相反，他却转过身去对着雪橇，打开车门，拿起他忘在车里的自己的帽子。当他看到白兰地一滴一滴地滴在脚踏板上时，他心里感到很不安，非常尴尬。

接着他又回过身来面对着这位老爷，他现在不想对他隐瞒他曾在雪橇里呆过的事，况且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他也不会掩盖真相，他会说，这是马车夫背地里唆使他去的，让他把雪橇门打开的。可是最糟的是，这个老爷出其不意地出现，突然来到这儿，他都来不及躲开，以后也就无法再静静地等待克拉姆了，更糟糕的是他有些惊慌失措，以至都想不到，他可以呆在雪橇里，关上车门，躺在毛皮毯子里等候克拉姆或者至少可以呆在雪橇里一直等这个老爷走出来。的确，谁会知道那个突然出现的人是不是克拉姆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在

雪橇外见到他会更好些。是啊，有许多事需要事前考虑好，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一切都完了。

“跟我来！”这位老爷说，这句话不能说是命令，是不是命令也不在于这句话本身，而在于随着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轻视和有意冷淡的手势。“我在这儿等一个人。”K说，现在他对成功已不抱一点儿希望了，只是想按自己的原则办。“来吧！”这位老爷很冷静地又说了一遍，似乎想表明他毫不怀疑K是在等某个人。“那我就见不到我等的那个人了。”K加重语气说，还点了一下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K还是感到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收获的，虽然这种收获不很显著，K也不想随便找个理由就拒绝他，不同他走。“不管您是跟我走，还是留在这儿，反正您都见不到他。”这位老爷说，尽管他说得那么不客气，很粗鲁，但话语里可以感觉到他对K所流露出来的想法表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体贴。“那我最好一直在这儿等他。”K固执地说。他可不愿意让这个年轻人用几句毫无意义的话就把自己从这儿打发走。这时，那位老爷仰起头，凝神地闭了一会儿眼睛，好像要K放弃目前这种无知的糊涂思想而重新恢复正常的理智，然后用舌尖在嘴唇四周舔了一圈，朝马车夫说：“把马卸下来。”

马车夫很生气地朝K瞟了一眼，只好服从这位老爷的吩咐，他很不高兴地穿着自己的皮袄从马车夫座位上跳下来，好像根本没料到老爷会发出这种相反的命令来，就跟他根本不指望K会说出一句聪明话来一样。他十分犹豫地将驾着雪橇的马向后退，退到厢房的旁边，在一扇大门的后面，很显然有一间马车棚和一间马房。K发现，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雪橇退到了一边，而那个年轻人也正朝另一个方向，K从那儿来的方向慢慢离去。所有的人都退得很慢，好像是在向K示意，他还是有权力把他们叫回来的。

也许，他是有这种权力，但这种权力对他没有一点好处：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把雪橇再叫回来，那就会把自己从这儿赶走，因此，他就像一个坚守阵地的人依旧留在原地，继续站在那里，但这种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喜悦。他一会儿望望那个年轻的老爷，一会儿又望望马车夫。老爷已走到了门口，K最初就是从那儿来到院子里的，他再一次地回头望了一下。K仿佛觉得，他是在摇头，怪自己太固执，然后他下定决心，猛地扭过脸去，走进大厅，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马车夫还在院子里呆着，雪橇上还有许多活儿等着他干，他打开沉重的大门，把雪橇退到车棚里，然后卸下马，再把马牵到马厩里去。这一切他干得极其认真，很专心，很明显不会马上再出车了。车夫默默地专心干着活，对K看也不看，这对K来说，是一种比那位老爷的态度还更严厉的谴责。马车夫干完了自己的活儿后，慢吞吞地，一摇一晃地穿过院子，把院子里的那扇大门关上，接着又一边望着雪地里自己走过的脚印，一边慢慢朝回走，走进了车房，关上了门。这时，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这灯还要为谁开着呢？只有在楼上，在木头回廊的缝隙间依然透漏出一道光线。对于K来说，他好象觉得，那些人跟他的一切关系都断了，虽然现在他比过去更自由，他可以呆在以前不允许他呆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爱呆多久就呆多久，他为自己赢得了其他任何人都得不到的自由，现在没有人敢碰他，也没有人敢赶他，同时他也强烈地感到，没有任何一种东西会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不可侵犯的特权更无聊，更令人失望的了。



## 第九章 跟审问作斗争

K 突然离开原地朝房子走去，这回不是沿着墙跟走，而是在院子中间踏着积雪笔直走过去。他在过道里遇见了旅馆老板，老板默默地向他打了个招呼，随即又朝酒吧间的门指了指。K 朝酒吧间的门口走去，因为他很冷，而且非常想见到人。当他看见在一张特意准备好的桌子边（通常大家都是坐在放倒的桶子上面），坐着那个年轻人，他面前站着一个 K 不愿看到的人，桥边客店的老板娘时，他感到很是失望。佩皮神气活现地仰起头，满脸微笑，一副自以为无比尊严的样子，她的发辫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停地摆动着，她来回地跑着，先是拿啤酒，而后又拿来了钢笔和墨水。这个年轻人面前的桌子上已摊开了文件，他正在核对文件上的各种材料，一会儿在桌子的这一头文件里，一会儿又在桌子的那一头文件里翻寻着，准备动手写批示。老板娘挺直身子，微微地噘起嘴巴，默默无语地望着老爷，好像她已经把她想要说的话都已对老爷说了，而老爷也很赞赏地在听她说，并把它记到了文件里似的。“土地测量员终究还是来了。”年轻的老爷说，他向 K 瞥了一眼，又重新埋头处理他的文件。老板娘也用冷漠的眼光打量了 K 一下，眼光中丝毫见不到一点惊讶。当 K 走近柜台要了一杯白兰地时，佩皮才好像看见了 K 似的。

K 紧靠着柜台，用手稍稍把眼睛遮住，他什么都不想。接着他呷了一口白兰地，把杯子放下说：“这种酒一点也不好喝。”

“老爷都是喝这种酒的。”佩皮边说着，边把杯中剩下的白兰地倒掉，把杯子冲洗了一下，然后把它放到架子上。

“老爷们有更好的白兰地酒。”K 说。

“他们是有，可我这里没有。”佩皮说，她就这样摆脱了 K，又跑去侍候那年轻的老爷，尽管老爷什么都不需要，可她一直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爷身后踱来踱去，很想从老爷身后偷偷地看看放在他前面的文件，不过这只是出于她的一种好奇心和优越感，所以连这个旅店的老板娘看到她这样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很不满意她的行为。

忽然老板娘猛地哆嗦了一下，全身挺直，凝神细听。K 也转过身来，他什么也没听到，别的人好像也没听到什么，但老板娘却踮起脚尖大步朝通向院子的那间房间的房门跑去，从钥匙孔里朝外张望，这时她瞪大了眼睛，涨红着脸回过身来，用手把其他人叫到自己身边，让他们一个个轮流从钥匙孔里朝外张望，老板娘看的时间最长，佩皮也看了。这个年轻的老爷对这事表现得最不在乎，佩皮和他很快就离开了，只有老板娘弯着身子还在紧张地窥视着，她几乎是跪在地上看，那样子就像是在恳求钥匙孔让她进到孔里去，因为钥匙孔里已很久没有东西可看了。后来她终于站起身来，用手摸了摸脸，整理了一下头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两眼无奈地重新适应屋里的光线和看看屋里的人，这使她感到很不痛快。“是不是克拉姆已经走了？”K 这样问并不是为了证实他所料到的事，而是先发制人，说出使他几乎感到受辱的消息。老板娘一声不吭地默默地走过他身边，可是桌边的年轻老爷却说：

“是的，当然是走了，只要您不在暗中守候他，他就能脱身。他是那么敏感，实在令人吃惊。老板娘，您看见他是如何小心谨慎地四面张望吗？”老板娘表示她没看到，于是年轻的老爷接着说，“真幸运，什么也没让人看到，就连他在雪地里的脚印也看不到，马车夫把它们都给扫掉了。”“老板娘什么也没看见？”K 说，可他似乎不太相信，倒是老爷说得那么斩钉截铁，简直让人难以回答的话激怒了他，他才这么说的。“或许，那时我刚好没朝钥匙孔里张望，”老板娘说。起初，她是想维护这个年轻老爷，后来她又不得不去袒护克拉姆，因此她接着说，“虽然如此，我可不相信克拉姆会有那么惊人的敏感。是的，我们都为他担心，

都竭力要保护他，都认为克拉姆有那么敏感也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克拉姆的个人意志就是这样，可是到底怎样，我们对他却毫无所知。当然，克拉姆从来不会跟他不愿意意见的人谈话，不管那个人如何想方设法，不管他怎么死气白赖，克拉姆断然不跟他谈话，决不会让他到自己身边来，人们会说他是忍受不了那个人的样子，人们为什么要那么想呢？要证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根本办不到。”年轻的老爷点点头说：“对，我本人也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刚才说了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也只是为了让土地测量员先生更了解我的为人罢了。还有一点也是对的，那就是克拉姆走出房门的时候，他朝四周望了好几次。”

“是不是他在找我？”K说。

“也许是，”年轻的老爷说，“这一点我可没想过。”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稍为有点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佩皮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比谁都响。

“既然我们在这儿都这么高兴、愉快，”年轻的老爷说，“那我就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回答我几个问题，好让我赶紧处理完这份文件。”

“您有许多文件要处理吗？”K一边说，一边从站着的地方朝那些文件瞟了一眼。

“是的，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年轻人说，并笑了起来。“可是您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叫摩姆斯，是克拉姆的乡村秘书。”这几句话一说，房间里顿时一片肃静，不管老板娘，还是佩皮，她们也许都知道这位老爷是谁，但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职务时，好像她们都感到很惊讶。就连那位老爷好像对自己所说的话都感到吃惊，好像他要设法逃避刚才那一番话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似的，他一头埋到自己的文件堆里，重新又写起来，因此房间里只听到笔尖写字时发出的沙沙声。

“乡村秘书是干什么的？”过了不一会儿K问。摩姆斯在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自我介绍后，认为自己再作解释就很不恰当了，于是老板娘代他回答说：

“摩姆斯先生，跟克拉姆的其他秘书一样，也是克拉姆的秘书，但他的职权范围，假如我没搞错的话，他的职务身份……”这时摩姆斯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猛摇头，于是老板娘赶忙纠正说，“是啊，是啊，他的职权范围，而不是他的职务身份，仅限于这个村子。摩姆斯先生只负责转交村子所必需的从克拉姆那儿送来的文件，并代表克拉姆接受与处理村子里所递交上来的所有文件。”当时，K茫然地望着老板娘，显然这些话对K没有一点影响，于是老板娘只好不好意思地接着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安排的，城堡里的所有老爷都有他们自己的乡村秘书。”摩姆斯十分认真地在听老板娘说话，听得比K还认真，他对着老板娘补充说：“许多乡村秘书每个人都只给一个老爷办事，而我却给克拉姆和伐拉宾两位老爷办事。”“是啊，”看得出，老板娘好像也记起了这件事，她说，“摩姆斯先生是为两位老爷办事，既为克拉姆，又为伐拉宾老爷办事，他是个双料秘书。”

“还是个双料秘书！”K朝摩姆斯点了点头说。那个人向前挪动了一下，很认真地望着他，好像对一个刚听到人家夸奖的孩子那样朝K也点了点头。虽然这种点头有蔑视的意味，然而要么是人家没发现这种蔑视，要么是在别人的意料之中。正是面对着不值得克拉姆看一眼的K，人家才大吹大擂克拉姆，以挑起K的眼红和钦慕，而K对这一点一直都没有很好地领悟到。费了好大的劲才得到克拉姆的一个看法后，他很瞧不起在克拉姆眼皮底下讨生活的摩姆斯，而且他也不想因羡慕他而让人惊讶，因为对他来说最希望的并不是接近克拉姆这件事本身，主要的是他，是K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去接近克拉姆，去接近克拉姆也不是去跟他相伴一生，得到安慰，而是要超越他，远远地超越他，然后进入城堡。

K看了看表说：“现在我该回家了。”情况变得有利于摩姆斯。“是的，当然啰，”那位老爷说，“学校的工作还需要您去干，但您不管怎样还得稍留片刻，我还有几个小问题要问您……”

“我可不愿意回答您的什么问题。”K说，说着便朝门口走去。但摩姆斯用公文夹啪的一声拍着桌子喊：

“我以克拉姆的名义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

“以克拉姆的名义？”K重复着摩姆斯的话说，“难道我的事情他也感兴趣吗？”

“这一点我无法断定，”摩姆斯说，“您大概也无法断定，因此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待克拉姆本人去考虑吧。然而，作为克拉姆委派的官员，他所授予我的权力，我还是劝您留下回答我的问题。”

“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插话说，“我不想再劝您些什么，不过我以前的劝告是您所能听到的最善意的劝告，可都被您以闻所未闻的态度拒绝了，我没什么好隐瞒的，照所应当的那样，我到秘书先生这儿来是为了使官方当局对您的行为和意图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也是为了让您别再住到我的客店去，这就是我对您的态度，正如您所见到的，这种态度已经无法改变，要是让我现在说说自己的意见，那决不是为了帮您，而是为了多少减轻秘书先生跟您这种人打交道所带来的烦恼。虽然如此，要是您能用心听的话，您也能从我的话里听出一些对您有利的东西，所以我跟您谈话很坦诚，一直是开诚布公，要我改也改不掉，我很厌恶跟您谈话。因此，我要请您注意的是，能引您去见克拉姆的唯一途径就是这份记录。我也不想夸大其词，这条路也许不会把您引到克拉姆那里去，也许还没到他那儿，路就断了，这就得决定于善意待人的秘书先生啦。不管怎样，这是引您去见克拉姆的唯一途径。您是否会没有丝毫理由地完全出于固执就放弃这唯一的途径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唉，老板娘，”K说，“这根本不是通向克拉姆的唯一道路，这条路并不比其他别的路好多少，伟大多少。您，秘书先生，该考虑一下，我在这儿说的话能不能传到克拉姆那里？”

“当然能啰，”摩姆斯高傲地左瞧瞧右看看说，尽管他什么也没看。“要不然我干嘛在这儿当秘书呢？”

“您看看，老板娘，”K说，“原来我要找的根本不是通往克拉姆的路，而是通往秘书那儿的路。”

“我很想帮您找到这条路，”老板娘说，“今天早上难道我没劝过您让您把您的请求转告克拉姆吗？要转达这个请求就只有通过秘书先生。可您拒绝了我的劝告，因为除了这条途径外，您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了。坦率地说，您今天试图猝不及防地见到克拉姆的举动已使成功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但是，这个最后的，微不足道的，正在消失的，差不多是看不见的希望仍是您唯一的希望，此外，您什么也没有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老板娘？”K说，“起先您竭力劝阻我让我不要去见克拉姆，可现在却又那样郑重其事地看待我的请求，甚至认为，我的计划一旦失败，那时我也就完了。如果您以前是真心实意地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去见克拉姆，那为什么现在又好像也是真心实意地把我朝会见克拉姆的路上推呢？尽管这条路根本不是去见克拉姆的路，可您还是把我朝这条路上推，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我是在赶您走这条路吗？”老板娘问，“如果我直率地说，您的企图是毫无希望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难道能说我是在把您推上这条路吗？要知道，如果您厚颜无耻地把责任推到我身上，那才可耻呢，您以后再也无处可去了。也许是因为有秘书先生在场，您才敢这么干，是吗？不，土地测量员先生，我可没有把您朝任何地方推，我只承认我有一点是错了，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把您估计得过高了。您闪电般地赢得了弗丽达，

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您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我想防止再造成某种损失，于是决定用祈求和威胁来动摇您，我不知道除此以外我能用什么其他东西来打动您。可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冷静地对待一切。您可以做您喜欢做的一切事，您的行为无疑可以在院子里，在雪地里留下您深深的脚印，但是除此以外，您再也不会别的作为了。”

“您全然没给我解释清楚您那自相矛盾的说法，然而我既然已经给您指出了这些矛盾的说法，那也就算了，我也满足了。现在我请求您，秘书先生，请您告诉我，老板娘的话到底对不对，她说，只要我向您提供了您所需要的资料，我就会被允许见到克拉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准备回答您的任何问题，在这方面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不，”摩姆斯说，“不能这样推论，这只不过是把今天下午的事都记录下来给克拉姆的乡村登记簿提供一份真实的材料。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两四处地方要请您补充，这样做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K 默默地望着老板娘。

“您为什么老看着我？”老板娘说，“难道我对您还说过别的什么东西吗？他总是这样，秘书先生，他总是这样。他总胡说人家告诉了他什么消息，接着又说，人家告诉他的这个消息不对。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今天又对他说过，他绝对不会见到克拉姆，他没有一点机会。这就是说，既然没有一点机会可见到克拉姆，那么这份记录材料也就帮不了他的忙。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更简单的事情吗？我接着还对他说，这份记录材料才是可以达到跟克拉姆取得联系的唯一正式联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无需争辩的。但因为他不相信我，他仍固执己见——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什么原因非见克拉姆不可——总希望有一天他会见到克拉姆，只要他还存着这样一个念头，那么唯一能帮他的就是这个真正接触克拉姆的正式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份记录材料。我说的就这么些，谁要是坚持相反的说法，那他就是故意歪曲我说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老板娘，”K说，“那么请您原谅我，是我误会了您的意思，问题在于我对您以前的话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就如现在所解释的没有区别，对我来说总感到好像从您的话里还有一点微弱希望。”

“当然，”老板娘说，“我正是这样认为的，但您却再一次歪曲了我的话，可这一回您却是从反面来歪曲我的话的。对您来说，这样的希望，而我认为，还是有的，不过，这希望毫无疑问只能建立在这份记录材料上。当然问题不在于您紧缠着秘书先生，让他回答‘如果我回答了您的问题，我就能见到克拉姆了吗？’这样的问题。一个小孩子问这样的问题，人家也会觉得好笑，而一个成年人这样问，那就是对行政当局的一种侮辱，而秘书先生则用客气的回答十分体谅地掩饰了这种侮辱。但是，我所说的希望正是含有这层意思，通过这份记录材料您可以取得一种联系，或许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取得一种跟克拉姆的联系。难道这样的希望对您来说还不够吗？如果有人问您，您有什么功绩能让命运把这个希望作为礼物送给您，那么您能否说出点什么来呢？真的，这个希望不能说得更明确了，秘书先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自然连一丝儿的暗示也不能给您。就像他本人所说，他的职责就是把今天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会说，即使您现在，在我说完话之后去问他，他也不会回答您。”

“秘书先生，请您告诉我，”K问，“克拉姆会看这份记录材料吗？”

“不会，”摩姆斯回答说，“他为什么要看呢？克拉姆不可能看每一份记录材料，事实上他根本不看。他常说‘别拿这些材料来烦我’。”

“唉，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抱怨地说，“我被您的问题



搞得烦死了，您以为克拉姆会看这份记录材料，会详细了解您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吗？您以为这是必要的吗？或者只是您所这样希望的？您最好还是恭顺地去请求别让克拉姆看这份记录材料，尽管这个请求跟另一个请求一样似乎都不太合理，然而谁的事又能瞒得过克拉姆呢？不过，这种请求可以让人看出他是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难道您所说的您的希望必须要知道吗？您不是自己说过，如果您在克拉姆面前有说话的机会，哪怕是他看都不看您一眼，一句话也不听您说，您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难道您不是可以借助这份材料多少也实现点自己的这个愿望吗？或许还远不止这些呢？”

“远不止这些？”K问，“办法是什么呢？”

“您最好别像小孩子一样总要求人家朝您嘴里送好吃的东西。谁能回答您这些问题呢？记录材料要写到克拉姆的乡村登记簿里，这个您已经听见了，再没有任何比这更清楚的东西可以说了。您是否已明白了秘书先生所写的记录材料和乡村登记簿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呢？您知道，秘书先生在询问您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吗？也许连秘书先生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执行着自己的职责，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您想想，他是克拉姆委派的，代表克拉姆办事，虽然他的工作，也许克拉姆不可能都知道，但这些事都是克拉姆事先同意的，如果某件事没有贯彻克拉姆的精神，难道克拉姆会同意去办吗？我可决不是想对秘书先生阿谀奉承，说些庸俗的恭维话，何况他本人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但我说的不是他个人，我说的不过是今天的他，他得到了克拉姆的同意，在执行克拉姆的旨意，因此他是克拉姆手中的一件工具，谁要是不服从他，谁就会倒霉，谁就会吃苦头。”

老板娘的威胁并没有吓倒K，相反，她试图使K就范的一番讲话却使K感到很厌烦。克拉姆离他们还远着哩。有一次老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娘把克拉姆比喻成一只鹰，K 当时对这种比喻感到非常好笑，但如今似乎没什么好笑了，因为他想到离克拉姆是那么的遥远，想到克拉姆那难以接近的家，想到他那难以攻破的沉默，这种沉默也许只有用 K 从未听见过的叫喊声才能打破，他想到克拉姆那洞察一切、捉摸不定的独特的眼神，想到他那看不见的，只能依据不可理解的法律所描绘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所有这一切，克拉姆与鹰确是十分相似。当然，这跟记录材料没有丝毫关系，摩姆斯正在这些材料上把一块咸面包捏碎，作为喝啤酒的下酒物，因此文件纸上撒满了细盐和香菜末。

“晚安，”K 说，“我对每一个审问都有一种厌恶感。”

“您瞧，他终于走了。”摩姆斯简直有点激动地对老板娘说。

“他不敢走，他没有这份胆量。”老板娘说。可是 K 什么也没听到，他只顾朝外走，已经出来，走到了前厅。这时，天气很冷，外面刮着大风，老板也从对面的一扇门里走了出来。显然他一直在对面的一个小门洞里朝前厅观望着。他不得不紧紧地裹住上衣，因为就是在屋子里风也猛烈地朝他吹，把他的大衣都吹开了。“您这就走了吗，土地测量员先生？”他问 K。

“您感到奇怪吗？”K 问。

“是的，”老板说，“难道他们问您问完了？”

“没有，”K 说，“我不愿意让人家来讯问我。”

“为什么？”老板问。

“我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讯问呢？为什么我要对这种捉弄和官吏们的这种刁钻古怪的要求屈服和服从呢？也许说不定某一次，也是一种捉弄或是刁钻古怪的要求，我会屈从，会服从的，可今天我不愿意。”

“是的，那当然，”老板赞同地说，显然他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而不是真的相信他说的话。“现在我得去叫老爷的仆人们到酒吧间去，他们早该进去了，我只是不想打搅了讯问。”

“您认为讯问有这么重要吗？”K问。

“噢，是的！”老板回答说。

“这么说，我应该接受审查啰？”K说。

“不，不该拒绝！”老板说。

K默不作声。不知是要安慰K呢，还是想马上从这儿离开，他补充说：

“没关系，天不会因此就塌下来的！”

“说得对，”K说，“天不会塌下来。”两人大笑起来，各自走去。

## 第十章 在旅途上

K 来到露天台阶上，外面正刮着凛冽的大风，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张望着。天气很坏，几乎坏透了，不知为什么他却突然回想起老板娘是如何竭力想迫使他对谈话纪要让步，他自己又是如何坚持过来的事。真的，老板娘还暗暗地试图让 K 反对这份谈话纪要。很难搞清，最终是他坚持住了呢，还是恰恰相反，他作出了让步？她像个阴谋家似的，按照远方某个陌生人的指示盲目而愚笨地执行命令，像大风一样，不停的吹，叫你猜不透其中的奥秘。

他在大街上刚走了几步，就看见两盏灯火在远处闪烁。K 为这生命的标志而欣喜若狂，他急忙朝有灯火的方向走去，而那灯火也在朝他走来。他自己都不清楚，当他知道来的是他的两个助手时，他为什么会那么失望。他们是来接他的，显然是弗丽达派他们来的，从狂风怒吼的黑暗中递给他的灯笼也是他自己的，可他仍感到失望，因为他要等的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这些成了他的累赘的老熟人。但是来接他的不仅仅是他的两个助手，还有巴纳巴斯。

“巴纳巴斯！”K 大喊着，向巴纳巴斯伸出一只手。“你是来看我的吗？”见到巴纳巴斯而万分欣喜的 K 完全忘掉了巴纳巴斯给他造成的不愉快。

“是来看你的，”巴纳巴斯说，他像过去一样，还是那样友好，那样有礼貌，“我带来了一封克拉姆的信，是给您的。”

“带来了克拉姆的一封信！”K 大声说着，一边抬起头，一边就急不可待地从巴纳巴斯手中一把抓过信来。“把灯提过来！”K 朝两个助手喊道，于是他们高举起灯笼从左右两边紧靠着他。因为风太大，K 不得不把手中的信笺折得很小，非常便于阅读。他

读道：“桥边客店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您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土地测量工作，我表示赞赏，您的助手的工作也同样值得表扬，您懂得使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希望您继续努力工作，不要松懈怠慢！还希望您圆满完成已开始的工作，任何工作中断，都会使我感到不快。薪金问题，毋庸挂心，近期内就会得到解决，一切我自有安排。”K的视线一直未离开过信，而两个助手读得比他慢得多，当他们读到这令人高兴的好消息时，他们真是欣喜若狂，连声高呼“乌拉！”还挥舞着手里的灯笼。“静一点，别大声嚷嚷！”K说，然后又对巴纳巴斯说：“这是一个误会！”但巴纳巴斯好象没听懂他说的话的意思。“这是一个误会！”K又重说了一遍，这时他突然感到了以前的那种疲倦，去学校的路也似乎变得更加漫长，在巴纳巴斯后面，他能看到他的整个家庭，而他的两个助手还是那样紧紧地挤着他，以致他不得不用胳膊肘把他们推开。他吩咐过助手，让他们留在弗丽达身边，可弗丽达又怎么会派他们来接他呢？他自己认得回家的路，一个人走比跟这伙人一起走要舒服得多，轻松得多。糟糕的是有个助手正在解开围在他脖子上的围巾，围巾的两头在风中飘拂，好几次卷到K的脸上，另一个助手则用他那又长又尖而且抖个不停的手指把卷到K脸上的围巾给弄开，但这也无济于事。看得出，他们俩把这样跑来跑去看作是一种乐事，大风，荒凉的夜晚使他们感到喜不自胜。

“滚开！”K大声吼道，“既然你们俩是来接我的，为什么不把我的手杖带来？让我现在用什么赶你们回家？”两个助手躲到巴纳巴斯的身后，可看上去，他们似乎并不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竟然还能在他们头头的左右两边高举着灯笼，给他照路，然而K马上就把他们赶开了。

“巴纳巴斯，”K说，他知道巴纳巴斯没听懂他的话，也知道在事情顺遂的时候，他的上衣会发出诱人的美丽光彩，然而，一旦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他也帮不上K的忙，反而只会默默地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 K，这种反对是无法进行反驳的，因为巴纳巴斯本人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也只能是满脸微笑着，他帮不上忙，也正如天上的星星无法对抗地上的暴风雪一样。想到这些，K 心里就感到十分沉重。“你给瞧瞧，克拉姆在信中给我写了些什么，”K 边说，边把信举到巴纳巴斯的眼前。“他收到的情报不对，也不准确，我根本就没有干土地测量工作，你也看到，我的两个助手能派多大用场。要中断一件我没有干的工作，那不管怎样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也不可能使这位老爷对我感到不快，更谈不上什么赞赏不赞赏。要我毋庸挂心，我也不管如何做不到。”

“我会把这一切转告克拉姆老爷。”巴纳巴斯说，他也一直在边上读那封信，可什么也看不清，因为 K 读信时他的脸跟信靠得很近很近。

“唉，”K 说，“你总是对我说，你会转达一切的，我能真的相信你吗？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真正的信使。”K 焦急得咬着自己的嘴唇。

“先生，”巴纳巴斯说，他微微地偏了一下头，这一动作几乎又把 K 给迷住了，使他又相信起巴纳巴斯来。“我当然会转告一切的，其中还有您上次要我转告的口信，我一定会转告的。”

“什么？”K 喊叫道，“你还没有把我上次的口信转达给克拉姆吗？难道你第二天没去城堡？”

“没去，”巴纳巴斯说，“我的父亲上了年纪，你也亲眼见到过他，他很忙，有许多活要干，我得帮他，但现在我会很快去城堡。”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这个叫人猜不透的人？”K 一边用手拍打着额头一边喊叫着。“你不知道，克拉姆的事比所有其他事更重要吗？你处在信使这样一个崇高而重要的位置上，就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吗？你父亲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克拉姆在等着这份报告，而你不是十万火急地把报告送上

去，却更喜欢到牲口棚里打扫牲口棚！”

“不，我的父亲，他是个鞋匠，”巴纳巴斯镇静地说，“他从勃伦斯威克那里接了一批定货，而我是父亲的帮手。”

“鞋匠，定货，勃伦斯威克！”K尖声地喊叫着，好像他要永远把这几个字废除掉似的。“在你们这空无人烟的大街上谁还需要鞋子，你们这里几乎到处是补鞋的，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把最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你，不是让你坐着修补鞋子，忘记一切，把事情弄乱，而是让你尽快把一切都转告给克拉姆老爷。”这时，K稍为冷静了一下，他想克拉姆也许这阵子根本不在城堡内，而是在旅馆里。可巴纳巴斯却想表明，他对K给他的第一个任务记得是多么清楚，他开始背起这个任务的内容来，这下又把K激怒了。“够了，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他说。

“别生我的气，先生。”巴纳巴斯说，他好像是不由自主地表示对K的不满，他把视线转朝地上看着，不再看着K，不过，他也许只是对K的叫喊不满，感到有点茫然失措。

“我根本不是生你的气，”K说，他现在转而埋怨起自己来。“我不是生你的气，不过我有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信使来给我转达要事，我感到十分不幸，感到前途不妙。”

“请听我说，”巴纳巴斯说，他好像要维护信使的荣誉似的，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要知道，实际上克拉姆并没有在等着听您的消息，每次我去他那儿，他都冲我发脾气。‘你带来的又是什么消息！’有一次他这么说，而大多数情况下，他远远地一看见我朝他走去，他就立即站起身来，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不愿接见我。况且，并没有什么具体规定，说我一有新的消息就必须立刻传送，如果要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一定会马上送去，可是什么规定也没有。要是我根本不去的话，也没人能说我的不是，要是我传送了信息，那也只是出于我的自愿。”

“很好。”K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巴纳巴斯，竭力不去注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个助手，他们俩正在巴纳巴斯身后从他肩膀后面轮番探出头来，似乎是从地下的某个地方冒出来的一样，还轻轻吹着口哨，模仿风的呼啸声，接着又马上把头缩回到巴纳巴斯的背后，好像很怕 K，他们就这样自得其乐地玩了好一阵。

“我不知道，克拉姆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脾气怎样，我也毫不怀疑，你对城堡的一切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你真的都知道，我们也未必能使事态有所改变，但你能传达信息，我对你就这么一个请求，请给我传达一个很简短的信息。你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信息传送过去，当天你就能带回回音，或者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他是如何接见你的。你能办到吗？你愿意办这件事吗？对我来说，你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也许我会有机会好好地感谢你，给你适当的报酬，或许现在我就能满足你的什么要求。”

“当然，我一定会完成您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巴纳巴斯说。

“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它，要把一切都转告给克拉姆本人，还要得到他本人的答复，所有这一切，明天一清早你就要去办。请告诉我，你能办到吗？”

“我会尽我所能的，”巴纳巴斯说，“我一向都是这样，尽力而为的。”

“我们现在别争论这个了，”K说，“我让你转达的口信是：‘土地测量员 K 请求长官赐予他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他将接受与此次会见有关的任何条件。他提出这一请求实出无奈，因为现在为止，所有中间人都无能为力，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愿提供事实以证明，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进行过任何土地测量工作，根据村长的通知，村子里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因此，他读了长官的来书甚感羞愧和绝望，惟有亲自谒见长官才能予我以帮助。土地测量员深知，提出这一请求十分冒昧，但他会尽一切努力减少因会见而造成的对长官的麻烦，他愿意接受任何时间限制，假如必要，他也愿意接受说话字数的限制，哪怕只让他讲十个字，他



自信也能照办。他将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急不可待的焦灼心情期待长官的回音。” K 在口授这封信时，简直忘记了自己，他就好像是站在克拉姆的家门口，跟门口的看门人说话一样。“这封信比我原先想的要长多了，” K 说，“但你应该把一切都口头传达，我不想写信，要不然，这信又会跟别的文件一样在办公室无止境地传来传去。”

为了让巴纳巴斯有个依据，K 伏在一个助手的背上，把口信的内容歪歪扭扭地写在一张纸上，另一个助手则举着灯笼给他照亮。然而信的内容 K 是在巴纳巴斯复述下写下来的，可见，巴纳巴斯已把信的全部内容记下来了，他没有丢下一个字，准确无误地重复着信的内容，根本不需要去听两个助手七嘴八舌地乱提示。

“你的记忆真不错，” K 一边说，一边把写有信的内容的纸递给了他。“请你在别的方面也显示出你出色的才干来。你还有什么要求吗？难道你没有任何要求？坦率地说，要是你能提出些什么要求来，反倒使我对自已这个口信的命运会更放心些。”巴纳巴斯起初默不作声，后来他说：

“我的姐妹向你问好。”

“你的姐妹向我问好？” K 说，“喔，我还没忘记，是那两个又高又结实的姑娘。”

“她们俩都向你问好，”巴纳巴斯说，“尤其是阿玛丽娅，今天是她从城堡里把信带给你的。” K 抓住了这句话，其他的并不那么重要，他问：

“她能把我的这个口信带到城堡去吗？要不，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去碰碰运气，看谁的运气好，好吗？”

“阿玛丽娅是不准进长官办公室的，”巴纳巴斯说，“要不，她会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的。”

“也许，我明天去你们家，” K 说，“只是你要早点把回音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回来。我会在学校里等你。也请你代我向你的姐妹问好。” K 的诺言好像使巴纳巴斯感到很愉快，在握手告别后，他又轻轻地摸了摸 K 的肩膀。一切又好像回到了以前，当巴纳巴斯第一次满面春风走进客店，出现在农民当中一样。尽管 K 感到这举动很可笑，但他还是把这种抚摸看成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他心情变得特别轻松愉快，在回家的路上他也不再去干涉他的两个助手，而是让他们一路上嘻嘻哈哈地逗乐，他们愿干什么就干什么。

## 第十一章 在学校里

快到学校的时候，他已冻得浑身发抖，外面一片漆黑，灯笼里的蜡烛就快点完了。两个助手对这里的路很熟，在他们的带领下，他摸索着走进了学校的一间教室。“你们今天干得很好，现在我可以第一次表扬你们。”K对两个助手说，这时他记起了克拉姆的信。从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传来弗丽达睡意朦胧的声音：“让K睡觉吧！别再烦他了！”虽然弗丽达困得不得了，已无法坐着等他，但她仍是一心一意地在想着他。点上了一盏灯，但灯光很暗，因为灯油太少了。一般说来，新结婚的年轻夫妇很多东西都缺。房间里生着一个火炉，但这里是一间大屋子，是一间健身房，四周墙上、天花板下，到处都挂着放着运动器具，这里存放的木柴都已烧完，虽然K相信这儿曾经暖和过，但遗憾的是，现在这里已变得寒气袭人了。有一间板棚里倒是堆放着很多木柴，但门是锁着的，钥匙在一位老师那里，这些木柴只能在上课时才能用来生炉子。要是这儿能有一张容身的床，那一切倒也能对付过去，可是这儿除了唯一一张草垫外，空无一物。草垫上铺着弗丽达的一条称得上是很整洁的羊毛毯子，没有羽绒被，只有两条又粗又硬的没法御寒的毯子。就连这样一张草垫两个助手都感到眼馋，他们贪婪地盯着这张草垫看，当然他们自然不会希望能睡到这张草垫上去。弗丽达满怀忧虑地望着K，要知道，她已表明，她能够把一间简陋的屋子，就像在桥边客店里那样，把屋子布置得舒舒服服的，可是在这儿，她简直一筹莫展，因为她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们屋子里只有一种装饰物，那就是运动器具。”弗丽达极不自然地微笑着说。然而她却保证说，明天她会找人帮忙解决床和燃料问题，恳请K耐心等到明天再说。虽然K也承认，是他把弗丽达从旅馆带到桥边客店，又从客店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带到这儿，但弗丽达并没有对他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埋怨和怨恨，一言不发，甚至是一点点暗示表示出她对 K 的不满，因此 K 竭力容忍一切，如此做，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这时心里还在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他口授给巴纳巴斯的口信，那样子就好像不是把这口信交给巴纳巴斯去转达，而是他在想象中当面说给克拉姆听似的。况且弗丽达在酒精灯上给他煮的咖啡也使他感到心情愉快。他靠在渐渐变冷的火炉上，望着弗丽达，看她是如何用一双灵巧的手熟练地在教师用的讲桌上铺上一块洁白的台布，在桌上放上一只镂花的玻璃杯，还有面包、油脂，甚至还有一罐沙丁鱼。现在一切都已妥当。原来弗丽达自己也还没有吃晚饭，她在等 K 回来一起吃。她找来两把椅子，K 和弗丽达在桌边坐下，而两个助手只好蹲在讲桌边的讲台上吃，他们吃饭时也安静不下来，边吃饭还边淘气。给他们吃的东西分得已够多的了，而且他们还没吃完，可他们却时不时地欠起身子朝桌上看，看放在那里的吃的东西还多不多，还会分给他们点什么。K 根本不看他们，只有弗丽达的笑声才会使他去注意他们。他温柔地按着弗丽达放在桌子上的一只手，轻声地问她，为什么她那么纵容两个助手，甚至对他们的种种淘气行为也那么宽容。你要是总是这样来对待他们，那你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们，要是对他们能论功行赏，那他们或许会安静下来，不再那么淘气，或许可能性更大些，而且更加适宜，那就是使他们觉得自己十分难堪，最后只有溜之大吉。显而易见，在学校里过日子是过不好的，这里不像是一个安乐窝，长久呆下去也不是回事，但是，要是两个助手走了，只他和弗丽达两个人安安静静住在这间屋子里，那么一切不足之处，欠缺之处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难道弗丽达就没发现，这两个助手一天比一天更放肆、更厚颜无耻，好像是因为弗丽达在场使他们受到了鼓舞似的，看得出，他们希望有弗丽达在场，这样 K 就不会那样严厉地对待他们。况且，不论在什么情

况下要很快摆脱掉两个助手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反，倒有一些非常可行的简便方法，也许弗丽达也知道，因为她是个无所不知的人，对环境又很熟悉。是的，如果要把这两个助手赶走，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就行。他们留在这儿，生活又没有特别的保障，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处可得，而且，像他们已过惯的这种懒散生活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应该好好工作，应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况且，弗丽达经过这几天的紧张之后，自己也需要休息一下，而 K 自己，也要忙着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总之，如果助手们走了，他心里会感到轻松一些，在干好别的工作的同时，他也会毫不费力地去做好学校里的全部工作。

弗丽达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她轻轻抚摸着他的手说，她跟他的想法一样，但他把助手们的淘气看得似乎太严重了些，要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很年轻，刚从城堡的严格纪律下解放出来，又是第一次为陌生人服务，自然有几分稚气，但劲头却很足，因此他们难免会激动兴奋，会有些晕头转向，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一些蠢事来，会闹一些笑话，也会让人感到恼火，但最好的办法便是一笑了之。她自己有时就忍不住要笑。然而，她完全同意 K 的意见，最好是把这两个助手弄走，只留下他和她两个人。她更偎紧了 K，把自己的脸紧贴在 K 的肩上。这时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细，以至 K 不得不低下头来听她说。她说，很遗憾，她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掉两个助手，她担心 K 所提出的方法也会无济于事。据她所知，这两个助手是 K 自己要来的，因此，现在他有了这两个人，他就得把他们留下来。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两个冒失鬼，对待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太严厉了，只把他们看作是逗乐的料。

K 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弗丽达跟两个助手看来是结成了联盟，她是有心护着他们，当然，他们都是些漂亮的小伙子。只要有下定决心，要摆脱掉他们也不是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能的，在助手问题上，他要向她露一手，让她瞧瞧。

弗丽达说，如果他把这事办成了，她会很感激他。正好，从现在起她也再不会跟他们嘻嘻哈哈了，再不会跟他们说一句多余的话。的确，让两个男人老是暗暗盯着你，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也没什么可笑之处。如今她也懂得用 K 的眼光来看待这两个助手了。当一个助手从桌子旁边探出身子，一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吃的东西，另外也是想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时，这的确使弗丽达哆嗦了一下。

K 利用这件事来加深弗丽达对两个助手的厌恶，他把弗丽达拉到自己身边，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吃完了这顿晚饭。现在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大家都已疲倦了，一个助手已经是一边吃着一边就睡着了，这可把另一个助手逗乐了，他很想叫自己的主人去看那睡着的助手的那副傻乎乎的面孔，可他没有成功，因为 K 和弗丽达在桌旁坐着根本不理他，对这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还没拿定主意是不是上床睡觉，因为房间里变得越来越冷，最后 K 说，房间里一定要生火，否则没法睡。他问哪儿有斧头，助手说他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斧头，于是他们去拿来了斧头，接着几个人一起去了放柴火的板棚。很快那扇薄薄的木板门便被砸开，两个助手就像他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好东西似的，兴高采烈地挤进板棚，开始从板棚里朝房间里搬柴火，他们互相推推操操地追逐着。不一会儿房间里就搬来了一大堆木柴，火炉生起来了，大家都围着火炉躺了下来，两个助手每人都分到了一条毯子，可以把身子裹在毯子里。有一条毯子这对他们来说已不少了，因为 K 规定他们两人必须轮流醒着给炉子添柴。炉子四周很快就暖和起来，暖和得根本不用盖毯子，灯也已经熄灭了，K 和弗丽达在温暖的寂静中双双入睡。

半夜当 K 被一种响声惊醒，睡眼惺忪伸手去摸索弗丽达时，他发觉睡在他身边的不是弗丽达，而是他的一个助手。这使他大

吃一惊，也许是由于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使他情绪非常紧张，惊慌失措，这种惊慌失措是他到达这个村子以来从没经受过的。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没头没脑地用力朝助手打了一拳，打得他大哭起来。但是事情一会儿就都弄明白了。原来弗丽达被一种什么东西所惊醒，至少她是这么感觉的，好像是一只动物，也许是只猫跳到她的胸脯上，然后又溜走了。她爬起来，点燃一根蜡烛便满屋子到处寻找那东西。有个助手想到稻草垫子上来享受一下，于是乘这个机会便爬到了 K 的身边，这一念之差使他后悔莫及。弗丽达没找到任何东西，也许那完全是她的错觉而已，于是她又回到 K 的身边。在走过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哭泣的助手边时，她又温柔地抚摸着那个助手的头发，安慰他，好像已忘记了昨夜的一番谈话。K 对此什么话也没说，他只是吩咐助手再不要朝火炉里添柴火了，因为柴火快要烧光了，屋子里也已经烧得十分暖和了。

第二天早上，直到第一批学生来到教室，并好奇地围在他们睡觉的地方时，他们才醒过来。这是很不雅观的，因为快到早上时屋子里还很暖和，以至大家都脱光了衣服，只穿一件衬衣。正在他们开始穿衣服时，女教师琪莎来到了教室。这个姑娘身材修长，一头浅色头发，长得很漂亮，但有点古板、生硬。显然，她已经知道学校里来了一个新的看门人，好象她是受了另一位教师的指示专门来找岔子的，因为一走到门口她就开口说：

“这种情况我真受不了，这里居然出了这样的好事，人们允许你们在教室里过夜，可我却不能在你们的卧室里上课。呸，实在不像话，学校看门人一家天大亮了，居然还闲躺在床上。”

自然，有些事也怨不得女教师，特别是这个家和床铺，K 心里想道。因为两个助手根本帮不上忙，他们只会躺在地上，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女教师和孩子们，所以 K 和弗丽达只有自己匆忙把双杠移近木马，再把毯子蒙在上面，这样就隔出一小块地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少可以避开学生们的目光躲在里面穿衣服。但是现在他们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先是女教师在骂，为什么洗脸盆没有清水洗脸，K 刚才还打算用脸盆去给自己和弗丽达打水盥洗，但现在他决定等一下再说，以免过分激怒女教师；可是他的克制并没有收到效果，因为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哗啦啦的响声，真倒霉，他们忘了收拾干净讲台上的残渣剩饭了，女教师挥起手中的一根尺子把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扫到了地上；她用不着担心沙丁鱼和喝剩的咖啡洒得满地都是，也不必担心摔得粉碎的咖啡壶，这一切看门人会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 K 和弗丽达还没穿好衣服，他们靠在木马上，眼睁睁望着他们仅有的几件东西被砸坏；那两个助手显然还不想穿上衣服，他们从毯子里露出半个身子，望着那些乐不可支的孩子们。当然，弗丽达最感伤心的是那把咖啡壶给砸烂了。K 尽力安慰她，并向她保证，他会尽快去找村长，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并敦促他立即去办，弗丽达这才打起了精神。她穿着一件衬衫和内裙从隔出的地方跳了出来，去抢救那块台布，不让它再沾上污渍。虽然女教师想吓跑她，用尺子不停地拍打着讲台，发出震耳欲聋的啪啪声，但她还是把台布抢过来了。K 和弗丽达穿戴整齐后，他们还得想着助手，逼着他们把衣服穿好，这两个助手被眼前的喧闹声弄得发呆，他们不仅要催着助手穿衣，甚至还要帮他们穿。当大家都穿好衣服，一切都准备停当以后，K 开始安排各人的工作。他首先派助手去搬柴火，让他们给另一间教室生好火炉，但是那儿可能威胁更大些，大概男教师本人早就等在那儿了。弗丽达该去擦洗地板，而 K 自己则去打水，负责整理一般物件。早饭暂时就别想吃了。为了摸清女教师的态度，K 决定自己先出去，而其他人则等他叫他们时再出去。他之所以决定这样做，第一是因为他不想因助手干出蠢事来而把事情弄得更糟，第二他想让弗丽达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因为弗丽达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而他则不，弗丽达感到受了侮



辱，而他却没这么想，她想到的只是眼前所发生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苦恼事，而他想的是巴纳巴斯和他自己的未来。弗丽达对他说的话言听计从，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他。当他刚一走出这块隔出的地方，女教师便在一直没有停过的孩子们的哄笑声中大声说道：

“怎么样，你们都睡得好吗？”K不理她，径直朝洗脸池走去。女教师接着又问：“你们把我的猫怎么啦？”这时一只又大又肥的老猫正懒洋洋地躺在桌子上，女教师正在轻轻地检查它的一只脚爪，那只脚爪似乎受了一点轻伤。这就是说，弗丽达没错，尽管猫没有跳到她身上。这只猫它还能跳呀！它已跳不动了，但它一定在她的身上爬过，当它看到在平时总是空着的屋子里突然有这么多人时，它吓坏了，结果把自己的脚爪搞伤了。K试图平心静气地向女教师解释一切，但她只对结果感兴趣，那就是她的老猫受了伤，于是她说：“你瞧，是你们把它弄伤的，你来看看这里！”她把K叫到讲台边，举起那只猫爪给他看。他还没来得及搞清是怎么回事，女教师就用猫爪在他的手上抓了一下，尽管猫爪不很尖，但女教师这次却顾不上猫，她使劲按着猫的爪子，在K的手背上抓出了好几道血痕。“现在你走吧，去干活吧！”女教师极不耐烦地说着，又低下头去看她的猫。这时弗丽达和助手们在隔出的地方正朝外看，看见了血后，她大叫了一声。K把自己的手给孩子们看。

“你们瞧瞧，这只凶恶的、狡猾的猫把我抓成什么样子啦！”他说这话当然不是给孩子们听的，他们在大喊大叫，大叫大笑一直没停过，既然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话对他们来说都起不了作用。K说这句话是针对女教师的，因为她对K手背上的伤痕只是瞟了一眼，似乎这就算是她的道歉，接着她便又专心地去看她的猫了。显然，她用这种血的惩罚使自己息了怒，气消了，于是K招呼弗丽达和两个助手出来，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K把装着污水的桶子提走，打来了清水，开始洗刷地板。但这时从课桌后站起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男孩，向他走了过来，碰了碰K的手，朝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因为教室里太吵，K听不清他说什么。突然喧闹声一下子都停止了，K回过头去一看，整个早晨他一直为之担惊受怕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教室的门口站着男教师，他个子矮小，两只手正抓着两个助手的后颈领子，显然，他是在柴房抓住他们的，因为他正一字一句地大声喝道：“谁大胆把柴房门撬开的？让这坏蛋到这儿来，我要让他粉身碎骨！”

这时，弗丽达站起身来，她正在努力擦洗女教师脚边的地板，她向K瞟了一眼，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支持和勇气，过去的大胆泼辣作风又在她眼神和举止中稍稍流露出来，她说：“这是我干的，老师先生，我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清早就要给教室生炉子，这就是说我不得不打开柴房门；深夜我不敢到您那儿去拿钥匙，也不敢打搅您，我的未婚夫那时正在旅馆，他可能会留在那里过夜，我不得不自作主张把柴房门撬开了。如果我错了，也只是没有经验，因此请您原谅，我的未婚夫看见我弄出了这件事，已经训斥了我。他不让我一早就生炉子，因为他想，既然您锁上了柴房，那就是说，您想表明在你们没来到学校之前不需要生炉子。所以他的错就在于没有生炉子，而撬开柴房门则是我的不是，是我的错。”

“是谁撬开的门？”男教师向两个助手问道，两个助手试图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但这是白费劲。

“是这位老爷。”两个助手说，为了表示确实无误，他们还用手指了指K。弗丽达大笑起来，这笑声比她的所有解释更能说明问题，接着她就在桶子上面拧干了抹地板的抹布，似乎她已经解决了所有的误会，而那两个助手说的那番话也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她又重新跪在地上开始擦洗地板，她说：“我们的两个助

手，他们还是孩子，本该上学读书哩。要知道，是我在晚上用斧头砸开门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不需要助手帮忙，他们只会给我添麻烦。后来，在夜里，我的未婚夫回来，跑出去查看那扇被砸坏的门，想修好它，两个助手这才紧跟在他后面也去了。大概是因为他们害怕两个人呆在这儿，正好他们看见我的未婚夫在忙着修理那扇被砸坏的门，于是他们才这样说，把责任都怪在我的未婚夫身上，可是他们还没长大呀……”在弗丽达作解释时，两个助手不停地摇着头，并用手指着 K，竭力想用面部表情向弗丽达表示她错了，但因为看到这样做无效，于是他们最终只得屈服投降，把弗丽达的话当命令似的一一服从，对男教师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不回答。

“好啊，”男教师说，“你们在对我说谎，是吗？或者出于轻率你们在诬告看门人？”他们仍是默默无语，但从他们那战战兢兢的样子和不安的眼神，男教师肯定他们确实犯了错。“那好，我这就狠狠地揍你们一顿！”他说着，就让一个小孩去隔壁房间拿打人的棍子。当教师举起棍子要打两个助手时，弗丽达突然大叫了一声：“他们俩说的是对的！”她失望地把抹布砰的一声摔到桶子里，弄得污水四溅，她跑到双杠后面躲了起来。

“他们都在撒谎！”女教师说。她已给受伤的猫包扎好了爪子，并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的膝盖太小了，猫太大，有点放不下。

“这就是说，这事是看门人干的，”男教师一面说，一面把两个助手推开，转过身来面对着 K。K 正靠在手里的的大扫把上默默地听着，“好一个看门人，自己干的事自己不敢承认，却让别人来承担罪责。”K 发现由于弗丽达的干涉说了那番话，教师那股不可遏制的愤怒已稍稍缓和了些，于是他说：“您知道，如果我的助手被稍微揍两下，我是不会可怜他们的，如果他们逃避了十次应有的惩罚，那么给他们一次代人受过的处罚，也是完全应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除此之外，教师先生，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和您避免了两人之间的直接冲突，我认为，这对您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不过，现在弗丽达为了两个助手而牺牲了我，”说到这里 K 停了一下，他听见弗丽达在毯子后面号啕痛哭，“当然，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她清白的胸怀。”

“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无中生有！”女教师说。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琪莎小姐，”男教师说，“至于您，看门人，由于您干了这种丢脸的事，我要马上解除您的职务，还要进一步处罚您，现在您得带着您的家属和家具什物马上离开这所学校。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丢掉了包袱，我们最终也能开始上课了。滚！快滚！”

“我不会从这儿移动一步！”K 说，“您是我的上司，可我的这个职位不是您给的，而是村长给的，只有他才能解除我的职务，我也只接受他的解聘。他给我职位根本不是为了我和我的所有家人在这儿挨冻，而是为了让我别干出什么莽撞的事情来。现在无缘无故就这样突然解聘我是完全违背他的本意的，在我没听到他本人说要解聘我时，我谁的话都不信。相反，也许，假如我不听您的轻率的处置，这对您可能会更有好处些。”

“这么说，您是不听我的啰？”男教师问，K 只是摇了摇头，一句话不说。“您好好考虑一下吧！”教师接着说，“要知道，您的决定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您应该反省一下，您昨天晚上拒绝审查的事。”

“为什么您偏偏现在要提起这件事？”K 问。

“由于我高兴！”男教师说，“我现在最后再说一遍：从这儿滚出去！”

男教师看到这些话对 K 毫无效果，于是他走到讲台边，跟女教师细声地商量，女教师主张喊警察，但男教师不同意，最后，他们似乎意见一致。男教师把这个教室里的孩子喊到自己教

室，让他们跟他的学生一起上课。孩子们对这种安排很高兴，他们又叫又笑地离开了这间屋子，男教师和女教师也跟在孩子们后面走出了这间教室。女教师拿着一本点名册，点名册上躺着那只丑态百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猫。男教师很想把猫留下来，他暗示女教师，让她把猫留下，可女教师借口 K 对牲畜太残酷而坚决拒绝了，他也就毫不犹豫地改变了主意，不得不把猫带走。很明显，由于这件事，男教师在离开教室时又对 K 说：“这位小姐被迫跟自己的学生离开这间教室，是因为您拒不服从我解除您职务的命令，因为谁也不能要求她这么一位年轻的姑娘在您这样一个肮脏的家庭环境里进行教学，因此，您就留下吧，您爱怎么放肆都没关系，不管哪个品行端正的人都不会来干涉您。但我敢保证，您这样下去是长久不了的。”说完这话，他就重重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走了。

## 第十二章 助 手

所有的人刚一走完，K 就对两个助手说：“滚开！”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他们大吃一惊，不过他们还是执行了。当他们一走出房间，K 就从里面把房门锁上了，他们在门外大哭大叫，敲着房门。“你们被解雇了！”K 大声说道，“我再也不要你们给我办事了。”然而他们还是不停地在吵闹，他们用手敲门，用脚踢门。“让我们进去吧，先生！”他们叫喊着，K 就像是一块陆地，他们快要被大浪从陆地卷走。但 K 并不可怜他们，他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好让这无法忍受的哭叫声、打门声吵得男教师出来进行干涉。这样的事果然就发生了。

“让你这两个该死的助手进去吧！”男教师喊道。

“我已把他们解雇了！”K 大声回答说，这句话含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他想借此向男教师表明，他不仅有坚强的解聘权，还有执行权。男教师试图用好话来安慰这两个助手，让他们静静地等候，最终 K 还是会让他们进去的。说完他便走了。假如这时 K 不再向他们大声说他已把他们永远解雇了，他们再也别想回到这儿来工作了，那么，事情也许就此解决了。他们在听到 K 说的这两句话后，又开始大喊大叫起来，又是打门，又是踢门。男教师又走了出来，但这次他不再安慰他们，劝说他们，而是干脆靠他那根吓人的棍子把他们赶出了学校。

不一会儿他们又出现在健身房的窗子外面，敲着玻璃窗，大声喊叫着，尽管一句话也听不清。他们在那儿没呆多久，因为在积得很深的雪地里跳啊蹦啊很不方便，老站在那里也不行，因此他们又跑到校园的栏杆边，跳到栏杆的石头基座上，从那儿，虽说远了一点，但他们也能看到整个房间。他们抓着树枝，沿着栏杆一会儿跑，一会儿又停下，伸出两只手向 K 抱拳恳求。他们

就这样在那儿呆了好一会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他们好像着了魔似的，就连 K 放下窗帘不愿看见他们，他们都没看见。

在黑乎乎的房间里，K 走到双杠边，望了一眼弗丽达。弗丽达看到他后，慢慢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擦掉眼泪，默不作声地开始煮咖啡。虽然她什么都知道，但 K 还是觉得有必要告诉她，他已辞退了两个助手。她只点了点头。K 坐到一张课桌旁，眼睛注视着她那疲惫的动作。她本来有着无穷无尽的生气和毅力，她那虚弱的身子因此而显得很美，可现在这种美都消失不见了，在跟 K 共同生活的几天里，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旅馆酒吧间的工作当然并不轻松，可对她来说的变化很大。也许，离开克拉姆是她形容憔悴的真正原因。亲近克拉姆才使她具有了不可思议的诱惑力，而 K 正是被这种诱惑力所控制，才把她搂到了自己怀里，而现在她在他的怀抱里枯萎了。

“弗丽达！”K 喊道。她马上放下咖啡壶，走到课桌边，坐到他的旁边。

“你生我的气吗？”她问。

“没有，”K 说，“也许，你是不得已才这么说的，你本来在旅馆里生活得很愉快，我该把你留在那儿。”

“是的，”弗丽达忧郁地说，“你是该把我留在那儿，我不配跟你在一起生活，你要是没有我，那你也许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因为我，你才不得不屈从于男教师的这种专横，接受这卑贱的职务，并竭尽全力争取能见到克拉姆。一切都是因为我，可我又能用什么来回报你呢？”

“不，不，”K 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她说，“这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伤害不了我，我要见克拉姆并不仅仅是由于你的缘故，你想想，你为我做了多少事啊！没见到你以前，我在黑暗中四处乱闯，谁也不要我，谁也不接受我，我要是死缠上一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他马上就会把我撵走。要是我在某个人那里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可那些人又都是我避之惟恐不及的人，比如像巴纳巴斯一家……”

“你避开过他们吗？这是真的吗？亲爱的！”弗丽达飞快地打断他的话说。可是，当K犹豫不决地说“是的，我避开过他们”时，她又不做声了，变得像原先那样冷淡。于是，K决定再也不向她作什么解释说他正是因为跟弗丽达的相识才使事情变得对他有利多了。他缓缓地抽回了搂抱着弗丽达的手，他们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似乎他的手曾给了弗丽达以温暖，没有他的手她就会受不了，弗丽达这才说起话来：“这样的生活我受不了，如果你想和我永远在一起，那我们就应该迁居到别的地方去，去法国南部，或是去西班牙，去哪儿都行。”

“我哪儿也不去，”K说，“我来这儿就是要呆在这儿，我得在这儿呆下去。”接着又说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他甚至都不想解释这句自相矛盾的话，他补充说，似乎是一边在想，一边喃喃自语，“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引到这个凄凉的地方来的呢？难道就只是为了呆在这儿吗？”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可你得在这儿呆下去，这儿是你的故乡啊，你只是因为失去了克拉姆，因此才这样心灰意冷。”

“在你看来，我只是因为失去了克拉姆，”弗丽达说，“是啊，在这儿，我要的克拉姆有的是，正是为了想躲开他，我才想离开。不，我要的不是克拉姆，我要的是你，因为你，我才想离开。在这里，我无论怎样也无法整个地得到你，在这里，我整日疲于奔命，心神不定。我宁愿失去我的美貌，宁愿不招人喜欢，宁愿痛苦，只要我能跟你平平静静地在一起生活就满足啦。”但是K只听进去了一点，他马上便问：

“难道到现在你跟克拉姆还有来往吗？他还叫你去他那里？”

“有关克拉姆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弗丽达说，“现在我要



说说别的人，比如说你的两个助手。”

“说我的助手？”K 吃惊地问，“难道他们对你纠缠不休，欺侮你了吗？”

“你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弗丽达问道。

“没有。”K 说，他使劲回忆着，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说真的，他们只不过是些好色的，纠缠不休的毛头小伙子，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们欺侮你，敢对你纠缠不休，敢对你无礼。”

“没看见过？”弗丽达说，“你没看见，在桥边客店他们是怎样赖在我们的房间里不走，撵也撵不出去，他们是如何忌妒地望着咱俩的一举一动，有一个还竟然睡到了我的草垫上来，刚才为了赶走你，毁掉你，他们是怎样告发你的，这样不就只留下我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了吗？这一切你都没看见吗？”K 一句话不说的地望着弗丽达。也许，她对助手的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对的，但这些指控可以解释为他们并无恶意，他们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们太幼稚，太荒唐可笑，做事不负责任，还缺乏教养。假如仔细回想一下，不管 K 上哪儿，他们俩总是跟着他，从没有想留下来跟弗丽达在一起，那这种指控还能成立吗？K 提到了这样的看法，但弗丽达却说：“这一切是他们装出来的！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那你又为什么要赶走他们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欺侮我吗？”她走到窗前，稍稍撩起窗帘，朝窗外望了一眼，而后把 K 叫了过去。两个助手还在栏杆边，他们使劲朝学校伸出一双恳求的手。有一个助手为了把栏杆抓得更紧一些，还被尖尖的栏杆勾破了上衣。

“可怜的小家伙，可怜的小家伙。”弗丽达说。

“你问我，我赶他们走的原因？”K 说，“当然，你是直接原因。”

“是因为我？”弗丽达问，眼睛仍望着两个助手。

“你对他们过于客气，”K 说，“对他们的放肆行为总是那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宽宏大量，常对他们笑，还抚摸他们的头发，总是可怜他们，这不，就是现在你还在说‘可怜的小家伙，可怜的小家伙’，最后终于发生了今天这件事，你竟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只是为了解救我的两个助手，免得他们挨打。”

“事情确实是这样！”弗丽达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也正是我心里不愉快的原因，这也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的原因。对我来说，跟你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当我一想到，既然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块能使我们相亲相爱地生活下去的安静地方，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没有，那我们就只有找一个又深又窄的小坟墓，我和你相互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把脸藏到你怀里，你把脸藏到我怀里，无论什么时候再也没有人能看见我们。在这里，你瞧瞧你的两个助手！他们不是向你，而是向我伸出了一双手！”

“可望着他们的是你，而不是我！”K说。

“是的，是我，”弗丽达有点生气地说，“我一直就在说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那他们缠着我还是不缠着我，还不都是一样吗？”

“是克拉姆派来的。”K一遍又一遍的说，弗丽达的这句话让他大吃一惊，虽然他似乎感到这些话很有说服力。

“当然是克拉姆派来的，”弗丽达说，“尽管是他派来的，但他们也还是淘气顽皮的小孩子，还是有必要用棍子来教训教训他们。他们长得多丑多黑啊！望着他们那傻乎乎的孩子气，真让人感到恶心！他们的脸长得像是成人的脸，人们还会把他们看成是大学生呢！难道你以为我对这些什么都没看到吗？我真替他们感到害臊！事情就是这样，我并不讨厌他们，而只是为他们感到害臊。所以我老是禁不住要望着他们，他们让我生气的时候，我也只是笑笑而已，而当别人要打他们的时候，我也只会去抚摸抚摸他们的头。晚上，我睡在你身旁时，总是不能入睡，我总要伏在

你身上望着他们，一个裹着毯子睡得很香，而另一个则跪在火炉边不时地朝炉子里添柴火，我把身子探过你身上时，几乎把你弄醒。我怕的根本不是猫，我很熟悉猫，酒吧间里的夜生活我也习惯了，在那里，人们老来骚扰我，我怕的不是猫，而是我自己。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猫这样一个坏蛋来惊醒我！我只要有一点响声都会吓得直打哆嗦。一会儿我怕突然惊醒你，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一会儿我又跳起来去点燃蜡烛，好让你赶快醒过来保护我。”

“这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K说，“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因此我把他们赶走了，可现在他们走啦，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是啊，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弗丽达说，她的脸色很不好看，脸上流露出来的不是高兴，而是痛苦，“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要知道，说他们是克拉姆派来的，我只是开玩笑说的，我只是心里这么想，但也许是真的，真的是克拉姆派来的。他们的眼睛有点傻里傻气的，但却闪闪发亮，使我想起了克拉姆的那双眼睛，克拉姆的眼光好像通过他们的眼睛射到我的身上。也许，我说我替他们感到害臊不对，假如确实是这样，那也就算了。真的，我知道这种行为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会认为很愚蠢，很讨厌，而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却不这样认为。总之我是用尊敬和钦佩的眼光望着他们那傻乎乎的样子。要是他们真是克拉姆派来的，那谁又能帮我们摆脱掉他们呢？摆脱他们到底好不好呢？也许应该把他们叫回来？他们回来了你会高兴吗？”

“你想让我把他们再叫回到这儿来吗？”K问。

“不要，不要，”弗丽达说，“我根本不想叫他们回来。如果他们重新闯进到这里来，他们看见我在这里会很高兴，就会像孩子似的跳跳蹦蹦，又会像成年男子似的向我伸出双手要来拥抱我，不，我忍受不了这一切！可是我一想到，你把他们撵走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就自己堵住了见克拉姆的路，我就得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你避免有这种后果出现。那时我就在想，你就让他们进来吧，为了你，K，你就快点叫他们进来吧！你别管我，我有什么怕的呢？我会尽力保护自己，不让他们来骚扰我。而要是我声誉扫地，那又有什么，就让它去声誉扫地吧，但我会意识到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你这么说只会加强我赶走助手的决心，”K说，“没有我的允许，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来这里。我能把他们撵走这一点足以证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完全可以对付他们，除此之外，这也表明，他们与克拉姆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就在昨天我收到了克拉姆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克拉姆收到的有关两个助手的情况的报告是很不真实的，由此，可以再次断定，克拉姆对他们是漠不关心的，这是肯定的，绝对的漠不关心。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他接到的就应该是有关他两人的非常准确、真实的报告。而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克拉姆这一点，遗憾的是什么也不能证明、你还是处于老板娘的影响下，你好像到处都看到克拉姆，你依旧是克拉姆的情妇，怎么也不能说是我的妻子。有时候因为这我就感到垂头丧气，我似乎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觉得我好像是刚刚才来到这个乡村，完全不像我真正来到这儿时那样满怀希望。我预感到，等待我的将是无数的失望，而且还要把这一个一个的失望都吞下去。不过这种感觉也只是偶尔才有，”K看见弗丽达听了他的话后情绪沮丧，于是他对她笑了一下，接着说，“实际上，这也证明了一件事，你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要是你现在对我说，要我在你和两个助手之间选择的话，那当然是把助手撵走。在你和两个助手之间进行选择，这算什么主意呀？不，我现在要彻底地摆脱掉他们，既不想他们，也不说他们。谁知道，我们俩一时变得这么软弱，是不是由于我们这会儿还没有吃早饭呢？”

“可能是这样。”弗丽达疲倦地说，但还是笑着跑去干她的活儿了。K 也重新拿起了扫帚。

## 第十三章 汉 斯

时间不久，有人在轻轻地敲门。“巴纳巴斯！”K叫了一声，扔掉手里的扫帚，匆匆几步就跑到了门口。弗丽达望着他，她听到这个名字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紧张，有些惧怕。K的双手直打哆嗦，一时怎么也打不开门上那把旧锁。“就开了，就开了。”他连连说道，也不问一下外面敲门的是谁。门开后，他看到，走进来的不是巴纳巴斯，而是一个小孩，一个曾经想跟他说话的小孩，但K全然不想把这件事再想起来。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问，“大家都在那边上课。”

“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小孩抬起那双深褐色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K，垂手立正地站着说。

“你要干什么？快说！”K一边说，一边弓下腰，因为小孩说话的声音很低。

“我能帮你一点忙吗？”孩子问。

“他想帮我们！”K对弗丽达说，并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汉斯·勃伦斯威克，”小孩回答说，“我是四年级的学生，是奥托·勃伦斯威克的儿子，我父亲是马德雷加斯的鞋匠。”

“这么说，你叫勃伦斯威克。”K说，语气显得格外和气。

原来汉斯看到K的手被女教师用猫爪抓出血来觉得伤心，很不高兴，他当时就想为K鸣不平。现在，他冒着受处罚的危险，像个逃兵似的擅自从隔壁教室悄悄溜到这儿来了。他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孩子气，所以他才表现得那么认真，那么一本正经。起初，他还很害羞，有点儿拘束，后来慢慢习惯了，跟K，跟弗丽达都搞熟了，又喝了他们给他的可口的热咖啡，他变得活跃起来，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于是他开始连连不断地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似乎他想尽快了解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越快越好，他便

可以给 K，给弗丽达他们出主意，当参谋。他的个性有点专横，但却包含着天真幼稚的童心，十分可爱，所以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听从于他的摆布。总之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作也完全停止了，就连吃早饭也耽搁了。尽管小孩坐在课桌边，K 跟弗丽达都坐在讲台上的一张沙发上，但看上去汉斯倒像是个老师，他正在检查他们回答的问题是否正确，该给他们几分。他温柔的小脸上浮现着一丝微笑，好象在说他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然而这种想法更促使他正正经经地要玩好这个游戏，也许他脸上露出的微笑不是因为游戏玩得很满意，而是童年的欢乐让他笑逐颜开。后来他还说，有一次 K 去雷斯曼家他就认识了 K。K 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在那位太太身边玩耍的就是你吗？”他问。

“是的，”汉斯回答说，“她是我妈妈。”

于是他们便问他妈妈的事，可他不太愿意讲，有点支支吾吾的，只是在问了他几遍后他才开口说。事情很明显，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可是他提问题的口气，又使那些紧张而又焦急的听众觉得他好像是个大人，一个精力充沛，聪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也许他们预感到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汉斯一会儿则又成了一个小学生，很多问题他都不懂，别人的意思他也理解错了，由于孩子气，跟别人讲话声音又很低，虽然别人多次给他指出这个毛病，可他因为固执，就再也不回答别人提的任何问题，而且一点都不会感到拘束，感到局促不安，这是一个成年人无论怎样也做不到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他看来，好像只有他才能向别人提问题，而别人向他提问题就破坏了规则，浪费了时间。于是他就会挺直身子，低着头，撅起下嘴唇，坐在那儿不吭一声。弗丽达很喜欢孩子的这种表情，她常常向他提一些问题，让他答不出，逗他做出这种表情来，她这样做有时很有效，可 K 却感到很不高兴。总而言之，他们问的多，知道的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少。他母亲经常生病，生的是什么病还是搞不清楚。坐在勃伦斯威克太太膝上的是汉斯的妹妹，名字也叫弗丽达（看得出，汉斯对妹妹的名字跟向他提问题的女人的名字相同，很不高兴），他们一家都住在乡村，而不是住在雷斯曼家，他们只是去雷斯曼家作客，顺便在雷斯曼家洗个澡，因为雷斯曼家有一只大洗澡盆，除了汉斯，小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在这只大盆里互相泼水玩。汉斯说起自己的父亲，又敬又怕，不过他只是在不讲母亲时才会讲到自己的父亲，跟母亲比，父亲对他来说明显不太重要，但是问起他家的生活情况，无论 K 和弗丽达提什么问题，他们始终了解不到任何情况，因为小孩不作任何回答。有关他父亲的手艺活儿，他们知道，在乡村他父亲是个最出色的鞋匠，没人能跟他比，汉斯一遍又一遍地讲着这事，并回答别的一些问题，他父亲甚至还把活儿让给别的鞋匠去做，比如让给巴纳巴斯的父亲去做，而且这种事情勃伦斯威克是作为一种特殊照顾才这么做的。汉斯在讲这件事时特别自豪地昂起了头，因而，弗丽达跳起来，跑过去好好地吻了他几下。在多次问他去没去过城堡后，他才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说他没去过，而对有关他母亲的问题则根本不作回答。最后 K 感到疲倦了，他觉得这些询问似乎没人一点用，孩子是对的，利用一个孩子试图来探听出别人的家庭秘密，这是件很丢人的事，况且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却什么也没打听出来，那更是丢人现眼。最后 K 问小孩，他想怎样帮助他们，当知道汉斯想帮他们干点活儿，好让两位老师不再骂他们时，他丝毫都不感到惊讶。K 对他说，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帮助，老师骂人是因为老师性格不好，你就是工作干得再好，再努力，你也还是会挨教师骂的，活儿本身并不重，今天只是因为情况特殊，才没干完，况且，这种责骂对 K 起不了什么作用，这跟骂学生不一样，他对这种责骂根本不放在心上，根本没把这种责骂看成是一回事，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不久就能离开这个老师。既然汉斯只想



帮他们一起对付老师，他们还是十分感谢他，现在他最好是态度安然地快回到教室去上课，要是运气好，他还不会受到处罚。虽然 K 并没有强调，而只是无意中表示他们不需要他的帮助一起去对付教师，但汉斯还是很清楚地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他又问 K 是否需要他在别的方面帮他们。要是他自己帮不了他们，他会请妈妈来帮他们，那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当父亲有什么不愉快的事，碰到什么难处，他总是找妈妈帮忙的。妈妈曾多次问过有关 K 的事，通常，她是不出家门的。那一次她去雷斯曼家是个例外。可汉斯自己则常常去雷斯曼家，跟他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有一次他母亲问他，那个土地测量员是否又去过雷斯曼家。妈妈不能太激动，因为她身体很虚弱，也非常疲惫，因此他只说了一句他没见到土地测量员，尔后再也没说什么。当汉斯在学校见到 K 时，他很想跟 K 说说话，尔后好把这事讲给妈妈听。由于母亲最喜欢在她没什么要紧事要你做的时候，听你给她讲新闻。K 想了想后对汉斯说，他已不需要任何帮助，凡是他需要的东西他都已经有了，但对汉斯来说，他能帮 K 的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K 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当然，以后也许他会在某件事上需要人帮忙，那时他会去找汉斯的，他有汉斯家的地址。而现在，他，K 本人也许可以帮汉斯一点忙，汉斯的母亲有病让他不安，显然，谁都不知道他妈妈得的是什么病，而疏忽大意往往会使小病酿成严重的后果。K 略懂一些医药知识，而更难得的是，他很会护理病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医生对一些病没有丝毫办法，而他却有治疗的方法。在家时，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本事，人们都称他为“苦药草”。不管怎样，他很乐意去拜访汉斯的妈妈，并跟她进行交谈。说不定他还能给她提供点有益的建议，哪怕是只为汉斯，他也乐意这么去做。一听到 K 愿意去给妈妈看病，汉斯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使 K 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尽快去给汉斯的妈妈治病。可他什么也问不出来，毫无结果。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不能使人满意，他说，家里不让任何陌生人去看望他妈妈，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她，虽然那一次 K 跟她几乎没说一句话，可她在床上还是躺了好几天，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当时父亲对 K 很生气，于是他当然也就不让 K 再去看望汉斯的妈妈，他甚至还想去找 K 算账，但是母亲制止了他。然而，主要的还是母亲自己不愿跟任何人交谈，其中当然也包括 K，但是，既然有人提到了 K，她也就很想见见他，可她不会亲口说出来，她只是想用这来表明她只是想听到有关 K 的一些情况，她并不想真的跟他面谈。况且，她实际上根本没什么病，为什么会这样，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有时候她也会对大家讲，这是因为她受不了这儿的气候，但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又不愿意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再说，她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多了。K 所了解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他发现汉斯为了不让 K，按他的话说，不让想帮他忙的 K 去打搅自己的母亲，他表现得非常机敏，不仅这样，为了要有正当的理由不让 K 去打搅母亲，他甚至连自己的讲话都自相矛盾，特别是说到他母亲的病，更是矛盾百出。尽管这样，K 还是看出汉斯对他很有好感，只不过一讲到他母亲，他就把这给忘了，谁要是跟他母亲相比，那谁就会倒霉，眼前 K 就遇上了这种情况，也许汉斯的父亲处于 K 的位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K 很想试试看这个假设是不是对，他说，不用说，父亲不让任何人去打搅母亲，这说明他父亲很明智，很能体贴人，要是 K 那天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他怎么也不会去跟他母亲谈话，他请汉斯代他向母亲和全家表示歉意。同时他也弄不明白，照汉斯的话说，既然清楚母亲得这种病的原因，为什么父亲还要留住母亲，不让她换个地方去好好休养休养，人们不免会推测这的确是父亲把她给留下来的，要知道，她只是为了父亲，为了孩子才留下不走的，可孩子可以跟她一起去，她也不需要去很久，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城堡的山上，那里空气新鲜，环境也

很好。而这种旅行的费用父亲也应该出得起，因为父亲是乡村里最好、最大的制鞋匠。也可能父亲或者是母亲城堡里有亲戚，有熟人，他们也一定会很乐意接她去城堡住一阵子，为什么父亲就不让她去呢？他太不重视她的健康了。K 只看了汉斯的母亲一眼，发现她太虚弱了，面无血色，很是憔悴，正是因为看到这些，这才迫使他跟她谈话的。他当时很是吃惊，父亲怎么会让生病的妻子呆在空气这么污浊的地方，呆在冒着蒸气的洗衣、洗澡的房子里，而且，他自己还老是大声地喊叫，大声地跟别人谈话，一点也不克制一下自己。父亲也许对事情的真实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就算最近一段时间病情有了好转，那也只是暂时的恢复，要是你跟疾病不作斗争，不进行治疗，这病就会变得更加严重，那时病人就没救了。假如 K 不能跟汉斯的母亲谈，那么跟汉斯的父亲谈也行，要让他注意这一切情况。

汉斯听得很认真，差不多都听懂了，但他感到在听不懂的话里有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仍坚持说，K 不能去跟父亲谈话，他父亲不喜欢 K，可能也会像老师一样对待他。他在讲 K 的时候脸上含着羞涩的微笑，可一提到父亲，他就显得又苦恼又伤心。但是他又说，可能的话，K 可以去跟他母亲谈谈，但不能让父亲知道。于是汉斯便凝神寻思起来，就像个女人一样，既想找个机会去干一件不让干的事，可又不想因此而受到惩罚。后来他终于说道，也许后天可以安排这件事，那一天父亲要去旅馆，他在那儿有个约会，汉斯在那天晚上可以带 K 去见自己的母亲，当然这还得征求母亲的同意，会不会同意还很难说。这事恐怕比较麻烦，母亲同意的机会很小，因为母亲从来不做父亲不同意的任何事，她对父亲百依百顺，有时就连汉斯也知道这事是不合理的，但她也还是依着他。现在汉斯真的要向 K 请求帮助，一起来对付父亲，结果是一方面他在想他要去帮 K，可另一方面他又要去骗自己。事实上他在考虑，他怎么样才能探问出，这个突然出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就连母亲也十分关心的陌生人能不能帮助他们，当时在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们。可见，这个孩子是多么富有心计，多么狡猾！从外表，从他讲的话里都看不出他的心计，只有从最后他无意中承认他是想有意或顺便探问出一些什么东西，这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他跟 K 正在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商量他们需要克服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尽管汉斯想了很多办法，可这些困难还是难以克服。他一边自己在想，一边似乎是在求援，不安地眨巴着眼睛望着 K。父亲没走之前，他什么都不敢对母亲讲，要是父亲知道了，那什么都完了，这就是说，应该迟一些时候告诉她，可是看到母亲的病，他又不能一下子都对她说，他只能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告诉她，只能那个时候他才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接着就带 K 去见母亲。可是要是再迟一些，又会出现父亲突然返回的问题，这该怎么办呢？不，这样不行，但 K 却说，这样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谈话的时间不够，短暂的会见，短暂的交谈已经足够了，就连汉斯也不需要去接 K。K 可以藏在房子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汉斯打个手势他马上就进来。不行，汉斯说，不能在房子附近等。这里又说到汉斯对母亲的小心谨慎，由于没有母亲的同意，K 是不能到这里来的，汉斯不能避开母亲跟 K 签订一个这样的协议：汉斯应该去学校接 K，但不能比母亲知道所有这一切并予以同意更早。好吧，K 说，这么说，这样做，也确实是很危险，很可能父亲会在家里碰到他，假如碰不到，母亲也会害怕父亲，不会允许 K 来的，说来说去，一切都是父亲的原因。可汉斯不同意，于是他们之间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争论。

K 早就把汉斯叫到了讲台上，把他拉到自己怀里，不时地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汉斯时而又倔犟一下，不管怎样，这种亲近还是促使他们互相了解，帮助他们互相谅解。最后他们商量定了：汉斯首先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母亲，但为了让她能比较容

易地同意跟 K 见面，还要告诉她，K 还会跟勃伦斯威克本人谈谈，不是针对母亲，而是谈 K 自己的事。有一点也是事实，在谈话时，K 还记得，勃伦斯威克虽然是个又凶又恶的危险人物，但直接了当地说，他还不可可能是 K 的敌人，因为照村长的话说，赞成招聘土地测量员的那些人的头头正是他，尽管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 K 来到乡村对于勃伦斯威克来说正是他所期盼的。的确当时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第一天他见到 K 是那么生气，按汉斯的话说，他对待 K 是那么恶，这也许是因为 K 没有向他求助，因而伤了勃伦斯威克的自尊心，或许是发生了什么的误会，这误会只要几句话就能讲明白。假如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 K 毫无疑问就能取得勃伦斯威克的支持一起来对付教师，也许还能对抗村长本人，这样，村长和教师不让他去城堡，强迫他在学校当看门人，给学校干活的政治阴谋——这不是政治阴谋又是什么？——就会因此而彻底揭露出来。假如为了 K 又重新挑起勃伦斯威克跟村长的斗争，那勃伦斯威克自然也就可以把 K 看作是他这一边的人。K 就会成为勃伦斯威克家的座上客，勃伦斯威克所能动用的全部物资就可以由 K 来支配，毫无顾及村长的必要，到那时，谁能说他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办到的呢？当然到那时，他就可以常常陪伴在勃伦斯威克太太身边。这样的美梦在戏弄着 K，而 K 也在做着这样的美梦。与此同时，汉斯也一边在想着自己的母亲，一边又望着一声不吭的 K，这神态就像是望着一个正在沉思着给重病人开什么药的医生。汉斯同意让 K 跟勃伦斯威克谈谈土地测量员的职责问题，但是这也只是为了保护母亲不受父亲的指责、非难。谈话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希望最好是不采用这种方法。汉斯只想问 K，他将怎样向父亲解释他迟些时候对父亲的拜访，K 说，学校的工作和教师的侮辱使他无法忍受而陷于绝望，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决定去拜访勃伦斯威克。听了 K 说的话，尽管他皱着眉，阴沉着脸，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终于，一切都有了眉目，诸事齐备，也有了一种成功的希望，汉斯从充满痛苦的思索中解脱出来，变得快活起来，他开始像孩子似的闲聊起来，先是跟 K 聊，后是跟弗丽达聊。弗丽达一直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低头沉思，只是现在才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她问汉斯，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汉斯想了一会儿说，他想成为像 K 那样的人，可当进一步问他时，他就什么也答不出来了。当他们问他，他难道想成为一个学校里的看门人时，他坚决地回答说“不”。只是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追问才弄清楚他怎么会有这个愿望的。K 现在的状况是又可怜又可卑，实在毫无可羨之外，这一点汉斯根本不用把 K 去跟别人相比，他心里很清楚，因此他一定要保护好妈妈，不让妈妈见到 K，不让妈妈跟 K 谈话。但他还是来找 K，亲自向他求助，当 K 表示同意后，他非常高兴，他觉得别的人也会这样对待 K 的，就连汉斯的母亲也亲口问过有关 K 的情况。由于这个矛盾，在汉斯的脑子里就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尽管 K 目前处境又狼狈又被人瞧不起，大家都不愿意接近他，但是将来，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他就会超过所有的人，就会出人头地。正是这遥远的未来和通向未来的崇高的路吸引着汉斯，这也就是为什么汉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很愿意接近 K 的原因。汉斯现在正望着 K，从上到下地望着他，就像是望着一个年龄远比自己幼小，而前途却比自己远大的弟弟一样，在汉斯和 K 的关系上这是一种最幼稚，同时也是一种过早成熟的表现。所以被逼着要回答弗丽达的许多问题，汉斯才不很乐意地关陞其事地说了这件事。只是在 K 说他知道为什么汉斯会羡慕他后，他才快活起来。K 说他羡慕的是放在桌上的那根神奇的刻有花纹的手杖，因为汉斯始终在心不在焉地玩弄着它。K 会做这样的手杖，要是他们的计划实现了，他会给汉斯做一根更漂亮的手杖。汉斯听了 K 的许诺可乐坏了，他满脸喜色地跟 K 道别，紧紧地握着 K 的手说：“那么，后天见！”

## 第十四章 弗丽达的指责

汉斯离去不久，教师就猛的一下推开了门，他看见 K 和弗丽达正悠闲地坐在桌子边，便大声喊道：“对不起，打搅了！不过，你们得说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里收拾好？我们那边的教室坐得满满的，就像是桶里的沙丁鱼，又多又挤，连课都上不成，而你们倒好，在这间又大又宽的健身房里优哉游哉，消闲纳福，你们还嫌不够无拘无束，连两个助手也给撵走啦！好啦，现在你们总得起来干点什么了吧！”他冲着 K 说，“你，去桥边客店给我把早餐拿来！”他说的话听起来似乎很客气，可声音着实可怕，气势汹汹的。K 已经完全准备照教师的话去做，可他要逗逗他，于是他问：

“好像我已被你解雇了，不是吗？”

“解雇没解雇，先去给我把早餐拿来。”教师说。

“我要先弄明白，我到底给解雇了没有。”K 说。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教师说，“你接受了我的解雇吗？”

“这么说，我还是没有被解雇，对吗？这就行了。”K 说

“我不能决定，”教师说，“这要由村长来决定，行了吧，虽然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现在赶快去拿早餐，要不，你可真的要被撤职了。”

K 心里感到很是舒畅，他非常满意：就是说，教师已跟村长谈过了，也许根本没谈，而只是想象了一下，村长会有什么样的意见，而这意见正好是对 K 非常有利的。他已经打算去取早餐了，可是刚走到门口，教师又把他喊了回来。他这样做也许是想试试，K 听不听他的话，愿不愿为他效劳尽力，也许是他心血来潮，望着 K 在他的指示下让走就走，让回就回，如同一条呼来唤去的狗，他心里感到痛快。在 K 来说，他也明白，如果对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师过分百依百顺，他就会沦为教师的奴隶和挨打的孩子，但他还是决定，在一定限度之内尽量顺着教师的心意去做，由于尽管已经知道教师无权解雇他，但他却可以给 K 的工作制造困难，让 K 苦恼，让 K 干不下去。正是为了要保住这个职务，去为教师拿早餐这个差事对 K 来说现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格外重要。跟汉斯的谈话唤起了他的新的希望，而这种希望看来也未必能实现，况且没有丝毫证据，但他怎么也无法把这种希望从脑子里赶走，这些希望几乎取代了巴纳巴斯。如果他一心抱着这个希望——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他就只有集中精力什么也别去想，什么也不要操心，吃、住、乡村当局，甚至还有弗丽达都可以撇开不管，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弗丽达，凡是跟弗丽达有关的事他都会关心，都会感兴趣。为了弗丽达他要竭力保住自己这个职务，因为这对弗丽达有好处，既然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受点委屈，忍受一下教师的折磨，他也绝无怨言。这一切并不那么可怕，只不过是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平淡无奇、不值一提的一些烦恼，跟 K 所追求的事业来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完全不是为了过平静生活，来这儿养尊处优的。

所以，现在他除了表示愿意去客店拿早餐外，还表示愿意服从教师的新的命令，那就是赶快收拾好房间，好让女教师和她的学生回到这儿来上课。不过，收拾房间可得快一些，尽量快些，他还要去给男教师拿早餐，那个教师已经饿极了。K 向教师保证说，一切都会照他的意愿办好。于是 K 急急忙忙动手收拾床铺，把体操器械放回原处，在弗丽达洗刷讲台时，他便快速地把地板也洗刷干净了。教师在旁边看了不久，对他们的努力工作好象感到很满意，他还对 K 说，门后面有生炉子用的柴火，看得出，他是不让 K 再去柴房里拿柴火，然后还吓唬他们说，他很快就会返回来进行检查，说罢他便回到他自己的教室里去了。

弗丽达默默地干了不久活后，她问 K，为什么他现在这么听



教师的话，对他这样俯首贴耳。她显然是因为同情他才问他，态度也很好，可 K 却在想着弗丽达当初的许诺，她答应过要保护他，不让教师来支配他，不让教师对他胡乱左右，可她没有做到，因此 K 只是很简短地回答她说，他既然接受了看门人这项工作，那他就应该去干看门人的事。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正是这简短的谈话引起了 K 的注意，他发现弗丽达一直在埋头沉思，显得非常忧愁，在他跟汉斯谈话时尤为明显。于是 K 一边朝屋子里拿柴火，一边直率地问她，她这样心事重重在想什么。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 K 说，她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是在想客店老板娘和她说的一些话，觉得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在 K 的追问下，起先她不肯说，不承认她在想什么心事，后来才详细地对 K 讲了她在想什么，讲这事时，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这不是说她在专心干活，而是因为干着活时她就可以不必望着 K 说话。她对 K 说，在听他跟汉斯谈话时，她开始时心情平静，后来 K 说的一些话她听后心里猛地一哆嗦，有点害怕，于是她开始迫使自己去弄清楚他说的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以后她就不断地从他的话里证实了老板娘曾警告过她，尽管对这种警告她怎么也不想去相信它们是对的。K 听了弗丽达那些吞吞吐吐的话语，已经很生气，再听到她那哭泣一般的声调，不仅感动没有，反而更是生气，而使人最为恼火的是客店老板娘通过弗丽达的回忆又重新过问起他的生活来了，因为迄今为止就她来说她还没赢得什么胜利，因此 K 把怀里的一抱劈柴扔在地上，到它上面坐着，要弗丽达把全部事情都说出来，他说话的语气极为严肃认真。“从一开始，”弗丽达说，“老板娘就经常让我去怀疑你，她倒没有说你是个骗子，相反，她说你像个小孩子，天真无邪，跟我们这里的人截然不同，她说，甚至在你说得十分坦诚直率时，我们也很难让自己去相信你，要是她这个善良的女友不预先拯救我们，我们忽视人家的劝告，那我们就得通过痛苦的经验最终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学会如何才能相信你，她说她尽管看人看得很透彻，可她也还是上了你的当。但她，跟你在桥边客店谈了最后一次话后我在这儿只是重复她说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她最终恍然大悟，看出你这个人很狡猾，现在不管你怎么努力掩盖自己的想法，你再也骗不了她。不过，你什么也没掩盖过，这一点她反复地说过。后来，她还对我说：以后一旦有机会你要尽力地好好去听他讲的东西，不是随便听听，也不是表面听听而已，而是要十分认真地去听。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关我的事，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你搞上了我——她用的正是这种下流字眼——只是因为你在路途中偶然遇上了我，然后就喜欢上了我，此外，你认为酒吧间的任何一个女招待，是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随意伸手猎取的对象。还有，正如老板娘从旅店老板那儿打听到的，说你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想在旅店过夜，而这只有靠我才能办到。在那个晚上，我只要你做情人，你就可以达到你在旅店过夜的目的，但是你是为了使我们的关系能为你带来更多的好处，你还需要点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克拉姆。老板娘肯定地说，她知道你要从克拉姆那里得到什么，她仅仅说，你在认识我以前，就像现在一样，始终渴望接近克拉姆。不同的是，以前你没有一点希望，而现在你在我身上找到了一种既可靠又能很快接近克拉姆的方法。今天当你说，如果我们没有遇见，没有相识的话，你似乎还在一片迷茫之中不知所措，这些话真让我吃了一惊，真的，这种吃了一惊只是一刹那，一瞬间的事，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老板娘说的话跟你说的有关这件事的一些话几乎完全一样，她也如此认为，就是从你跟我相识那个时候起，你就有了明确的目标。事情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认为你已征服了我，克拉姆的情妇，所以你就有了代价昂贵的抵押物，以我为人质，就可以去获取巨额的赎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这个抵押物——人质去跟克拉姆讨价还价，因此，我本身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而赎金，

就代表你的一切。在对我的态度上，凡与我有关的你作出任何让步，但与赎金有关的你则寸步不让。因此，对你来说，我失去旅馆的工作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我离开桥边客店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我在学校里干这些繁重的活儿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你对我没有一点温存、爱抚，甚至连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你把我丢给两个助手，一点都不吃醋，毫不妒忌，我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对你来说就是我曾是克拉姆的情妇，因此你便有意无意地竭力让我别忘掉克拉姆，即使关键时刻也不抗拒。同时你又与老板娘大吵大闹，对她闹对立，因为你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才能把我和我分开，才能从你那里把我夺走，于是你就故意跟她大吵特吵，这样她就会放我和我离开客店。而我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是属于你的，对此你毫无怀疑。你把与克拉姆的谈判当作是一场平等的商业买卖，一场现金交易，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什么都可以做，你把一切都作了充分估计：如果克拉姆要我，你就把我献给他；如果他要你跟我在一起，那你就跟我在一起；如果他要你赶走我，那你就会马上把我赶走。你自己也时时准备故作姿态去充当一个角色，假如有利于你，你就会装出你是喜欢我的，你会努力强调你是多么渺小，然后用这来对抗他对我的冷淡，你还会说有这样一个人成了他们的后继者，用这个来让他羞辱，或是把我承认的对他的爱去告诉他——我曾对你说过这种话——去请求他把我重新要回去，求他重新跟我相好，当然，第一你必须得到他给的赎金，要是你得不到答复，又什么也得不到的话，你就会用你 K 和妻子的名义去死气白赖地央求他。老板娘最后还对我说，如果你一旦看到，你全错了，你的所有提议，你的希望，你对克拉姆和他对我的态度都错了时，那时，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地狱生活的来临，因为那个时候我将成为你实实在在的所有物，成为你摆脱不掉，且又毫无价值的所有物，你就会开始对我熟视无睹，因为你对我并无任何感情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言，只有一种所有感而已。”

K 咬紧嘴唇紧张地凝神细听弗丽达的讲述，他坐在身下的那捆木柴散了他都没发觉，他差不多在地上坐着了，对此他毫无感觉。现在他站了起来，坐在讲台边上，握住了弗丽达的一只手，而她却试着想把手抽回去，他说：

“你说的这些话，我几乎没法弄明白，到底哪些是你的意思，哪些是老板娘的意思。”

“不，这全是老板娘的意思，”弗丽达说，“她说的话我都听，因为我尊敬她，但这回我没有听她的，这在我生活中还是头一回呢。她讲的一切我觉得很可笑，我似乎觉得她说的一切跟我们两人之间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况且，我感到，实际上这一切跟她所说的完全相反。我想起我们第一夜在一起后的那个阴郁的早晨，你跪在我身边，你那样子就好像你失去了一切似的。自那以后，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干，我还是帮不了你，只会妨碍你。由于我，老板娘才成了你的一个敌人，一个强有力的敌人，直到现在你对她仍估计过低。因为我，你才心事重重，你才不得不去争取一个职位，你才在村长那里遭受挫折，才会使你落到那两个人手里，你才会落到两个助手的手里，还有更糟的，那就是因为我，你也许还要受到克拉姆的欺侮。你现在还在想方设法要见克拉姆，这只是一种试图取得他的谅解的无力挣扎罢了。我心里暗自想，可能老板娘，当然她这一切比我知道得更多，只是想使我避开最可怕的良心上的谴责，这是善意的想法，但却完全是多余的。我对你的爱使我能忍受一切，这种爱最终也会帮你摆脱困境，如果不是在这里，而是村子，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我的爱已经证明了它的力量，它已把你从巴纳巴斯家里拯救了出来。”

“这就是说，当时你的想法跟老板娘的想法恰恰相反，”K 说，“从那时起，爱情改变了吗？”

“不知道，”弗丽达望了一眼 K 的双手，这两只手还握着她

的手，她说，“也许，什么也没改变，你现在离我这么近，又是这么平静地问我，我相信什么也没改变。可是，事实上……”说着，她从K的双手中把手抽了出来，挺直了身子，哭了起来。她没有把脸遮盖起来，她泪流满面地对着K，抬起头看他，好像她不是在为自己哭，因此没什么好遮盖的，她是在为K的忘恩负义而哭。要是他看到她满面泪水而感到痛苦，那也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实际上，”她接着说道，“自从我听到你跟那孩子的谈话时起，一切就全都改变了。你开始打听他家里人的情况，向他东问西问，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我觉得那时，你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你走进酒吧间的那种样子，你和蔼可亲，真诚坦率，你好像是故意用这种孩子般的热情来吸引我的注意。现时的一切都如同那时的情况一样，没有一丝差别，我只希望当时老板娘也能在场，让她听听你说的话，看她是否仍然还要坚持她自己的看法。可后来，我自己也突然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似乎明白了，你是为了什么目的才跟那个小孩谈起话来的。你赢得了他的信任，这是很不容易的，你是用那充满了同情心的话语来赢得他的信任的，这样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而你的目的我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个女人。表面上你好像很为她担心，可从你说的话里却大概可以听出，你关心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还没有把那个女人搞到手，就已经在欺骗她了。从你的话中我认清了我的过去，也看到了我的将来。我似乎觉得这就像是老板娘跟我坐在一起对我解释这一切，而我却竭力要把她撵走一样，但我也清楚地看到这种努力是白费劲，无济于事，何况，被骗的已不是我，现在骗我也没有这种必要，全是陌生女人被骗。当我鼓足勇气，下定决心问汉斯，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他回答说，想成为一个像你那样的人时，我就明白，他已经完完全全受你所影响，受你所控制，难道那时的情况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一个被骗的招人喜爱的男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一个在旅馆被骗的我，难道有区别吗？”

“你所说的这些话，”K说道，他恢复了镇静，平心静气地听着这习以为常的责备的话，“你所说的许多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可并不合乎逻辑，这只是一种含有敌意的看法罢了。这是老板娘的看法，是我的敌人的看法，要是你说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这倒会使我得到一些安慰。不过，这些话却大有教益，从老板娘那里人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她从没当着我的面对我说过这些话，尽管在别的方面她从未顾及过我的感情。很明显，她把那个武器交给你，希望你在我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好使用这个武器。如果说我在利用你，那她也同样是在利用你，现在，弗丽达，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事情果真如老板娘所说的那样，那一切岂不更糟，那就是说你根本不爱我。只有如此，才好像真的是我为了谋取我自己的私利而使用诡计把你弄到手的，这么说，就连我跟奥尔茄手挽手出现在你面前也是为了唤起你对我的好感而有意安排的，是我预先计划好了的啰，而老板娘历数我无数的罪状，却惟独忘了这一条。不过，要是没有这样的卑鄙行为，如果不是一只狡猾的猛兽抓住了你，而是你爱上了我，就像我爱上了你一样，我们俩情不自禁地相互爱上了对方，如果是这样，弗丽达，你说说，事情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当时，要知道，我不仅在为自己作打算，也在为你作打算，两者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敌人才会把我们分开，一切事情都如此，就连与汉斯的谈话也是这样。但是你由于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于是便把我与汉斯的谈话过分地夸大。如果说我跟他的意图不完全一致，那也不能说我们的意图就是对立的。此外，你我之间的分歧也不会因为汉斯而掩盖住，总会暴露出来的。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就低估了这个十分谨慎的小家伙。然而，即使他什么也不明白，我想这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不幸。”

“K，弄清这一切真不容易，”弗丽达叹了一口气说，“当然，

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我从老板娘那里学到了什么本事，那我也宁愿痛痛快快地把它们全都扔掉，并跪下向你恳求对我宽恕，我平时也都是这样做的，虽然我说了一些令人厌恶的话，我也是这样做的。有一件事应该说是真实的，那就是你对我还有很多事是瞒着的，你一会儿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你却不知哪里去了，也不知你从哪儿来。你记得，当汉斯敲门时，你甚至激动得大叫着‘巴纳巴斯！’而且不知为什么对这可恨的名字你叫得是那么亲热，要是你哪一次叫我的名字时也这样亲热那该多好啊！如果你怀疑我，那我怎么能不起疑心呢？这样，我就只好完完全全受老板娘的影响，你的行动似乎又证明了她说的全部话都是对的，当然我并不想去证实你的每件事情以证明她是对的，假设你赶走了两个助手，不就是为了我的缘故吗？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在你的所有言行中找到一些安慰我的东西，哪怕因此而使我伤心难过我都心甘情愿，那就好了。”

“首先，弗丽达，”K说，“我对你什么也没有隐瞒，可你瞧瞧，老板娘是多么恨我，她又是多么地竭尽全力要把你从我身边拉走，为了达到目的她使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你对她又是多么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啊！你说说，我对你隐瞒了什么呢？我想见克拉姆，这你知道，这件事你什么忙也帮不上，我不得不靠自己想办法，这你也知道，而直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办成，你也有所目睹。难道要让我把这些对我来说是十分屈辱的，完全徒劳的努力都讲出来，以此来加倍羞辱自己吗？难道要让我把那天在克拉姆的雪橇门边挨着冻白白守了他一整天的事自吹自擂一番吗？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已不再想这些事，于是我便匆匆跑回到你的身边，而你却让我又重新想起这些事来。你说到巴纳巴斯吗？确实，我是在等他，他是克拉姆的信使，可不是我委派他当信使的。”

“又是巴纳巴斯！”弗丽达高喊起来，“我从来不信他是个好信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许你说得对，”K说，“可给我派来的信使就只他一个，唯一的一个，没有别人。”

“那就更糟，对你很糟，”弗丽达说，“这更说明你对他要多加提防。”

“很遗憾，直到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还没显示出我应该提防他的理由。”K微笑着说，“他很少来，带来的信息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也只有一点，那就是信息都是从克拉姆那儿带来的。”

“我告诉你，”弗丽达说，“这是因为对你来说，就连克拉姆也已经不是你的目标了，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我心里最为不安。以前你总是避开我渴望见到克拉姆，这已够糟糕的了，可现在更糟糕的是你好像连克拉姆也不想见了，这一点老板娘都没能预先想到。照老板娘的话来说，直到一天，发现你对克拉姆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你的幸福，一种捉摸不定的，但又是非常真实的幸福也就完结了。现在你连这一天也不想再等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孩，为了他的母亲你便跟他不顾死活地拼斗。”

“你对我跟汉斯的谈话理解得很正确，”K说，“事情确实是这样。难道你忘记了你过去的全部生活吗？（当然，老板娘除外，这一点你是无法回避的。）除非你忘了，一个人处于最低层而要向上爬时，他不得不为每一次的提升进行奋斗吗？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去运用一切机会吗？哪怕这机会只带来微弱的希望。那个女人是从城堡来的，在我迷了路闯到雷斯曼家里来的头一天，她亲口对我这样说的。向她请教或是向她求助这是再明了不过的事了。如果老板娘能如此准确地看到无法见到克拉姆的所有这些障碍，那这个女人也许就知道通向克拉姆的路，她自己就是从这条路来到这里的。”

“通向克拉姆的路？”弗丽达问。

“当然是通向克拉姆的路，还能通向什么地方？”K说，并从



原地站了起来，“现在是我该去拿早餐的时候了。”

然而，弗丽达却以一种不太合适的理由，固执地央求 K 留下来，好像只有他留下来，跟她在一起，他才能证实他对她说的所有安慰她的话是对的。但是 K 指着那扇每时每刻都会砰的一声打开的门，让她想起了那个教师。K 答应她他很快就会回来，甚至告诉她，她不要生炉子，等他回来生。最终弗丽达还是默默地让步了。在院子里，K 踏着积雪——照说，院子里的路早该清扫干净了，让人吃惊的是，清除积雪的工作进行得多么缓慢！——他看见一个助手累得要死，可仍然抓着栏杆站在那儿。只剩他自己，另一个呢？也许 K 真的让另一个助手失去了耐心？说实话，这个没走的助手热情还真高，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当这个助手看见 K 时，他比以前更狂热地挥舞着双手，翻着白眼。

“他的忍耐力倒是挺不错啊！”K 暗暗想，这时他又想，“这样站下去他会在围墙边冻死的！”但 K 表面上并没对助手作出任何表示，他朝助手挥了挥拳头，似乎在威胁他说“你别想靠近我”，助手吓得跳到一边，离 K 好远好远。正在这时，弗丽达为了在生炉子前让房间通通风，这是她跟 K 约好了的，正好打开窗子。助手的注意力马上就从 K 这儿转到了弗丽达身上，他悄悄地，好像禁不住吸引似的走近窗子。弗丽达显得惊慌失措，不知是不是因为对助手感到可怜，她用软弱无力的目光，充满哀求，同时朝窗外伸出一只手。很难断定，她是在招呼助手呢，还是叫他赶快离开，那个助手并没因此而不再靠近窗子。于是弗丽达急急忙忙关上外面那道玻璃窗，但她仍站在窗边，侧着头，眼睛大得出奇，一只手抓着窗插销，脸上含着微笑。她是否明白，她这样站着只会更快地把助手吸引过来，而不会把他赶走呢？而 K 已不再回头去看她，他想，他最好还是快去快回。

## 第十五章 在阿玛丽娅家

黄昏时，天已经黑了，K终于扫清了小路上的积雪，他把雪堆在小路的两边，并把它们夯实，于是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干完了。他一个人站在门口，四下空无一人，留下来的那个助手早就被他赶走了，被赶得远远的，他也许就藏在花园或是屋子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要找到他不太容易，他被赶走后就再也没露过面。弗丽达留在了家里，她时而洗衣服，时而是给琪莎的猫洗澡。琪莎把这件事交给她做，这是琪莎对她的极大信任，其实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这是一件额外的差事，要不是K看到他们在职务上有点挫折不得不与琪莎搞好关系，以便赢得她的好感，他是决不会让弗丽达去干这种事的。琪莎以赞许的眼光看着K是怎样从阁楼上把孩子用的洗澡盆拿下来，烧热水，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猫放进洗澡盆。后来，琪莎把猫交给了弗丽达，因为施瓦尔泽尔来了。这个人K来村里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经认识了，施瓦尔泽尔跟K打了个招呼，他显得有点尴尬，这或许是由于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的缘故，另一方面又有点盛气凌人，跟K打了招呼后，好像看不起人似的，跟琪莎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直到这会儿他们仍未出来，还在房间里呆着。在桥边客店，K就听说，施瓦尔泽尔虽然是城堡管理员的儿子，可他早就搬到这个村子来住了，因为他爱琪莎。他凭着自己的关系在村子里谋了一个助教的职务，这样他就可以在这儿教书，而更主要的是他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听琪莎讲课，并且他不是像学生那样坐在课桌边听课，他是坐在讲台边，就在琪莎的身边听她讲课，他不会妨碍任何人听课，孩子们也早就对他习惯了。一切很明显，因为施瓦尔泽尔并不是喜欢孩子，他也不懂得孩子们的心理，除了代琪莎给孩子们上体育课外，他从不跟孩子们交谈，他只满足于跟琪莎

同呼吸共命运，只满足于跟她的亲近和跟她在一起的温暖。他最喜欢的就是跟琪莎坐在一起，一起批改学生们的作业。今天他们也是在批改作业。施瓦尔泽尔带来了一大摞练习本，老师把自己要改的练习本都交给他。天还没全黑时，K可以看见他们俩面对面地，一动不动地坐在窗边的小桌子旁改着练习本。现在则只能看到窗内在闪烁着的两枝蜡烛的光。严肃的，默默不语的爱情把两个人连在了一起，什么都由琪莎来决定，虽然她自己性格很固执，可偶尔也不能自控，在别的时候，她不会因别人而让任何类似的事情发生，而施瓦尔泽尔，一个好动的，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却要屈从于她，和她似的，慢慢地做，慢慢地说，或是久久地不说话。然而，看得出，为了这，琪莎会给他以百倍的犒赏。再说，也许琪莎根本就不爱他，不管何时，在她那双灰色的，一动不动的眼睛里根本就看不出她是不是爱他，似乎那里滚动着的就只有一对眼珠。显然，她并不反对施瓦尔泽尔跟她在一起，但她也不认为做一个城堡管理员的儿子就很光荣，她无论施瓦尔泽尔是在望着她还是没望着她，她仍是从从容容地舒展着她那胖得发圆的整个身体。相反，施瓦尔泽尔为了她竟牺牲了自己，竟然迁到村子里来住。他气愤地赶走了紧跟其后而来的父亲派来的信使，似乎他们的到来会引起他对城堡的回忆以及想起做儿子的责任，这样便会给他的幸福带来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害。要知道，他的空余时间很多，他只有在琪莎上课的时候和批改练习本的时候才见得到她，因为琪莎喜欢舒服，喜欢一个人独处，只有这时她才感到自己最幸福。在家里她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可以跟猫一起直挺挺地躺在长沙发上，这是只很乖的猫，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从不干扰琪莎。而施瓦尔泽尔有大半天时间无所事事，到处闲逛，这正合他的心意，因为这样他就总有机会——他总是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去勒芬加斯。琪莎住在那里，他会一直爬到她住的顶楼，站在一直关着的门口，在门上侧耳倾听，弄清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里是否有动静，如果房间里确实跟平常一样，是一片无法解释的寂静，他便会匆匆离去。总之，有时在琪莎不在时，他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会在他身上产生出一种毫无道理的官气过份的傲慢，而这种结果在他现在的情况下是极不合时宜的，他在琪莎不在时所表现出的官气十足的傲慢又总是被 K 看到。

确令人吃惊的是，那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在桥边客店人们谈起施瓦尔泽尔都会对他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尊敬，甚至在谈及他的行为可笑时也是这样，就连琪莎都笼罩在这种尊敬的气氛里。从施瓦尔泽尔来说，他作为一个助教可能在许多方面要比 K 优越，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毫无根据，这种优势他根本没有，因为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特别是对像施瓦尔泽尔这样的老师来说，学校看门人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人物，如果人们以某种职位去轻视他，那么无论何时，你就得从其他方面去安抚他，抚慰他。在最初的时候 K 不打算忘掉这事，此外他也还记得，施瓦尔泽尔在第一个晚上就对他很抱歉，这个过失的影响一点也没减轻，因为以后几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证明施瓦尔泽尔接待 K 的方式是正确的。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施瓦尔泽尔的这次接待也许给以后的种种事态定下了调子。因为施瓦尔泽尔，当局的全部注意力就一下子都集中到了 K 身上，那时，他在这个村子里还完全是个陌生人，没有一个熟人，毫无栖身之地，他长途跋涉，精疲力尽，躺在草垫上，孤立无援，只能任由官方摆布。也许一夜过后，一切就会静悄悄地过去，用不着闹得满城风雨。不管怎样，谁也不会知道 K 的任何情况，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怀疑，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作为一个过路客收留在自己家里，也许他很快便会在什么地方像个仆人似的找到一个食宿之地。不言而喻，地方当局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但这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这是在半夜里，由于他，使城堡办公厅一片惊慌，或是使接电话的人也惊慌失措，还马上要求对

方作出决定，表面上听起来很客气，但实际上却让人讨厌透了，而且还要通过他施瓦尔泽尔，一个得不到上层人物赏识的人。另外，如果要避免这种惊慌，K 最好是第二天在上班时间去拜访村长，按规矩要先敲门，向他报告，作为一个行踪不定的人已在一个当地居民家找到了安身之所，可能的话，明天一早他就会上路离开这儿，除非在村子里能找到活干，但这不大可能，事实上，就是能找到活干，也只干几天，无论怎样他也不打算在这儿多呆。要是没有施瓦尔泽尔，大概事情就会照后一种情况发展，当局自会去办他这件事，不过是公事公办，按部就班地去办，不受当事人的干扰，当局最讨厌当事人缺乏耐心。的确，在这件事上 K 毫无过错，错的是施瓦尔泽尔，施瓦尔泽尔是城堡管理员的儿子，他外表做得很得体，也很有分寸，如此一来，过错就全落在 K 的身上啦。造成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那天琪莎的心情不好，琪莎的这种心情又使施瓦尔泽尔在那天晚上没睡好觉，于是他就把自己这种不痛快发泄到 K 的身上，但是，从另一方面说，K 在许多方面还应该感谢施瓦尔泽尔，因为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施瓦尔泽尔才办得到，K 个人绝对办不到，况且，官方也绝不会允许出现这种局面，这也就是说，从一开始，K 用不着玩什么花招就已经面对面地跟行政当局建立了非常直接的关系，这种联系的建立使他多少也占了一点上风，这样一来，K 也就用不着说谎话，耍手腕，可因此他也会变得孤立无援，质的所有优势也会在斗争中失去，因而最终他就可能陷入绝望之中。如果他意识不到他跟当局之间的实力相差是那么悬殊，他意识不到要去施展他所能施展的各种手腕，那他要把这种实力悬殊的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想法只能是 K 用来作自我安慰罢了，施瓦尔泽尔仍然欠了他的债，伤害了他，他现在能够帮助他，这样的帮助正是 K 所需要的，正是 K 在任何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十分需要的，尤其是如今，当巴纳巴斯看上去又不再理他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就更需要了。

由于弗丽达的缘故，K 一整天都没有去巴纳巴斯家打听消息，为了避免当着弗丽达的面在房间里接见巴纳巴斯，他一直在花园里干活，干完活儿后他仍呆在花园里等待巴纳巴斯，可巴纳巴斯没有来。现在他只有去拜访他的两个姐妹了，哪怕只去一会儿，他只需在门口问几句话，立刻就能返回来。他把铲子插到雪地里后，马上跑了起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巴纳巴斯家，敲了敲门后便猛地把门推开。他也没注意房间里是不是有人，他们在做什么，推开门就急着问：“巴纳巴斯还没回来吗？”这时他才看到，奥尔茄不在，而两位老人则呆板地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面无表情，他们不知道大门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缓缓地朝门口转过身去。躺在炉旁的阿玛丽娅，身上盖着被子，一旦 K 出现，她吓得跳了起来，一边用手按着额头，一边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要是奥尔茄在家的话，她会马上回答他，K 也就能马上返回去，而这时他不得不走近阿玛丽娅，向她伸出一只手，她默默地握紧了这只手，他让她去安慰受惊的老人，叫他们放心，让他们坐在原地别动，她照他的话做了，朝他们说了几句话，把他们劝阻住了。K 知道奥尔茄在院子里劈木柴，而阿玛丽娅很劳累，是什么原因让她很劳累，她没说，刚刚躺下休息，巴纳巴斯虽然还没回来，可也该马上回来了，他从来不在城堡里过夜。K 谢谢阿玛丽娅告诉他这些情况，他现在可以回去了。可是阿玛丽娅问，他是否愿意等等奥尔茄，而他说，可惜的是他已没有时间等了。阿玛丽娅又问，他今天是不是跟奥尔茄谈过话，他吃惊地回答说“没有”，并问奥尔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他。阿玛丽娅有点生气似的闭紧了嘴唇，默默地朝 K 点了点头，显然她是在跟他道别，而后她又重新躺了下去。她在那里躺着看着 K，看见 K 仍站在那里没动，她感到吃惊。她的眼光冷淡、明亮，跟平常一样是那么固执，一动不动，她的目光从不正对着她

要看的目标，而是稍稍地滑过去，虽然看不出来，可是毫无疑问，可以断定她不是直视，这并不是因为她懦弱，也不是因为她害羞和心虚，而是因为她一贯渴望孤单生活，不愿与人往来，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渴望和感情。K 想起在进村后的第一个夜晚，她的目光让他非常吃惊，而且，正是阿玛丽娅的这种目光使他对这个家庭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尽管这种目光实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这种目光只是表达了一种自豪和矜持。

“你总是这样闷闷不乐，阿玛丽娅，”K 说，“是什么在折磨着你呢？你能告诉我吗？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农村姑娘，只是今天，现在我才想到了这一点。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你在这个村子里出生，是吗？”阿玛丽娅点了点头，作了肯定的回答，好像 K 只是对她问了最后的两个问题，然后她说：“这么说，你仍要等奥尔茄回来，对吗？”

“我不知道你干嘛老问我同一个问题，”K 说，“我不能留下来等奥尔茄，我未婚妻在家里等我。”

阿玛丽娅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子，她没听说过有关他未婚妻的任何情况，K 说了未婚妻的名子，她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她问 K，奥尔茄是否知道他订婚的事。K 想了想说，奥尔茄知道，因为奥尔茄看见他跟弗丽达在一起，除此之外，这种事在村子里也会传得很快。但阿玛丽娅却肯定地对他说，奥尔茄可什么都不知道，她太不幸了，因为她好像是爱上了 K。她并没直截了当的说过，因为她很矜持，但爱情这东西总是会在无意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K 认为，阿玛丽娅可能搞错了。阿玛丽娅则笑了笑，这种笑虽然有些伤感，却使她那忧郁的脸上出现了光辉，无语变成了畅通的谈话，使冷漠变成了友善、亲热，这种笑似乎也打开了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嫉妒的秘密，打开了一座隐藏的宝库，这宝库尽管还可以再重新隐藏起来，但已经不能完全隐藏了。阿玛丽娅说她没有搞错，而且，她清楚地知道，K 对奥尔茄也有倾慕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他几次来这儿，表面上是借口来等巴纳巴斯带来的某些信息，而实际上他是为奥尔茄而来，她十分清楚。现在阿玛丽娅知道了这一切，那他也就不需要再躲躲闪闪了，也不用那么严格地来限制自己，他可以经常到这儿来看她们，是她要对 K 说的事情。K 摇了摇头提醒她说，他已经是一个订了婚的人。但阿玛丽娅根本不想去弄清订婚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 K 到他们这儿来仍是一个单身汉，这是关键。因此她只问了问 K 是在哪儿认识那个姑娘的，因为 K 在村子里总共才呆了几天时间。K 对她讲了在旅店里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听后，阿玛丽娅只短短地说了一句话，她本来就反对奥尔茄把 K 带到旅店去。正巧，奥尔茄抱了一捆劈柴走进屋，阿玛丽娅赶紧要奥尔茄给她作证明。奥尔茄从门外进来，显得精力充沛，满脸冻得通红，生气勃勃，健壮有力，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与平时呆在屋子里无所事事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她放下劈柴，精神焕发，从从容容地向 K 问好，并马上问及弗丽达的情况。K 跟阿玛丽娅交换了一下目光，但她好像不愿承认她搞错了。这样让 K 稍稍宽心了点，于是他开始详细地讲述有关弗丽达的事情，他描述说，她是如何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把学校里的屋子收拾干净，他急急忙忙地讲述着这一切，因为他想尽快赶回家去，他甚至有些忘情，在向两姐妹告别时竟邀请她们俩去他家里作客。当然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有点不妥，而阿玛丽娅则不给他有改口的机会，马上一口接受了他的邀请，这时 K 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奥尔茄也不由自主地附和阿玛丽娅的话，说她也愿意去看看他们。但需要尽快赶回家去的念头紧缠着 K，在阿玛丽娅的眼光逼视下他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他不再犹豫，下决心承认他邀请她们去自己家作客是不经考虑的，这只是个人的同情，一时的感情冲动，很遗憾，他该取消这个邀请，因为巴纳巴斯家和弗丽达之间存在着十分强烈的、无法理解的敌意。



“这根本不是敌意，”阿玛丽娅从床上坐起来，扔开被子说，“这事没那么严重，这只不过是她迎合公论而已，别人如何说，她也就怎么说。现在，你走吧，回到你的未婚妻身边去，我看得出，你是多么急着要走啊。不要对我们作客担心，我那么说是跟你开开玩笑，想捉弄捉弄你。你可以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谁也阻止不了你，你可以找个借口，就说要去找巴纳巴斯打听消息。我也能对人解释说，如果巴纳巴斯给你带来了什么消息，他也不能跑那么远到学校去找你，告诉你这些消息，你便可以以此为借口了。他不能总那么跑来跑去，怪可怜的，你得自己来这里取消息。”

K 还从来没有听见阿玛丽娅一口气能说这么多的话，这些话听起来跟以前说的话完全不同，有一种傲气含在话里，这一点 K 感觉到了，奥尔茄也感觉到了。奥尔茄像平常一样，笨拙地叉开两腿，站在一边，身子微弯，她眼睛盯着阿玛丽娅，而阿玛丽娅却只是望着 K。

“你弄错了，”K 说，“你可大错特错了，你认为我来这儿等巴纳巴斯只是一个借口。把我和当局的关系恰当的解决，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我唯一的愿望。巴纳巴斯应帮我这个忙，我差不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的确，他令我一度失望，但我的过错要比他大得多，因为我一开始就被弄糊涂了，以为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把一切事情都给解决了，而当我弄明白办不到的事情毕竟还是办不到之后，我又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怪罪于他。这么做还影响了我对你们家的看法，也影响了对你们的看法。一切都成为过去，我觉得，我现在对你们俩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你们……”K 想找一些适当的词语，可一下子又想不出来，只好开口讷讷起来，他说，“你们是村子里心肠最善良的人，比村子里的其他村民要善良得多，我跟他们不知碰撞过多少回，跟他们产生过多少矛盾。但你，阿玛丽娅，却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给弄糊涂了，虽然对你来说，你不知道你哥哥的工作对我有多么重要，但你却把他对我的重要意义给贬低了。大概，你并不了解巴纳巴斯的事情，要是这样，那倒好啦，但也许，你知道他的事情——我也正好有这种想法——真糟糕，因为这说明你的哥哥在骗我。”

“你放心，不要冲动，”阿玛丽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去管他那些事情呢，尽管为了你，我时刻准备为你做更多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注意他那些事情，和你说的一样，我们是心肠最善良的人。我哥哥的事只跟他自己有关，是他自己的事，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也只是偶尔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在什么地方听来的。然而，奥尔茄却能给你作完整的解释，她知道哥哥的全部事情，由于他毫不怀疑她。”说完上面的话，阿玛丽娅便走开了，她先跟父母亲悄悄说了几句话，而后便去了厨房。她甚至都没跟K告别，她似乎知道，K会在这儿呆很久，因此不需要跟他道别。

## 第十六章 奥尔茄和 K

K 留了下来，微微有些惶恐不堪，而奥尔茄则一边嘲笑他，一边把他朝火炉边的长凳那儿拉。她好像特别高兴，因为她能跟他只有两个人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但这种高兴是一种没有一点儿忌妒的高兴，这是一种表明她情绪稳定的高兴。正是由于她没有一点儿忌妒，又毫不紧张，K 才感到满意，他也很高兴地望着她那双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既不吸引人，也不令人恐惧，这是一双平静、质朴而又有点固执的眼睛。好像弗丽达和老板娘的所有警告不仅没有使他警惕起来，反而使他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倍加关注，更想好好地去把它们弄清楚，搞明白。当奥尔茄问 K，为什么他要说阿玛丽娅心眼儿好时，K 跟她一起都笑了起来，阿玛丽娅可以说什么都好，她有很多好的品质，可她身上就是缺少一种好心肠。对此，K 反驳说，他说的称赞话是称赞奥尔茄的，阿玛丽娅是如此强横，以至不仅把别人在她面前说的所有好话都扯到自己身上，而且还要使每个人不论说什么都会自觉自愿地把她也包括进去。

“这是真的，”奥尔茄说，语气里充满严肃认真，“这比你想的还真实，阿玛丽娅比我年轻，也比巴纳巴斯年轻，可在家里是她决定一切，好的、坏的都由她决定，一切由她说了算，当然，我们家不论是好是坏，是祸是福，她担的责任要比别的人多得多。”K 说这是夸大其词，要知道阿玛丽娅刚才还亲口对我说，她对她哥哥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而奥尔茄对哥哥的事倒什么都知道。“该怎样向你解释呢？”奥尔茄说，“阿玛丽娅既不关心巴纳巴斯的事，也不关心我的事，她除了关心父亲母亲外，对任何都漠不关心，她只是日日夜夜地照顾两位老人，这不刚才她还问他们，他们想要吃点什么，她上厨房给他们做去了，为了父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母亲，她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今天从晌午起她就感到身体不太舒服，一直躺在这张有靠背的长椅上。虽然她对我们的事一点也不关心，可我们还是得听她的，得依靠她，在家里，她就像是我们的姐姐似的，要是她想对我们的事发表点什么意见，我们是会听她的，但她并不过问，从不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对她来说如同外人。看得出，你对各种人的分辨很对，你又是从别处来我们这儿的，难道你没发现她是多么聪明吗？”

“我只注意到她是个很不幸、很不快乐的人，”K说，“你说，你们会听她的，可是就拿巴纳巴斯来说吧，当时阿玛丽娅不是不赞成他去城堡当城堡的信使吗？同时讽刺他，可他不还是接受了这个差使，这怎么能说你们尊重了她的意见呢？”

“是啊，要是他知道，他有所做为的话，他早就扔下信使不干了，因为这工作不对他的口味，一点都不称心如意。”

“他不是个皮鞋匠，很会修鞋吗？”K问。

“是的，他是一个很会修鞋的皮鞋匠，”奥尔茄说，“空闲时，他常在勃伦斯威克那里干活，只要他愿意，就会有干不完的活，而且还可以挣到不少的钱。”

“唔，是啊，”K说，“这就是说，他可以用这个来代替信使这个差事啊。”

“代替信使这个差事？”奥尔茄吃惊地说，“难道他是为了钱才接受信使这个差使的吗？”

“可能是为了钱，”K说，“不是吗，刚才你还提到他对这份差使很不满意？”

“是的，他并不满足，可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奥尔茄说，“但总之这是在城堡里当差啊，无论怎样，别人都会这样想的。”

“那又怎么样呢？”K说，“对此您也有疑问吗？”

“怎么说呢，”奥尔茄说，“我并不真的怀疑。巴纳巴斯经常在城堡的办事机关里来来往往，侍从也当他是自己人，他也可以

远远地见到一些官员，一些比较重要的信函也都会委托他传送，甚至还叫他传递各种口信，这种情况很多很多，我们为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因为他在这个年纪，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

K表示同意，他已不再想回家了。“他有自己的专门制服吗？”他问。

“你是说那件制服上衣吗？”奥尔茄问，“他没有，这件上衣还是他当信使前，阿玛丽娅给他做的。你可触到痛处了，他早就应该有一套城堡办事机关发的衣服，当然不是制服，因为城堡里制服不多，他们也早就答应发给他的，可始终拖着，你知道，城堡办这种事总是拖拖拉拉的，更糟的是，你都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么。也许，这意味着事情正在考虑之中，大概这表示事情毫无头绪了，比如说，巴纳巴斯还只是试用期，也可能事情已经考虑过了，由于某种原因巴纳巴斯没有被录用，于是巴纳巴斯就再也得不到那套衣服了。你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一塌糊涂，或许要过一阵子才知道，甚至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这里流传着一句俗话，也许你听说过：官方的如同羞答答的年轻女人。”

“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不错，”K说，他领会这句话比奥尔茄更认真，“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不坏。官方决定确实这样，也许在其他方面也能找到与年轻姑娘相同的东西。”

“可能是吧，”奥尔茄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也许，你说这个话是表示赞同。但是巴纳巴斯却很担心这套制服，因为我们大家都跟他同甘共苦，所以我们也为这套制服担心。为什么在他任职时不发给他这套制服呢，没有人能说出原因来，然而，整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官员们好像都没有官方发的制服，据我们所知，根据巴纳巴斯讲的情况，这些官员都穿便服，穿得很讲究。其实，你已亲眼见过了克拉姆。当然，巴纳巴斯不是一个官，他甚至连最低一级的官都不是，是啊，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不幻想成为一个官。听巴纳巴斯说，就连高级侍从也不穿官方发的制服，可在我们村子里从没见到过他们这些人。也可以说，安慰就是如此，但要知道，这种安慰也可能是一种欺骗，难道巴纳巴斯也算是高级侍从吗？不，任凭你怎么说，他也决不是一个高级侍从，就凭他常常回到村子里，甚至还住在这儿，就凭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高级侍从。你可知道，高级侍从比普通官员还更难以接近，也许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确实很少接近人，也许他们的身份比某些官员的职务还要高，这不是毫无根据，因为照巴纳巴斯的话说，他们很少干事，看着这些文质彬彬、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男人在回廊上缓缓而行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巴纳巴斯总是远远地躲着他们，一句话，巴纳巴斯是个高级侍从根本谈不上。他也许可以算是个低级侍从，但这些人总要有一套官方发的制服，无论如何，当他们下乡时，穿上这身制服，说实在的，这身制服也许不是正式的官方制服，而且制服式样也各有不同，人们一看他们的制服便知道，他们是来自城堡的侍从，其实，你在旅店里已经亲眼看见过他们。他们穿的这种制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制服裁剪得十分贴身，不论是农民，还是艺人都穿不了。巴纳巴斯连这样的一身衣服也没有，这当然并不是一件丢脸或是可耻的事，决不是，这些都可以忍受，但是，当我们灰心时，我跟巴纳巴斯常常会有这种时刻，这些事就不免会使我们怀疑一切。我们常常不禁自问，巴纳巴斯真是在为城堡干事吗？确实如此，他经常出没于办公室，这些办公室是不是属于城堡的呢？如果是属于城堡的，那哪些是巴纳巴斯可以进去的，哪些又不能进去呢？办公室常有他的身影，可那只是一部分办公室，不是全部，后来有了屏障，屏障后面是另一个办公室，这并不是人们真的不准他继续朝里进，而是他恰好在某个办公室见到了自己的上司，上司向他交待了一些事情，就让他回家，他又怎么能继续朝里走呢？此外，在那里，人人都在注视着你，监视着你，至

少，我们全都是这么想的。假如他无所事事，那他在那里便是一个多余的人，他要硬朝里闯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把这些屏障看成是一些明确的分界线，可巴纳巴斯则总是让我相信，这些屏障就是明确的分界线。在他所进去的办公室里也有屏障，是他能进去的屏障，这些屏障的样子跟他没有进去过的屏障完全是一样的，因此，决不应该认为，屏障后面的办公室跟巴纳巴斯已经去过的办公室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也只是在心里感到沮丧时才这样想。当时要我们不怀疑很难，怀疑就是怀疑，这无可避免。是啊，巴纳巴斯跟一些官员见过面，说过话，也有人给他委派过任务，让他送过信，但那些官员是谁？让他传送的信件是些什么信件？他并不了解。现在，按他的话说，他被指定为专给克拉姆送信，并由克拉姆本人亲自向他委派任务。要知道，这是很荣耀的事，就连一些高级侍从都得不到这种荣耀，这种荣耀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也叫人害怕。你想想，居然有这种事，直接面对克拉姆本人，直接跟他本人说话！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巴纳巴斯还要怀疑人们称之为克拉姆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克拉姆呢？”

“你听着，奥尔茄，”K说，“你显然是想开个玩笑，难道克拉姆的样子也能怀疑吗？他的外表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我也亲眼见过他。”

“当然，对他的外表是不会怀疑的，K，”奥尔茄说，“这不是开玩笑，这是说的正经话，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根本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增加你的精神负担，而是因为你问及巴纳巴斯的事，阿玛丽娅也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个人也认为，你知道这些对你有好处。我这样做也为了巴纳巴斯，为了让你对他别寄托过多的希望，否则，你会对他感到失望，而他也会因此而感到痛苦。他很敏感，也重感情，但就是心胸狭窄，比如，昨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着，因为你昨天表示对他感到不满意，你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说你有了像巴纳巴斯这样一个信使，你的前途便会十分不妙。听了这个话，他一夜都没睡好。你也许不知道他有多么难受，因为城堡来的信使都要会克制自己。他心里很难受，没有一刻轻松过，甚至跟你在一起时也是这样。你当然会认为，你对他的要求不算太高，你到我们这儿来对信使的职权有自己的看法，你要根据这种看法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可在城堡，对信使的职权完全是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跟你的看法无论怎样也无法一致，就算是巴纳巴斯为了干好这份差使而完全牺牲了自己，他有时也准备这样做的。人们会承认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如果我们不是怀疑巴纳巴斯是不是真的是个信使的话，毫无疑问，当着你的面他是不会说出自己的怀疑的，要是说出来了，这意味着损害了他自己的存在，粗暴地破坏了他所恪守的法律，甚至对我他也没有爽快地说出自己的怀疑，我得用甜言蜜语，用爱抚，用亲吻去哄骗他，他才会流露出一些这种想法，然而他还是有点不太情愿似的，他怎么也不承认他的怀疑是真怀疑。他有些像阿玛丽娅，我敢说，他准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尽管我是他的唯一知己，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他。我们有时也会谈起克拉姆，我没有见过克拉姆。你自己知道，弗丽达不喜欢我，她从来不让我看克拉姆一眼，当然，在乡村人们都熟悉他的模样，有人见过他，全村的人都听说过他的事，从见到的情况和听到的传闻来看，还有从各种不可靠的间接的描述来看，人们对克拉姆形成了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基本上还是真实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这也只是基本上真实而已。这种认识在不断地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比克拉姆外表的变化更大些。当他在乡村出现时，他的外表看上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跟他从乡村离开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喝酒前跟喝酒后完全不一样，他醒着时跟睡着时不一样，他一个人独处时跟他和别人谈话时不一样。因此，他在城堡时，看上去他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一点完全不难理解。在乡村，人们对他的描



述也是各种各样的，对他的身材高矮，举止风度，胡须多少说法各不相同，幸而有一点大家的说法是一样的，那就是他穿的衣服，他始终穿着一套同样的衣服，一套黑色的长襟常礼服。当然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这很好理解，不同印象的形成均取决于会面时的情绪，取决于心情激动与否，取决于他在谒见克拉姆时所抱的无数希望或是失望的程度。我告诉你的这一切也正是巴纳巴斯经常告诉我的，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跟这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对此也就可以放心了。但我们却放心不下，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巴纳巴斯跟克拉姆本人说没说过话这可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K说。他们俩在有靠背的长椅上相互靠得更近了。

虽然奥尔茄这一番使人丧气的话让K心绪不佳，然而这正合他意，这种情况他正可以与那些外表上看跟他的命运相同的人打交道，他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跟他们联合起来，可以在许多方面，而不只是在某件事情上，就跟弗丽达一样，找到共同的语言。尽管他渐渐地放弃了打算通过巴纳巴斯获得成功的所有希望，但巴纳巴斯在上面，在城堡处境越糟糕，那么在下面，在乡村就会变得跟他越亲近，就会与他结合得越紧密。K无法想象，村子里的人会像巴纳巴斯和他的姐妹一样出现这样的烦恼、忧愁和不满。确实这一切还远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最终得出相反的结论来，不能马上就被奥尔茄的无可怀疑的天真所左右，不能相信巴纳巴斯的忠实、正直。“巴纳巴斯对人们描述的克拉姆的外表知道得一清二楚，”奥尔茄接着说道，“他为了进行比较，收集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有关克拉姆外表的说法，甚至有一次他还隔着马车车窗亲眼看到了在村子里的克拉姆，这一切你又作何解释呢？”——当他来到城堡的一间办公室，人们给他指着看许多官员中的一个人，告诉他，那就是克拉姆。可是如果你要问巴纳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那个人跟人们所描绘的那个克拉姆有什么不同，他对你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也许他会回答，甚至描述一下城堡里的那个官员，但他的描述跟我们平常对克拉姆的描述恰恰又是一模一样。“喂，巴纳巴斯，你听着，”我对他说，“你干嘛要怀疑他是不是克拉姆，干嘛要自寻烦恼呢？”于是他又会开始描述城堡里那个官员的特点，还显得很不好意思，他似乎是在追忆而不是描绘那些特点，他很快便能回忆起这些特点，但却都是些微不足道、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什么点头的特殊方式呀，或是一件没有扣上的背心呀等等，因此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不可能都认真地去对待。但在我看来，克拉姆跟巴纳巴斯是如何来往的则是重要得多的事。巴纳巴斯经常给我描述这样的事。通常让巴纳巴斯进去的那间办公室很大，但这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室，一般说来这不是某个官员的私人办公室，这是一间用板壁按长度分隔开来的房间，是一间公共办公室，房间的一部分很窄，窄得两个人都很难擦肩而过，这是给官员们使用的，而房间的另一部分，比较宽的部分则是当事人、观众、仆人和信使等候的地方。房间里的长条写字桌上放着打开的一本本厚书，官员们就站在桌边翻阅这些厚书。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要是要换着看的话，他们不是交换书，而是交换两人的位子，使巴纳巴斯最感吃惊的是，在交换位子时，由于地方狭窄，他们不得不相互擦身挤过去。紧靠着长条桌放着一张矮桌子，桌子旁坐着文书官，他们根据官员的需要，在官员的口授下作着笔录。巴纳巴斯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总是感到很惊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官员们从不发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就连口授时声音也很小，几乎听不到官员在口授，你会觉得他们是在读书，只是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悄悄地低声说些什么，而文书官则专心听他们说。官员们口授时声音总是很低，文书官坐在原地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因而他们不得不不时地站起来仔细听官员们的口授，然后很快坐下，记录下来，然后又站起来，再

听，再记，总是这样忙个不停。这一切是多么地奇怪啊！这种事真让人难以理解。巴纳巴斯有的是观察的时间，要多少有多少，他可以整小时整小时，甚至是整天整天地站在那里，站在接待来访者的那半间屋子里，直到克拉姆看见了他为止。而即使克拉姆看见了他，他向克拉姆立正敬礼，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克拉姆会重新转过身去看他的书，而后就把他给忘了。这都是常有的事。如果信使的职位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又算什么信使呢？每当一清早，巴纳巴斯说他要去城堡时，我就感到忧伤。这一次又是徒劳而无益的，谁都不需要的跋涉，这又是一个白白浪费掉的日子，一切的希望也许都将落空。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家里堆满了修鞋的活儿，没有人去做，而勃伦斯威克则老是在催。”

“那好吧，”K说，“那就让巴纳巴斯去长期地等候吧，一直等到有任务给他为止。这事儿很平常。显然，那儿的职员太多了，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能有事干，这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不值得，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巴纳巴斯最终还是得到了任务，他就给我送来过两封信。”

“或许我们是错了，”奥尔茄说，“我们白抱怨了，尤其是我，我知道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我，一个姑娘家并不明白巴纳巴斯所理解的东西，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你现在听我说，这些信，比如给你的这些信是怎么回事。巴纳巴斯不是直接从克拉姆那里得到这些信的，而是文书官交给他的。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具体日子，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差使看上去似乎很轻松，而实际上却是使人精疲力竭的原因——一个文书官突然想起了他，于是把他叫到自己跟前，好像当时这事与克拉姆并无关系，他在一边静静地读着自己的书。的确，有时巴纳巴斯走进来的时候，克拉姆正在擦他的夹鼻眼镜——他常常这样，总在擦自己的眼镜——可能的话，要是他不戴眼镜也能看到点什么的话，他也许会望一望巴纳巴斯，可巴纳巴斯却怀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什么也没看见。通常在这种时候，克拉姆总是会眯缝着眼睛，好像他已睡着了似的，在梦中擦着自己的夹鼻眼镜。这时文书官则在自己的桌子底下，在一堆信函、文件里搜寻给你的那封信，因此，信决不是现写的，相反，从信封看，这封信已很旧了，它在那儿已放了很久了。假如信已不新，那为什么他们要让巴纳巴斯等那么久呢？是的，为什么也让你等这么久呢？信放了很久，大概早已过时了，或者失去效果了。这样一来，巴纳巴斯就落下了一个坏名声，好像他是个又懒又慢的坏信使。当然，文书官落得心安理得，他只是给了巴纳巴斯一封信，对他说了一句‘这是克拉姆给 K 的信’，就把他放走了。于是巴纳巴斯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把盼望已久的，好不容易得到的这封信藏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我和他就像现在这样，我们俩就坐在这条长椅子上，他讲出了一切，我们讨论了每一个细节，评价他所获得的成绩有多大，最终我们明白了，他所获得的成绩微乎其微，于是我们俩便对他获得的这种成绩怀疑起来。以至后来他也不想按地址把信送给你了，他也不想睡觉，他就这样整夜坐在工作台边干着修鞋的活儿。事情正是如此，K，这就是我的秘密，现在你再不会对阿玛丽娅为什么不想知道这件事的任何情况而感到吃惊了吧。”

“后来那封信怎样了？”K 问。

“那封信吗？”奥尔茄重问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催逼巴纳巴斯，催了他好久，过了几天，几个星期，此时他把信拾起，把它按指定的地点送出去了。在这些实际事务上，他倒是很听我的话，要知道，我听了他的讲述后，往往能从最初的印象中清醒过来，能很轻易地控制住自己，但他并不能，也许是因为他知道的比我多。我当时能对他说的话也只有这些：‘你到底想要什么，巴纳巴斯？你梦想什么样的前途，什么样的目标？难道你想爬得高高的，好把我们这些人，把我全都甩到你的后面吗？你所追求

的就是这些东西吗？我不是白想这件事了吗？你知道，我怎么會明白为什么你对你所获得的成绩是那么的不满意呢？你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我们的邻居，他们当中有谁混得比你还好呢？是的，他们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作非分之想，甚至不用进行比较也该承认，你混得不错。当然，还有许多困难，许多疑虑，许多失望，但这意味着——这一点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付出了代价的，这意味着你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在奋斗中得来的，这也就是说，你有充分理由骄傲、自豪，而不是灰心丧气。此外，你也是在为我们大家进行奋斗！难道这一点对你来说也没什么吗？难道这一点不是给你提供了新的力量吗？我为有你这样一个兄弟而感到幸福，甚至还有点骄傲，难道这还不能给你以信心吗？老实说，你令我倍感失望，但不是因你在城堡取得的一点成绩而失望，而是对你所取得的成绩我做得太少了而感到失望！你有权去城堡，你是办公室的永久客人，可以整天跟克拉姆呆在一间屋子里度过，你被人们确认为官方信使，你有权指望得到一套制服，因为官方委派你传送重要的文件，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有着你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可你一回到家里，既不拥抱我们，也不因见到我们而高兴得掉眼泪，你看见我时就像完全失去了信心，丧失了勇气一样，你怀疑一切，除了坐到工作台边修鞋子，就什么也不顾了，而那封关系到我们未来的信你却把它搁到一边。’我对他说的就是这些话，我常常对他说起，后来，在我天天翻来复去对他说了这些话后，他终于叹了口气，捡起那封信走了。可是，最终起作用的也许并不是我说的这番话，起作用的是他想去城堡的想法，要是他没完成任务，没把信送到，他是不敢去城堡的。”

“可见你说的都是对的，”K说，“你对这一切理解得这样透彻，真叫人吃惊，你的脑袋多聪明啊！”

“不，”奥尔茄说，“你上当了，你被这些话骗了，我也骗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巴纳巴斯。实际上，他到底获得了什么成绩呢？人们让他进办公室，可那是什么办公室，几乎不成其为办公室，只是办公室的一个外厅，或者连外厅也不是，而只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这儿是被指定为所有不能进入真正的办公室的人停留的地方。他跟克拉姆谈话，但那个人真的是克拉姆吗？也许，这只是个样子有点像克拉姆的人？也许这最多是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什么秘书吧，他想让自己更像克拉姆一点，于是故意装出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似乎是在想什么。克拉姆的这些特点最容易让人模仿，许多人都模仿他这个样子，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很难模仿他。克拉姆是大家都渴望见到的人物，也是大家很难见到，很难接近的人，因此人们就会把他想象成一个样子完全不同的人。比如，在乡村，克拉姆有个叫摩姆斯的秘书，你见过他，是吗？他也常常被撂在一边，我不只一次地看见过他，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很结实，对吗？外表上看，他与克拉姆毫无相象之处，可是你会发现，在村子里，人们都会发誓说，摩姆斯就是克拉姆，谁也不会说他是别的什么人。人们就是这样自己把自己弄得稀里糊涂的，为什么在城堡里一切就该是另一个样子呢？有人对巴纳巴斯说，你瞧，那个官员就是克拉姆，是的，他们之间完全可以找到相同之处。然而巴纳巴斯却总是怀疑，他们相互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吗？而每次怀疑又总是被证实是有根据的。我们能想象克拉姆会在这些官员当中，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在一间普通屋子里跟他们挤来挤去吗？这万万不可能！有时候，巴纳巴斯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似的说：那个官员确实很像克拉姆，要是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门上挂一块写着他的名字的牌子，那我毫不怀疑。当然这话说得有点孩子气，但他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要是巴纳巴斯在城堡里向更多的人仔细问一问，问问他们，事实上那究竟怎么回事，据他说，房间里有很多人，那样，说这话也就更好理解了。尽管他们说的情况不一定比那个向

他介绍克拉姆的人说的话更可靠，但至少通过比较可以从这许多的情况中找到一种共同的说法，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办法，这是巴纳巴斯自己想出来的，但由于他胆小、害怕，他一直未能下决心去这样做，这种想法他不敢对别人说，惟恐无意中违犯了某些他还不知道的规章制度，因此而失去自己的这个职位。你看，他对自己就是那么没有信心，这种没有信心比他所作的全部描述更能清楚地说明他在城堡里的地位。假若他因为一个毫不重要，又不会伤人的问题都不敢开口讲话的话，那一切对他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该是多么可怕啊！我一想到这一点，就要责备我自己，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去那些情况不明的地方，在那里他虽不是一个胆小鬼，也还算勇敢，但也会怕得发抖。”

“我看你算说到问题的关键了，”K说，“问题就在这一点上。听了你的讲述，我以为我对这一切是了解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巴纳巴斯还太年轻，这个职位他还担当不起，他讲的事情，没有任何一点东西是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他在城堡里，因为过份害怕，他也就不可能去好好地观察各种情况，而你又逼着他把他所看到的情况讲给你听，自然，讲给你的都是他胡编乱造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你们生来就怕行政当局，它从各个方面，使用各种方法影响着你们的全部生活，你们自己又不断地使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我并不反对对行政当局有点害怕，如果这个行政机关是好的，为什么就不能对它有点恐惧和尊敬呢？只是不该派一个像巴纳巴斯这样的人，一个从未离开过乡村，又没上过几天学的人到城堡去，而且还要求他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真实情况，还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作是新发现，是一种启示，甚至还把自己的整个命运都寄托在对这些话的解释上，并以此作为依据，我看没有任何事能比这个错更大的了。的确，我也被他弄糊涂了，产生了误解，这一点我不比你好多少，我不仅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且还要忍受对他失望而引起的痛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以他说的话为依据的，换句话说，实际上这些话都是没有根据的。”奥尔茄沉默不语，不说一句话。“要我使你，”K说，“不相信你的哥哥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我发现，你是那么地爱他，对他寄托着一种希望。但哪怕是为了你的这种爱和希望我也不得不说服你。你要明白，有种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正是这种东西一直在妨碍着你，使你看不清巴纳巴斯所获得的成绩，看不清命运恩赐于他的那些东西。人们允许他进办公室，也许你愿意称之为前厅，好吧，哪怕就是前厅，可那里还有门，这些门通到更远的地方，还有板壁，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又足够聪明的话，他就能通过板壁到板壁后的别的房间去，比如，对我来说，这个前厅我现在就根本走不进去。在那里，巴纳巴斯跟谁谈话，我不知道，也许是跟职员中级别最低的哪个录事，然而，如果他是级别最低的，你也可以去找他的上司，如果这一点也办不到，那他至少也可以对你说出他上司的名字，如果连名字都说不出，那总可以告诉你，谁知道上司的名字。假克拉姆跟真克拉姆也许毫无共同之处，巴纳巴斯也只是在他因激动而失去神智时才能看到他们有共同之处。也许这个官员是级别最低的，甚至也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官员，可要知道他毕竟是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办公的，他毕竟是在读一本很厚的书，毕竟是在给文书口授什么，当他的目光偶尔停在巴纳巴斯身上时，他好象在思考。即使这一切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个官员和他的活动都没有丝毫意义，无关紧要，可毕竟是有有人把他安置到了这儿，总是有一定目的的。总之，我想说，那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里总会有巴纳巴斯可利用的东西，无论怎样那里会有他可以利用的什么东西，如果因为这一点使他产生了怀疑、害怕和失望，而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话，那只能怪他自己。我这是从最不利，甚至是不可信的情况出发考虑的。是的，我们手里有两封信，我不怎么相信这些信，却认为它们比巴纳巴斯说的话要更可



信一些。就算这些信是些陈年旧信，是些毫无价值的信，是些从旧信堆里捡出来的瞎编的信，这些信也不比集市上算命摊上金丝雀儿叼出来的命运签好多少，就算这样，这两封信总还是跟我的工作，跟我的前途有关，这些信都是写给我的，村长和他的妻子也都证实这些信是克拉姆亲手写的，尽管这些信也许对我没一点儿好处。这些信照村长的话说，是些私人信件，没有公开的、不大好懂的信件，但它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村长对你说的吗？”奥尔茄问。

“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K回答说。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巴纳巴斯，”奥尔茄连忙说道，“这一定会给他以极大的鼓励。”

“可他不需要任何鼓励，”K说，“你鼓励他，这就是说你在告诉他，他是对的，他会照目前一样继续干下去，然而，这正是他什么也办不成的重要原因。你可以去鼓励一个蒙着眼睛的人，想怎么鼓励就怎么鼓励，可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把蒙着眼睛的手帕拿掉，他才能看见一切。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而决不是鼓励。你想想，城堡里所有那些统治机关，关系是那么复杂，又那样的难以接近，难以高攀，——我来这儿之前，也只是把这些机构大概地想象了一下，也真是太幼稚了——这就是说，那里都是这样一些机关，都是些权威人物，巴纳巴斯碰到的都是他们这样一些人，在那里跟他们对立的就只有巴纳巴斯，除了他没有别的什么人，如果就他一个人可怜巴巴地，孤单单地蜷缩在办公室的一个又黑又冷落的角落里消磨一生，就这样死去，他也就够光荣的啦。”

“K，你别认为，”奥尔茄说，“我们对巴纳巴斯所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对权威当局足够尊敬的了，你自己也曾这样说过。”

“是的，我说过，可这不是尊敬，”K说，“你们的尊敬不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在这种地方，这样的尊敬只会凌辱你所尊敬的那个人。如果巴纳巴斯获得了进入办公室的特权，而他在办公室里又整天什么事也不干，白白浪费了时间，回到家后又要去造谣中伤，贬低轻视他刚刚还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或是因为累了，或是因为失望，就连信也搁下不送了，交给他的使命也不主动去完成了，这难道是一种尊敬吗？这是什么样的尊敬呢？不，这里谈不上任何尊敬，一点尊敬也没有。对他的责备太少了，我该责怪你，奥尔茄，这一点你是逃避不了的。尽管你以为你对当局是相当尊敬的，可是你却把巴纳巴斯，这样一个年轻的，懦弱而孤单的人送到城堡里去，不管怎样，你没能阻止他，也没留下他。”

“你的谴责，”奥尔茄说，“就是我早已对自己作过的谴责。当然，我不是为了送他去城堡而责备我自己，因为他去城堡不是我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去的，可我应该想方设法阻止他去，可以用强迫的方法，也可以用些巧妙的其他方法，或是用说服的方法阻止他去，是的，我应该阻止他，然而，要是今天重新遇到这样一天，这样一个关键的日子，要是我当时能像现在一样感受到巴纳巴斯的痛苦，感受到我们一家的痛苦的话，要是巴纳巴斯明明知道他所面临的责任和危险，但还是含着微笑推开我的手去了城堡的话，尽管从那时起已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可我今天也还是不会阻止他，你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也会这样做的。你不了解我们的痛苦，因此你也就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特别是不能公正地对待巴纳巴斯。当时我们期望的比现在更多，但当时我们没有更多的希望，仅是万分的痛苦，现在也还是这样。难道弗丽达没有对你讲过我们的任何一点情况吗？”

“只是暗示过，”K说，“没有讲过任何具体的东西。一说到你的名字时，她就很生气。”

“那老板娘也没对你讲过我们的任何情况吗？”

“没有，无话可说。”

“别人也没说过吗？”

“没有人说过。”

“当然啰，他们怎么会对你好好讲呢，他们对我们家的事都知道一点，有的是他们道听途说的一些真事，有的是听闻，大部分是些编造的，被夸大了的传闻，人们很关心我们的事，可又没有谁愿意把这些事都讲出来，他们对这些事情难以出口。他们这样做是对的。K，当着你的面我也很难把一切都对你说出来，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后，你就会离去，再也不想知道我们的事，尽管这些事似乎跟你没有多大关系。那时我们就会失去你，而你，我直言不讳的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比巴纳巴斯在城堡里干事还要来得重要。尽管这一下午的谈话使我头昏脑涨，可我还是得把事情都告诉你，你应该知道这一切，否则你怎么也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不公正地对待巴纳巴斯，这是我最感到痛苦的，我们之间也就达不到完全的一致，而这一点又是必须的，要不然你既不能帮助我，也得不到我们的任何帮助。剩下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K说，“如果这是必须的话，那我很想知道这一切，但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

“由于迷信，”奥尔茄说，“你会拼着命卷入到我们的事情里来，尽管你跟巴纳巴斯一样什么过错也没有。”

“那你快点告诉我吧！”K说，“我什么也不怕。你这样婆婆妈妈、大惊小怪的样子，倒真会把一切事情都弄得一团糟，并且更加糟糕。”

## 第十七章 阿玛丽娅的秘密

“你自己去判断吧，”奥尔茄说，“不过，这事看来好像很简单，可就是没法马上弄明白，它的意义如此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城堡里有一个大官，他叫索尔蒂尼。”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K说，“我到这里来与他略有关系。”

“我可不这么想，”奥尔茄说，“索尔蒂尼他几乎从来不正式露面，你是不是把他跟索尔提尼搞混了，把‘提’字听成了‘蒂’字？”

“没错，”K说，“那个人是叫索尔提尼。”

“是的，”奥尔茄说，“索尔提尼很出名，他是一个最勤快、最活跃的官儿，他的事常常被人谈起，而索尔蒂尼则正相反，他很特别，不大爱交际，没人知道他的事。三年前，也许时间还久一点，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过他。那是七月三日，消防队节，城堡也参加了节日庆祝活动，还送了一个新式灭火器作为礼物。据说索尔蒂尼担负部分消防事务工作，不过，也许他是代表别人来的，通常官员们都是互相代替，相互遮掩，因此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位官员负责什么。这不，索尔蒂尼也参加了赠送新式灭火器的仪式，当然从城堡来的有很多人，有官员，也有仆人，索尔蒂尼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不出头露面，而是躲在幕后。他个子矮小，体格弱小，性格内向，但却特别引人注目，凡是注意到他的人都会发现他额头上的皱纹，尽管他还不到四十岁，有很多皱纹，从额头一直到鼻根，我在生活中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节日到了，我们也参加了那次节日庆祝活动。我和阿玛丽娅高兴了好几星期，我们给自己缝制了节日穿的新式连衣裙，阿玛丽娅的那件新连衣裙特别漂亮：衬衫雪白，胸前全是一道道皱褶，镶着一行行的花边，妈妈为了缝制这件衣服花去了她的全

部花边，我当时对阿玛丽娅羡慕得不得了，大半个晚上都在哭。就在那时，桥边客店的老板娘来看望我们……”

“桥边客店的老板娘？”K问。

“是的，”奥尔茄说，“那时，我们很好，她来了，她不得不承认阿玛丽娅穿得比我漂亮，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为了安慰我，她答应把自己的波希米亚红宝石项链借给我戴。当我们全部准备好了要动身时，阿玛丽娅就站在我的面前，她把所有人都迷住了，父亲说，阿玛丽娅今天也许会找到一个未婚夫！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取下自己戴着的项链，我最骄傲的就是这个，把它戴在了阿玛丽娅身上，这时我没有丝毫的妒忌。我拜倒在她的胜利面前，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拜倒在她的面前。令人们奇怪的是，她的风度与平常大不相同，要知道，平常她本人实在并不怎么美，不过她忧伤的眼神（从那天以后就一直这样）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使人不由自主地要向她膜拜。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就连跟在我们后面来的雷斯曼和他的妻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雷斯曼？”K重问道。

“是的，雷斯曼，”奥尔茄说，“要知道我们始终为人尊敬，没有我们，节日庆祝会就无法开始，因为我父亲是消防队的第三把手。”

“难道你父亲那时还那么精神饱满？”K问。

“你是说我父亲吗？”奥尔茄好像没听明白似的问道。“是啊，三年前他还是个非常年轻的人，有一次在旅店救火时，他背着一个官员一口气从屋子里跑了出来，这个官员叫格拉特，个子又大又重。我当时就在场，真的，那场火很小，是火炉边的几根木柴烧着了，冒着烟，格拉特吓得要死，从窗子里向外喊‘救命！’消防队赶来了，虽然火已经被扑灭了，但我父亲还是不得不把他背了出来。因为格拉特当时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动弹了，这样，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得不格外小心。只是因为你提起了父亲，我这才把这一切讲给你听，从那时起才过了两年多，你看看他成了什么样子。”这时，K 才发现，阿玛丽娅已回到了房间里，她站得远远的，就站在父母亲坐的桌子旁边，正在那里喂母亲吃东西，母亲患有风湿病，两手不能动弹，她一边喂母亲，一边劝父亲耐心等一下，她喂完母亲就会过去喂他。但父亲不听她的劝说，馋着要喝汤，竟顾不得身体虚弱，想悄悄地自己端汤喝，他先是用匙子舀着喝，后来就端起盘子喝，可不论他用匙子舀着喝也好，还是端着盘子喝也好，他一口汤也没能喝成，气得他直嘟囔，因为匙子里的汤还没到嘴边就全洒了，盘子里的汤还未喝进嘴，他那耷拉着的胡须就把汤弄得汤水四溅，汤洒得到处都是，就是进不到嘴巴里。

“难道三年里他就被弄成了这个样子？”K 问，然而他对坐在桌边的两位老人和一切东西都产生不出一丝同情心来，有的只是厌恶。

“是的，三年，”奥尔茄说，“或是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节日庆祝会的几个小时里变成了这样。庆祝会是在离乡村不远的一个小溪附近的草地上进行的，我们来这里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聚到这儿来的人中有许多是从邻村来的，人们的喧闹声吵得人头发晕。起初，父亲带我们去看新式灭火器，他看到这新式灭火器高兴得笑了起来，他感到十分快乐，因为城堡送来了这个新式灭火器。他抚摸着灭火器，向我们讲解它的构造，如果有人妨碍他，打断他的讲解，他会很生气，当他想把灭火器上的什么东西指给我们看时，他就会使劲要我们弯下腰去看，他甚至还责骂不愿弯腰去看的巴纳巴斯，还揍了他一巴掌。只有阿玛丽娅，她一点也不关心这个新式灭火器，她穿着自己的漂亮衣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谁都不敢对她说什么，有时我跪到她跟前，拉拉她的手，她仍是一声不吭。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站在灭火器边那么久，直到父亲最终离开这儿时，我们才看见了

就站在我们后面的索尔蒂尼，显然他一直就站在灭火器的后边，靠在一个手柄上。周围是一片喧闹声，气氛异常激烈，不像平常过节时那样的喧闹声，这是因为城堡赠送的礼物除了这个灭火器外，还有几件管乐器，十分特别的管乐器，这些乐器小孩子都能吹，你只要轻轻地吹一下，就会发出古里古怪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你还会以为是突然来了土耳其人，要习惯这种音乐真是太难了，每听到一声这种乐音，你就会吓得哆嗦一下。因为乐器都是新的，谁也没见过，所以大家都想吹一吹，试一试，既然是节日庆祝会，那就让大家都吹一吹吧。我们周围就挤着几个想试着吹一吹的小号手，他们也许是被阿玛丽娅吸引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集中思想、集中精力的确是太难了，何况我们还得听父亲的话，好好看着灭火器，因此我们一直都未发现在那儿站了很久的索尔蒂尼，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你瞧，索尔蒂尼在那儿。’最后还是雷斯曼小声地告诉我父亲的。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他们旁边站着。父亲深深地向索尔蒂尼鞠躬致意，还向我们打着手势，示意我们朝他鞠躬致敬。尽管父亲以前也不知道他是谁，但还是把他作为救火工作方面的名人深深地尊敬他，在家里常常说起他，对我们来说，能见到这位真实的索尔蒂尼真是太出人意料了，令人惊奇，也是一件大事。可是索尔蒂尼根本没注意到我们，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古怪的想法，而是跟其他官员一样，他们在公开场合是从来不喜欢招呼人的。除此之外他也已经很累了，只是因为公务他才不得不呆在下面，这类事情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包袱，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都是些不好的官。其他官员和仆人，既然他们到这儿来了，当然他们也就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了，但索尔蒂尼则站在灭火器边一言不发，有人想靠近他，向他说点什么事或是恭维恭维他，一个个都给吓跑了。因此他也是在我们看见他后好半天才注意到我们的，也就是在我们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躬，父亲在为我们向他表示歉意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才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他用疲惫的双眼逐个打量我们。他叹了口气，好像很不情愿似的要一个一个把我们看下去，一直到目光停在了阿玛丽娅身上，他得抬起头来才能看清阿玛丽娅，因为阿玛丽娅比他高得多。他一看清阿玛丽娅便愣住了，他越过灭火器，好离阿玛丽娅更近些，而我们，也没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以父亲为首，都迎着他跑去，可他举起了一只手，把我们都叫住了，而后又挥了挥手，让我们走开。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于是尽情逗弄阿玛丽娅，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未婚夫，大家就这样乐乐呵呵、高高兴兴、傻里傻气整整玩了一天。可阿玛丽娅却比平时更加沉默寡言。‘显然，她对索尔蒂尼真是一见钟情了。’勃伦斯威克说。要知道勃伦斯威克是个粗人，他根本理解不了像阿玛丽娅那样的人。每个人，就连阿玛丽娅也一样，都好像喝了城堡里送来的美酒而被弄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晕头转向，夜半才回去。”

“索尔蒂尼呢？”K问。

“是啊，索尔蒂尼，”奥尔茄说，“节日庆祝会时，我走过他身边看了他几次，他就坐在灭火器的把手上，两手叉放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城堡里的轻便马车来接他回去。他甚至连消防演习都没走过去看看，我们的父亲则很希望索尔蒂尼能去看看这个演习，因为他在演习中的表现胜过任何人。”

“那以后你们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索尔蒂尼的情况了吗？”K问，“要知道，你似乎很关心索尔蒂尼，是吗？”

“是的，是很关心他，”奥尔茄说，“我们很快就又听到了有关他的情况。翌日清晨，阿玛丽娅的叫喊声把我们从酒醉后的熟睡中唤醒，可大家马上又睡着了，而我被彻底叫醒，于是我跑到阿玛丽娅那儿。她正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封信，这封信是个男人从窗口递进来的，他还在等回音呢。阿玛丽娅已经读完了这封信，信不长，很短，信被倒抓在一只垂着的手里，她那种倦怠的



娇美，我感到我是多么地爱她啊！我跪在她身边读着信。还没等我把信读完，她就瞟了我一眼，把信从我手里夺回去，拿信的手高举着，没再读一遍这封信就把信撕得粉碎，朝窗外正在等着回音的男人的脸上扔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这个早晨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我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早晨决定了。我说这个早晨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前一天，前一天的每一分钟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信里写了些什么？”K问。

“对了，关于这件事我还什么都没对你说，”奥尔茄回答说，“信是索尔蒂尼写来的，是写给那个戴红宝石项链的姑娘的。我无法复述信的内容，这封信是要阿玛丽娅马上去旅店，去索尔蒂尼那儿，这只不过是一张便条，因为半小时后，他就离开了。信写得很卑鄙、很下流，这样卑鄙下流的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些话从字面上猜我也只能懂得一点点，不完全明白。也许，凡是不了解阿玛丽娅的人，看到一个姑娘收到这样一封信也会认为是最大的耻辱，尽管谁也没有碰她一下。这不是一封情书，信里没有一句温柔的话，相反，索尔蒂尼在信里大发脾气，说他因为看见了阿玛丽娅，致使自己忐忑不安，工作不安心，注意力也无法集中。我们后来分析，也许索尔蒂尼是想昨天下午就离开乡村回城堡去，只是为了阿玛丽娅的缘故，他才在村子里留了下来，而第二天早上，他好像过了一夜还没能忘掉阿玛丽娅，他很气忿，于是就给她写了那封信。每个姑娘，就连最沉得住气的姑娘读了这样的信都会勃然大怒，如果是别人，不像阿玛丽娅这样的人，信里那种威胁的语气会使她感到害怕，可是阿玛丽娅只感到愤怒，她从来不知道为自己、以及别人恐惧。当我重新爬上床去睡觉时，心里一直在想着信末尾所写的那些话：‘……你得马上就来，否则……’——阿玛丽娅仍站在窗边，向外张望，好像还在等别的什么送信人来，她准备像对待第一个送信人那样去对待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看到了，当官的就是这个样子，”K 犹犹豫豫地说，“他们当中就是有这么一类怪人。你父亲那时又怎么办呢？我想，他如果不想通过一条既短又把握的路，而是直接去旅馆找索尔蒂尼讲的话，那他就该向有关的上级去告他。这件事最糟的并不是阿玛丽娅所受到的侮辱，侮辱极容易予以补偿，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侮辱过于夸大，为什么索尔蒂尼要写信让阿玛丽娅蒙受永久的耻辱，照你的说法，人们还认为这是阿玛丽娅终身洗不掉的耻辱，要知道，这是绝对可能的，对阿玛丽娅来说，要挽回自己的声名并不难，并不太难，要不了两三天，这件事也就被忘掉了。蒙受耻辱的完全不是阿玛丽娅，而是索尔蒂尼自己。使我害怕的正是索尔蒂尼，他居然滥用职权到了这般地步。这次，他没取得成功，失败了，是因为他干得太露骨了，太赤裸裸了，又碰到阿玛丽娅的有力回击，要是在条件比这更有利的一些情况下，这种事有无数次也会成功的，而且就连受害者、当事人都发现不了他们是受到了侮辱。”

“嘘，小声点，”奥尔茄说，“阿玛丽娅正朝这边看呢。”阿玛丽娅已侍候父母吃完了饭，她正忙着帮母亲脱衣服。她刚解开母亲的裙子，让母亲的双手搂着自己的脖子，轻轻把她抱起，帮她脱下裙子，然后又轻轻地把她放下。父亲对先侍候母亲一直感到生气，当然，先侍候母亲，那是因为母亲比父亲更衰弱，这时父亲正试图自己脱衣服，看得出他是想借此来埋怨女儿，觉得女儿的动作太慢，可是，尽管他开始做的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那就是脱掉趿趿拉拉穿在脚上的那双大拖鞋，可他无论如何都脱不下来，他呼哧呼哧直喘气，不得不就此罢手，重新在沙发椅上坐着一动不动。

“你还不了解最重要的是什么，”奥尔茄说，“也许，在其他方面你是对的，但最重要的是，阿玛丽娅没有去旅馆。她对待信使的那种态度也许还能得到宽恕，没有人去追究，但她没有去旅

馆，因此，她也就给我们家招来了灾祸，诅咒就落到了我们一家人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她对信使的态度也就变得饶恕不得了，这一点到后来就成了公开提出的罪状之一。”

“什么？”K大叫了一声，当看到奥尔茄举起一只手在恳求他不要大声嚷嚷时，他马上压低了声音说，“你，她的姐姐，是不是想说，阿玛丽娅该听索尔蒂尼的话，应该到他下榻的旅店去，对不？”

“不，”奥尔茄说，“不可能，你千万别这样怀疑我，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像阿玛丽娅那样对自己的事处理得那么好，那么正确。真的，要是她真的去了旅店，我也不会生她的所，但她没有去，我觉得她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英雄。至于我自己，我坦率地说，要是我接到了这样的信，我一定会去的。我受不了对我的威胁，害怕会出什么意外，只有阿玛丽娅，她才能忍受得住这一切，她什么也不怕。对付这种事情的方法很多，打个比方，有的姑娘会穿得非常漂亮，会磨磨蹭蹭着意打扮自己，当打听到索尔蒂尼已经走了，她才去旅店，

要知道事情也可能会这样，索尔蒂尼发出信后，马上就离开了旅店，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老爷们的情绪总是千变万化、反复无常的。但阿玛丽娅行事却很特殊，她绝不会这样做，她受的侮辱太多了，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坚决回绝了。然而，要是她装出一副很听话的样子，适时地跨进旅店的门坎，那我们也就避开这次灾祸，惩罚也就不会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这儿有不少很聪明的律师，他们很善于无中生有，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变得对自己有利，但在这种事情上，即使无中生有也没用。相反，这儿有的倒是对索尔蒂尼的信表示的蔑视啦，对信使的侮辱啦。”

“可这跟惩罚、跟律师又有何关系呢？难道因为索尔蒂尼犯了罪，倒要来惩罚阿玛丽娅啰？”

“当然会是这样，”奥尔茄说，“但不是按法庭的正式司法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讼程序受罚，对她的惩也不是直接的，不过她和我们一家人都会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多么的严厉，你也许已开始明白这一切了。你似乎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实在太可怕了，但在整个村子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这样看，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是很有利的，要是这个说法不是建筑在明显的错误的认识上，它对我们倒是个极大的安慰。这一点我能很轻易地向你证明，但是讲这事时如果涉及到弗丽达的话，那就请你别生气，在弗丽达和克拉姆之间要是不谈最终结果的话，也会出现阿玛丽娅跟索尔蒂尼之间完全类似的情况，而你，尽管一开始也感到吃惊，但如今把一切都看成对的。这并不是说，你对所有的事都已习惯了，绝对不能说因一个人习惯了什么就使他对一切都变得迟钝了，糊涂了，在做出一种看法时，你不过是摆脱了过去的偏见。”

“不，奥尔茄，”K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把弗丽达也扯到这件事情里来，她的情况跟这件事不一样，别把这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你还是继续讲你的故事吧。”

“求求你，”奥尔茄说，“假如我固执的要比较，你别生气，也别见怪，你还是有种错误的认识，在对待弗丽达的态度上也是如此，所以当别人拿她来作比较时，你就认为你应该出来保护她。她是用不着别人来保护的，赞扬对她来说必不可少。如果我把这两种情况进行比较的话，那我决不会说，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不管是白、是黑，反正都一样，而白的就是弗丽达。一个人最不该做的就是嘲笑弗丽达，我那时在酒吧间也粗鲁无礼地嘲笑过她，接着觉得很对不起她，不过，我们这儿要是有人嘲笑她的话，也只不过是出于嫉妒或是幸灾乐祸，总之，不管怎样，总会有人嘲笑她。可阿玛丽娅，除了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人外，她得到的只是蔑视，因此这两种情况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完全不同，但也还是很相似的。”

“不，她们完全不相同，”K固执地摇着头说，“你就让弗丽达安静一下，别把她扯进来，弗丽达可没有收到过像索尔蒂尼写给阿玛丽娅那样的可爱的便条，弗丽达是真的爱着克拉姆，要是你不相信的话，可去问她自己，她仍旧爱他。”

“难道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奥尔茄问，“难道你认为，克拉姆不会给弗丽达写这种信吗？当这些老爷们离开了自己的办公桌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业余时间，他们只有烦恼不堪，说些粗野的话，真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老爷，但也是绝大部分是这样。也许，他心不在焉地匆匆给阿玛丽娅写了那封信，根本没考虑到写在纸上的字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哪儿知道老爷们在想什么呢？难道你没听到过或是人们给你讲过，克拉姆了了名的粗鲁无礼？众所周知，克拉姆是个有名的粗鲁无礼的人，据说，他能整小时整小时不说一句话，然后会突然说出一些粗野的话，让人惊慌失措，吓得你浑身发抖。有关索尔蒂尼的这种情况倒是一点也没听说过，也许是知道他的人还不多。事实上，有关索尔蒂尼的情况，人们知道的也只是他的名字跟索尔提尼的名字相同而已，如果不是名字相同，那可能谁也不会知道他。就是作为消防事务方面的知名人士、权威人物、行家，人们显然也把他当作了索尔提尼，一旦他被当作了行家、权威人物，所以他便利用他们的名字相同，把许多事情的责任都归咎于索尔提尼，而他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安心自己的工作。当一个不善社交，又缺乏生活经验的人，像索尔蒂尼这样的人，他突然爱上了一个农村姑娘，这种感情的表达当然会采取与别人迥然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跟某个木工学徒的爱就不相同。除此以外，还应该记住，在官员和鞋匠女儿之间有一道又宽又深的鸿沟，鸿沟之间需要架上一座桥才能通过，索尔蒂尼就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做，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是的，我们这些人被认为属于城堡的，我们之间是没有一点儿鸿沟的，所以也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需要架什么桥。在一般情况下，也许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可惜的是，我们这儿也会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什么事情与这发生矛盾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怎样，现在索尔蒂尼的行为总该使你对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事实上，他的行为跟克拉姆相比，还是较好的，是不难理解的，对于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也比较容易忍受一些。如果克拉姆要写一封最温情的信，那这封信一定会比索尔蒂尼写的那封信更粗野无礼，更令人恶心。请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敢冒昧地评论克拉姆，我只是把他们俩进行比较而已，因为你不同意把他们两人作任何比较。要知道，克拉姆是个好用长官下命令的口吻跟女人谈话的人，他一会儿召这个女人到那里去，一会儿又召另一个女人到他那儿去，他跟谁都搞不长，他撵她们走就跟召她们来一样随便。唉，克拉姆连封信都不愿写。跟这相比，难道你还会感到可怕吗？一个脾气古怪，不善交际的人，像索尔蒂尼一样，他跟女人的关系谁也搞不清，可他居然肯用他漂亮的官方手笔写上一封信，但是令人觉得讨厌，你说，你对他的这种行为还能感到可怕吗？假如能证实克拉姆一点也不比索尔蒂尼更好，而只是更坏，那弗丽达的爱能改变克拉姆的一些什么东西吗？这种爱能被认为是一种荣誉吗？请相信我的话，女人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确定的，或者说，这种关系总是很容易确定的。在女人和官员之间也是会有爱情的，不过官员不会有情场失意的事，因此，如果人们在说到姑娘时，我说的远不是弗丽达一个人，她要是献身于一个官员，那也只是因为她爱他。是的，她爱他，于是就献身于他，事情就是这样，除此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但你会说，阿玛丽娅根本不爱索尔蒂尼，是啊，也许她不爱他，可也许她是爱他的，谁又敢肯定呢？就是她本人也无法肯定。当她断然拒绝他时，她又怎能确定，她是爱他还是不爱他呢？因为任何一个官员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女人拒绝过。阿玛丽娅说，每当她回想起三年前她砰的一声

把窗子关上时，她到现在还感到气得浑身发抖。这是实际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谁都不敢去问她的原因。她断绝了与索尔蒂尼的关系，这就是她知道的一切，而她是爱他还是不爱，她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某些个官员一旦看上了什么女人，那这些女人就不会不爱上他们。况且，她们早就爱上他们了，虽然她们不愿承认，但这毕竟是事实，要知道，索尔蒂尼不仅是看上了阿玛丽娅，他甚至一看到她就用在办公桌边坐得僵硬的双脚一跳就跳过了灭火器把手，他可是跳过了灭火器把手啊！然而，就象你说的一样，阿玛丽娅是个例外，是的，阿玛丽娅是个例外，她拒绝到索尔蒂尼那儿去，这难道还不是例外吗？另外，假如她不爱索尔蒂尼，那这种例外就是很特殊的了，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当然，那一天我们都一时糊涂，我们都像是在茫茫迷雾中，可我们好像还是看到了阿玛丽娅堕人情网的一点点迹象，我们虽然看到的不多，但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如果现在把这一切作个比较，那阿玛丽娅跟弗丽达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弗丽达干了阿玛丽娅所不愿干的事。”

“也许就如此，”K说，“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我喜欢阿玛丽娅主要还是因为她是城堡信使巴纳巴斯的妹妹，她的命运也许跟巴纳巴斯的职务联系在一起了。如果照你开头说的情况那样，某个官员对阿玛丽娅加以严重的欺侮，使她遭受屈辱的话，一定会令我愤怒，我会严肃地正视这件事，但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对这种社会现象表示出的一种责任感，而不只是对阿玛丽娅个人受欺侮所表示的同情。但是，现在你所说的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我的处境，尽管我不明白这是如何改变的，可这是你讲的，我相信你，那我也就心甘情愿地把这事抛到一边。我不是消防队队员，索尔蒂尼的事也根本与我无关。而弗丽达的事却恰恰与我有关，因此我感到奇怪，我是那么地相信你，并且始终不怀疑你，可你却一直试图用一些间接的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法，引用阿玛丽娅的话来攻击弗丽达，好激起我对她的怀疑。我不认为你是故意这么做的，更不是出于恶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早已离你而去。不，你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你是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由于你对阿玛丽娅的爱，你想提高她的地位，抬高她的身价，想把她捧得比所有的女人都高，由于你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能捧她的可以特别夸耀的东西，于是你就用贬低别的女人的方法来使自己摆脱窘境。阿玛丽娅的行为是够出色的了，可对这种行为你说得越多，就越难说清她的这种行为是意义重大还是微不足道，是聪明之举还是愚蠢透顶，是英勇还是胆怯，因为阿玛丽娅把她这种行为的动机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深处，不论谁都无法从她那里探询出任何一点东西来。弗丽达则恰恰相反，她没做过让任何人感到吃惊的事，她只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行事，对于凡是想接近她，想善意地了解她的行为的人来说这都是很明白的事，每个人都能作证，想传播什么流言飞语，拨弄是非那是行不通的，是没人听的。我既不想贬低阿玛丽娅，也不愿袒护弗丽达，我只想对你讲清楚，我跟弗丽达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们都对弗丽达进行攻击，凡是对弗丽达的攻击也就是对我的攻击，直接威胁着我的存在。我来这儿是自愿的，也是自愿留在这儿的，但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我将来的前途，虽然前途不太光明，但仍有前途，这一切我将依靠弗丽达，这一点不管怎样也是无法辩驳的。是的，我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人们接受了我，但这一切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借口而已，人们在玩弄我，他们把我从他们家里撵出去。今天，人们还在戏弄我，不过现在这种游戏玩得比过去更复杂些了，看得出，在他们看来，我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人，而这是有某种意义的，我虽然外表不好看，但我总算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职位，一份真正的实际工作，一个愿意和我结婚的人，在我忙于别的事务时，她会分担我的工作，我打算跟她结婚，成为本村的一个居民，我除了跟官方



有公务关系外，还跟克拉姆有私人关系，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利用过这种关系。难道有这些还不够吗？当我去你们那儿时，你们会欢迎我吗？你们会对我讲讲你们家的事吗？你是不是在期待我能帮你些什么吗？当然，你们不会期待一个在一星期前还在被雷斯曼和勃伦斯威克逼着撵出门的土地测量员的帮助，而是期待一个背后有点势力的我的帮助。然而这些我都得依靠弗丽达，弗丽达是个很谦虚的人，要是你试着去问她是不是这样，她可能会告诉你，她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知究竟的弗丽达要比自高自大的阿玛丽娅做出的成绩大。你知道，我觉得你是在为阿玛丽娅求援，请谁呢？可不，到头来还是得请弗丽达，不请她请谁呢？”

“难道我真的把弗丽达说得那么糟糕吗？”奥尔茄说。“我根本不想这么做，我想，尽管可能会说一些不好的话，但我什么也没说，要知道，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我们跟整个世界不协调，不一致，不和睦，你只要一发牢骚，责怪别人，天晓得上帝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弄到什么地方去。当然，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现在我跟弗丽达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你再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对的。三年前，我们还是一个小市民的女儿，而弗丽达则是个孤儿，在一个小饭馆里当女仆，我们走过她身边时，看都不看她一眼。当然，我们也表现得过于自傲了些，但人们就是这样教我们的。然而那个晚上你要是看见了旅店里的情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各自所处的环境，那时弗丽达手里握着一根鞭子，而我却混在一群仆人中间，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弗丽达可能会瞧不起我们，这与她的身份很相符，这也是由现在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谁会瞧得起我们呢？凡是瞧不起我们的人，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朋友，很快就会进入上层社会。你认识弗丽达的接替人吗？她叫佩皮。就在前天晚上我碰见了她，以前她是个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她也瞧不起我们，跟弗丽达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从窗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看见我去买啤酒，就跑到门口把门给锁上了，我只能长时间的求她把门打开，直到我答应把我头上扎辫子的缎带送给她，她这才开了门让我进去。当我把这条缎带给了她时，她却把缎带摔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好吧，她瞧不起我就瞧不起我好啦，我也没办法，我的行动反正得由她的态度好坏来决定。她是旅店酒吧间里的女招待，自然只是临时的，她身上没有一点当正式女招待的素质，也就是说她根本没有当正式女招待的资格。你只要听听老板是怎样跟这个佩皮谈话的，比较一下老板是如何跟弗丽达谈话的就十分明了啦。可是这并不能使佩皮不蔑视阿玛丽娅，阿玛丽娅只要用眼瞪她一下就会吓得这个编着一根辫子、扎着蝴蝶结的佩皮从房间里飞一般地跑出去，跑得比用自己的两条肥腿跑还要快得多。昨天晚上我又从她那儿听到她中伤阿玛丽娅的话，直到顾客都为我打抱不平，她才停下来，顾客们是如何帮我，替我打抱不平的，这你已经看到了。”

“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K说，“我只不过是把弗丽达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我一点都没想要轻视你们，瞧不起你们，就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当然，我在你们家里也感觉到有某种不平常的东西，你们家对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利害关系，可为什么这种关系一定会成为蔑视你们的理由呢，对此我一点也不清楚。”

“哦，K，”奥尔茄说，“我担心，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难道你怎么也不明白阿玛丽娅的行为就是大家蔑视我们的原因？”

“真令人惊奇，”K说，“人们可以赞赏阿玛丽娅，也可以责备阿玛丽娅，怎么会蔑视她，小看她呢？如果就算大家因我不明白的原因而确实蔑视了阿玛丽娅，那为什么要把这种蔑视扩大到你们其他人身上，扩大到你们清白无辜的家庭呢？比如说佩皮瞧不起你，鄙视你，这简直就不像话，如果我什么时候再去那个旅馆，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能工作对你来说不容易，K，”奥尔茄说，“如果你要去把

所有蔑视我们的人都教训一番，你就会失业，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城堡造成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勃伦斯威克，他那时还只是我们家的一个帮手，他跟平常一样来到我们家，父亲派了一份工作给他，他就回去了，我们全家正坐在那儿吃早饭，我和阿玛丽娅也在吃早饭，我们都很高兴，父亲讲着节日庆祝会的事，讲着他有关义务消防队的各种计划，你知道，城堡里也有自己的一支义务消防队，他们派出了自己的消防队来参加节日庆祝会，人们对城堡来的消防队七嘴八舌，那些参加庆祝会的先生老爷们看了我们消防队的操练，对我们的消防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把城堡消防队与我们的消防队作了比较，结果对我们十分有利，于是开始了一场有关改组城堡消防队的谈话，他们需要从村子里挑选教练员，他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选，父亲认为他一定会被选上。他对我们讲了这件事。像他平时所习惯的那样，他心情愉快，在桌边良久坐着，张开双手撑着桌子坐着，而越发撑开手撑，简直是抱住了大半张桌子，当他抬起头，眼睛朝外望着天空时，他的脸显得是那么年轻，那么喜气洋洋，充满了希望，这是我从那时起最后一次看到父亲那张快乐的脸。这时阿玛丽娅则带着一副她从未有过的沉思和严肃的神情说，对老爷们说的话不要过于认真，也不要太轻信，在这种场合，他们喜欢说一些使人高兴，使人愉快的话，他们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作用，也毫无意义，他们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过后就忘个干干净净，下一次，也许又有人会被他们这样一些话所迷惑，被他们骗了。母亲不许阿玛丽娅讲这种话，父亲嘲笑她太轻率，说她的这种说法考虑不成熟，是瞎说一气，是异想天开。接着他突然讷讷不语，似乎是在寻找什么，好像突然要抓住什么东西，他很快就想起了一件事：勃伦斯威克曾对他讲过一个信使的事，讲过一封被撕掉的信的事，父亲问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件事，这件事跟谁有关，到底是件什么事。我们都不作声。巴纳巴斯，他那时还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像只小羊羔，又淘气，又顽皮，他说了一句特别愚蠢、特别失礼的话，于是我们便乘机改变了话题，说起别的事情来，整个事情也就忘掉了。”

## 第十八章 阿玛丽娅受到的惩罚

“不久以后，我们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关信的问题搞得不知所措，朋友和敌人，熟人和陌生人都来找我们，但他们谁也不愿在我们这儿多呆一会，连最要好的朋友来了后也是急急忙忙就告辞而去，走得比谁都快。雷斯曼平时总是不紧不慢，郑重其事的，而如今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好像到我们这儿来只是来看看我们的房间有多大而已，他四面张望一下，看了一眼就急急的走了，这一切似乎是在玩一场可怕的儿童游戏，在雷斯曼离去的时候，父亲推开围在他身边的人跑着去追赶他，一直追到门口才停下来。勃伦斯威克也来了，他说得倒很老实，他说要自己独自干活儿，不再跟父亲一起干了。勃伦斯威克是个机灵人，他很会用脑子，他抓住了适当的时机。顾客们来了，他们在父亲的贮藏室里翻寻着他们让父亲修理的鞋子，开始时，父亲还试着劝说他们不要翻，我们也在旁边竭力帮父亲说话，可后来他也就不管了，任由他们去翻，并一声不响地也帮着他们翻寻起鞋来。定货单上的客户一家一家被注销，给我们修鞋用的皮革也都被他们拿走，欠我们的账也一笔笔还清，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没有一点争吵，他们都很满意，只要可以最快地、干净彻底地与我们断绝一切关系，即使谁受到一些损失，也没什么了。临了，正如预料的一样，消防队队长西曼来了，我看见的一切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西曼长得很高大，很结实，因患有肺病，身子微微有点伛偻，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少言寡语，不苟言笑，他站在父亲面前，现在，他不得不对这个他一直很佩服，并私下曾答应让他当消防队副队长的人说，消防队已不再需要他去效劳了，并请他将消防队队员证书交还给消防队。所有在我们家的人都丢下自己的事，围在这两个男人周围。西曼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不停地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打着父亲的肩膀，似乎想从父亲嘴里打出他想说，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来的话来，因此，他一直在笑，显而易见，他是想用笑来安慰自己，安慰所有其他人，然而，因为他又不太会笑，人们又从来没见过他笑，所以谁也没感到，他这是在笑。这一天，我们的父亲是那么地劳累，情绪是那么地不好，什么都帮不了他，他似乎连周围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我们的心情并不比他好多少，因为我们年纪还轻，因此我们没法相信自己被彻底毁了，我们一直在想，在来访的客人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能让大家平静下来，能让一切事情都回到原来的状况。我们愚蠢地以为西曼就是这么一个很合适的人。我们紧张地等待着，直到他不再笑，等着他最终说出富有理性的话来。他要不是讥笑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既愚蠢，又不公正的话，那他是在讥笑什么呢？啊，队长先生，我们想，现在是您最后把一切都说出来的时候了，所以我们挤向他身边，想挨他近些，但这样做也只是使他在原地怪模怪样地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尽管他不是为了实现我们心中的愿望而说，而只是对周围的人对他的鼓励目光和不满的目光的一种回答，他毕竟还是说话了。可我们对他仍抱有一丝希望，他一开始就满口地赞扬父亲，他称父亲是消防队的骄傲，是以后的人没法模仿的，是消防队中一个无人可以替代的队员，他的退职是消防队的一个损失，消防队会因此而遭毁灭。他的话要是就说到这儿那就好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他还在不停地继续朝下说。他说，消防队的决定已出来了，要求父亲立即辞职，当然这样做也只是权宜之计，大家自然应该明白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父亲在昨天的节日庆祝会上不是表现得那么出色的话，事情也就好办多了，也就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正是因为他表现突出，技艺高超，这才引起了官方的特别注意。如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消防队上，消防队需要保持自己的荣誉，需要比过去更多地来保持住自己纯洁的名声。如今城堡来的信使受到了侮

辱，消防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有作出这样的决定啦，而西曼，他要向父亲解释这件事也深感为难，他要求父亲别难为他。西曼有多么高兴，因为他终于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抛掉了所有多余的繁文缛节，指着挂在墙上的消防队员证书，用指头做了个弯向自己的手势，父亲点了点头，走去摘取消防队员证书，但他两手不停在颤抖，抖得都无法把证书从钉子上拿下来，于是我爬到桌子上帮他取了下来，从这时起，一切都结束了，父亲甚至都没有把证书从镜框里取出来，他就这样把证书连同镜框一起整个儿都交给了西曼。这以后，他就坐到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不和任何人说话，因此，我们就得自己来应付剩下的客户了。”

“你从哪儿看出这中间是受了城堡的影响呢？”K问。

“暂时还看不出城堡对这事有什么影响，按你的话说，目前看到的还只是人们那种毫无来由的恐惧，只是人们对遭受不幸的邻居的幸灾乐祸，只是人们对友谊的不忠，此类事情比比皆是。你的父亲我倒觉得他似乎器量太小了些：一张证书算什么？只不过是一张证明他很有本事的纸而已，他的本事别人是拿不走的。要是他的本事能使他成为消防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那样事情就迎刃而解，而且当时要是你的父亲在说完第一句话时，就把证书扔到队长的脚边，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这位队长一定会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然而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你没有提到阿玛丽娅，这一切全怪阿玛丽娅，而她也许还站在一边，好像跟她毫无关系似的，眼睁睁看着全家被毁掉，对吗？”

“不，”奥尔茄说，“不能怪任何人，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都是城堡的影响所造成的。”

“城堡的影响，”悄悄地从外面溜进来的阿玛丽娅重复着说，父母亲早就上床睡觉了。“你们是在聊城堡的事吗？你们俩还坐在这儿聊啊？K，你不是早就跟我们告了别要走吗？现在可是九点多了。难道这些故事真的使你激动不已？这里有许多喜欢聊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他们也会像你们现在这样，头挨着头，肩靠着肩，互相闲聊，可我觉得你不是他们那种人。”

“恰恰相反，”K说，“我恰好就是他们那样的人，对这种事一点不激动，又不能使别人激动的人，我讨厌。”

“是的，这倒是真的，”阿玛丽娅说，“可人们的爱好却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白天、黑夜总想着城堡，其他什么事也不想，人们为他的聪明才智担心，因为他的整个身心都放在了城堡。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人们总算搞明白，原来他想的根本不是城堡，而是城堡里打扫办公室的一个清洁工的女儿，他后来终于得到了她，这以后，一切也就恢复了原样。”

“我想，这个年轻人我倒会很喜欢他的。”K说。

“这样的人你会喜欢的，我不信，”阿玛丽娅说，“只怕你是喜欢他的妻子吧！好啦，我不妨碍你们闲聊，我要休息了，为了让老人睡好我得把灯熄了：平时两位老人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可是他们这样睡也不过个把小时，一个小时候，哪怕一点点微弱的反光都会使他们惊醒，让他们安睡不得。晚安！”说完她真的把灯熄了，四周顿时漆黑一片。阿玛丽娅在靠近父母床边的地板上给自己铺了一个床就睡下了。

“阿玛丽娅刚才讲的那个年轻人是个什么人？”K问。

“我不晓得，”奥尔茄说，“也许说的是勃伦斯威克，可又不完全像他，也许是别的什么人吧。要听懂她说的话还真不那么容易，因为你总拿不准，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事。她总是这样，说起话来很严肃，可听起来却像是一种讽刺。”

“这事不用你管，”K说，“你怎么会这么依赖她呢？难道在发生所有这些倒霉的事之前你就已经依赖她了吗？要不就是后来才依赖她的？难道你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不依赖她的人吗？这种依赖到底有什么理由呢？要知道，她还小，她还要听大人的话，不管她有错，还是没错，她就是给你们家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



首。她不仅不每天请你们大家原谅她，相反她却把自己的头抬得比谁都高，好像没一点事一样，除了同情父母，可怜父母之外，对什么都不担心，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希望人们把这些事全都告诉她，当她最后跟你们讲话时，她说起话来这样严肃，可她的话听起来仍像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你常把这点提起，所以她才能支配你们，对吗？你们三个人长得非常相像，然而她跟你们俩有着一些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对她很不利：当我头一次看见她时，她那迟钝而冷漠的眼神吓得我都不敢接近她。她尽管很小，但她的外表看上去并不像是最小的，她的样子就像是永远不变老的女人，可她从外表上看也从来没有年轻过。你天天都见到她，但你未必会注意到她有一张多么严峻的脸。细想想，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无论怎样都不能认为要把索尔蒂尼对她的爱看得过于认真的原因。他给她写这封信也许只是想治她，根本不是叫她到他那里去。”

“我不想说索尔蒂尼的事，”奥尔茄说，“对于城堡来的老爷们来说，一切都出于意料之中，至于一个姑娘是美，是丑，那就随你去说。不过，除此以外，有关阿玛丽娅的事你就完全错了。请你明白，我没有任何理由要你站到阿玛丽娅这一边来，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那也只是为了你的关系。阿玛丽娅，就某个方面来说她是造成我们家不幸的原因，这是对的，不过做为父亲——他对此比谁都更感到痛心、难受，他骂起人来从来不选词儿，从来不克制自己，特别是在家里——在我们最倒霉的时候都没有责备过阿玛丽娅一句话。这不是因为他赞成她的举动，难道他，一个索尔蒂尼的崇拜者能赞成她这么做吗？他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连他都愿意为索尔蒂尼牺牲自己和他所拥有的一切，虽然索尔蒂尼非常气愤，但结果事情并没有真的这样发生。我说也许，大概，是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到过有关索尔蒂尼的任何消息，如果他到现在还在过着闭塞的生活，那现在好像他已经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了，你倒想想看，那个时候阿玛丽娅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明确的惩罚，大家只不过是跟我们断绝往来，本村的人，城堡里的人都跟我们断绝往来，在我们看来，村里的人疏远我们，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可城堡里的人疏远我们，我们却是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一点儿疏远的表现。要知道，城堡在以前也没有给我们什么关照，我们又怎么能发现有什么变化呢？这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是最使人难受的了，比村里的人疏远你还难受些。这根本不是本村人疏远我们的问题，他们疏远我们并不是认为我们有什么罪，可能我们没有任何令他们不满的地方，当时这样的污辱在现在的话谁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而离开我们，疏远我们，后来，大家便开始等待，所有事情怎么发展下去。穷困我们并不感到可怕，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所有欠了我们账的人都已把欠账还清，付给我们的钱比欠的钱还要多些。如果我们食物不够，我们的亲戚会偷偷地给我们送来，日子过得倒不是很艰难，就好像刚刚获得丰收一样。我们自己没有一寸土地，人们谁也不雇我们去帮他们干活，我们有生以来不得不头一回闲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我们全家，在七八月炎热的天气里，就这样关着窗子和门在家里闲坐着。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邀请，也没通知，更没有消息，没有人来访，什么都没有。”

“好啦，”K说，“反正没发生什么，你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你们还怕什么呢？咳，你们这算什么啦！真让人摸不透！”

“这让我如何向你解释呢？”奥尔茄说，“我们害怕的不是以后会怎么样，当时我们已经在遭受折磨和痛苦了，我们现在就是在受惩罚。村里的人一直在期待我们再上他们那儿去，他们等待父亲的作坊重新开张，等待能给上等人家做漂亮衣服的阿玛丽娅重新向他们承接定货，要知道，村里邻舍都很后悔他们所干的

事，由于当一户受人尊敬的家庭突然被完全排除在村子里的生活之外时，每个人似乎都感到失掉了些什么，他们认为他们疏远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责任罢了，我们如果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也会这么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并不非常清楚，他们只知道手里拿着一些小纸片的那个信使回到了旅馆。他跑出去时被弗丽达看到了，后来又看到他跑回来，她跟他说了几句话，于是她便很快地就把她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传扬开去，她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我们的不友好态度，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每一个处于她的地位上的人都会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整个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说心里话，这对大家都是最高兴不过的事。如果我们突然宣布说，所有的事都圆满解决了，所有的事只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也已完全消除了，或是说错误已经犯了，但已得到了纠正，况且，人们一旦听说，我们已通过我们在城堡里的关系，已成功地把这件事作了了结，他们就会很满意，那时我们就会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人们就会来拥抱我们，吻我们，就跟过节一样，这样的事我在别人身上已亲眼见到过不只一回，已见到过好多次了。甚至不需要什么报导、公告，我们只要跑到人们面前露露面，跟人们恢复过去的联系，向从前一样交往，闭口不谈有关信的事，这样做就足够了，大家都会高兴地避免旧事重提，要知道，这儿除了害怕外，大家一说起这件事就心里很不舒服，就十分尴尬，他们常常避开我们，这是为了不再听到这件事，不再谈论这件事，不再想这件事，也为了别再为这件事而受牵连。弗丽达把整个事情都讲出去，她这么做完全没有恶意，而是为了使自己，也使其他人不受这件事的影响，提醒全村镇的人注意，村子里出事了，要大家谨慎小心别卷入到这件事中去。大家害怕、担心的不是我们这一家人，而是这件事，我们这家人只是和此事有些关系而已。如果我们能重新走出来，让过去的事情就此过去，用我们的行动来表明我们已了结了这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事，至于我们是用什么方法了结的，这无关紧要，总之我们已使社会舆论相信，不管这件事的性质怎么样，我们再也不会提起这件事，一切都已得到妥善解决，这样，人们就会像从前一样赶着来迎接我们，即使那件事我们还没有彻底忘掉，人们也会理解我们，和我们一起把它忘掉。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仍在家里坐着。我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阿玛丽娅做出什么决定。从那个早上起，她就成了一家之主，她不用什么特殊的讨论，不用命令，不用什么要求，只是用一个沉默便牢牢地抓住了家里的领导权。的确，我们这些人对许多事都在议论纷纷，从早到晚都在低声交谈，有时父亲会突然害怕起来，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我则要在他床边守上半夜。有时我跟巴纳巴斯会躲到一个角落里，他最初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清楚，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切要求我解释给他听，他总是这样，因为他深知，他的同龄人所期待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再也得不到了。我们俩，K，就像现在我跟你一样，头挨着头，就那么坐在那里，也不知黑夜是如何来临，早晨是如何开始的。母亲是我们当中身体最衰弱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她不仅要分担共同的痛苦，还要承受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的缘故，我们眼睁睁地望着她身上的变化，我们全家都在等待着我们所预感到的那种变化，我们太害怕了。沙发的一角是她最喜欢坐的一个地方，现在这个沙发早就没有了，沙发正放在勃伦斯威克的大房间里，那时她坐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她是难以睡着了，只看到她嘴唇在翕动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没了。我们不停地、仔仔细细地谈论着信的事，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谈我们知道的情况，也谈我们无法知道的结果，互相比着讲，争先恐后地讲，我们想象着该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一切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也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毫无裨益，我们只是在想忘掉的那个困境中越陷越深，我们那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又有什么用呢？没有阿玛丽娅，我们的计划

一个也实现不了，这一切只能是一些没有丝毫意义的准备，我们的想法怎么也无法使阿玛丽娅能够理解，即使她理解了，得到的结果也只是沉默，她一句话也不说。幸运的是，我对阿玛丽娅的了解现在要比那个时候了解得更好、更多一些。她比我们更能忍受折磨。只是不明白，她怎么能忍受这一切折磨，一直活到现在，也许是因为母亲为我们大家忍受折磨，为我们每个人而痛苦，那么多的灾难全都猝然落到她身上的缘故，但是她也没能坚持多久。现在无论如何，谁也不能说她还在遭受折磨，还在受灾受难，那时她已经是神志不清了。可是阿玛丽娅不仅承受着痛苦，她还具有足够的把一切都弄清楚的能力和智慧，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的后果，而她看到的则是事情的本质，我们寄希望于能减轻一点痛苦，而她只是默默无语，她已知道一切都已决定了。她那时跟现在一样，要面对事实，忍受痛苦，继续生活，在我们所遭受的所有不幸的事情中，我们的日子过得比她好，轻松得多。是的，我们不得不搬出我们原来住的房子，而勃伦斯威克则住进了我们原来的房子。我们搬到了现在住的这个茅屋里，我们用一辆手推车分几次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搬到了这里。我和巴纳巴斯在前面拉车，父亲和阿玛丽娅则在后面推着，我们先把母亲送到这儿来，她坐在一只大箱子上，一直在抽抽搭搭地哭泣。我记得，在我们来回搬运东西的时候，人们像我们一样也感到很难受，由于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收割庄稼的大车，车上的人一看见我们就会背过身去，把目光移开，不忍看我们。我还记得，即使在搬家的路上，我和巴纳巴斯也一直在谈论着我们的担心和计划，有时我们就干脆在半路上停下来谈，只是在听到父亲的吆喝声才使我们记起我们是在搬家。但在搬家之后，谈话却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渐渐地越来越变得贫困拮据，亲戚们也不再帮助我们，给我们送东西，我们的钱也快花光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如你已经看到的，人们才开始以鄙视的态度对待我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且这种鄙视态度还愈来愈烈。大家都清楚，我们已没有力气来摆脱与信有关的不幸，因此大家都对我们恼怒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困难并没有低估，虽然他们不知道具体来说是些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会知道，要是他们自己去对付这些困难，不见得会比我们好多少，但这一点却更加促使他们要和我们彻底划清界线，我们要是取胜了，自然人们就会更尊敬我们，可假如我们失败了，那人们自然就会把那个时候的临时措施变为决定，即把我们最终从社会大家庭中开除出去，使我们跟社会公众的来往永远断绝了。现在我们已为人们所不齿了，我们的名字已不再有人提起，如果有人谈起我们的话，那提的也只是巴纳巴斯的名字，他是我们家最无辜的，就连我们的小茅屋也沾上了坏名声，要是你能测试一下你自己，你也不会否认，你第一次进到这小屋里，你也会认为这种污蔑好像是很有理由的。后来，当人们偶尔来看望我们时，他们也会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挂在桌子上方的的小煤油灯皱眉头，满脸不高兴。小煤油灯不挂在桌子上方，那又该挂在哪儿呢？他们对这似乎也觉得难以忍受。如果我们把灯挂到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同样会感到讨嫌，厌恶。不管我们有什么，也不管我们干什么，一切都会让人瞧不起，让人鄙视。”

## 第十九章 请 求

“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干了一件我们能干的最为糟糕的事，干了一件比原来冒犯信使更要受到鄙视的事，那就是我们背叛了阿玛丽娅，我们没有遵照她的命令，不再保持沉默，我们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没有希望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按各自的方式去恳求城堡对我们的原谅，祈求城堡的宽恕。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作用，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城堡的唯一的联系，也是给人以希望的联系就只有索尔蒂尼，他是一个非常赏识父亲的城堡的官员，因为这事，这个联系也中断了，对我们来说已是没有丝毫希望了，但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父亲第一个开始这样做，他开始了毫无意义、无补于事的漫长的努力，他去找村长，找秘书，找律师，找录事，去求他们。平时人家根本不理睬他，更不接见他，如果偶尔靠计谋有了一次机会可以见到他们，让他说话。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激动得不停地搓着双手，可是人们马上就把他给赶了出来，而且永远不想见到他。再说，他们给父亲的回答也非常简单，简单得可笑，这种事对城堡来说处理它简直太容易了。实际上，他有什么委屈呢？他需要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请求宽恕呢？城堡里的人什么时候反对过他呢？是的，父亲穷了，没有了顾客，等等，可要知道，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这些事在市场上、店铺里时有发生，难道城堡连这些都要考虑，都要管吗？当然，城堡对什么事都要管，但它不能为了只考虑一个人的利益就去粗暴地干涉人们的正常生活。你们能让城堡派人去追你父亲的客户，强迫客户重新回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样行吗？当然不行，当时父亲没有让他们这样做，我们在父亲去城堡前早就在家跟他讨论过，他回来后，我们又坐在一个角落里进行议论，好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是在避开阿玛丽娅似的，而她也完全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她并没有对我们进行干预。父亲对他们说，他并不想这么做，他也没抱怨自己穷，所失去的一切他很快就能挽救回来，这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只要得到宽恕就行。可人家答复的是：他有什么要宽恕的呢？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告发过他什么，在村镇记录簿上也没有告发他的记录，甚至在只有律师才能看到的记录材料上也没有任何告发他的材料。因此，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人因什么事对他表示不满，进而去告发他，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或许他会认为是不是官方有过什么指示斥责过他？对此父亲又什么都不知道。‘好啦，既然您什么都不知道，反正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您还想怎么样呢？还要求什么呢？到底要人家宽恕您什么呢？万一您使地方当局为难，白白浪费了他们的时间，那倒正好是一条不能宽恕的罪状。’然而父亲还是不肯罢休，他当时精力充沛，他体力很充沛，也有的是时间，因为他当时无事可干。‘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设法恢复阿玛丽娅的名誉’，这话他每天要对我 and 巴纳巴斯说好几遍，不过说的声音很细，因为不能让阿玛丽娅听到，他也只是为了阿玛丽娅才这么说的，因为实际上他想的根本不是什么恢复名誉的事，他想的只是请求宽恕的事。但是，在求得宽恕之前他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而地方当局却不承认他有罪。于是他有了一个新想法，这种想法恰好说明他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他认为人家不告诉他，他有什么罪，是因为他缴税钱缴少了，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已缴足了该缴的税款，按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缴的税款已够多的了。现在他却认为他还需要变得更多一些，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的当局为了不浪费时间，为了避免麻烦和议论，为了求简单因而接受了别人的贿赂，可是像他这么做是起不到丝毫作用的，是不会有结果的。既然父亲相信这一点，我们也不愿阻止他。我们卖掉了我们剩下的所有能卖的东西，就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卖



掉了，以此来保证父亲有钱去求人。有一阵子，每逢早上，他一清早就外出，那时他还能听到口袋里有几个铜子儿在叮当作响，我们心里也感到欣慰。然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则天天在挨饿，这点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使父亲多少能感到他有希望，他有光明的前途，可对我们未必能带来什么好处。他来回奔忙，受尽折磨，疲惫不堪，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钱，这事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便自行结束了，没有一点儿结果。自然，人们不会因拿了你的钱就专门来帮你，有的办事人员也许有时会做出一副样子假惺惺地说，他会给你注意这件事，还暗示说事情已有了一些眉目，正在追查，他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在帮你，是在尽职尽责，而主要是出于对我们父亲的爱戴，这么说说而已，可父亲呢，不仅不怀疑他们，反而对他们更加信任。他常常把这种毫无意义的诺言带回家来，好像他带回家的是一种幸福，一个大胜利。看见父亲强颜欢笑，睁大了眼睛，朝阿玛丽娅点着头，似乎想告诉我们阿玛丽娅有救了的这副样子，我们心里感到很难受，但现在这还是个秘密，我们需要保守这个秘密，谁也不能泄露出去。要不是我们最后再也无法为父亲弄到钱，这件事还会拖很久。那个时候，由于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勃伦斯威克终于答应让巴纳巴斯去给他当帮手，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傍晚时到他那儿去领活儿，当夜要把活儿送回去，应该承认，勃伦斯威克为了我们他这样是要吃点亏的，要冒一点风险，可作为交换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钱却少得可怜，要知道巴纳巴斯可是个好鞋匠，干的活无可挑剔，不过这点钱也够我们过日子的，可以使我们不致饿死。过了一阵子后，我们谨慎小心地告诉父亲说，我们再也没钱可给他了，他听了我们说的话毫不着急，反而很平静。他的脑子已经弄不清楚，他的努力、奔走，其希望是多么渺茫，接连不断的失望已弄得他精疲力尽了。

“有时他会说，的确——他以前说话非常清楚，现在已不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前了——他会说他还需要一点点钱，明天，也许就是今天他就会把一切都搞清楚，可现在，因为没有钱，一切都将消失殆尽，一切都将落空，等等。听他说话的声调也能听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而且他马上又会提出另一个新的想法。因为他不能证明自己有罪，又不可能通过官方途径去获得什么结果，那么他决定以个人名义去进行呼吁，以求得一些官员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善良的人，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尽管他们在行使职权时，不能凭同情心来办事，但如果他们在他们工作之余，偶然遇见他们，在合适的时机，事情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事情就会发生改变。”

这时，一直在专心听奥尔茄说话，并被她的讲述所吸引的 K 打断了奥尔茄的话，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他的想法对吗？”虽然他会从奥尔茄的继续讲述中听到她的回答，但他想早一点知道这个回答。

“不，”奥尔茄说，“这里根本谈不上同情不同情的问题，我们尽管还年轻，又缺少生活经验，我们都懂得这一点，当然父亲就更应该懂了，可他却忘掉了这一点。他想出的主意就是：站在离城堡不远的路边，在官员乘坐的马车经过时，一旦机会来了，他就向他们提出请求，请求他们宽恕。老实说，这是个不明智的主意，就算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真的发生了，父亲的请求真的让某一个官员听到了，难道这一个官员就能宽恕他吗？充其量这也只是政府的事，但是就连政府也只能定罪，而不能赦免别人的罪。是啊，在某种情况下，即便某个官员会从马车上下来，来听听一个可怜而又疲惫不堪的老人，我们的父亲喃喃咕咕的话，听了他的话，这个官员对整个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吗？官员都是些受过教育的人，但也是很片面的，他们在自己的部门里，只要听一句话就能领会全部意义，可是你要对他们讲别的部门的事，长篇大论，他会很有礼貌地点着头，可一句话他也没听明

白。这是十分清楚的事，你可以试试看，自己去弄清一件跟你直接有关的小事，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只要用一个手势，一挥手就能解决的小事，而对于你，要很详细地弄清这些事情，并处理好它，你得把你一生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而最后还仍是毫无结果。如果父亲遇上一个负责的官员，可他没有必要的文件，那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总不能在大路上来办理这件事啊！在路上来宽恕父亲啊！他只能公事公办，把这事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但父亲在这条途径上已遭到了失败，要是这个官员已决定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那父亲该是多么尴尬啊！就算是有一点点希望，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这条路上恐怕就会挤满了请愿的人，正因为连低年级的学生都知道这样的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路上空无一物，一个人也没有。可是连这也更增强了父亲的希望，他千方百计保持着这个希望，他需要这个希望，对于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他全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只要对表面的现象认真看一下就会知道，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官员们到乡村来或是回到城堡去，他们并不是在玩，而是因为他们村子里、城堡里有事要办，因此他们来去总是匆匆忙忙。他们不会想起还要从马车的窗子里朝外观望，看看路上有没有请愿的人。马车上随车带着很多公文、文件，他们在路上还得批阅文件哩。”

“我，”K说，“朝一个官员的雪橇里看过，那里没有任何文件。”奥尔茄的故事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辽阔而又非常离奇的世界，使他都不能控制自己，很想跟这个世界接触交往，很想把自己那些细微的感受、心境跟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不仅证实了这个世界的存在，而且也更清楚地感觉到，他自己也确实存在。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奥尔茄说，“但这样一来就更糟糕，那就是说，这个官员公务有多忙，事情至关重要，而文件又是那么多，那么珍贵，以至都不能随身携带，于是官员们就只得马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停蹄啦。不管怎么样他们当中谁也不能为父亲抽出一点时间来。何况，通往城堡的路不只一条，有好几条哩。有时他们走惯了一条路，于是大部分人都走这条路，有时，另一条路也习惯了，于是大家又朝这条路奔。路线的改变到底是按什么在变人们一无所知。有一次早上八点钟，所有的马车都走同一条路，十分钟后改走另一条路，后来又走第三条路，也许半小时后又回到第一条路上，他们或许一整天就这样都在这条路上奔驰，路线随时都可能改变。去乡村的路再多，最后它们总是会在乡村汇合的，可是马车在路上却是你追我赶，疯狂地奔驰，直到离城堡不远时，车速才渐渐慢了下来。要是马车行驶的路线不确定，不停地变更，人们便很难弄清马车到底走哪条路线，这跟马车的数量一样，同样也很难弄清到底有多少辆马车。此类情形经常出现，有时一连几天这条路上看不见一辆马车，尔后不知什么时候这条路上马车就会拥挤不堪。如今就请你根据这种情况想想我爸爸吧。每天早上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他很快就会一无所有——带着我们的美好祝愿走出家门，他随身带着一只消防队队员使用的小徽章——实际上他已没有资格再佩戴这种徽章——他一走出村子就把徽章别在身上，因为在村子里他怕被别人看见，虽然徽章很小，小得在两步之内才能勉强看得清，在父亲看来，只有这只徽章才能引起官员们的注意。在离城堡人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菜园是一个名叫波尔图赫的，他专门向城堡提供蔬菜，父亲就在菜园的围墙边一块突出的小石条上找了个地方守在那里。波尔图赫也不反对他，因为以前他跟父亲是好朋友，另外，他也是父亲的一个最忠实的老顾客，因为他有一只脚有残疾，只有父亲才能为他缝制适合他那只脚穿的鞋。父亲就这样整天整天地守在那儿，秋天阴沉、潮湿，但他对天气毫不在乎。每天一清早，按规定的时间他就打开屋门，朝我们挥手告别，晚上一身透湿的回到家里——好像他的背也一天天越来越驼了一回到家他就躺在屋子的一

个角落里。一开始他还给我们讲讲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所遇到的事情，比如说，有时波尔图赫出于同情，从关心老朋友出发，他会从篱笆那边扔给他一条毯子，有时他幻想着，在路过的马车中他看见了某个官员，或是某个马车夫一下子把他认出来，用鞭子跟他开玩笑，在他身上轻轻地抽打一下。以后他就再不跟我们讲这些事，显然，他对这种做法已不抱丝毫希望，他只是认为这是他的一种责任，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他这才跑到那儿，整天坐在那儿守着。他的风湿痛病就是那时得的，因为冬天到了，雪很早就开始飘，我们这里冬天来得很早，而他老坐在潮湿的石头地上，一会儿是雨，一会儿又是雪。一到晚上他就疼得直哼哼，早上有时总是犹豫不定，是去还是不去，但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出门去了。母亲抓住他不让他去，而他显然也担心自己的脚不听使唤，所以他同意母亲跟他一起去，那时母亲也患有风湿痛病。我们也常常去他们那儿，给他们送吃的，或是仅仅去看看他们，并劝说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见两老躬着背，蜷着身子，在一块狭小的地方互相偎依着，身上围着一条薄毯子，还盖不住全身，四周只有一片白雪和灰蒙蒙的雾，一征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有时一连几天见不到一辆马车，也见不到一个行人。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啊！K，你瞧瞧，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直到有个早晨，父亲下不了床，他的脚站不住了，他这才没再出去，他很伤心，在一种半谵妄状态，他好象看见，就是现在有辆马车就停在波尔图赫菜园的篱笆边，从马车里下来一个官员，正在寻找守候在篱笆旁的父亲，他恼火地摇了摇头，然后又重新坐进了马车。这时父亲大喊了一声，好像要从这儿把官员的注意力引到他身上，好向他解释他不在篱笆旁的原因，他不在那儿错不在于他。从此父亲就再也没回到那个地方，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阿玛丽娅承担了所有喂食、照顾、治疗的事情，除了偶尔休息过一两次，就是现在她也在干着这些事。她知道一些能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痛的药草，她几乎可以不需要睡觉，无论什么都吓不倒她，她毫无恐惧，从来不会失去耐心，好像为了爸爸妈妈她什么事都愿意干。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她，只是在周围团团乱转，而她则从容不迫，不急不慌，默默无闻地忙着。但当最坏的处境过去后，父亲已能在我们搀扶下小心翼翼把脚从床上放下来挣扎着起床时，阿玛丽娅马上就把他交给我们来照顾，她就再也不管了。”

## 第二十章 奥尔茄的计划

“现在需要给父亲找一个适合他干的活儿，这活儿令他相信，他是在帮助一家人洗刷罪名。找一个这样的活儿并不太难，事实上，什么活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干什么活都不会比只坐在波尔图赫菜园旁干守着差，不过我找的活儿似乎也给了我一种希望。通常，官员们、职员们在什么地方谈及我们的罪名时，他们只谈受侮辱的信使，谁也不朝下谈别的什么事。也就是说，假如这些社会舆论，尽管是些表面上的舆论，也只认为受到侮辱的是信使，尽管这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么只要有人向信使赔礼道歉，那所有问题不也就解决了。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对我们提出过控诉，也没有哪一个办事机构受理这件事，因此就信使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他本人就能宽恕阿玛丽娅对他的侮辱。这一切还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毫无结果，可父亲却因此而感到十分高兴，而所有那些折磨父亲的调解人便会无计可施，弄得他们不知所措，再也不能去折磨他了，我们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当然，首先要找到信使，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开始很生气。他变得固执极了，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在生病时，我们把事情弄糟了，是我们妨碍了他，耽搁了他，先是不给他钱，后来又逼着他躺在床上，致使事情功亏一篑，此外，他已没有了完整理解别人的想法的能力，我还未把我的想法全部说完，他就已经把我的想法推翻了。照他的看法，他该继续在波尔图赫的菜园旁等下去，可现在他又不能自己每天都跑到那儿去等，于是他就要我们用手推车把他推到那儿去。我继续坚持，并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后来他也就慢慢地接受了我的这个想法，唯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要找到信使只有靠我一个人，因为只有我在那个早上看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他，连父亲也不认识他。说实在的，仆人互相都很相像，要找到那个信使，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开始去旅馆在仆人当中寻找他。既然他是索尔蒂尼的仆人，而索尔蒂尼又不再去乡村，老爷们又经常更换侍从，因此在其他老爷的仆人中也许会找到他，如果找不到信使本人，也许还可以从其他仆人那里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每个晚上都要呆在旅馆，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好像都不欢迎我们，更别说是在旅馆了。我们当然不能像别的旅客那样花钱住到旅馆去。可后来，人们发现，我们在那里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你知道，对弗丽达来说这些仆人、侍从把她烦死了，太折磨人了。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多数都不大喜欢大喊大叫，但因为他们工作不多，活儿太少，都被老爷们惯坏了，宠坏了，他们全都发胖了，变得不能动了，变懒了。‘但愿你能像仆人们似的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这就是官员们常说的口头禅，俏皮话，的确，据说城堡里的仆人日子都过得很不错，悠闲自在，舒舒服服，就像是城堡里的真正主人，但是他们也懂得要珍惜这种生活，在城堡里，他们的所做所为，言谈举止还得按城堡的规章制度办，因此，他们举止从容，安详，庄重严肃，这种情况我已听人说过好多次了，你在村子里也能看到仆人们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种举止、习惯的痕迹，仅仅是痕迹而已，总之，由于城堡的法律不适用于乡村，这些人好像都变了，变得野蛮，变得肆无忌惮，对他们来说已无法律可言，他们只有贪得无厌的需求，任着性子胡作非为。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村子还不算倒霉，因为他们不能随意离开旅馆，要得到许可才能离开旅馆，可在旅馆也得忙着应付他们。弗丽达对此感到很伤脑筋，当她知道她可以用我去抚慰这些侍从时，她感到非常高兴。已经有两年多了，我至少每星期有两个夜晚是在马房里跟那些侍从们一起度过的。开始时，父亲还能跟我一起去旅馆，他在酒吧间过夜，在那里等着我第二天早上给他带去的消息，可带给



他的消息并不多，我们直到现在还未找到那个信使。据说，他仍在为索尔蒂尼干事，索尔蒂尼在被调到更远一点的一个部门工作时，他还始终跟着他。自我们见过他一面之后，简直没一个侍从再看见过他，就是有人说他好像看见过他，那恐怕也是他认错了人。虽然我的计划未能成功，但还不能说这个计划就彻底失败了。是的，我们没能找到信使，这是实际情况，我们去旅馆，并总在那儿过夜，这害了父亲，也许父亲是可怜我才同我一起去的，那时他还知道可怜人，他现在这种状况已有两年了，这你已经看到了，不过，他的状况比母亲要好些，我们一直守在母亲的身边，怕她不知什么时候死掉，多亏阿玛丽娅日夜精心照顾母亲，母亲才能拖到今天。不过我总算在旅馆跟城堡建立了一些联系。如果我对你说，我并不后悔我所做的事，你不能看不起我，可别蔑视我。或许你会说，这也能算是跟城堡建立了有重要意义的联系？也许你说得对，这些联系没有丝毫意义。我现在已认识了在最近一段时间老来我们乡村的那些老爷们的所有侍从、仆人，要是我什么时候去城堡，那时，我在城堡里就再不是个陌生人。当然，我认识的侍从、仆人，他们在村子里才看得出是侍从，而回到城堡里他们便完全是另外一种人，或许他们会说，他们不认识村子里的一个人，既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在村子里跟他们打过交道，有过来往的人，尽管他们在马房里会上百次地发誓，说他们要是在城堡里再看见我一定会十分高兴，其实，他们这样的诺言有多大价值，有多少意义，我心里完全清楚。可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不仅仅是要通过侍从跟城堡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希望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所做的事情——照料这么多的侍从、仆人确是一件既非常辛苦，但又极其重要、又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许凡是看到我做的事情的人，他们最后也许会对产生比别人更好的印象，他们也许 would 认为，哪怕我做的事情是那么低贱、卑微，不成体统，我也是在为我的家庭奋斗，在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续实现着父亲的夙愿。要是人们能这样来看待我做的事情，那么，人们也许就会原谅我，体谅我，我从侍从那儿挣来的钱，是为了用这些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另外，我也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東西，也许你对这会责怪我的，比如说，我从侍从那儿知道了许多在城堡谋取工作的途径，不需要拐弯抹角，不需要经过艰难的，有时要拖好几年的办理正式手续就能在城堡谋取到工作的途径，说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是官方的一个正式雇员，你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义务，更糟的是你没有任何义务，然而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你总算有事可做。你可以抓住有利的时机，利用这个时机，尽管你还不是正式雇员，碰上好运气，你就会有事做的，要是刚好有个正式雇员不在身边，人家就会大声叫你，你只要抓住这个时机，跑上去应答一声，你马上就成为了一个一分钟前还不是的那个人，你成了一个真正的雇员。不过，这种机会并不多，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刚来到这里，还没熟悉情况，对什么都不了解，可机会这时就在那儿等着你，只是每个新来乍到、甚至心不在焉的人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罢了，这时你就得等，年复一年地等，比正式办理工作手续的时间还要长。按城堡的规矩，这种非正式雇员从此就再也不能当正式雇员，不能办理工作手续。所以很多人便有点望而却步，可一想到官方正式任命是非常严格的，是要经过考试的，而名声不好的家庭成员还没考试就会预先被淘汰，所有这些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也就算不了什么了。一个人就算考试通过，让你办理了工作几年的手续，可你也得胆战心惊，提心吊胆地等着最后结果，于是人们就会惊讶地问他，他怎么就敢做这种没有一丝希望的尝试，可他却仍抱着一线希望，要不这样他怎么能活下去呢？然而多少年后，人都已老了，这时他才知道，他被淘汰了，希望全无，他的生活已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意义。当然，有时也有例外，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一点轻易地被诱惑的原

因。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一些名声被毁的人最后倒真的被录用了，有些官员，他们简直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不知不觉就被那些人迷住了，在录用考试时，他们东闻西嗅，撇着嘴巴，翻着白眼，这样的人似乎很对他们的胃口，可他们也不得不严格遵守城堡里的法律条文，这才能抵抗得住强烈希望录用这些人的诱惑。就这样也无助于参加考试的人被录用，而只是无限期地拖长录用手续——这样的手续会没完没了，会一直拖到当事人死了为止。因此，合法的录用手续和非正式录用的手续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困难，一个人在牵扯进这种事之前，需要预先权衡利害，仔细考虑，这是很有好处的。这一次我和巴纳巴斯可没忘记这么做。我们每次从旅馆回来，就坐在一起，我给他讲我打听来的情况和各种消息，我们始终就讨论这些情况，以致巴纳巴斯常常把自己应做的活，该干的事都忘掉了。也许，在你看来，这都得怪我。我知道侍从们讲的东西是很不可靠的，也非常不可信。我也知道，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对我讲城堡里的事，他们老是转换话题，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从他们嘴里逼出来的，他们开始说的时候，常常又都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自吹自擂，他们用虚构的无稽之谈来互相压倒对方，从黑洞洞的马房里传来一阵阵叫嚷声，一个侍从还没说完，另一个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他，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很明显，从这些话中你也只能听到一鳞半爪的真情实话。我把我所记得的东西都一五一十地讲给巴纳巴斯听，虽然他还不善于辨别真伪，但为了我们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迫切渴望能多听一些，更多知道一些。我的新计划实际上要靠巴纳巴斯来实现。从侍从那里我再也弄不到什么情况。索尔蒂尼的信使是找不到了，要找到他已不太可能，显然，索尔蒂尼也好，他的信使也好都已离开得远远的了，已是杳无音信了。许多人几乎已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记不得、说不出他们的样子，于是我不得不反复地给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详细描述他们的样子，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无所获，除了有些侍从好不容易才记起他们外，人们对他们的情况真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我跟侍从们的交往，有些流言飞语，我当然也无法去阻止别人说，我只希望这一切，城堡能根据我的动机来加以正确判断，只希望这样做能减轻我们家所犯的过错，可是我没看见城堡对此有什么公开表示，尽管看不到城堡会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任何可能性，就是这样，我也仍要坚持生活下去，但对巴纳巴斯来说，我却看到了一个机会。从仆人的讲述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谁要是能在城堡里干事，那他就可以为自己的家做一些事。可是仆人们讲的这些东西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要证实这一些话又不可能，没多少东西是可以相信的，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打个比方说，有一个我以后再也没见到过的仆人，就算我以后见到他，我也不会认识的，他曾一本正经地答应过我，帮我弟弟在城堡里找个事干，或是巴纳巴斯为别的事而去了城堡，他至少也会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因为根据仆人的讲述来看，寻找工作的人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这种等待常常使人变得没有丝毫知觉，神经失常，如果朋友们不再关心他们一下，那他们也就完了。仆人们对我讲这件事以及讲其他类似的这种事，这也许是对我们的警告，这些警告也是很有道理的，但他们的许诺，却成了一句空话。但是，巴纳巴斯却不这样想，尽管我曾多次提醒过他，让他别信这些许诺，但就我给他讲的一句话，就足够使他支持我的计划了。我的一切想法对他倒没起到什么作用，而真正起作用的，对他有影响的则是仆人们讲的事情。因此，我是自讨苦吃，除了阿玛丽娅，谁也无法给爸爸妈妈讲明白这件事，我越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去完成父亲的计划，阿玛丽娅就越是不理睬我，就越是疏远我，你当时在场，或是别的什么人在场，她跟我还说说，要是就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她就从不跟我讲话。对于旅馆的仆人们来说，我只是他们恣意蹂躏的玩物，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从没对

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知心话，他们只会耍滑头，故弄玄虚，欺骗人，说不礼貌的话，这就是说，我只剩下了一个巴纳巴斯，但巴纳巴斯还太年轻。在我讲述这件事时，我看见他的两眼闪闪发光，好像现在还在闪光，我感到恐惧，可还是继续在讲。老实说，我跟我父亲一样都没有一个庞大的，然而又是毫无结果的计划，在我身上也没有一点男人的决心，我只是想拿信使来消消气，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这个小小的想法也是有功劳的。但是我自己没办成的事，现在我就想通过巴纳巴斯用其他的方法，更可靠的方法来办到。我们得罪了信使，吓得他从办公室里跑了出去。这很简单，让巴纳巴斯来当新的信使，让他来完成被得罪了的原来的信使的工作，而且可以让原先被得罪的信使在他想要去多远就去多远，他需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方平平静静地生活，永远忘掉他所受到的侮辱。但我十分清楚，这个计划要求虽然不高，但计划中有某种很不体面的东西，这个东西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在逼使上级机关来解决如何录用雇员的问题，好像我们在怀疑，上级机关是否会自己寻求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他们早已找到了这种办法，还在我们有这种想法之前就已找到了。可后来我又想，没这种事，上级机关对我的想法可能会错误地理解，如果是这样，它是有意这样做的话，那我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断然拒绝，可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没屈服，也没认输，而是巴纳巴斯的虚荣心起到了应有的、预期的作用。在整个准备的时间里，巴纳巴斯显得高傲自大，甚至开始认为修鞋匠的活对于自己，一个未来的城堡雇员来说简直是太脏了，而且在阿玛丽娅跟他说话时，他甚至敢于十分坚决地顶撞她，反对她，我不想去妨碍他那短暂的欢乐，因为从他去城堡的第一天起，他的欢乐、高傲，正如所预料的一样，已消失得毫无踪影。我已经给你讲过的那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工作开始了。巴纳巴斯能毫无困难地进入城堡，进入已成为他的工作地的办公室，这令人无比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惊。这种成功几乎让我失去理智，当巴纳巴斯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猛地朝阿玛丽娅扑去，把她挤到一个角落里，连连地吻她，用嘴、用牙去咬她，她吓得，也疼得大哭起来。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是的，我跟阿玛丽娅早就互不讲话了，于是我决定过几天以后再对她作解释。但几天以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在所获得的成功上静止，巴纳巴斯过了两年这种单调而又使人苦恼、忧郁的生活。那些仆人什么都不干，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给巴纳巴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把巴纳巴斯托付给他们照应的话，并提醒他们，他们答应我的事。然而巴纳巴斯却不管什么人，他一看见一个什么仆人就马上拿出纸条，把纸条递给他，有时碰到一些不认识我的仆人，他那种默不作声地把纸条递上去的方法会使别人很生气，他又不敢在城堡里说。还有一点也很使人难堪，那就是那些仆人谁也不愿帮助他，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解脱，真的，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用这样的方法自己解脱了自己，当时有一个曾多次被硬塞给他这张纸条的仆人，他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到了字纸篓里。我好像感到，这时他准会接着说‘你们自己也是这样对待信的’。尽管这回毫无所获，但还是给巴纳巴斯带来了好处，如果说这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就是巴纳巴斯成熟了，成了一个少年老成的人，是的，在许多方面他变得更严肃、更谨慎、更明白事理，变得老成持重了。每当我望着他，把两年前他还是个孩子的样子与他现在的样子进行比较，我有时心里会感到非常难受。照理说，我该得到他的安慰和关心，可我从他那里却得不到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给与的安慰和关心。没有我，他就进不了城堡，可从他进城堡的那一时刻起，他就再也不需要依靠我了。我是他唯一可信赖的知心朋友，可他也许对我只讲了一小部分他心里的话。他经常给我讲城堡的事，可从他所讲的故事里，从他所讲的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看，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会使他变成这个样子。我最搞不清

楚的是，他成了一个大人后，倒完全失去了勇气，失去了他应有的勇气，这勇气在孩子时代曾使我们绝望过。当然，这种毫无益处的整天站在那里没完没了的等待，一天又一天的等待，没完没了，让人看不到一点能有所改变的前景，这种等待简直把人折磨坏了，它磨灭了人的斗志，使人丧失信心，最终除了毫无希望地站在原地等待，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为什么他一开始就不进行斗争呢？反正他很快就明白了，我多少是对的，他的虚荣心无论怎样也无法得到满足，也许他给我们家倒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要知道，在城堡里，除了仆人们的任性外，表现出来的就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在那里一个有虚荣心的人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得到满足，因为那时，工作超过一切事情，于是所有虚荣心也就消失不见了，幼稚的幻想在那儿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但巴纳巴斯，正如他跟我所讲的，他认为他在那里看得很清楚，那些普通的官员，甚至是允许他进去的那个机关里职位不高的官员，他们大都手握权力，而且博学多闻。他们口授指示时是那么地快速，半闭着眼睛，断断续续地打着手势，他们只要挥动一根手指，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能把那些爱抱怨、爱唠叨的仆人分别派到各个地方去，这时，那些个仆人虽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高高兴兴地哭着。或者，某个官员在一本书里读到一处非常有意思的章节，他会用手拍打着书页，尽管地方狭小，其他人也会马上跑过来，挤成一堆，伸长了脖子，紧紧地围着他一起看。这件事以及许多其他类似如此的事使巴纳巴斯把这些人都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总这样想象，要是他们突然看见了他，那他就可以跟他们谈上几句话，他不是以陌生人的身份，而是以同僚的身份，哪怕是一个最低等级的官员——跟他们交谈，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我们这个家带来从未有过的幸福。但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巴纳巴斯要使自己更靠近一些官员，他又没有这种胆量，尽管他已十分清楚，虽然自己还很年轻，又由于家庭的不幸，他在我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被推到了家长的地位，他负有赡养我们一家的重大责任。现在我想对你作最后的坦白：这是你来我们村一个星期后发生的事。我在旅馆就听人说过这件事，可没引起我的注意，他们说来了一个什么土地测量员，我的确也不知道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翌日傍晚，巴纳巴斯比平时回家要早些，通常我都是在约好的时候去接他，他看见阿玛丽娅站在房间里，于是就把我拉到街上，在街上他突然把脸靠在我的肩上，满脸泪水。他又变成了以前的那副小孩子的样子了。他碰上了一件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眼前似乎展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他简直受不住这种崭新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喜悦和激动。所有的事情只不过是有人要他传送给你一封信，这的确是他们委派给他传送的第一封信，也是他接受到的第一个任务。”

奥尔茄说到这儿停住了。屋里一片寂静，只听到老人不时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K漫不经心地，好像是对奥尔茄的讲述作结论似的说：“你们都在拿我开玩笑，巴纳巴斯给我送来一封信，那样子就像是忙得不得了，很富有经验的老信使，而你和阿玛丽娅——这次她倒跟你们步调十分一致——你们俩却做出一副样子，似乎认为信使的责任就是传递信件，这很正常，顺便就能把别的事也都给完成了。”

“你可不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搅和在一起，”奥尔茄说，“送这两封信确实使巴纳巴斯又重新成了一个幸福的孩子，尽管他直到现在还不信任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这种怀疑他对我讲过，在你面前，他认为扮成一个他想象中的真正信使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虽然他痴心妄想，居然想要有一套官方的制服，我不得不在两小时内为他赶制一条裤子，有点像制服那样的紧身裤，他想穿着这条裤子出现在你面前，当然，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要骗过你是不那么容易的。这是谈的巴纳巴斯的事，而有关阿玛丽娅的事，我说她真的看不起信使这门工作，现在，当巴纳



巴斯取得了一点儿成绩时——她从我，从巴纳巴斯的讲话里，从我们内心深处激动的心情中就能很轻易地猜出这一点来——现在她比过去更瞧不起巴纳巴斯。所以，她刚才对你说的是真话，你可不要有错觉，产生误解，也无需怀疑。如果我，K，有时当着你的面也用蔑视的口气讲信使的工作，这根本不是为了欺骗你，而只是因为害怕，因为忧虑。要知道，巴纳巴斯亲手送的两封信虽说令人怀疑，可这毕竟是三年来第一次，这也是对我们家的一种宽恕。这个变化——假如这仅仅只是一个变化，而不是差错的话，因为差错比变化更常见那么它跟你到这儿来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命运，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要决定于你，这两封信，只是开始，巴纳巴斯的工作将会远远超出信使的工作范围，他不仅仅是给你一个人传递文件，我们希望是这样，然而，现在你身上集中了这一切。上面，在城堡里，我们只能平心静气地听天由命，而下面，在村子里，我们，也许还能做点什么事情，这就是一定要博得你的好感，或者至少不使你感到厌恶，或者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和才能来保护你，使你跟城堡的联系不致白白丢掉，因为这联系能让我们重新生活。但是要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一些，这个目的才能达到呢？重要的是我们在接近你时，不会引起你的怀疑，因为在这儿你是个外地人，当然你可以怀疑，而且这样的怀疑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此外，大家都瞧不起我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你未婚妻的意见会影响你，左右你，不排斥你的未婚妻，虽然是无意的，我们又怎么能接近你？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冒犯了你，而这两封信，在你收到前我已读过，巴纳巴斯没有读过，他作为信使是不能这样做的。我觉得这些信乍一看，似乎并不很重要，而且已经过时了，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信，正由于是他们把你托付给了村长，因而才显得十分重要，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对待你呢？假如要强调这些信的重要，我们就会被怀疑，我们为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夸大这样的一些小事。要是我们作为信件的传递者而来加以夸耀的话，人们也会怀疑我们是另有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是为你，而且，我们这样做，会使你觉得这些信件没有丝毫意义，因此而灰心丧气，大失所望，这又违背了我们的本意。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信不重要，我们也会被怀疑，人们会说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要自找这种麻烦来传递这些毫无意义的信件呢？为什么我们做的事跟我们说的话总是自相矛盾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蒙骗你，蒙骗收信人，而且还要蒙骗委派我们传递信件的那些人呢？要知道，他们把信件交给我们只是让我们传递，并不是要我们向收信人解释，这些信件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这种情况中找到一种折中办法，能正确地判断、估计这些信件是不是很重要、有价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信件的重要不重要，有无价值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它们引起的反应，也是没有尽头的，而偶然的机遇又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反应，因此对信件的估价也是具有偶然性的。如果这时还要为你的焦虑担心，那所有事情都会搞糊涂，你可别为这些话而过于严厉地责怪我，也不必过于认真，打个比方说，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回，巴纳巴斯回家对我说，你对他的信使工作很不满意，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他想提出辞职，这时，为了把这个错误弥补一下，我当然只能去说谎、去骗人、去出卖别人，一句话，我什么都可以干，不管是多么坏的事，只要有好处，我都干，当时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依我看，这也全是为了你。”

屋外有人敲门，奥尔茄跑到门口开门。一道灯光穿过黑暗照进屋里，迟来的客人低声问着什么，有人在小声地回答他，可他对这仍不满意，他试图闯进屋里来。显然，奥尔茄无法阻拦他，于是便叫阿玛丽娅来，希望阿玛丽娅能用什么办法把来访者挡住，以免惊醒父母亲。阿玛丽娅急忙跑到门口，推开奥尔茄，走到门外，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关上。片刻之间，她很快就回来了。

奥尔茄难以办到的事，她却能一下子就办到。

后来，K 从奥尔茄那里得知，来访者是来找他的，是他的一个助手，是弗丽达派他来找 K 的。奥尔茄不想让助手知道 K 在他们那里，如果以后 K 想向弗丽达承认他曾在奥尔茄那里呆过，那就让他承认好了，但如今却不能让助手见到 K。K 十分赞同她的做法，但奥尔茄建议他留在她家过夜，等候巴纳巴斯回来，K 拒绝了。一般来说，他是可以接受这个建议的，因为天已经很晚了，他觉得，他现在跟这个家庭已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尽管这儿有他过夜的地方，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在这儿过夜会让他感到很难堪。另外考虑到跟这个家庭的紧密联系，在这儿过夜是在这个村子里最合适的一个地方，但他还是拒绝了，助手的来访让他很不安。他不清楚，弗丽达既然已知道他要干什么，两个助手又很怕他，他们又怎么会重新碰上，搞到一起，弗丽达还无所顾忌地派了一个助手来找他，显然另一个助手被她留下了。K 问奥尔茄，她有没有鞭子，她说她没有，不过她有一根很好的藤条。他拿起藤条又问，这屋有没有别的出口。这屋子原来还有一个出口，不过得穿过院子，钻过隔壁花园的围墙，再穿过花园才可走到大街上。K 决定走这条路，从这里出去。奥尔茄领他穿过院子来到花园围墙边，他匆匆忙忙安慰她，向她解释说，对她使的那些小花招他一点都不生气，他很理解她，感谢她对他的信任，感谢她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都讲给他听了，他还嘱咐她，巴纳巴斯一回来，不管天多么晚，让他马上去学校找他，哪怕巴纳巴斯带来的消息不是他唯一的希望要是真是那样的话，那对他就十分不利——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这些信件，他将保存好这些信件，并重视它们，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奥尔茄，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信息能比奥尔茄更重要的了，奥尔茄的勇气，她的小心谨慎，她的聪明，她在家庭方面所作出的牺牲是没什么东西可比的，如果他必须在奥尔茄和阿玛丽娅之间选择的话，他用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思索就能一点儿也不犹豫地作出选择。K 在钻过隔壁花园的围墙时，再一次诚挚地握了握奥尔茄的手。

K 终于出现在大街上，他在阴沉沉的黑夜中隐隐约约地看见，在离巴纳巴斯家不远的地方，助手还在那里徘徊，有时他会停下来，试图借用灯笼的光，透过挂着窗帘的窗子朝屋子里张望。K 朝他大喊了一声，他似乎一点也不惊慌，他不再偷偷朝这所房子张望，而是朝 K 走来。

“你找谁？”K 问，并用藤条在自己的脚上抽了抽，想试试，看这根藤条好用不好用。

“找你。”助手走近后说。

“你是谁？”K 突然问道，他感到，这个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他的助手。这个人年龄似乎更大一些，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脸上有很多皱纹，脸庞丰满，连走路的步态都完全不像那两个走路轻快的助手，这个人的步态，走起路来很缓慢，有一点儿跛，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个人说，“我是杰里米亚，你的老助手。”

“啊，是你，我知道了，”K 一面说，一面把藏在身后的藤条拿了出来，“可你的样子却跟以前不同了。”

“这是因为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很孤独，”杰里米亚说，“当我只有一个人时，我就失去了青春和欢乐。”“那阿瑟在哪儿？”K 问。

“你问阿瑟吗？”杰里米亚说，“我们那个可爱的小人儿？他已不干这种活儿了，你知道你对我们太粗暴、太残酷了，他是个很斯文、很柔弱的小伙子，他不能忍受的这种虐待。他回到城堡去了，到城堡去告你的状了。”

“那你呢？”K 问。

“我要留下来，要坚持下去，”杰里米亚说，“阿瑟也会代我

告状的。”

“你们告什么状？”K问。

“告你，”杰里米亚说，“告你不懂得开玩笑，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开了些玩笑，只不过是嘻嘻哈哈地笑了几下，只不过是戏弄戏弄你的未婚妻，如此罢了。我们也只是照上面的指示才这么做的，那个时候格拉特派我们到你那里去时……”

“格拉特？”K重问道。

“是的，格拉特，”杰里米亚说，“当时他正好临时代理克拉姆。当他派我们去你那里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我们正是引用他说过的这些话——他说：‘你们是作为土地测量员的助手去那里。’我们说：‘但我们对测量工作一窍不通啊。’他回答说：‘这不要紧，假如可能，他会教你们的。而要紧的是你们要使他快活一些。正如我接到的报告里说的，他对什么事都极为认真。他不久前才到村子里的，却立即就认为这是件大事，而实际上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毫无意义，你们一定要使他相信这一点。’”

“是吗？”K说，“格拉特说得对吗？你们是否完成了他交给你们的任务呢？”

“对此我一无所知，”杰里米亚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只怕这个任务很难完成。我只知道，你对我们太粗暴，我们要告你的就是这一点。我不懂，像你，也是一个雇员，况且还不是城堡里的雇员，怎么就不明白，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是多么艰苦，你就像孩子似的那么专横、任性，给人们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就跟你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一样，你对我们是多么残酷无情，让我们在栏杆边挨冻，而对阿瑟，一个听了一句粗话都会难过几天的人，你竟一拳几乎把他打倒在草垫上；傍晚的时候，你在雪地里追了我整整一个下午，累得我整整一个小时都喘不上气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知道，我已不是个年轻人了。”

“亲爱的杰里米亚，”K说，“你说的这些都对，只是对这一切该抱怨的不是我，而是格拉特，是他自动把你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没请他派你们来。既然不是我要求你们来，那么，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回去，我也不想用暴力把你们赶走，我只想平心静气地把你们送走，但显然，用这样的方法你们又不肯走。顺便问一句，为什么一开始，你们刚到我那儿时不坦率地跟我说清楚，而是现在才跟我说呢？”

“因为当时我们公务在身，”杰里米亚说，“这事很明显嘛。”

“你现在不再公务在身啦？”

“现在不再公务在身啦，”杰里米亚说，“阿瑟已向城堡递交了报告，说我们请求辞职，不干这份工作了，也许城堡现在正在办理解除我们职务的手续。”

“可你还在找我，好像你还在为我办事？”K说。

“不，”杰里米亚说，“我找你只是想让弗丽达放心。要知道，当你为了勾搭巴纳巴斯的妹妹而把弗丽达抛弃时，她觉得非常难过。她伤心多少是因为你忘恩负义，而不是怕失去什么东西，其实她早已料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就为这事，她已被折磨得很痛苦。而我刚好走到学校的窗前想看看，你最终是不是醒悟了吗，可你不在学校，只有弗丽达坐在课桌边哭。于是我走到她身边，我们商量好了，一切也都谈妥了，我现在到旅馆去当一名侍从，而弗丽达仍回旅店酒吧间去干活，对弗丽达来说，这更合适些。她嫁给你做你妻子是毫无道理的，此外，你也不会珍惜她为你所作出的牺牲。现在，这个善良的人还有些犹豫不定，我们这样对你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冤屈了你，也许你还没有跟巴纳巴斯家的人坐在一起。你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该有丝毫不信任的了，可为了彻底弄清楚，一劳永逸，我还是跑到这儿来了。因为在经过一阵激动和不安后，我就不必说了，弗丽达也该让她睡

一个安稳觉。我来到了这儿，不仅在这儿找到了你，而且还看见这些姑娘被你支使得团团转，尤其是那个黑不溜秋的姑娘，简直就是只野猫，她在向你卖弄风情哩！也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可是尽管这样，你也用不着拐弯抹角穿过隔壁的花园走出来，我熟悉这儿的每一条路。”

## 第廿一章 杰里米亚

这就是说，K 原本已预见到的，但却未能预先加以防止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弗丽达抛弃了他，也许这不是最后的答案，事情也许还没坏到这个地步，他还可以重新把弗丽达夺回来，任何一个局外人，尤其是这两个状况跟弗丽达差不多的助手，要影响弗丽达是不难的、目前他们已向城堡递交了辞职报告，自然也会怂恿弗丽达也这样做，但 K 只要去接近她，使她回想起她对他说过的她爱他的那些话，她会感到后悔的，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特别是，要是他能证明他所取得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去拜访过的那两个姑娘的帮助，弗丽达更会回到他身边。可是，虽然他反复考虑，并且安慰自己不要为弗丽达的事担忧，他还是放心不下。他刚才还在奥尔茄面前称赞了弗丽达，说她对自己有多么好，称她是他唯一的支持者，可现在倒好，她也离开了他，这个支持者也不是最牢靠的，只要有个什么人、一个力量不很强的人从中干涉一下，他就能把弗丽达从 K 身边夺走，就像这个不引人注目，跟一个木偶人的助手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一插手就把弗丽达弄走了。

杰里米亚离开 K 已经很远了，但 K 又把他叫了回来。

“杰里米亚，”K 说，“我要跟你开诚布公地谈谈，不过你要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再不是老爷跟仆人的关系，我们都感到很高兴，也很满意，这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互相欺骗、扯谎，我当着你的面把这根藤条折断，这根藤条本来是用来对付你的，我穿过花园出现在你面前根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要出其不意地来到你眼前，让你不知所措，我好用这根藤条好好抽你几下，你不要生气，也别见怪，目前，这事也就算过去了，假如当局不把你强加给我做我的仆人，我和你



也许会相处得很好，虽然你的样子我见了有点不舒服，可能我们还能成为朋友。目前嘛，我和你也还来得及补偿过去所失去的一切。”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助手闭着显得很疲倦的眼睛，打着哈欠说，“我可以详细地给你讲，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的时间并不多，我必须现在回到弗丽达那儿去，那小个子女人在等着我哩。她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我对老板说了，请老板让她再休息一阵子，她自己，很明显，是想尽快投入工作，好尽快忘掉你。现在，我们希望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能呆在一起。至于你的建议，毫无疑问，我没有任何理由来骗你，对你扯谎，同样，我也没多少理由来相信你，把我的事情全告诉你。当我跟你还是主仆关系时，你在我眼里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职责，我愿意为你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可这并不是因为你品德高尚，我才乐意为你干事。现在你跟我已毫无关系，你对我已是无关紧要的了，你把藤条折断也无济于事，这打动不了我，它只会使我想到我有过一个多么粗暴的主人，你再怎么做也不能使我对你产生好感。”

“你这样跟我谈话，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你再也不用怕我了，可实际上，事情只怕并不完全是这样，大概，你一时还无法摆脱我，事情不会解决得那么快。”

“可有时比这还要快呢。”杰里米亚说。

“有时是这样，”K说，“但这一次，似乎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事情一定会是这样，不管怎样，你也好，我也好，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白纸黑字的证明文件。这就是说，案件的审理才刚刚开始，我也还没有运用我的人情关系来过问此事，不过我一定会过问的，一定。如果事情的发展最后对你不利的话，这就表明，你确实是无法得到你主人的欢心和好感，也许，我折断这根藤条似乎也太早了些，我不该折断它的。你拐走了弗丽达，就以为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不起，就高傲起来，即使你对我不再有一点儿敬意，但凭我对你这个人的敬意，只要我对弗丽达说上几句话，我深信这一点，就足以揭露你欺骗她的一切谎言。”

“你这种威胁吓不倒我，我不怕，”杰里米亚说，“你根本不想让我当你的助手，你怕我就跟怕助手一样，你对助手什么都怕，正因为你怕，因此你才打了可怜的阿瑟。”

“可能是这样，”K说，“难道他觉得还打得不够疼吗？说不定我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我对你的害怕，还会有的，也许会有很多次哩！假如让我发现，你不喜欢干助手这项工作，不尽尽职尽责，尽管我怕你，也不能阻止我强行迫使你为我工作，以此给我以最大的满足。而且我会全心全意去争取只留你一个，不要阿瑟，那时我就可以对你表示我更多的关心。”

“难道你会认为，”杰里米亚说，“我会对你有丝毫的恐惧吗？”

“是的，我想你是害怕的，哪怕是一点点害怕，但你还是害怕，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觉得十分害怕。要不为什么你没马上到弗丽达那里去呢？你说，你爱她吗？”

“我爱她吗？”杰里米亚把这个问题重问了一次。“她是个善良、聪明的女孩，曾爱过克拉姆，是他的情妇，不管怎么说，她该受到尊敬，要是她不停地恳求我，让我把她从你那儿解脱出来，为什么我不给她效劳呢？为什么不帮她一把呢？何况，我又不会给你造成任何危害，对你毫发无损，你知道，你不是已经跟巴纳巴斯家的那两个该死的乡下姑娘搞在一起，寻欢作乐了吗？”

“现在我已经很明白了，你害怕，你是个胆小鬼，”K说，“你已经怕得晕头转向。你想用这样的谎话来诓骗我吗？弗丽达要求我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她从你们这两个可恶的、肮脏的淫棍手中解救出来，但可惜的是我没有时间去完成她的请求，没来得及实现她的这个愿望，于是由于我的疏忽、过失而造成了

现在的这个后果。”

“是土地测量员先生吗？土地测量员先生！”在一条小巷里有人在喊他。这是巴纳巴斯，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没忘记向 K 鞠躬致意。“我成功了！”

“什么事情成功了？”K 问，“是我的请求你已转达给克拉姆了吗？”

“这个可没办成，”巴纳巴斯说，“我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没有一点机会，我干着急，整天站在靠桌边很近的地方，没一个人理睬我，有一次，一个文书用力推开我，因为我站在那里挡住了他的光，后来他干脆就不让我站在那儿，于是我赶紧声明我是什么人，这时正好克拉姆抬起头来，我马上举起一只手向他报到，后来，我始终站在办公室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跟那些侍从在一起，终于，我有幸见到克拉姆又返回来了，原来他不是因为我才返回来的，他只是想从一本书里匆匆查找点什么东西，查完后就走了。最终，因为我站在那儿老是不动，一个仆人差点没用扫把把我从房间里赶出去。我把这些讲给你听，是想让你看看，我做事是多么努力，多么全心全意，你就再也不会埋怨我不出力了，再也不会感到不满意了。”

“你这种努力能起到什么作用呢，”K 说，“要是你一点成绩都没获得的话。”

“可我获得了成绩啦！”巴纳巴斯说，“当我正要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时

我管这个办公室叫自己的办公室——我突然发现，在走廊的那一头有一位老爷慢慢地朝我这边走过来，四下无人，时间也已经很晚了。我决定等他一会儿，我想这是我留在那儿的最好借口，不管怎样，我宁肯在那儿等他，免得我回头只能给你带回一些失望的消息。这一回等候这个人真是值得，要知道，这个人，他是艾朗格老爷。怎么样，你不认识他吧？他是克拉姆的一个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秘书，他身体衰弱，个子矮小，走起路来有点跛。他立刻认出我是谁，他素以记忆好、认人多而闻名，他只要眉头一皱，就能马上记起他所认识的人，甚至是他从没见过的，但只要听人说过或是在文件里读到过的人，不论是谁，他都能记得，并很快就能认出来，比如我吧，他就不一定见过我，可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尽管他马上认出了每一个人，但他总是要问一问，似乎他还不很肯定似的。“你好像是巴纳巴斯，对吗？”他说，接着又问我，“你也许认识土地测量员，是吗？”而后又说，“真巧，我正要去旅馆，让土地测量员顺便到我那儿去一趟，我住十五号房间，让他马上就来，马上来，我在那里没有多少事，只是商谈一些事情，明早五点钟我就要返回城堡，你告诉他，至关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这时，杰里米亚突然拔腿就跑起来，巴纳巴斯因情绪激动，因此一直没注意到他，现在他一跑，于是便问K：“他要干什么？”

“想抢在我前面去见艾朗格。”K说，说完便紧跟在杰里米亚后面朝他追去，追上他后，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胳膊说，“怎么了，是不是没有弗丽达你一下子感到寂寞了？我也很想她，比你还想，让我们一块儿去吧！”

在昏暗的旅馆门前站着一小群人，有两三个人提着灯笼，因此还能看清一些人的脸，一些人可以辨认出来。K认出了一个熟人，马车夫盖斯塔克。盖斯塔克一边向他问好，一边问他：“你还在乡村里吗？”

“是的，还在，”K说，“我来这儿就是要始终呆在这儿的。”

“这跟我毫无关系。”盖斯塔克说，他咳了一阵后，就转过身去跟别人说起话来。

原来，大家都是在等艾朗格的接见。艾朗格已经来了，但他最先接见的是摩姆斯，他要跟摩姆斯商谈后，再接见别的人。人

们正在议论纷纷，抱怨不让他们在屋里等候接见，而让他们站在门外雪地里等。确实，天气不是十分冷，可让大家晚上在门外站着等也太不近人情，太冷酷无情了。不过，这不是艾朗格的错，而是旅馆老板娘的错。艾朗格是个很客气、很随和的人，他没看到什么东西，要是有人向他反映这件事，他准会很生气。老板娘有一种病态的心理，她受不了一大群人同时一下子都挤进她的旅馆。“如果有必要一定要接见所有的人，”她常常说，“那就让他们，我的老天爷，一个一个按顺序来吧。”于是她对此作了安排，先是让等着接见的人在走廊里等，然后在楼梯间等，再后是在酒吧间，最后干脆就把他们赶到门外面去等。她对这还觉得十分不满，她受不了老是被这些要求接见的人，按她的说法，“包围”在她自己的家里。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来访者要等在这里，等候接见。“他们等在这儿好弄脏你的楼梯啊。”有个官员一次对她这样回答说，显然，这个官员是有点生气了，可这样的回答她倒觉得回答得非常明白，也通俗易懂，她很乐意一再引用这句话。她有一个愿望，希望在旅馆对面建一栋大楼，好让来访者、当事人在那里等候，这个想法大家都很赞成。她的想法是，就连这些接见和询问最好也都在旅馆外面进行，可是官员们反对这样做，而当官员们严肃地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时，老板娘，不用说明，她也是无能为力的，她不能违拗他们的意愿，但是在一些小事情上，凭着她那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女性的胡搅蛮缠的劲头，她还是能对客人行使一点小小的暴政。然而老板娘暂时还不能不忍受在她的旅馆里继续进行接见和讯问，因为城堡来的老爷们，他们因公事来到乡村，一住进旅馆就不愿再离开旅馆，他们总是匆匆忙忙，他们极不情愿地到乡下来，来也是不得已才来的，因此他们无意在绝对需要的时间之外再延长他们在乡村的逗留时间，因此不能为了使旅馆保持井井有条的秩序就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全部文件穿过一条街道到另一个屋子里去，这会浪费掉他们的时间。官员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喜欢在酒吧间里，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办公，如果可能，在吃饭时，甚至是在睡觉前在床上办理要办的事，或是一清早，他们因为过度疲劳还想在床上再躺一阵子，再也不想起来，等他们醒来后马上把事情办理完。要是在外面再建一间接待室，接待来访者，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圆满的解决办法。但是，这样做对老板娘来说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建接待室这个事本身就会引来一大群来访者，他们要等候接见，就连旅馆的走廊只怕也永远不会有空着的时候。

等候接见的人都在低声议论着这些事。K 注意到，虽然人们非常不满，但谁也不敢反对艾朗格在半夜里传见当事人，他问人家为什么他要半夜里接见他们，人们不但要给他作出回答，还要马上对艾朗格接见他们表示感谢，由于他是自愿的，又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这才到村子里来的。要知道，要是他不愿来乡下，他可以派一个级别极低的秘书来——也许这更符合规定些——让那个秘书写一个汇报给他就行了。可是艾朗格从不愿意这么做，他愿意亲眼目睹，亲耳听到各种情况，这样他就得牺牲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因为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没有规定他到乡村来的具体时间。K 很不赞同艾朗格的做法，要知道，就连克拉姆都是白天来到乡村，并在乡村住上几天，处理一些事务。难道艾朗格，只是一个秘书，在城堡比克拉姆还更不可缺少吗？听了他说的话，有的人会心地笑了起来，而其他人则一声不响，有些茫然失措，后者是大多数，谁也没对 K 的话作出回答，后来，只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吞吞吐吐地说，那是当然，无论在城堡，还是在乡村，克拉姆是个少不了的人物，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这时门打开了，在提着灯笼的两个仆人中间摩姆斯出现了。他说：“艾朗格老爷最先接见的是盖斯塔克和 K，他们俩在吗？”两人齐声答应了一声，但他们还没走上前去，杰里米亚抢在他们前面说了一句“我是这儿的服务员”就溜进了屋里，摩姆斯对此

只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进去了。

“我得提防着杰里米亚。”K 暗自想着，虽然情况这样，杰里米亚也许不比在城堡告他的状，与他作对的阿瑟更危险，他还是得提防着他。或许他还是让他们当助手好，忍受他们的折磨，生他们的气总比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到处窜来窜去，自由自在，任意胡为地耍阴谋诡计要好——他们耍阴谋诡计倒是很有一套。

当 K 走到摩姆斯跟前时，摩姆斯装出一副他好像刚刚才知道 K 是个土地测量员的样子，“啊，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原先那么不喜欢讯问的人，现在却急着要接受讯问。那次你要是让我讯问，事情也就简单得多了。当然，什么样的讯问更好些，要选择也是非常困难的。”看见 K 停在那儿不走，听他说话，摩姆斯说，“快进去，快进去！那时我需要你回答，而现在已经没必要了。”摩姆斯的话激怒了 K，他说：

“你们只想到自己，我从前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因为一个人有某种职位就要去回答他，去接受他的讯问。”

摩姆斯对他说：“我们不想自己，又该想谁呢？这儿还能有谁？好啦，快进去吧！”

在前厅，一个仆人迎向他们，领着他们沿 K 十分熟悉的路走过一个院子，接着进了一个大门，再从那里又走过一条很低的微微向下倾斜的走廊。很明显，上面几层楼住的都是高级官员，而秘书一类的人则住在走廊里的房间里，艾朗格同样也住在走廊里的房间里，尽管他是一个高级秘书。仆人把灯笼吹灭，因为这儿有明亮的电灯，四周一片通明。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很小，但小巧玲珑，布置得十分雅致，充分利用了空间，走廊虽低，但还是能够一个人挺直身子走路的。走廊的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门，两侧壁墙没有一直砌到屋顶，这是为了通风，好让空气流通，由于这些房间就像地窖里的房间一样没有窗户。这些没有砌到屋顶的壁墙有些缺点，那就是走廊里的嘈杂声会影响房间，使房间里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得安宁。很多房间好像已住上了人，但多数人还没有睡，可以听到说话声、锤子捶打声和碰杯的声音，然而这些声音并没有造成特别欢乐的气氛，一些房间里的说话声是压低了的，有时只能听清一两个字，显而易见，那里不是在交谈，大概是某个人在口授什么或是大声朗读什么，而另一些房间里传来的是杯子、盘子的碰撞声，没有一丝人声，还有一些房间里锤子的捶打声使 K 想起了有个人给他讲过的事，似乎有些官员为了能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更好地休息，他们有时会干些木工活，做些机械、机件什么的玩艺儿。走廊里空无一人，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房间的门边坐着一个脸色憔悴、又瘦又高的人，穿着一件皮外套，看得出皮外套里穿着一件睡衣。很明显，他在房间里一定觉得很闷，于是坐到外面来读报，他读报并不很认真，边读还边不断地打哈欠，时不时放下报纸，探出身子朝走廊张望：也许，他是在等一个当事人，这当事人迟到了，是他叫他来这儿的。在走过他的身边时，仆人对盖斯塔克说：“那是平茨高尔。”盖斯塔克点了点头说：“他很久没来乡村啦。”“‘是的，很久没有下来啦。’”仆人赞同地说。

终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这扇门跟别的房间的门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这扇门里住的，正如仆人说的，是艾朗格本人。仆人要 K 把他举到肩膀上，让他通过壁墙上面的空隙朝屋里看一看。“他正躺着哩，”仆人从 K 肩膀上下来后说，“他在床上躺着，还穿着衣服，我倒觉得他是睡着了。在这里，在村子里，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常常会累成这个样子，看来，我们得等一等啦，他醒来后会打铃的。当然，也常有这样的事，他一来到村子里就睡觉，等到一觉醒来，他又该回城堡了，要知道，来村里办事是心甘情愿的。”

“最好他就这样睡下去，一直睡到我们离去，”盖斯塔克说，“否则，他一醒过来，发现办事的时间剩下不多了，他会因自己



睡着了而生自己的气，于是便匆匆忙忙地尽快处理一些事情，好按时赶回城堡去，如此一来，你连跟他谈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们来这儿见他是谈建筑材料的装运问题吗？”仆人问。盖斯塔克点了点头，并把仆人带到一边，在他耳边低声地说着什么，但仆人几乎没听见，抬起头朝上望着盖斯塔克，因为盖斯塔克很高，比仆人要高出一个头，他慢慢腾腾地轻轻地不时抚摸着自己的头发。

## 第廿二章 分手

正在 K 茫然四顾时，他突然在走廊的那头发现了弗丽达，而弗丽达则装作不认识 K 的样子，只是没有一丝表情地看着他的脸。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放着几个空碟子。K 对仆人说，可仆人一点没听他说——似乎你越对他说，他越心不在焉似的——他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朝弗丽达跑去。他跑到弗丽达跟前，一把搂住了她的肩膀，就好像他又重新夺回了弗丽达似的，他向她提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他凝神地望着她的眼睛，就像要从她的眼睛里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似的。但弗丽达显得非常紧张，为了打破僵局，她把托盘里的碟子又重新摆放了一下，而后她说：

“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到她们那里去吧，去那些姑娘们那里——你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你不是刚从她们那里来的吗？我从你身上看得出。”K 立刻就转变了话题，他不想现在就对她作解释，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个最棘手、对他极为不利的话题。

“我还以为你在酒吧间里呢。”K 说。弗丽达惊讶地望着他，突然用她那只空着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他的面颊，好像她已忘记 K 的外表是个什么样子，如今她好象要努力回忆，甚至在她那暗淡的眼神里都可以感觉得到她是在紧张地回忆他。

“我已被重新派到酒吧间去干活，”她慢悠悠地说道，好像她说的东西毫无意义似的，而紧接着这句话她似乎跟 K 在谈着另一件事，比这更重要的一件事。“这儿的工作对我不合适，这种工作随便哪个姑娘都能干：如果一个姑娘既能铺床叠被，又能有一副和顺的面孔，对客人的死气白赖的要求又毫不介意，相反还很喜欢这一套，那么这个姑娘就能当一个侍女。而在酒吧间干

活，那就是另一回事，是的，我现在是直接派到酒吧间去干活的，尽管上一次我没做出什么成绩就离开了酒吧间，这次回来，真的，是有人为我讲了好话，为我向老板求情。老板也很高兴，既然有人为我向他求情，讲好话，那老板重新恢复我的工作自然也就很方便了。闹出现在这样的结果也是没办法的事，是他们逼我回来的，如果你想一下，让我回到酒吧间会使我想起什么来，你就会明白一切的。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又回到了酒吧间，在这里我只是暂时帮帮忙。佩皮也请求不要让她马上离开酒吧间，避免损坏她的名声，她在这里什么活都干，而且干得很卖力，因此老板才答应给她二十四小时的延期。”

“你们安排得棒极了，”K说，“你最初是因为我才离开酒吧间的，现在，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你却又回到了这儿。”

“没有结婚这回事了。”弗丽达说。

“是因为我对你不忠吗？”K问，弗丽达点了点头。“啊，你瞧瞧，弗丽达，”K说，“这种所谓的不忠我们已谈了多次了，而每次到最后你都不得不承认，你这种不信任是不对的，是不公正的。你知道，直到现在，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一直是忠实的，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跟过去那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清清白白的，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要知道，也许是你变心了，因为有人在你面前诽谤我，中伤我或是说些别的什么，你听信了他们的话，于是抛弃了我，离我而去。不论怎样，你这样对我是很不公平的，你想想，那两个姑娘的情况会怎么样？那个黑黑的姑娘，是啊，我一个一个为她们作辩护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可那也是被你逼的呀，对那个黑黑的姑娘我跟你一样，也是很讨厌她的，我跟她谈话总是尽力跟她保持一定距离，而她对此也毫不介意，有谁能比她更谦虚、更持重呢？”

“是呀！”弗丽达大声喊道，似乎这句话她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意而说出来的，K看到她有些沉不住气了，而且行为举止也不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真心想表现的那样，他感到非常高兴。“你把她看成是个谦虚、持重的人，把其中这个最不知羞耻的女人称为谦虚、持重的人，我知道，事实上，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并非装模作样，你说的是心里话。桥边客店的老板娘曾这样说过你：‘对他我无法忍受，可我又不能听其自然，不能不管他，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他还没学会走路就想一个人朝前跑，简直站不住要摔倒时，你一定会上去阻止他！’”

“这次你也听听她的劝告吧，”K笑了笑说，“至于那个姑娘，谦虚持重也好，不知羞耻也好，让我们忘掉她吧，我们再不要想她的事了，我也不再提起她了。”

“那你干嘛要说她是谦虚、持重的人呢？”弗丽达固执地问道，K认为弗丽达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他来说或许是个好兆头，“这是你亲身体验出来的还是从别人那里联想出来的？”

“全都不对，”K说，“我这样说她是出于一种感激之情，因为这样，她就可以使我不再理睬她了，而且还因为，假如她挑逗我，跟我说上几句话，我便很难克制自己让自己别再去她们那里，要是不去，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必须常去她们那里，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正因为此，我才不得不跟另一位姑娘讲话，这个姑娘勤奋、谨慎、无私，我很敬重她，但这绝不能说她是在诱人。”

“可仆人们的说法却跟你完全不同。”弗丽达说。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在许多其他问题上，”K说，“我们的看法都会不同。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不忠竟是因这些仆人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吗？”

弗丽达默不作声，她让K从她手里拿走托盘，把它放在地上，让他挽着她的手臂，在这狭小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走去。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忠实，”弗丽达一边说，一边轻轻地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你跟这两个姑娘是什么关系，这并不重要，

但你上这个家去，回来时，在你身上散发着她们家的气味，这对我来说才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还有，你从学校跑出去，一言不发，甚至半夜里还在她们家，我派人去找你时，你还让她们否认，说你不在她们那里，要她们坚决否认！特别是你那个无与伦比的谦虚女人否认得尤为坚决！特别是你为了维护她们的名声，维护这些姑娘的名声，你竟从她们家的一条秘密通道溜出来，算了吧，最好让我们别再讲这种事啦！”

“对，我们不再讲这种事了，”K说，“我们讲别的事，弗丽达。这件事已没什么好讲的了，我常去那里的原因，你也知道，这事我也感到很不合适，心里也不轻松，但我还是尽力忍受，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你不应该把这事弄得使我更加为难，使我更加难以应付。现在我本想顺便去那里，只去一会儿，想去问问，看巴纳巴斯到底回来了没有，你知道，他早该给我送来一些重要消息。可他当时还没回来，她们向我保证说他一定会很快回来。我不想让他到学校来找我，我害怕他的到来会使你感到你受到了侮辱。很久以后，大约有好几个小时，但可惜的是他仍没回来。后来来了另一个人，我最讨厌的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像个密探似的来监视我，所以我才穿过隔壁的花园出来，可我也不打算躲着他，我沿着街道大大方方迎面朝他走去，我也应该承认，当时我手里还拿着一根相当粗的藤条。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件事我已无话可说了，后面我该讲讲另一件事了。我那两个助手，他们怎么样了？说起他们，就跟你说起使你讨厌的那个家一样，让我觉得厌恶、恶心。请你把你与他们的关系和我跟那个家里的人的关系好好比较一下。我明白你对这个家里的人都感到厌恶，我能体会得到，但我是有事才去找她们的，我有时都似乎觉得我是在虐待她们，在利用她们。而你和这两个助手，你从没否认过，他们一直在纠缠你，在向你献殷勤，你不能否认，他们令你着迷。我不会生你的气的，我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影响你，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无法抵御。当我看到你在抵御那种力量时我非常高兴，我要帮你来保护自己，可由于我仅仅只离开了几个小时，我相信你对我的忠实，当然我也相信房门是关着的，牢牢地关着，助手最后也被赶走了——我担心的是我对他们估计不足！——只是由于我离开了几个小时，这个杰里米亚，一个近看又瘦又不结实的小老人，居然胆敢爬上窗子朝里张望。现在，由于我的这种疏忽，弗丽达，我是该失去你，我也该听你说‘不会有结婚了’这样的话，这该怪我自己，不责怪我又该怪谁呢？我不会责怪你的，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说到这里，K 似乎觉得需要分散一下弗丽达的注意力，于是他请弗丽达拿点吃的来，因为他从中午起直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弗丽达对他的请求看上去感到十分高兴，朝他点了点头，就跑去拿什么去了，但厨房，K 似乎认为是在离走廊不远的地方，而她却朝下走了几个阶梯。很快她便端来了一小碟切好的香肠和一瓶酒，这些东西看上去很明显是些残渣剩饭，是别人吃剩下来的香肠，为了让人看不出来，香肠是重新匆匆忙忙摆放在碟子里的，因为香肠外面那层皮却没有放好，而瓶里的酒也只有很少一点，大约四分之一的样子。但 K 什么也没说，拿起食物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你是去厨房拿的吗？”他问。

“不，我是去自己住的房间里拿的，”弗丽达回答说，“我在下面有个房间。”

“你本来可以带我去那里的，”K 说，“让我去你房间里吃吧，在那里我可以坐着吃。”

“我给你拿把椅子来。”弗丽达说着就转身要离开。

“谢谢，”K 说，一把把她拉了回来，“我不去你的房间了，椅子我也不需要。”

弗丽达很不情愿地让他抓着她，她低着头，咬着嘴唇。“是的，他是在下面，在我的房间里，”她说，“你还等什么呢？他正

躺在我的床上，他在街上受了凉，感冒了，他没吃一口东西，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如果你不赶走助手，不跑到巴纳巴斯家去，那现在我们俩正和和睦睦地坐在学校里，难道你想，杰里米亚，在给你当仆人办事时，他敢抢走我吗？可见，你根本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他接近我，他折磨他自己，他窥伺我，要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就像一条饿狗在做游戏一样，它是不敢跳到桌子上来的。他跟我也就是玩的这么一场游戏，他本来就很吸引我，他是我童年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在城堡里的山坡上玩耍，那个时候真是美妙极了。对我的过去，你从来没问过我，但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在杰里米亚当你的助手期间，他会约束自己，不会乱来的，而我，作为你的未婚妻，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可后来你把助手们赶走了，对此你还感到很自豪，好像为我做了件什么好事。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的。对阿瑟来说，你也许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可这是暂时的，他太脆弱了，他不像杰里米亚那样有股热情，不怕什么困难，况且那天晚上你一拳几乎把他打趴下了，这一拳也把我和你的幸福打走了，这一拳使他很伤心！阿瑟跑到城堡告状去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现在他不在这儿，但杰里米亚留下来了。他当差时，要是主人瞪他一眼他都害怕，而现在他不当差了，他就无所畏惧了。他跑到我那儿把我带来了。你抛弃了我，而他，我的老朋友却在帮我，在为我张罗，在支配我，我无法反抗他，也只能接受，我没有打开学校的门，是他跳窗进来把我抱出去的。我们俩跑到了这里，老板很尊敬他，顾客也很喜欢像杰里米亚这样的服务员，比这更好的服务员到哪儿才能找得到呢！于是老板就留我们在这儿，让我们在他这儿干活，我跟他也就这样在这儿工作，他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赶走助手，”K说，“我至今不后悔，假如你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就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你的忠实也只是由这两个助手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否当仆人来决定的，上帝啊，那一切也就到此结束了。跟两个在皮鞭下才能驯服的猛兽过婚后生活是没有多少幸福的。此时，我倒要好好感谢那一家人，他们在无意中帮助我，促使我们分开的。”他们俩又默默地重新踱来踱去，很难说清是谁最先迈出这第一步的，弗丽达紧靠着 K，很明显，她对他没挽着她的手很不满意。“这就是说，一切好像都已安排就绪，”K 接着说，“我们也可以告别了，你也可以回到你的杰里米亚老爷那里去了，看得出在我把他从学校花园里赶走的那一次他受凉感冒了，现在你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时间已很久了，而我也该一个人回到学校去了，或者因为你已不在那里了，那里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想，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收留我的。尽管如此，如果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那就是我对你给我说的那些话还有一些怀疑，这种怀疑我是有根据的。杰里米亚给我留下的完全是另一种印象，和你说的不一样，在他给我当差时，他从未离开过你，一直盯着你，我不相信，他的职务能长期约束他不对你纠缠不休，不对你起歹念。现在他认为他的职务已被解除了，一切就不同了。很抱歉，我不能不给自己作这种解释：从你不再是他主人的未婚妻那一时刻起，你对他来说已不再那么迷人了，再不像过去那样使他着迷了。也许，你和他是童年时的朋友，但对他来说——尽管我只是由于今天晚上的谈话才了解了他——对他来说，这一切温情都不值得他珍惜了。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相反，我倒觉得他心肠特别冷酷。很明显，他从格拉特那儿接受了一些对我不是那么特别有利的指示，并努力地在执行这一指示。我应该承认，在你们这里，这种努力只怕也是很少见的，看得出，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我和你分开。他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他那淫邪的眼光来勾引你，方法之二，那就是桥边客店老板娘对他的支持，给你讲我的坏话，讲我对你的不



忠，他的阴谋终于实现了。也许他的阴谋之所以得逞，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克拉姆的回忆，这多少也帮了他的忙。是的，他失去了自己的职务，可就在那时，他也许已经不再需要这个职务了，因为他已获得了自己努力的成果，他已经把你从学校的窗子里抱了出来，他的任务到此也就算完成了。再也不想当差了，他也疲倦了，他想代替阿瑟，跟他交换一下位置，要知道，阿瑟根本不是去告状的，而是受到了赞赏，去接受新任务的，但是谁愿意继续留在这儿注意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呢，不是他又可能是谁？只有他留下来才能照顾你，对于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包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对你的爱已荡然无存，何况他也根本没爱过你，这一点他曾坦率地向我承认过。你作为克拉姆的情妇，他很敬重你，当然，住在你的房间里，体会体会当个小克拉姆的滋味，虽然时间不长，他也是很快活的，这就是一切，你本人对他来说已算不了什么，你在这儿，他已作了很好的安排，这只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附属部分。为了让你安心，他自己嘛也留下来了，不过这也只是临时的，在没有接到城堡的新的指示之前他是不会走的。”

“你竟这样诽谤他！”弗丽达满脸怒容的说着，同时用自己那两个小拳头互相捶击着。

“诽谤？”K说，“不，我根本没有诽谤他。是的，也许，我对他不是那么公正，甚至冤枉了他，这都有可能。我讲的有关他的一切也不是大家一下子就能很明显地看到的，对这些也许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但诽谤呢？诽谤可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你对他的爱作斗争。如果必要的话，假如诽谤是一种合适的手段，我会毫不动摇地去诽谤他，而且谁也不会因我诽谤了他而谴责我，因为他的老板很有势，所以他的优势远比我大，我只能孤军奋战，完全靠我自己去奋斗，所以我稍稍诽谤他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自卫手段，也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卫手段。因此，请你收起你的拳头吧！”K握住弗丽达的手，弗丽达想挣脱出他的手，但她只笑了笑，并没有特别用力去那么做。“不，我用不着去诽谤他，”K说，“因为你根本不爱他，你只是想象着你是在爱他，你应该感谢我，是我使你从这样的错误认识里解脱出来。你要明白：要是有人要分开你和我，他不用使用暴力，而只要周密计划一下，那他就一定能通过我们的两个助手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两个助手外表看上去是善良、幼稚、愉快、缺少责任感的人，他们甚至还带来了童年的回忆，这一切是这样的可亲可爱，特别是当我，跟他们完全对立的，总是在为自己的事奔忙时，这些事你不懂，这些事只会使你生气，于是你就把我推到你所厌恶的那些人里去了，尽管我毫无过错，可你还是把这种厌恶转移到我身上，对我也厌恶起来。整个事情是既恶毒，又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我们，我们两人关系中的缺点。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有其自身的缺点，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和你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从我们相识那个时候起，我们俩就按各自不同的方式在生活，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缺少信心，我们只是感到这一切太新奇了。我不是在说我自己，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你的目光停在我身上的那一时刻起，你的所有时间都给了我，这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一个人要习惯去接受礼物很容易。我把你从克拉姆手里夺过来，但是我却很难评价我这样做对你到底有多大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过我总算慢慢地有了一些认识，而你却每一步都磕磕绊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好，尽管我随时准备帮助你，支持你，但我不能老是守在你的身边，甚至就是我在你身边时，你也总是沉醉于你的幻想之中，有些时候，有个什么人，比如说客店老板娘，也会让你迷醉。简而言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不是在望着我，而是望着别的什么地方，在向往着某种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东西。可怜的孩子，在这种时刻，只要有个什么合适的人，他一闯入你的眼睛，你就会

立即迷上他，服从他，就会听他的话，你是在屈服一种假相，受一种魔力所迷惑，好像这只是一个难忘的短暂时刻，只是一些幻影，一些陈旧的回忆，一句话，这一去不复返的生活和正在离去，而且越去越远的生活则正是你现在的真正的生活。不，弗丽达，这是个错误，假如我判断对了，这是我们最终和解的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请相信我，你也要振作起来，既然你想这两个助手是克拉姆派来的，不，是格拉特派他们来的，假如他们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来迷惑你，使你在他们那些卑劣的花招和下流的行径中以为看到了克拉姆的影子，这就好像一个人似乎觉得他在粪堆里看见了他失去的一块宝石一样，即使粪堆里有这块宝石，也不会落到他手里。要知道，他们也只不过是些普通的小伙子，他们跟马房里的侍从一样，都是些蠢货。只不过他们没有仆人、侍从那么健康，他们只要吹点冷风，马上就会生病，就会躺在床上哼哼，而且他们还要尽快为自己找到一张合适的床——真是一副奴才的本事！”弗丽达把头紧紧靠在 K 的肩膀上，他们互相搂抱着，重新一声不吭地踱来踱去。“如果我们俩，”弗丽达慢悠悠地，几乎是平心静气地说，好像她知道，她这样安宁地靠在 K 的肩上的时间很短促，没有多久了，她想充分地享受一下这个时刻，“在那个晚上，如果我俩马上离开这儿，跑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那我们现在就能在那个地方平平静静地生活，毫无干扰，也没任何危险，你的手就会永远在我的身边，我就可以永远永远把它握在自己手里。我是多么需要你的亲近，多么需要你陪着我，从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起，没有你在我身旁，没有你的亲近，我就觉得孤独。是的，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你相伴，和你在一起是我唯一的梦想，请相信我，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突然从旁边的走廊里传来一个人的喊叫声，这是杰里米亚，他穿着一件衬衫正站在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上喊。他围着弗丽达的头巾，头发乱蓬蓬地披散着，胡须稀稀拉拉的，又长又软，好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水淋湿了似的，他睁大一双眼睛，好像是在哀求和责备，他那憔悴的双颊涨得通红，肌肉松弛，就像是一块摊开的肉，他赤裸着两腿，冷得直打哆嗦，就连头巾的穗子也在颤动着，他很像是个从医院里溜回来的病人，这副模样让人看了几乎使人无法再去想别的什么东西了，还是尽快把他重新弄回到床上去吧，弗丽达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她挣脱了 K 的搂抱，马上跑到下面杰里米亚的身边。由于她的亲近，她的关心，她甚至还亲热地帮他把围着的围巾裹得更紧一些，由于她急着想强迫他尽快回到房间里去，他似乎突然之间增添了新的力量，他似乎这会儿才认出了 K。

“啊！土地测量员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和和气气地抚摸着弗丽达的脸，而弗丽达则很明显地表示出不想让他再说下去。“如果我妨碍了你，那请你别生气，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可是我身子不舒服，因此我情有可原，我觉得我在发烧，我需要喝一点茶，好发发汗。学校花园那可恶的栏杆，我会永远记得，后来我感冒了，可我还要奔波一夜，为了这毫无价值的事情我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还没发现，但您，土地测量员先生，不用客气，也别怕难为情，请到我们房间里来吧，在病人身边坐一坐，并把你还没来得及对弗丽达说完的话再对她讲讲，当两个已相互熟悉，相互习惯了的人即将分手时，他们之间在最后时刻该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啊，特别是一个躺在床上等着喝茶的第三者，他是不会懂得这些话的。请进来吧，我会静静地躺在那儿，一言不发。”

“够啦，你说够啦！”弗丽达拉着他的手臂说。“他在发烧，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但你，K，千万别到我们房间来，我求你啦，千万别来。这房间属于我，也是杰里米亚的房间，不，确切地说，这只是我的房间，我不允许你跟我们一起进到我的房间里来。你总是在折磨我，迫害我，是不是？K，你为

什么要折磨我，迫害我？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回到你身边，当我一想到我还可能回到你身边，我全身就直打哆嗦。你走吧，回到你的姑娘们那里去，人们告诉我，她们坐在你身边就只穿一件衬衫，当别人来找你，她们就冲他发噓噓声，还朝他啐唾沫。看得出，那里对你有很大的吸引力，你在他们那里就跟在家一样，舒服自在极了，而我一直在劝你不要去他们那里，可是没有用，但我还是在劝你，好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也自由了，美好的生活在那里等着你。也许，还是以前那种生活，你还得跟仆人们争吵，而现在是另一种生活，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上也好，地下也好，都没有人抱怨你了，这可是天赐良缘呀！预祝你们幸福！你什么也别否认，我知道，你对什么事都会进行辩驳，但最终你什么也驳不倒。杰里米亚，你也想想，他是不是什么事都辩驳过！”他们俩会心地互相点了点头，相视一笑。“然而，”弗丽达接着又说，“要是所有的东西都被你驳倒了的话，那你又能得到什么呢？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家发生的事情，那事属于他们，也是他的事，但不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照看你，杰里米亚，直到你完全康复为止，像你过去那样健康，像 K 还没有因为我而折磨你时那样。”

“换句话说，您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进去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杰里米亚说，这时弗丽达用劲把他拉走，她也没再转过身来望 K 一眼。台阶下面可以看见有一扇小门，比走廊里的那扇门还要矮些，不仅杰里米亚，还有弗丽达都得弯着腰才能进去，屋子里好象又暖和又明亮。可以听到里面细细的说话声，也许是弗丽达正爱抚地劝说杰里米亚躺到床上去，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 第廿三章 比格尔

只是这时 K 才发现，走廊里是多么寂静，不仅是他和弗丽达一起呆过的地方，这是客房走廊，而且在先前房间里闹哄哄的那条长廊里都十分安静。这就是说，老爷们终于都睡了。K 也疲倦了，或许他正是太累的缘故，所以才没有跟杰里米亚继续斗下去，他原本是要跟他好好斗一斗的。大概，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像杰里米亚那样，他说他感冒了，这显然不是真的，是虚张声势，他那副可怜的样子哪像是感冒，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无论用什么酒，哪怕是能治病的酒也改变不了他，是啊，还是像杰里米亚那样好，把自己疲劳不堪的样子做出来让人看看，也躺在走廊里好好睡一觉，这样就会好受多了，你瞧着，不久就有人来看望你。只是这种事做起来未必能像杰里米亚那样顺利，杰里米亚在这场争取同情的较量中终于赢得了胜利，就是在每次别的争斗中他也次次赢得了胜利。K 非常累，他想试试溜进某个房间去——也许这些房间中总有几间是空的，无人住的——他可以在一张舒服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这也是对许多东西的一种报答，他想。而且他身边还有一杯睡前饮料，在弗丽达放在地上的托盘里有一小瓶罗姆酒。K 并不怕她会回过头来，于是他把酒喝了个精光。

现在他感到自己有力气去见艾朗格了。他开始寻找艾朗格住的房间的 door，因为仆人、盖斯塔克都不在，也不知他们在哪儿，房门又差不多都一个样，他怎么也找不到那张房门，他好像记得这张门应该在走廊中间的某个地方，于是他决定打开一间房门来看看，照他看，这个房间可能就是他要找的那个房间。这样做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事：如果正好是艾朗格住的房间，他又回到房间，那艾朗格无疑一定会接见他，如果不是艾朗格的房间，

可以说声对不起，我走错了房间，并立即从房间里退出来就是了，假如主人正在睡觉，这是很可能的，那他也不会发现 K 进过他的房间。最坏的情况就怕房间里是空的，那时就会有点麻烦，因为 K 正想找张床，他会忍不住爬上床去睡个够。他朝走廊的两头望了望，看是否来过人，他好问问情况，免得自己去瞎撞，但长长的走廊里空荡荡静悄悄的，K 把耳朵贴在一张房门上听了听，并没有人，他又轻轻地敲了敲门，担心把睡着的人惊醒，当他听不到任何动静后，他便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这时，一声轻轻的呼唤突然传到他耳中。

房间很小，一张大床几乎占了大半个房间，床头柜上亮着一盏灯，柜边放着一个旅行手提包。床上，一个蒙着头，裹着被的人，不安地动了动，从被子里传来一声轻轻的问话声：“谁呀？”现在 K 要退出房间可就困难了，他懊恼地望了望那张松软的但已睡了人的床，他突然想起了别人的问话，于是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这一着很有效，床上的人稍稍扯开了点蒙在头上的被子，他似乎作好了一种准备，要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觉得害怕，他就可以马上把被子再蒙到头上，但是此时他好象很快的改了主意，只见他猛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自然，这不是艾朗格，床上坐着的是个小个子老爷，仪表端庄，长相很俊，只是他的脸长得好像不太协调，他的脸像孩子似的，圆乎乎的，他的眼睛也像孩子似的，笑咪咪的，额头高高的，鼻子尖尖的，嘴巴小小的，几乎看不出他的嘴唇，就连下巴也看不到，外表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个孩子，还显得聪明过人。显然，正是他这种洋洋自得的表情才使他多少有了点孩子气的味道。

“你认识弗里德里克吗？”他问，K 回答说不认识。“可他却认识你，”老爷笑了笑说。K 点了点头：许多人都认识他，这可是他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这对他很不利。“我是他的秘书，”老爷说，“我叫比格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不起，请原谅！”K一边说，一边去把门打开，“我进错了门了，打搅您了，是艾朗格的秘书找我。”

“真遗憾，”比格尔说，“我说遗憾不是说你是找别人的，而是说你进错了门。问题是一旦我被叫醒，我就无法再入睡。你也不必过意不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毛病。你知道这儿的门为什么都不锁吗？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俗话说，秘书的门应该永远开着。但理解这句话又不能死抠字眼，你说，对吗？”比格尔此时既疑惑又兴奋地望着K，与K此时的惨相比，他倒显得十分精神，似乎这个比格尔从来都没有像K现在这样累过。“您现在想去哪儿？”比格尔问。“现在才四点钟，无论去找谁，他们都会被吵醒，再说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习惯了别人的打搅，不是每个人都能对这种事宽宏大量，都能容忍的，秘书往往都是些神经有点过敏的人。您还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人们一般要五点钟左右才开始起床，这个时候您去找您要找的人才更方便些。请还是别打开门，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确实，这儿是太小了些，您最好还是坐到我床边来。您一定会感到惊奇，我这儿怎么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要知道，我住这儿面临一种选择，要么我就选用具齐全的一间房间，只有一张小床的房间，要么是选一间只有一张大床和一个洗脸架，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房间，我最终还是选了这间只有大床的房间，要知道，在卧室里床才是最主要的东西啊！对于一个倒下就能呼呼入睡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睡觉睡得特别酣的人来说，床可是一件最合适的东西！就连我这种平时一直都很劳累，可又不能睡觉的人来说，能有一张这样的床该是多美的事，我简直天天都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处理我的事务，在床上听取来访者的讲话。这样工作真是太好了。自然，来访者没地方可坐，可他们对此并不抱怨，不斤斤计较。对他们来说，站着让录事心安理得地好好作记录总比舒舒服服地坐着，让别人冲他们低声嘟哝，暗中发狠要好受得多。我能请您坐的地



方就只有这个床沿了，可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座位，坐在里也只是为了晚上能好好聊聊天而已。您干嘛总不吭声呀，土地测量员先生？”

“我太累了。”K说着，就急不可耐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毫不客气地咚的一声坐到了床沿上，然后又靠在了床背上。

“是的，”比格尔笑着说，“这里大家都很累。就拿我来说吧，昨天和今天我干了很多事，这个时候我也该睡觉。可是再发生这样难以置信的事，那请您安静的坐下，别去开门，您也别担心，我不一定能睡着，就是睡也只是一会儿，打个盹而已。我这个习惯只怕也是与来访者接触多了才有的，似乎有人陪在我身边，我反而更容易睡着似的。”

“秘书先生，您请睡吧，睡吧！”K说。他听到比格尔这么说觉得非常高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也睡一会儿。”

“睡吧，睡吧，没什么，”比格尔笑着说，“可惜的是，我不是您叫我睡我就能睡得着的人，我只能在跟别人谈话中慢慢入睡，我谈着谈着就会睡去。我们这种工作是很费脑筋的，就说说我吧，我是个联络秘书，您大概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秘书吧，我是弗里德里克和乡村之间保持联系的最牢靠的联系人，”他边说边情不自禁地高兴得直搓手，“我跟弗里德里克在城堡和乡村的秘书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乡村，可并不常常呆在乡村，我时时都要准备回到城堡去，这不，您瞧，我的旅行手提包就放在这儿，我的生活很不安定，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受得了的，另一方面，我感到，我干这样的工作倒也合适，不干这种工作我还真感到有点无法生活下去。在我看来，别的什么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没什么意思。您的土地测量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没干土地测量工作，那里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他们没把我当土地测量员来使用。”K说，他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他只希望比格尔快点睡觉，他这样想也只不过是想找点自我安慰而已，因为他心里明白，离比格尔睡觉的时间还早着呢。

“真怪，”比格尔说，他突然抬起头来，从被子底下掏出一个用于记录的记事簿来，记录开始，“您是土地测量员，却没有干土地测量员的活。”K机械地点了点头，这时他伸出左手放在床背上，头枕在手臂上，他一直在试着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好像这样坐着似乎特别舒服，这样坐着他就可以仔细、认真地听比格尔说话了。“我打算，”比格尔接着说道，“对这件事详细了解一下，在我们这儿不能让人才埋没，一个专家不按指定给他的任务去使用他，这对您来说确也是件很苦恼的事，对这事难道您不感到难过吗？”

“当然苦恼，难过是难免的。”K一边慢慢地说，一边心里发笑，因为这会儿他心里一点也不感到苦恼，一点也不感到难过。比格尔的话对他没一点影响。他对K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知道K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叫到这儿来的，不知道K在乡村、在城堡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不知道K来乡村后，在这整个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各种纠葛，这一切比格尔都不知道，而且，他连样子都不装一下，似乎他认为不管怎样作为秘书也应该对这些事知道不少，于是他就急忙想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便把上面，把城堡里出的差错给解决了。“看得出，您有点失望。”比格尔说，他想借此表明，他对人毕竟还是有所了解的。其实K从一走进这个房间，他就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低估了比格尔，但他除了只感到自己太累外，一直都处于一种什么事情都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状态之中。“不，”比格尔接着说，好像他猜到了K的想法似的，他体谅他的难处，省得他说话费力。“您千万别失望，这里有时好像是这样，所有事情让人感到绝望，对于新来乍到的人，总觉得这些困难似乎难以克服。我不想再去搞清这件事，反正这事该怎样就怎样，事实与现象不会相差太大，我对什么事都特别关

心，为的是好考虑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来，不过你能注意到，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信任的表示，你所获得的成绩比一个人多年来一直不断努力奋斗所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多得多。这是不需怀疑的，真的是这么回事，相反，这些情况如不加以利用的话，那它们跟平时的情况就一个样了。为什么不利用它们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K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尽管他发现，比格尔的话是跟他本人有直接关系的，可他却对与他直接有关的一切产生了反感、厌恶，他的头向一边微微偏着，好像这样他就可以听不到比格尔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也就与他无关了。

“秘书们，”比格尔接着说，他伸了个懒腰，又打着哈欠，这样子跟他说话时的严肃劲很不相称，“这埋怨常有，他们总是被迫在晚上询问乡村居民的一些情况。他们为什么要埋怨呢？是因为这工作让人太累太辛苦吗？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在晚上多睡一点觉吗？不，他们并不抱怨这些，在秘书当中自然有非常努力的，也有不太卖劲的，到处都是这样，但谁也不会抱怨他多干了活，更不会公开抱怨。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作风，不符合我们的工作习惯，在这方面，我们是不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这样去分我们会觉得很见外。那为什么秘书们又会反对晚上讯问呢？是否他们非常体谅、很同情来访者呢？不，不，他们根本不是同情来访者，也不是同情自己，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同情。实际上，这种冷漠无情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一种执行公务时的铁的纪律，这就是办事严格，履行职责，是来访者最大的希望，最实际的就是这个，可是对于目光短浅的人来说却看不到这一点——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承认这一点——其实，所有来访者恰恰都十分欢迎夜间讯问，毫不反对夜讯。那秘书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还烦什么呢？”这一点K也不知道，他知道的事很少，他甚至都弄不清比格尔是严肃认真地提出问题呢还是只是为了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形式。“你还是让我在你的床上睡一会儿吧，”K心里想道，“我明天中午，最好是明天傍晚再回答你的问题。”但比格尔似乎全然不在乎他，似乎他正在琢磨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据我所知以及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秘书们反对夜间讯问，主要是因为夜间不适合接待来访者，不适合与他们进行谈话，是由于夜晚难的缘故，甚至根本不可能保持办事程序的官方特点，问题解决与否并不在外表形式，只要有心，白天、夜晚两种形式都能严格遵守，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问题恰恰在官方对待事情的态度上。夜间讯问，会影响判断力，判断事物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带有更多的个人观点，来访者回答问话时思想负担比应有的更重。人们的生活状况，许多不幸和悲伤，这一切都会影响官方对案件的裁决，在官员与被讯问的人之间的关系上，应有的界限会渐渐消失，无论怎样从外表上完好无损地去遵守它，然而在那里，一方为提问者，另一方为问题的回答者的严格界限，有时无论你感到多么奇怪，它却会产生一种很不合适的角色交换，提问者成了问题的回答者，回答者反而成了提问者。至少，秘书们都是这么说的，出于职业习惯，他们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就连他们——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对这种事说得很多——也很少会注意到夜间讯问时所出现的小小偏差。相反，他们一开始就集中所有力量来抵抗这种类似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最终他们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果，然而，在你读到他们的记录时，你就会对那些明显的错误大为吃惊，那些错误一眼便能看出来。这些错通常是些不该有的错，这些错对当事人来说倒是很有好处，这些错，按我们的规定，是不可能通过一般途径马上就能得到纠正的。自然，这些错过些时也许会被检查部门加以纠正的，但这只是考虑对违犯法律的纠正，而当事人则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损失。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难道秘书们的抱怨不是很合乎情理的吗？”

K早已进入半睡眠状态，稀里糊涂的，可这个问题又把他惊

醒了。“这一切预示了什么呢？这一切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自问道。他耷拉着半睁半开的眼皮望着比格尔，他根本没把比格尔当作是个跟他讨论复杂问题的官员，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妨碍他睡觉的什么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始终不懂对方的真实用意，而比格尔呢，却有着满脑袋的主意，他笑着，似乎他完全可以把 K 弄糊涂，但他却准备重新帮助 K 走上正途，让他清醒过来。

“总之，”他说，“这些抱怨要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那不行，而且，夜间讯问无论哪条条文中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假如有人竭力躲避夜间讯问，那也不能说是破坏了条例，但实际情况是：工作太多，城堡官员办事的官僚作风，可少了他们又不行，还有讯问当事人，按规定通常是在对所有事情进行了详细调查后才进行的程序，此时事情不可再拖，由于这一切原因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夜间讯问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工作程序，就成了必须的程序了。如果夜间讯问成了必须的程序的话，那我应该对您说，这虽然是间接的，却也意味着夜间讯问是根据规定而来的，因此，对夜间讯问的抱怨就意味着——这儿我难免夸张，正是因为夸张，所以我才敢这么说——意味着实际上就是对规章条文的抱怨。

“然而，不可否认，秘书们在条文规定范围内办事要尽力避免夜间讯问，避免与夜间讯问有关的对他们有可能造成不利的情况，实际上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这么做。他们只是做一些不用担心的事情，在会见前，他们会先作自我检查，假如检查结果要求这样做，他们甚至会在最后几分钟取消接见申请人，有时会在与申请人交锋之前，多次传唤申请人。他们还常常非常乐意地把这些事交给他们的同事，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的同事去代办，因为他们处理起来会更方便些。或是把会见的时间定在天黑以后或天亮以前，把中间那段时间留给自己——一句话，有许多方法，这些秘书们是不会轻易让别人占上风的，他们心胸狭窄，很会保护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K在睡觉，可又没有真睡，他听见了比格尔说的话，也许比在睡觉前他感到痛苦、难受那一阵子听得更清楚些。比格尔的话一句接一句灌入他的耳中，但没有难受的感觉，他感到非常轻松、自在，不是比格尔控制了他，而是他不时地用手朝比格尔那边摸，虽然他还没有睡熟，不过也已睡着了。现在谁也不会妨碍他睡觉了，他似乎有一种感觉：他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有一群人正聚在一起庆祝他的胜利，不知是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正举起香槟为他的胜利干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事，又重新出现了一场争斗，他又取得了一场胜利，也许不是重新出现的庆祝，而只是现在正在进行庆祝，或是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在庆祝，这庆祝一直没有停止过，因为幸运的是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有个赤身裸体的秘书，像个希腊神像，在搏斗中被K狠狠地压在下面，这太有意思了，K在梦中冲着被他压在下面的秘书微笑着，笑他被自己打得失去了自己的傲慢神态，笑他老想抬起一只手好遮住没有被保护的部位，可又总是慢了一点。这场搏斗没有持续多久，K步步紧逼，每一步都很大，很快便占了上风。这算是搏斗吗？这儿无需作顽强抵抗，秘书只是不停地发出哎哟哎哟的尖叫声，希腊神就像是女孩被别人摸胳膊窝时那样发出尖笑声。最终息止了，大房间里只剩下K一个人，他勇敢地朝四面张望，寻找对手，准备再战，可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那一帮为他庆祝的人也已散去，只在地面上有一只破酒杯，K把这只破酒杯也一脚跺得粉碎。他的脚被碎片扎痛了，他一惊，于是就醒了，像个突然被叫醒的孩子，心里很不痛快。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露在被子外面的比格尔裸露的胸脯，梦中的情景飞快的掠过他的脑海：“啊，是他，他就是你的希腊神！快，快把他从被子里拖出去！”

“不过，”比格尔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想什么似的说，他好像是要在记忆里寻找一个什么例子，可总也想不起来。“不过，尽

管有许多预防措施，但是当事人还是可以利用秘书们夜间办公的弱点，给自己寻找到有利的时机，诚然，如果认为这样的弱点的确存在的话。老实说，这样的机会是极其少有的，真的，几乎是根本没有，这种机会只有当事人在夜里不请自到才会有。也许，您会很吃惊，像这样的机会十分明显，大家都能看到，可怎么就用不上呢？其实，您对我们这儿的的情况还很不熟悉，我想，我们这儿官方的办公程序您应该比较清楚。现在这种连续性的办公程序带来了一种后果，一切有事情的人，或是因某种原因需要立即进行讯问的人，常常在他自己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时，而且甚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案子时，他就已经收到了传票。开始，并不问他什么，因为对他的案子还没准备好，还没到问的时候，可这时他却拿到了传票，换句话说，他再不能不请自到了，要是他万不得已在这时候时就来了，人们便会提醒他注意传票上写明的日期和时间。要是他在规定的时间来了，照例，人们也会把他打发走，这没有什么难的，也不会造成什么异议，因为当事人手中有传票。档案中的案卷记录对秘书们来说虽然不总是很有价值的，但总还算是一件强有力的防卫武器，自然这只跟有权受理这个案件的秘书有关。诚然，每个人都可以在夜晚出其不意地去找任何一个秘书，给他们个措手不及，只是不见得会有人这么去做，显然，这样做毫无意义。首先，这样做会使受理此案的秘书大为恼火，我们这些当秘书的是不会因为工作而互相妒忌的，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繁重的工作，这种没完没了的工作，在与当事人打交道时，我们的工作权限不应受到影响。以前，很多人都不能胜诉，是因为他们认为与主管人员打交道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们常常想借助非主管人员，伺机混过去，但是这种想法也是不会成功的，除了失败没别的，这是因为一个非主管秘书，尽管你晚上去找他，他也很愿意帮忙，可他还是帮不了忙，这正是由于他只是个非主管人员，与案件没有关系，干预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不会比随便一个什么律师更富有成效，反倒会更糟糕，因为他缺少时间，甚至就是他能做点什么，就是他比律师更通晓司法条文时，他也没有时间去过问非他主管的那些案件，他不能把点滴时间都花在处理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案件上，谁又会为了去干非主管秘书的事而白白花去自己整夜整夜的时间呢？就连当事人都是忙得不得了，他们除了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外，也必须随时听从、应接主管机关的传唤，确实他们‘忙得不得了’，这只是作为当事人他才这么忙，自然，这跟秘书的‘忙得不得了’没有丝毫关系。”

K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似乎觉得，他现在什么都明白了，这不是因为这跟他有关系，而是因为他相信再有几分钟他就会完全入睡了，这次再不会做梦，永远没人来搅扰他，因为他一边是主管秘书，另一边是非主管秘书，他面对着一帮忙不过来的当事人很快就会深深地进入梦乡，于是他便能从所有这些入中彻底地摆脱出来，现在K也好像已渐渐习惯了比格尔那低沉而又有点自负的声音，这声音也让比格尔本人感到陶醉，几欲睡去，这声音也会让他更快地进入梦乡，再也不会有人打搅他了。“你说吧，尽管没完没了的说，”他想，“你啰唆个没完只会对我有好处。”“可是，”比格尔说，两根手指不时地在拨弄着下嘴唇，睁大眼睛，伸长着脖子，那样子就像是长途跋涉后看见了一片美妙无比的风景一样，快乐无比，“上面提到过的，很少有的，几乎从来也没想过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呢？全部的奥秘就藏在主管权限的规定中。要知道，事情根本不是像规定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庞大的，极有发展前途，又极富活力的组织里，怎么可能只指定一个秘书去主管每件案子，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按规定，一个秘书行使主要的主管权，他的别的秘书的上级，其他许多秘书只是配合他分管一些细节，虽然权力不大，但也还是管一点事。

“的确，即使是一个最最勤奋的工作人员，他又怎么能单枪



匹马去处理完办公桌上堆得满满一桌的材料，甚至还要亲自过问一些最细小的事情呢？就连我刚才说的主要主管权说得也太过分了些，难道整个主管权不正是由其他小主管权所组成的吗？一个人办案的热情、勤劳难道不是最关键的吗？难道这种热情不总是有始有终，不总是经久不衰吗？秘书们在各个方面处理问题是会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会有很多很多，但他们之间对工作的热情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突然有件什么案子要某个人去办，而权限又很小，他是不会因权限小而拒绝承办这件案子的，就算权力不大，他也会去办。当然啰，对外应该有办案的一定程序，这样每个当事人就要有一个专门的秘书来接待，于是秘书和当事人之间就有了公务联系，不过这个秘书不一定是承办这个案子的主管，在这儿，决定一切的是主管机关和当时的特殊需要，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您请权衡一下这种可能性，土地测量员先生，当当事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顾我曾对您讲过的那些十分严重的困难，他仍然会半夜三更出其不意地去找跟这案子有一些关系的某个秘书。这种可能，您也许从来没想到过，对吗？我倒很愿相信您，不过这种事也值得去考虑，因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当事人要从密密的筛眼里溜过去，那他该是一粒多小的灵巧的谷子啊！您想，不会发生这种事，您的想法是对的，这种事的确不会发生。但是这种事谁又能担保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半夜里这种事就发生了。不错，我所熟识的人中，我确实不知道有谁碰到过这种类似的事，然而，这也实在证明不了什么，我所认识的人跟这里的人数相比，毕竟是有限的，此外，秘书碰上这种事他也不会承认的，要知道这纯属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事会重重地触及他的职业道德，伤害他的面子。然而，我也许凭个人的经验明白，我们所讲的这种事实际上也只是——一种传闻，并不多见，又无法去进行证实，因此害怕根本没有必要。就算这种事真的有过，请您相信我，只要有人证明——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证明是很容易的——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那这个事也就可以变得无事了。通常，如果因害怕这事而躲藏起来，躲到被窝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那倒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算这种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是现实的，难道一切就都完了吗？不，恰恰相反！与最不可能的事本身相比，失去一切那就更不可能了。当然，要是当事人已经进到屋里，事情就会变得更糟糕，这时你心里会很紧张，你扪心自问，你还能抵挡多久呢？其实什么抵挡都没用，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只要想想这种情况就清楚了。你一次也没见过的，可又一直在等待着的当事人，他迫切地在期待着，你满以为见不到的当事人，他如今就在你面前坐着，他默默地坐在那里，好像他在要求你深入他不幸的人生中去探究他的生活，他就像是家里的主宰，他在当家，他在作主，他还要让你跟他一起去遭受痛苦的折磨，在那寂静的夜晚，这种呼唤显得更加强烈。你要是经不住诱惑去响应他的呼唤，那么，你也不再是一个官方人士，也就不便履行官方职责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老是坚持不帮别人的忙也就变得不可能了，确切地说，你没有一点办法，只有豁出去了，说得再确切些，你感到极其幸运，你很乐意去做。说豁出去了，是因为无人可帮你，你只能坐在那里等待当事人提出自己的请求，你心里也清楚，当事人一旦提出了请求，你就必须答应他，即使这个请求会破坏整个办事机构的办事程序，至少你自己对这个请求也该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想，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碰到这种情况才是最糟糕的事。首先，撇开所有别的事不提，这也算是一种权力上升，此时此刻，你会恣意为地去使用这种权力。因为就我们的情况来说，我们根本无权去满足这样的要求，但因为你接触了这个夜晚来的当事人，于是我们的职权也就变大了，我们便会抓住人们没有给与我们的这个权力，干出超越我们权限的事。这个夜晚来的当事人，就像是森林里的一个强盗，在向我们进行敲诈勒索，而我们

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做出这种牺牲的。唉，好吧，事情就是如此，当当事人还在你那儿，他在强迫你，鼓励、敦促你同意，而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按部就班地进行，在不由自主地进行，而后，事情会怎么样呢？当事人会心满意足地、从从容容地离去，只留下你，孤单单的一个人，谁也帮不了你，你还得面对滥用职权的罪名，这几乎令人忍无可忍！可你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非常高兴。这种幸运、高兴让你作出了多么大的自我牺牲啊！当然，对当事人隐瞒住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很容易做到，他本人几乎什么也发现不了，在他看来，他疲倦了，他失望了，因为疲倦和失望使他对一切产生了心不在焉，不以为意，因而意外地进错了房间，走进了一间他不想进的房间，现在他坐在那儿想着心事，如果他老是想着他的错，想着他走错了房间，或是想着他累了，他总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离他而去吧！不，决不能。得有一个幸福乐观的人的健谈把一切都对他解释清楚，一点也不能遗漏掉，要详详细细地把所发生的一切，把发生这一切的原因都解释给他听，要向他讲这是很少见的事，可又是非常重要的事，应该像当事人一样，向他表明，他是在孤立无援、没有丝毫办法的情况下，是在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出现的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陷入这种状况的，现在，土地测量员，如果他想的话就能成为支配一切的主人，为了这个目的，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用一种方法提出自己的请求就可以了，人家早就在等着去完成这个请求了，何况这一切都是迎合当事人的。还应该向他解释明白，这对于官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是这一点也做好了，土地测量员先生，那么所有该做的事就都做好了，剩下的就只是安心等待，听天由命了。”

可是，K已睡了，对他四周的所有事情都毫无察觉，他的头先是枕在放在床靠背的左手上，后来睡着后左手滑了下来，他的头便耷拉着慢慢往下沉，一只手无法撑住了，他不由得要找另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支撑点，于是将右手支在被子上，无意中抓住了比格尔在被子里向上跷起的一只脚。比格尔只是看了看，不过感到不大舒服，不过他没有把脚收回去。

突然，隔壁房间的墙壁上有人用力敲打了几下，K就颤栗了一下，望了望墙。“土地测量员在吗？”有人在问。“在。”比格尔说，并从K的手里抽回了他的脚，一下子他又像小孩子似的把全身舒展开，叉开四肢躺在床上，显然又快活、又激昂。“那就让他过来，到这儿来吧！”墙那边有人大声喊道，毫不理会比格尔，也不管比格尔是否还需要K。“这是艾朗格，”比格尔小心地说。艾朗格就在隔壁房间里，这似乎一点都不使他感到惊讶。“您快去他那里吧！他发火了，得想法让他消消火。他睡觉睡得很死，他的瞌睡很重，可我们讲话也确实声音太大了些：一说起某些事来，人就失去控制，也控制不住嗓门了。好啦，您快去吧，您得装成好像是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样子，您去吧，您还呆在这儿干什么？您根本不需因贪睡而抱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人的力气终究是有极限的嘛。这种极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谁的错呢？不，任何人都没错，生活本身就是在前进中不断纠正自己的偏差，保持平衡的。这真是妙极了，简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有多少这样绝妙的安排，虽然有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会不那么美妙。好啦，您去吧，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老是这样望着我？如果您去迟了，艾朗格会怪我的，我则是躲还躲不过来呢。您去吧，谁知道，谁在等您，这儿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的，是的，经常有这样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机会又太宽了些，要利用这些机会很难，也常有这样的事，自己把自己的机会给毁了，而且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是啊，这一切的确让人吃惊。而我呢，只想再睡一觉，现在已经是五点了，很快就会喧闹起来，您赶快走吧，这时走最好！”

K从沉睡中被突然叫醒过来，他依然困得要命，还想再睡一

会儿。他全身酸疼，由于刚刚睡的姿势别扭，因此他怎么也下不了决心站起来，他抱着自己的脑袋，迟钝地望着自己的膝盖。就连比格尔好几次跟他告别，催他几次让他快走，都没能把他撵走，只是他感到呆在这房间里再没有什么意思了，他这才不得不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挪开了步子朝外走去。他觉得这间房间异常的沉闷，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呢，还是一直都是这样，他不能肯定。在这儿反正他再也睡不着了，这个想法似乎使他作出了决定，于是他微微笑了笑，硬撑着站了起来，碰到什么就扶着什么，扶着床啊、墙啊、门啊，朝门外走去，跟比格尔连招呼都不打一下，似乎他早已跟比格尔告过别了似的。